

宋學士文集

二

宋學士文集目錄

翰苑續集目錄

卷之一

瑞巖和尚語錄序

宇文齋銘

金谿孔子廟碑

潘景徽墓誌銘

吳副使墓誌銘

田府君墓誌銘

卷之二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題朱彥脩遺墨後

和林國師授都綱禪師誥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鄉序

送鄧貫道序

鄭氏聯璧集序

卷之三

饒氏杏庭記

題馬華甫手帖後

書前定三事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卷之四

恭題 御製文集後

苻錄事詩集後

上虞重脩柯韓二牌碑

陳毋林夫人墓誌銘

卷之五

項總管墓誌銘

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節婦唐氏旌門銘

題魏教授受咸淳誥命後

劉學正墓誌銘

上虞魏氏世誥銘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序

送張經歷序

西天僧授善世禪師誥

跋新刻圓覺經後

朱悅道文臺後題

洪武正韻序

温州仁濟廟碑

湯師尹墓碣銘

跋東坡寄章質大詩後

吳維州文集序

送黃贊禮泣祀閩省詩序

黃仁淵靜字辭

復見心三會語序

書陳思禮

元故方府君墓碣銘

莆田林氏重建先祠記

周賢母傳

覺原禪師遺衣塔銘

送陳生子晟序

題盛孔昭文臺後

題清微法孤仙像圖

跋遜山翁行狀後

張肯字辭

種學齋銘

跋廣薦佛會記後

倚歎詩

大明日曆序

卷之六

育王大千禪師照公石墳碑文

風樹亭詩

題危壘林訓子詩後

清齋偈

送張孟兼之官山西憲府序

淮安侯華君神道碑

卷之七

神仙宅碑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元故婺州路儒學教授李公墓銘

題蔣山廣薦佛會記後

浦庵禪師畫像贊

墓書新註序

元故秘書著作郎蕭府君阡表

卷之八

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權厝誌

孝思庵記

雙鯉軒銘

題獨冷齋卷後

題張樵齋手帖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題易庵卷

傅阿虛像贊

王真婦傳

玄默齋銘

通鑑綱目附釋

書度宗齊

送趙彥亨之官和陽序

日本硯銘

恭跋 御製勅文下方

重刻護法論題辭

故賢母熊夫人碣

重刻護法論題辭

重刻護法論題辭

重刻護法論題辭

重刻護法論題辭

重刻護法論題辭

重刻護法論題辭

重刻護法論題辭

重刻護法論題辭

重刻護法論題辭

重刻護法論題辭

故廣陵張光遠墓誌銘 守齋類案序

元故樂清縣男林府君墓誌

師古齋箴

呂母夫人劉氏碣

李大猷傳

故高昌衛同知指揮和賞公墳記

故成務貴妃墳誌

卷之九

贈惠民局提領仁齋張君序

重刊寂照和尚四會語題辭

涿陽蔡氏道山阡表

夾註輔教編序

卷之十

傳法正宗記序

故麗水葉府君墓誌

黃四如後集序

趙氏族墓碑

三奇石後銘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瑞巖和尚語錄序

子觀大梵天王問佛決疑經所載梵王以金色波羅惹花獻

佛請為說法佛拈花示眾人天百萬悉皆罔措獨金色頭陀

破顏微笑佛云吾有正法眼藏涅槃妙心實相無相分付摩

訶迦葉嗚呼此非禪波羅密之初乎人生而靜性本圓明如

大月輪光明徧照凡蘊迷蘆境界具濕性者大而河海小而

沼沚無不有月是故有百億水則百億之月形焉仰而瞻之

而中天之月未嘗分也月譬則性也水譬則境也一為千萬

千萬為一切無應者亦無不應者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大

聖全體皆真不失其圓明之性如月在寒潭無纖毫障翳清

光燦如也凡夫為結習所使業識所縛而唯迷暗是趨如月

在濁水固已昏冥無見加以瘴癘四興翻濤簸浪魚龍出沒

變幻恍惚欲求一隙之明有不可得矣故聖人之心主乎靜

靜而非靜而動亦靜也凡夫之情役於動動而不靜而靜亦

動也吾達摩大師特來東土以迦葉所傳心學化披有情或

墜濁為清止浪為平直入於覺地而後止故其體常寂而寂

無寂也其智常照而照無照也其應常用而用無用也至此

則其妙難名矣然未易以一蹴到也惟一惟虛坐忘其軀或

緩或徐長與神明居懼其散而弗齊也設疑情以之一恐其

至而自畫也假善巧以引之慮其偏而失正也挽沉溺以返

之其道蓋如斯而已歷代諸師各尊所聞守此而不敢失速

我育王拱公起於東海之濱秉執法柄弘開度門達摩大師

之道煥然中興入其門者無非龍象而竺元道公號為世續

今吾恕中愷禪師則又竺元之入室弟子也初受度於元聖

端公多聞法要拈香酬恩則歸之道公厥後府衙衆請出世

衆山之靈巖黃巖之瑞巖依者日益衆名聞東夷使者入

贊中國燕奏請住持師因奉 詔采南京力辭其行

呈上觀其老也特從所請一旦許歸隱鄱江其徒居頂以二會語微于序子久聞師名亦嘗親見語言之一二茲又復觀其全驚寤者而疾馳馳山嶽移而海水立鬼神波而魍魎奔有聞之者凡情盡喪于故不辭為楷決疑經所載以於禪源活水月之喻以明性原推遠摩之教以為學源歷題之於育簡于老且病凡求文續紛於前悉皆謝絕而獨為師拈此者獨大法之陵夷樂師言之契道也

徑山愚庵禪師四會語序

或問於濂曰世間至大者何物也曰天與地也曰至明者又何物也曰日月也曰然則佛法亦明且大也其與天地日月並乎曰非然也曰其義何居曰天地日月寓乎形者也形則有成壞有限量雖百億妙高山中涵百億兩曜百億四天以下至于恒河沙數皆有窮也皆有止也此無他圓乎物者也若如來大法則不然既無體段又無方所吾不為成就能為之境吾不為後孰能為之先吾不為下孰能為之上若乎忽乎曠乎漠乎微妙而圓通乎其小無內其大無外真如獨靈無非道者所以超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大而至不可象斯為大美明而至於不可名斯為明矣是以有情言之則四聖以至六凡或覺或迷佛法無乎不具也以無情言之則大水土石與彼草木或洪或纖佛法無乎不在也三乘十二分教不能盡宣也八萬四千塵勞門不能染汗也嗚呼器徂休之松以為燭斷淇園之竹以為管其能盡費頌之美乎然而佛法固明且大也其靈明之在人者萬劫難遠不離當念一念不立即證菩提亦在夫自勉之而已瀟灑不敏每過學佛者喜談而樂道之初不以其證入淺深而有問其意頗有見於斯也徑山住持以中禪師名智及學徒尊之號曰愚庵俗姓某世居姑蘇得法於元叟端公歷住陰教普慈二刹帝師錫以明辯正宗唐慧禪師之號已而陞淨慈蓮主

今山四據高座敷揚佛法以聳人天龍鬼之聽縑素相從如雲歸岫其弟子某會粹成書介吾友用堂樞公請文以題其首瀟灑燈而疾讀之其解人膠纏如鷹脫條旋摩雲而奮飛也其方便為人如慈母愛子一步而三顧也其宏機密用如大將臨陣旗鼓動而矢石集也誠一代之宗師而有德有言者歟雖然二門中一法不存何況於言覽者當求禪師言外之意使意見兩忘而忘忘亦忘方近道矣嗚呼佛法迨乎天地之外出乎日月之上豈細故哉人患不求之爾今極其贊頌而書于此錄之端實欲起人之敬信也繪畫虛空非愚則感瀟灑蓋無以逃其責矣

宇定齋銘

靖江府伴讀方生仲文崇安人以宇定名齋蓋取莊周宇泰定者騷乎天光之言釋者謂氣宇開泰則靜定也既靜定矣天光自發人見其人物見其物初無彼此膠葛之異懿哉斯言乎其衛生之說乎或者不察類以周多寓言輒泛引而非之周言固傷乎過高若此者其有不可取乎苟不取不以人廢言之說果何指乎為著銘曰
君子養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而肯傷於躁急乎雖終日嗶而噬不嗔乎此謂大和坎壈而不由喜怒乎外物其能擾乎四體其有不順乎所以神之凝然氣之融然泰而安乎天光照耀物各付物而不滯亂乎天若是天其天而不參於人手乎乎忽乎熙熙乎其有出入乎無出入乎壽可至於廣成子乎子有疑乎無疑乎人讀子文有能察乎之中情否乎

節婦唐氏旌門銘有序

皇帝恭膺天命誕敷文教凡有賢於民彞者輒加旌寵即書所謂表厥宅里樹之風聲者也粵洪武七年春三月姑蘇守臣某上言吳縣編氓張成妻唐妙堅生二子而成卒堅年二十有七適

必貧窮育指天自誓曰飛鴻尚不再偶况於人邪遂不施膏沐日屢棄燈燭惟中或憐之欲奪其志每涕泣以辭今五十又二子頗有所成立州里稱之無異辭者里者其言其狀于縣縣上于府監察御史加覆覈焉咸謂得未署其門如制令臣敢昧死上中書以聞 制曰可於是符下有司行事并復其力役之征俾無有所與其子彥存竊以為 龍光自天照耀下土不可無以宣布 上德以昭示德又請大都督府照磨馬副能微滿者銘鏡諸樂石撫惟夫為婦天大倫之攸繫故士昏禮有云下達納採用薦釋者曰取其不再偶也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夫婦之道負而天下可得而治矣 聖皇在御持化機而制六合褒嘉貞節所以化行四方而作新斯民者也 撫特罪國史法書倍載其事且繫之以銘曰

聖人輝煌特叙天奠弘敷大訓陰執其機樹之風聲何物不動管攝人心迴赴遐聲有婦氏唐米歸于張克產二鶴其夫連亡泣淚既盡繼之以血相隨九泉乃我之節嗷嗷者鶴匪親乳依恐死鞠之心唯天知寒颯蕭蕭燈青在壁月落步橫猶聞夜織或憐其孤風之吹圖豈無甘誓何忍茹茶含淚陳辭鴻不重匹人為物靈敢弗之敬厥子既長頭角嶄然苦節之字由持之堅牧守上言請加褒錫 帝曰俞哉朕豈汝惜烏頭雙表有歸者門銀榜漆書其光焯焯 皇匪爾私用為世勸推而達之民罔不變子則盡孝臣宜竭忠三綱既建此屋可封國史造銘勒諸樂石奉揚 鴻休以詔罔極

金谿孔子廟學碑

金谿縣令李子敬脩建孔子廟學成廟之殿及戟門皆仍其舊碑滿者補苴之點昧者冊望之學之論堂廟之西東廡與夫肄業之舍皆新作之論堂為間者三崇二十又二尺鏡視崇而弱其一尺橫視鏡而強其十尺肄業之舍為間者左右

各三兩廡視舍其數各再倍之經始於洪武七年八月至十月訖功嗚呼元季兵亂邑廢臺毀而廟學雖然獨存是固有相之道而賢大夫復能汲汲為此可謂知化原者矣助其成者縣丞楊乾主簿劉祺典史喬思道子敬既相率釋奠已使教諭曾易徵文於瀟瀟序其故而絲之以詩廟學錄起及三遷之詳則舊記存焉詩曰

金谿之山翔躍猶龍下有學宮靈氣所宗篤生大賢惟我陸子究明本心速輝聖髓其道朗融白日青天鐵塵不驚萬象等懸別茲鄉學可不亟圖就其興之實邑大夫機動穎鳴泉赴川增其從之者緝緝繩繩三月之間用幣告成龍蟠鳳翥文旒丹楹氣象改觀煥乎聲明人亦有言有詩有書有齋有廡式軍其軀匪居之為媿前執是趨念此小邦文物則衍其氣夜發電流虹轉學子翻翻期文之顯匪文之為勸惟形是蹤我作我詩為勸甚力聖謨孔彰萬古一日有赫其臨敬之無敢

題魏教授所受成序誥命後

宋誥係尚書吏部出給其詳著奏文披旨次第而後列率執之名者慎之至也考其所由大禁損益唐誥而為之然唐誥初用絕至肅宗時始用絹負元以復乃更之以綾今用文思阮制勅亦其遺制也相廬魏公新之初賜進士出身故事猶黃甲免試以近及遠恩例任授慶元府學教授此其所受誥也公之曾孫潛再守東昌持此卷求題嗚呼咸淳壬申誥下至今洪武乙卯殆歷一百四年中更宋元之士兵火膠葛人物凋喪而斯誥乃能獨存非世有賢子孫豈能致是歟此與保曲阜之履者蓋同一尊尚之意故為援筆而識其左方至若公之治行予已列於墓上之文故不復云 故吉安府安福縣主簿潘景徽甫雲銘 嗚呼是惟景徽潘氏之墓潘氏遠有世序其居鄱陽郡城者

曰某曰某宋嘉定間聘捧頁書于鄉有司禁之為易所宅之坊為權秀至景徽凡十有三世云景徽諱樞景徽其字也少刻厲經史學及長思以才自表凡朝夕芒角掉觸心曾聞不吐出不已元李干戈倣擾吉安為劇盜李明父子所據推埋之徒相推為雄長蠶食十餘州各置偽帥統之而自指吉安為窳宅當是時安福權署制者尤酷至正甲辰冬王師下吉安明父子宵遁安福歸于職方有薦景徽於上者召見與語奇之擢安福州判官乙巳春景徽備署州事晝夜出入士馬間食不暇下咽初李寇俘掠男女數千軍卒將滅獲之景徽白主帥鄧衛公曰將軍奉揚天威削平大憝渠魁速亂人心未寧子女係累者將軍當一切釋之方契伐罪吊民之義耳辭氣激烈聽者悚畏持槩之士或怒視於傍景徽神色自如不為動衛公獨欣然曰微爾言吾不能知也即令騎兵大索下令曰敢有因吾民者斬民爭去縛趨景徽景徽寔空舍戒勿出自生舍外日設淖糜食之女婦稍識者俾以塵土宛面衆卒銜憤議乘夜劫舍中景徽偵知之授以計曰脫有宵壑當同聲疾呼已而果然聲聞于外衛公驚起使人問其故景徽具以實對衛公擒其首惡者鞭之流血咸禁不敢謀景徽度道塗遠近次第放之其無家者與居旁縣者召其戚屬辨識而歸之大兵還戍安福者僅五百而降卒居其半潛與李寇通晝夜鈔掠為姦利民許于庭景徽遣人躡跡之乃自西門入景徽懼為變愈傷民不敢問乃知所失儻之兵後遺漢鳥形鵠面避入荒茅中城無吠犬虎狼之跡交道自景徽之至流亡漸集樹苦廬以居會歲餘將有溝壑憂景徽以計貸粟於民活者幾萬景徽方喜可以行政降卒終不悛搆求新秦丁二萬鼓譟西下新附戍將實某首鼠觀望欲下城門鍵鑰不聽民出避景徽說之曰國家共感之盛公所知也李明既順復遂其賊亡可待固不必汚齒牙頰聞宋將

得飛能獲宜與民至今尸祝不廢公能行之上必以公為飛矣公其有惠否乎賈感悟乃開北門縱之吏民知寇勢張甚乃擁景徽詣大府乞師先是景徽嘗上疏陳利害于朝至是命大將王國寶帥師至與賊大戰嘉林渡賊大潰景徽還州州民見之有泣下者且曰滿判官在吾屬無患矣已而中山侯湯公統大兵壓境景徽走棘門獻計公納之秋毫無犯大兵攻末新景徽集于夫轉輸芻餉夫苦重不前景徽白千湯公特減輕之與戎馬參錯行無敢侮者別隊卒過郊牧人貨泉景徽屬吏取之卒刺以矛景徽曰是不可一朝居也將上其事軍帥權福懲卒令謝過而去自後恒帖帖括其城曰中有健吏慎勿犯或欲循舊弊抑農為兵景徽泣告湯公湯公曰此與山寨何異咸罷之民大悅景徽遂即州署釋輿孔子復於殿中堪講書臺設學以淑俊秀月日十五日數經史學尊弗倦洪武戊申改州為縣署為縣主簿階將仁郎前後在官凡九年治為江右諸邑最朝廷嘉其能召赴闕下未及用而歿時癸丑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年五十一其子桓權厝于京城之南以甲寅十又二月奉樞望鄱陽某鄉先墓之次禮也景徽曾祖子培祖志通考希古妣胡氏希古有文學善推易數元陰陽學教授誦東湖適士一旦病疫將卒胡氏披髮毛祝天期以身代翼日而夫愈後五日胡氏果終東湖遭大亂誓不與賊同汗後遇寇將加害景徽及弟槐樞柄爭欲代死寇憫而釋之人為作五義士傳云嗚呼君子之學在存心澤物而已有如景徽退然如不勝衣至臨大事以一夫而當萬夫之勇不顧死生利害卒生民人真無愧奇男子也傳有之活千人者其後必封當於其子孫望之子雖不識景徽據江西顏文鈞黃虛所錄狀具若干篇而錄之以銘銘曰

元季輝號芳妖民夜呼焚毀城邑乃是劉是屠勢如狂瀾兮

廢遺失竊
真人龍飛兮奉行天誅維此安成兮莽為盜區亦既指首兮
入我版圖

帝倫良材兮往佩縣符我民曷依兮曰父母且彼凱吾甯兮
危則我扶枝於水火兮真諸康衢一身之弱兮心雄萬夫死
生不顧兮唯義是趨志不盡展兮隕魄黃墟聞者酸辛兮淚
與涕俱郵陽之山兮降勢紫紆薦此石章兮過者下車

故泰和州學正劉府君墓誌銘有年

洪武四年春三月求豐儒臣劉于府君應誥來京閏月丙子
皇上御外朝召見俾敷釋聖經賢傳府君據其章旨而疏其
會通 上為首肯再三翼日丁丑復召見勅錢曾賜冠

衣又明日戊寅復召見從容謂曰爾能任州邑之職乎府君
俯伏歷陳其情素繼曰臣生丁亂離幸際 真人啓運
獲見天日豈不知效奔走以竭愚衷第以犬馬之齒既衰顛

毛種種自度不能有所為矣敢辭 上熟視之曰爾誠
老矣宜賦詩以見志府君揮毫立就詩進 上大忱命

太官賜之酒放之還山五年春二月乙巳遭疾三月甲子正
衣冠而逝春秋五十有五歿後之三日丁卯葬州東景里之
巖坑八年春二月其子厚奉前監祭御史丁節杖走南京做

瀛為之銘富府君之召見也 上左右親見召
被 龍光及退食青溪寓舍府君又來謁揚眉吐氣論議頗
英發瀛意其必享上壽以終孰知別去僅一年遽作土中人

矣世事不可料性性如此可不悲夫因不辭序而銘之府君
諱于字允恭劉氏其先漢長沙定王之後定王生五子其一
封宜春侯凡新淦清江之間有劉姓者皆侯之子孫也九世

祖文自新淦遷吉之求豐曾祖洪祖弼父庭蘭皆業儒府君
幼淵敏屹屹嗜學書室懸燈屋壁盡黑大父與客坐命群從
子弟賦詩府君應口成今體四韻語多驚人客為之動色年

稍長以文渴虞文靖公集公深器之至正七年用春秋取鄉
試第三名文解會試南宮不利十年復薦于鄉名在第二北
上復不利無幾微不足之色獨謂親友曰中原亂作乎風
氣日瀆而人心不固時談邪說以盡其中譬猶病者已在心
腹間吾得瞑目不見之幸矣未幾果然時府君以下第恩例
署奉和州學正之官未久而群盜蠢起亦貴亦為盜所據府
君傷二親之鵬徒步犯荆棘書伏宵行出萬死中竟迎親以
就祿養泰和當額吉之衝時元綱解紐省憲之臣不相能用
兵爭疆府君卒調解之民陰受其賜秩滿還鄉烽火猶未息
府君潛遁岩穴幅巾杖屨追逐雲月未嘗以世故少嬰其念
慮熙和勇冲若將終身焉

國朝繼承大統遣使者四出徵辟賢能府君至京師以疾辭
越三年游至又固辭會科目之行歷考福建廣東二行省鄉
試得士為多人至今稱之府君尚風義立心忠信伯兄蚤世
撫諸姪如已出同年友誦克敬擢第而還無以給道金費府
君傾已囊濟之士人劉季恭值歲儉困悴不能存府君養之

於家與其同甘苦他行事多類此云娶王氏吉水士族也以
婦道聞于男子四壽厚持正皆能繼其業而厚尤善文辭即
未達銘者孫五善嘉義幹啓其所著詩文凡若干卷藏于家

瀛官儀曾時與曾侍郎嘗為同僚侍郎府君友也備言府君
嘗義如曾利知無不為或以非理相干輒深閉固拒弗之從
幽國忠宣公余闕亦奇其為人當還自蘇南嘗作序贈之公

極慎許與片言不以假人則府君之為人可知矣使天錫以
耆年日坐左右熟陳說道德令學者知所矜式雖曰老而不
仕亦當有贊於邦治奈何死之柰何死之不識司化權者果

為何如可不悲夫銘曰
行翠而明玉之輝只文苑而則錦為安只講方學靈復退飛
只經畝之藝日耘籽只速探聖髓發樞機只渾以及物自適

只經畝之藝日耘籽只速探聖髓發樞機只渾以及物自適

惟只有声四達舒為人師只烽火相連望絕庭闈只踏彼虎口終全親以歸只名聞 九天錫以冠本只龍光炳朗
聖耀里間只不有君子將執依只一鑑之亡中心悲只太史勒銘鎖在幽墟只

故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兵府君墓誌

府君諱彤字文明姓吳氏世為臨川人穎異越常流從虞學士集危左丞素學二公深相器重應書鄉闈弗獲選去補江西行省理問所令史益種學績文不倦夜以繼日遂擢至正丁亥進士第授贛州路錄事階將仕郎時郡守二皆朝廷重臣苛察繳繞察見淵魚僚屬重足而立莫敢仰視府君以事至府數與之抗辯氣凜凜不回梳初甚恐罵已而反賢之顧俗泥堪與家說有踰半世不棄其親者府君召父老諭之曲盡倫理不兩月間築者以千數民家二女感學淳法揚言儼然坐脫無知砥競齊委之府君坐以左道上官持不可府君謂其母曰吾聞坐逝者必焚其身以收舍利約以明日行大母亟來謝曰女幸生夫人告妻弟奪其金飾脫者絕無左驗府君陽令中析之告者欣然謝去妻之弟獨灑泣不輟乃杖告者而與泣者眾以為神未甲與湯乙仇拏為盜自刺妻實之官捕湯焮治竟誣伏府君察其色有冤以計結未妻出所刺刃其血猶在逆經湯而罪未劉漢衡李敬甫無以快其忿構其禁入據已皆府君得其情往白守守怒令易辭府君不從更以它吏成案戮李于市當刑之日雷震守聽事更尋為屬所困自刎死郡兵暴橫虐諸民府君每直之守寤不悅民怒群起而逐之因擁府君為守府君曰擅廢置二千宥不悅族汝曾聽我言當迎守還不然吾決不從汝族也眾皆潰去越翼日覆屯城外鼓譟焚廬舍為亂府君請守出兵帥杜丁趨火獲造謀者梟其首餘真不問一郡帖帖時營國公火何

亦出鎮江西三品以下得專封拜功狀上署府君為郡治中實超四階至正戊戌偽漢兵圍城前三月府君調度供億無關及勢燹慷慨自誓躍馬欲觸賊民爭擁不得前城陷偽漢奇其才令軍中有生獲吳治中于百金府君披執命釋而官之竟以謀脫歸臨川避匿谷日以奉母為樂若將終身焉郡既入職方守臣使至善力薦起之乙巳秋七月拜國子博士成均初設其建立規制及銓選祠祭之事府君皆與聞贊矣者甚众丙午春正月轉同知嚴州府事浙江猶未下曹國公李文忠方議征建府君轉輸輜餉至軍前公以能稱之吳元年丁未 召還南京與禁林諸老共議即位郊祀儀注洪武戊申春正月擢命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議大夫三月至官分部劾奏上疏言五事錄降諸處印沙汰荆州湖海官省武昌等處批驗所復刑峽二州田額均石首公安江陵三縣水夫科諱秋七月又上疏言興學置安陸驛傳輪稅進運船及給鑄錢諸物價等事 上皆從之己酉秋九月改食山東提刑按察司事庚戌夏四月以東昌土曠人稀請省博平清平夏津朝城館陶觀城范七縣秋七月超拜中順大夫北平等處提刑按察司副使薦劾人才惟恐失之兩考北平鄉試而得士為尤多癸丑春三月奉 旨還京值疾作而終夏四月二十又九日也享年五十五又七曾大父某大父某父輔有恩在州里稱為息人母蔡氏元配胡氏前十五年卒繼室彭氏子男四言祥勝安皆天性林童者齡存女八已亡其五長適胡中胡氏之凡之子也次適太常掾宛與嗣幼在室生平撰述甚多有弱齡壯游山居南將全蘭五素織于家初府君既歿與嗣以其子幼乃來京師請旌茶軍鼎狀其舉行微子為之銘其致辭懷以悲于惻然諾之未及為而與嗣歿方懼吾文無所投而胡中又竭登來請辭如與嗣而有加焉遂以早之府君權厝京師南門外中乃奉其槨歸得

以某年月日葬臨川縣之赤岫山并特興嗣之骨還付於其家中亦可謂義士也已予聞於統有云銘者論著其先祖之有德善功烈勤勞慶賞聲名列於天下蓋孝子慈孫之所欲得者也今不敢廢茲義序而銘諸庶慰府君於九泉之下使

興嗣有知亦將無所憾矣銘曰
魏蔚炳煥文何彰耶到尤燭燄政何良耶動合矩度行何方耶位之欲昌而底于亡耶松權相焚執知其為棟為梁耶神理冥茫胡可以測量耶四尺之墳岫山之陽有永其藏慎毋壞傷

上虞魏氏世譜序

漢居剡河東嘗聞上虞魏氏為晉纓大族其先蓋出於唐鄭國文真公徵之裔公居鉅鹿生禮部侍郎叔璘侍郎生武進縣令政始自鉅鹿遷居會稽之山陰武進生邢州錄事參軍玆參軍生莫州司馬明復自山陰徙居餘姚之蘭風司馬生石首縣令實實生廬陵尉澹澹生憲憲生章章生克敬克敬生惟賢惟賢生績績生墳墳生恕恕生和和生傑傑生有聲有聲生義義生安珣凡歷世一十又二雖不與仕籍而能備明禮義蔚為卿之望宗安珣生宋從政郎良瑞從政生紹興府學錄亨之復自蘭風徙居上虞之龍山學錄生迪功郎監婺州東陽縣酒稅震就監酒生文炳文炳生壽延壽延生鎮此其傳錄可見之畧者也初侍郎實實生二子武進與汝陽縣令殷武也汝陽為北祖至四世孫司空纂遂相宣宗武進為南祖孫子甚多如上所書之外而明之郵台之臨海比比有之而在上虞者為甌盛一門之內悖禮樂而悅詩書由是四方才士大夫慕聽其聲華無不自遠而至當其園亭勝集雅歌投壺酣觴淋漓瀟灑然和洽豐登然旅語或不知夕陽之在樹也故鄉之論閱閱者一則曰魏氏二則曰魏氏云然而歷代以來名門古族若金張若許史者蓋亦多矣未數傳聞

或至於歿絕宗胤即不絕亦降于皂隸有不勝慨者矣魏氏自文真至鎮已二十又五傳其遺風餘烈猶能不廢者其故何哉蓋文貞之事唐立心忠藎奏疏剴切樂平有三代遺直之風德厚者其流長其效固應爾歟鎮能肇華弗忘詳謹其所自出繫然有條而不紊豈不誠賢者歟雖然氏族之學尚矣古者有世卿大宗之法得以仲其敬宗之義至於世絲序昭穆又有小史以掌之故其盛衰有徵而親疎備見也古法既廢唯宰相家得著世祿秉於史冊獨可髮髮見其遺意若鎮之為其亦可謂有所本歟魏氏之孫子幸繁厥而續書之公侯子孫必復其始他日焉知無文貞之出者歟鎮請戶部 郎中 求序其首簡不揣無陋而備著之鎮字士圭有學有文者也

故田府君墓誌銘

同郡田府君卒墓上縣練之碑未有勒文其子洞命燕學子劉剛集諸行成書采諸銘按書所載府君諱貞字子貞田氏田初李姓家杭之新城方臘陷抗有李基者避地娶水康田迪功家迪功無子唯育一女遂留基為贅婿基生于遂後田氏基字伯爾府君五世祖也伯爾生某某生某某生存理得理生瑞以富甲群族府君實為家子力佐家政應公府科跡擢風沐雨皆不憚父政政為諸弟授室苟可以致力者孳孳弗倦及諸弟求離居府君務盈其欲一髮無係各人相其賢府君辭曰兄弟同氣者也豈可競食貨以傷其心此分當爾至正丁酉冠起縉雲鄉民奔竄巖穴且饑饉類仍道殣相望府君出粟窖中振之皆靡拜于庭曰我等姓氏已在鬼籍非公誰復生我儻有所役雖使蹈水火無恨府君遂詒義塚使捍敵閭并處州守臣石林將軍及浙東廉訪使者皆村府君命攝巡徼之職辭歲戊戌 天兵下浙東諸郡而七閩未入版圖福建省臣聞道遣使持空名勅書授府君武

我尹欲納致之府君知天命有歸遂縛使者焚告身絕之所
君性剛介聞義勇為所內交皆端人凡檢平姘翠華成唯去
不顧建義整一所聘文行儒為師集鄉子弟教之尤為於訓
子晝夜淬厲必欲其兀宗然見疾病瘳病者心惻然憐之手
注善樂使服雖其請丹三弗之厭晚年襟度益爽冲家事屬
之諸子曰磐桓佳山水間簡然不為聖王所染行年六十又
六令終于家實洪武壬子正月二十六日也明年癸丑十一
月某日禁縣之長安鄉金山之原府君配室徐氏以貞淑聞
先七年卒于男子六旭河遊漢魚廣堪填大河通徑而能文
嘗百于鄉取第十名文辭已而銓曹授河南都郵斷事官遷
湖州府通判焯有聲孫男三寅寅寅恭道同女四吾發為文
獻之邦風聲氣習莫非禮義之所涵濡以故人多士君子之
操有若府君制行嚴謹惠利及于一鄉且明炳發先灼知天
命所擬而不惑非有超然卓絕之識不能致也嗚呼賢哉銘
曰

惟金華文獻邦教斯漸德惟良倚君子制行方如同氣有如
傷出餘粟起羸厄結柴柵禦寇壞邊狂瀾作大防祭天命知
靡常轉而便絕外望歸有通塔為砥柱著先識捕清芳故遺
儻以文昂佐方州仕寔昌金山原於繪卷紀茂行鳥石章

送魏知府起潛復任東昌序

皇帝奄有九圍宵衣旰食以治安蒼生為務凡守令滿三載
者朝京師詔銓曹者核治行其昭著者皆復舊職命儀曹燕
饗之或遇有事郊社令被盛服從公卿大夫之後以與祀事
上之意以為能動民方可以對越明神益異數云當是時桐
廬魏君起潛自尚寶丞出守東昌三年政成來親闕下有
旨伴復治東昌蓋東昌古博州今轄二州一十六縣正當熱
胥要衝會大將軍徐公統十萬雄師北征漠北屯駐州境者
三月起潛給舟車芻糧皆無乏絕真能撫輯創殘之民既勝

娘之又從而勞來之和氣前各鄰郡蝗大集賊稼殊甚而郡
獨亡害起潛之來朝也民爭攀轡叩轍有至泣下者嗚呼此
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使其復往治之宜也予見起潛之還
也垂髫之童羣然迎拜馬前曰我使君來也我使君來也脫
若我使君不來飢孰兒哺寒孰兒木乎黃髮黧背之翁兒衣
博帶相與聚首而言曰吾郡自兵燹之後呻吟於灌莽之中
暴露於兩風之夕今使君闔廬乎我矣生死肉骨乎我矣柰
何一旦去之吾憐小人欲做河內之借寇何城縣姓名不能
上于天聽幸賴 聖天子明見數千里外復以使我君惠
我加我幸莫大焉予知必單食壹菜爭迎於道周矣巖谷之
士方外之徒聞起潛之至亦必嘆曰我等在山林槁項黃面
固無求於世然必無稅我無魚肉我始得遂其恬淡之性使
君之重來也吾等其安於所處乎夫然故起潛事善於信史
名流於方今矣雖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起潛宜益加敬畏
之所敬者河天也所畏者何民也一民街冤天為垂象君子
蓋甚懼之起潛能如是則功澤益深令聞長世不止如今日
所稱而已也抑予聞漢法郡守皆父任欲其與民休戚之相
繫也非惟增秩賜金故或自丞相出膺節寄或從方州入重
鈞軸載之方策斑斑可攷也欽惟 聖朝取法前王其父
任之意實異世而同符有善者必旌褒有功者必超擢起潛
他日之所至宜未可量也起潛尚勗之哉是為序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一 翰苑續集卷之一

送戴原禮還浦陽序

醫之為道至矣故周官有疾醫視萬民四時之病春之疝首夏之痒疥秋之癘寒冬之數欬上氣皆分而治之驗其狀而制其神甚為不輕也後世官漢失職故於其術每擇之不精有人於此能合於古者之道豈不猶空谷足音之可喜者乎如吾同縣戴原禮氏是已原禮生儒家居聞詩禮之訓倦倦有志於澤物乃徒步至烏傷從朱先生考脩學先生見其穎悟倍常傾心授之原禮自是識日廣學日篤出而治疾往往多奇驗予請得而評道之原禮從叔仲章六月患大熱面赤口謔語身發紅斑他醫投以大承氣湯而熱愈極原禮脈之曰左右手皆浮虛無力非真熱也張子扣云當解表而勿攻果此證似之法當汗遂用附子乾薑人參白朮為劑煮液冷飲之大汗而愈櫛祭方氏子婦瘡後多汗呼腰人易衣不至恐形于色蓮昏厥若死狀灌以蘇合香圓而蘇自後聞人步之重鴉大之聲輒厥逆如初原禮曰脈虛甚重取則散是謂汗多亡陽正合經意以黃芪人參日橘之其驚漸減至淡旬而安松江諸仲文長夏畏寒身常挾重穢食飲必熱如火方下咽微溫則嘔他醫投以胡椒煮伏蟬之法日啜雞者三病逾亟原禮曰脈數而大且不弱劉守真云火極似水此之謂矣椒發陰經之火難能助痰祇以益其病爾以大承氣湯下之晝夜行二十餘頃減續之半復以黃連導痰湯益竹瀝飲之竟瘳姑蘇未子明之婦病長號數十聲暫止復如前入以為屬所憑莫能療原禮曰此癘病也痰閉於上火鬱於下故長號則氣少舒經云火鬱則發之是已遂用重劑涌之吐痰如膠者無芥乃復初原禮亦蘇人因免乳後病驚身翻翻然如升浮雲之上舉明室廬旋運持身弗定他醫飲以補虛治驚皆不驗原禮曰左脉雖孔且遊神色不動是因驚致

心包絡積汚血尔法宜下之下積血如漆者一十即愈留守衛吏陸仲容之內子病熱妄見神鬼手足攣動他醫用黃連清心湯不中源禮視之曰形瘦而色不澤乃虛熱耳法當以季果甘溫除大熱之法為治即經所謂損者溫之者也服人參黃芪而安他若此者甚衆予備聞賢士大夫恒言之今不能悉數也嗚呼有人如此可不謂之合於古道者乎夫醫之為道本於素問內經其學一壞於開元再壞於宋觀習俗相仍絕不知究其微指唯執一定之方類刻舟而求劍者人嘗之則曰我之用此不短足矣又惡事內經為宋之錢仲陽獨得其秘於遺經而擴充之全之張劉李諸家又從而衍釋之於是內經之學大明劉之學朱先生得之最深大江以南醫之道本於內經實自先生發之原禮乃其高第弟子其用心也篤故造理為特精其傳授有要故察證無不中亦可謂賢也已矣近來京師薦紳之家無不敬愛之服其劑者沉痾

豁然如洗或欲薦為醫官辭不就遂賦詩以饒其東還且請予為序昔者司馬遷作倉公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御史成至公乘項慶凡二十有三書治病之狀甚具予做此義稍陳原禮瘳疾奇中者繫之首簡并告周官疾醫四時治證之藥世之知言君子必有所擇焉原禮之從父能軒翁予之同志友也幸以予言質之

送甘肅衛經歷張敏行之官序
長安張敏行至正癸卯進士也入

國朝以來部使者薦起之擢為翰林典藉時四庫之書多藏文華堂堂在禁中舊為諸俊秀肄業之所抵奉天門不百武車駕幸臨之敏行蚤趨朝已即危坐堂中中使或傳宣索書即啓論以上如是者二年雖得時近

日月上御東房遙見敏行委蛇

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一旦

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

上御東房遙見敏行委蛇

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一旦

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

上御東房遙見敏行委蛇

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一旦

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

上御東房遙見敏行委蛇

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一旦

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

上御東房遙見敏行委蛇

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一旦

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

上御東房遙見敏行委蛇

光然未暇謁其氏名一旦

入堂召而前問勞備至且曰爾能詩乎對曰臣雖不能願學

滿乃命之題敏行研墨濡毫跪寫以進 上覽畢悅曰

詩甚佳北產如爾者誠鐵中之錚錚也由是日承 顧問見

其性秉忠懇可任以事特命為甘肅衛經歷賜內府白金五

十兩錢一萬二千元以寵其行凡所與游皆為賦詩予時侍

講筵林送至都門外執爵立而言曰甘肅在漢為酒泉為張

掖等郡切因張騫言建置城府稍發徙民充實之隔絕西域

而斷匈奴右臂當時匈奴悍強西域未盡服故其策不得不

爾也今皇明在御天威所至如雷如霆西域諸戎稽首稱臣

者接踵道路而元君遺佩存窟沙漠粗存喘息喘喘自保孰

敢持一天東向非漢時比也 聖天子持念生靈久罹

兵燹不得以自寧設衛真屯一以備不虞一以招懷劍殘之

民其責亦甚重也敏行亦知其所以重乎於斯行也當尊宣

上德曰吾 皇一視同仁周閩南朔風夜唯爾民之憂

恐爾寒也使來授爾寒盧爾餒也俾來給爾食或無以耕子

爾牛或無以獵爾馬若弓爾其宰執賦賦曰恩離水火而

什惟常云胡不樂將凡荷精披毳者于干而至矣經歷幕府

之長無所不當問敏行宜以此報上母若翰林時危坐吟詩

而自勉也他日贊畫成功衆緒白馬周流吊古曰此靈去病

擊匈奴處也此公孫賀敗虜兵遺迹也桐馬漚滿查白眼望

天而飲醉後耳熱發為聲詩以洩生平磊磊之氣斯亦奇男

子之事敏行以為如何敏行喜曰先生之言至矣是為序

題朱秀備遺墨後

右丹溪先生書五紙與門人戴仲積及其子原禮者也夫醫

之為道本於內經其失傳蓋已久矣金之諸儒列守真輩獨

能遠紹絕學至先生始三傳則授受之正不言可知矣先生

之弟子雖衆得其真切者唯仲積父子為優仲積不棄妻世

源禮以其學行於浙河之西從之者日益多由是先生之道

歸子有云莫為之後雖盛而不傳其比之謂歟原禮允奉奉

不忘而以遺墨末題謂兒手澤有如兒先生馬子尊後先生

將而交原禮諸父問甚久故不辭為之而書嗚呼師道立而

善人多今於原禮見之

西天僧撒哈咱失理授善世禪師語

大雄氏之道以慈悲願力學人為善所以其教肇興于西方

東流於震旦歷代以來上自王公下逮士庶無不歸仰而信

禮之其來非一日矣欲使其闡揚正法陰翊王綱非擇其人

曷辨茲任爾撒哈咱失理生於西域樂善佛乘纏結頓空真

心契道迹者不憚山川險阻直抵中華樹大碕之埃象度流

沙之奔蒼其志可謂堅且確矣朕嘉其遠誠特加以善世禪

師之號爾尚靈承佛勅救濟群生冥頑而怙惡者爾推報應

之說以導之貧嗔而改事者爾舉怙寂之行以培之庶幾符

能仁之本願協大道之至中則予一人爾嘉爾其懋哉

和林國師孕兒尸怯列失思已蔽卜授都綱禪師語

浮圖之教入中國者千三百年其徒衆之繁刹寺之廣不設

長以統制之則其道不肅其法不嚴非所以示尊崇之意爰

選良材用符善道爾孕兒尸怯列失思已蔽卜生隣佛土尊

禮頌師其於三乘教法想已聞之熟矣以西土之人長西方

之教執謂非宜今特命爾為都綱副禪師統制天下諸山爾

尚精勤弗怠晝夜孜孜體如來之願力化導有情頓者繩之

為良惡者祭之為善其與俱生吉祥相為表裏共闡正宗庶

幾陰翊王度之功於是乎在爾其懋哉

跋新刻圓覺多難了義經後

大界禪林有比丘曰惟筆具精進力樂善弗倦普願一切有

情共升清淨毗盧覺地於是蘇州圓覺大經以廣流布且是

經者唐長壽二年天竺僧覺救所譯蓋大雄氏為十二大士

說本起因地究其所歸不惑於三觀之義此所謂自誠而明

一三五

宋學士文集

翰苑集卷二

去感離安其故為最盛宜乎此丘學奉樂此而不忘也金華

如如圓覺心凡聖本同具何處有善提更無煩惱者真體過

太虛太虛本無相苟一執着間清淨即穢濁雖不容纖塵未

嘗離去之有如水中影影本現前眼耳與鼻口無一不具

足若使善因者捕影於水中汪洋渺渺見水不見影我身

元是佛不待登圓覺苟欲求證時即無能證者此為上根人

談此無礙法尊師大方便勸人真正備備之果何為孜孜在

三觀庶得袪愛縛超出生死海前言本非實只此可依覆虎

登涅槃門非真亦非妄此以何因緣萬法本空故

贈何生本道省親還鄉序

世有恒言閑閑之家能守其田賦為難曰非難也一畝之

人足以易之矣又以能保其園廬不失先人遺澤為難曰非

難也稍知承家之義亦不致於覆墜矣又以能傳編纂為

難曰非難也爵祿之來雖曰有命或可以俸致初不可以史

論也然則孰為難其在紹書詩之業而有光前人乎前人之

播噴道真吾則兀然如嚼蠟丸前人之立言契道吾則瞭然

如立土偶縱使入有田廬出膏粱仕惡在其為賢子孫也哉

縣問而學不暇講矣學未成而仕寧不犯古之明戒哉生今

幡然改轍唯乃祖之學是繼斯善矣繼之之道云何心欲其

大也萬象無不涵也理欲其精也無一髮之不窮也氣欲其

平也勿使粗暴之干也形欲其踐也毋徒為空言以警世也

文辭足以弱志也非闢名教絕之而勿為也異端小道或可

觀也弁之斥之唯恐蹈之也如此則庶幾乎近道矣生其易

之執生在成均援舊比歸省二親前御史中丞誠意伯劉公

參知政事陶公嘉生有學而有文首為詩以華其行而詞林

胃監之英記注給事之臣即官藩僚之賢方外名德之士又

各分題聯什而請予為之序嗚呼閑閑之家賢子孫能紹書

詩之業者予不於生望之而執望之執生就經從予學者頗

久予故肆口極言之若夫子告省親孝子常事爾茲可畧云

宋悅道文景後題

右烏傷朱君悅道所為文一卷予讀已愛其理明文順饒謂

三子曰辭章之弊久矣扼蠟為葩以逞妖豔非不眩人目

睛比之元氣流行千紅萬紫徧發洛陽名園固自弗佯何也

生意之動盪與死色之不澤者其可以並論也哉蓋古人之

周官之制以歸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所謂三物者六德六行六藝是也六行之中而端居其一焉釋者曰端者親於外親也夫人之生也內則諸族外則諸親雖然有恩以相愛其行焉嗟夫世遠俗紛古之道不明矣夫今於雲陽鄧貫道氏見之貫道本儒家富而好禮御史大夫陳公之女兄賓歸馬當家居時公與貫道無日不相親或論論道德性命之與或品量古今人物之盛以至雲亭月榭酣賦詩以寓中和之情其樂殆驩如也及元李兵與所在皆釋驛貫道雖地巖谷間深壑而不出公間關走江表擇

見者二十有二年矣洪武七年又貫道思公之切歷湖湘之大江直抵南京欲與公齊會公聞貫道之至亦喜不自勝出迎於龍江關相與序兵火離合問故舊存歿悲喜交集舉酒酌地各私相欣慶自是共周旋者且一月貫道以難家之父翻然動歸興有不可遏者予因謂之曰夫自辛卯以來龍虎雄爭塵覆翳昏父子乎西東戚姻乎北南其別離之思蓋有不忍言者今也六合清明車同軌而書同文水陸數萬里山行水宿無一髮蜂蠻之虞有親端在越方者不行則已行則刻日可至貫道亦知所以然之故乎誠由

帝德廣被如天之覆如地之載蕩蕩乎難名乃克致有是也頗聞貫道富問學能辭章何以不稍擢所蘊以裨治化乎貫道則曰吾老矣不能用也雖然雲陽有紫微山七十一峰森列如畫秀氣其磅礴也自漢以來為侯封之邦唐雖有肥遯之士而無大顯融者至陳公始以正大廉平之學出佐

明時而足以富山川之勝貫道之歸也宜以公之事歷言於嵩穴抱道之士且告之曰

宋學士文集 翰苑續集卷二

周官六行之一序以贈之詩自侍 講學士樂公而下凡十人分題為九詠古今詩各賦其一云

洪武正韻序

人之生也則有聲聲出而七音具焉所謂七音者牙舌唇齒喉及舌齒各半是也智者察知之分其清濁之倫定為角徵宮商羽以至於半商半徵而天下之音盡在是矣然則音者其韻書之權輿乎夫單出為聲成文為音音則自然協和不假勉彊而後成虞廷之寶歌廉階之民誥姑未暇論至如國風雅頌四詩以位言之則上自王公下逮小夫賤隸莫不有作以人言之其所居有南北東西之殊故所發有剝疾重遲之異四方之音為有不同孔子刪詩皆堪披之絃歌者取其音之協也音之協其自來之謂乎不特此也楚漢以來離騷之辭郊祀安世之歌以及於魏晉諸作皆拘於一律亦不過協比其音而已自梁之沈約拘以四聲八病始分為平上去入號曰韻譜大抵多吳音也及唐以詩賦設科益嚴聲律之禁因禮部之所掌貢舉易名曰禮部韻略遂至毫髮弗敢違背雖中經二三大儒且謂承襲之久不欲變更縱有患其不通者以不出於朝廷學者亦未能盡信唯武夷吳棫惠之九深乃格易詩書而下逮于近世凡五十家以為補韻新安朱熹蔽其說以協三百篇之音識者雖或信之而韻之行世者猶自若也嗚呼音韻之備莫踰於四詩詩乃孔子所刪舍孔子而弗之從而唯區區沈約之是信不幾於大惑歟恭惟皇上稽古右文萬幾之暇親閱韻書見其比類失倫聲音乖舛外 召詞臣諭之曰韻學起於江左殊失正音有獨用當併為通用者如東冬清青之類亦有一韻當析為二韻如庚庚麻遮之屬如斯之類不可枚舉卿等當廣詢通音韻者重刊定之於是翰林侍 講學士臣樂能鳳臣宋濂待制臣王傑備撰臣李叔允編脩臣朱右臣趙藻臣朱廉典簿臣龔柱臣

鄭孟達典稽臣恭禱與權臣孫賈欽道 明詔研精覃思壹以中原雅音為定 復恐拘於方言無以達於上下質正於左御史大夫臣汪廣洋右御史大夫臣陳寧御史中丞臣劉基湖廣行省參知政事臣陶凱凡六騰章始克成編其音韻編者併入之否則析之義同字同而兩見者合之舊避宋諱不枚者補之註釋則一依毛晃父子之舊勒成一十六卷計七十六韻共七十萬言書奏 賜名曰洪武正韻 勅臣為之序臣濂竊惟司馬光有云倫萬物之體用者莫過於字包衆字之形聲者莫過於韻所謂三才之道性命道德之典禮樂刑政之原皆有繫於此誠不可不慎也古者之音唯取諧協故無不相通江左制韻之初但知縱有四聲而不知例有七音故經緯不交而失立韻之原往往拘礙不相為用宋之有司雖嘗通併僅稍異於類諧君子惠之當今

聖人在上車同軌而書同文凡禮樂文物咸遵往聖赫然上繼唐虞之治至於韻書亦入宸慮下詔詞臣隨音刊正以洗千古之陋習猶殷盛哉雖然旋官以七音為均均言韻也有能雅十二律以合八十四調旋轉相交而大樂之和亦在是矣所可愧者臣濂等才識闇劣無以上承 德意受 命震揚罔知攸措謹拜手稽首序于篇端予以見

聖朝文治大興而音韻之學悉復於古古洪武八年三月十八日 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備 國史 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謹序

鄭氏聯璧集序

唐勅司令鄭君思先間謁瀟禁林從容言曰伯父采齋先生天分絕人嘗屹屹窮經再踐場屋不合主司程度遂棄去遊荆河之左右大肆其力於古文辭父之思如泉源袞袞出不休日試萬言倚馬可待大司徒楚國歐陽文公奇其材欲薦之會疾作而卒先子曲全先生幼喪二親而賦性捐介州里

不能容伯父時客投崑山乃走就之求四庫書疾讀雖暑鏘金寒折膠不越戶限未幾下筆為文皆循矩度而不輕於毀譽然則毅忤物人有不善必折之雖其面頰發赤弗少貸晚寓蘇之海虞竟以坎墮終惟二父負不世出之才文名相埒遭元季兵亂不沾一命竟捐館舍而其遺文符遂零落不傳此思先日夜痛心而不敢自率者也伯父為文多不存彙思先自童叢見輒錄之積二十春秋得文百篇古今詩四百八十首先子之著作雖存皆自刪焚僅留三十篇文百篇詩而已於是合寫成書釐為一十四卷題之曰鄭氏聯璧集將鏤文梓以行四方敢以首簡序文為請濂受而讀之臬齋之文則氣韻沉雄如老将帥師旌旗火鼓續紛交錯咸歸節度曲全之文則規製峻整如齊魯大儒不冠帶然出言不煩曲盡情意然皆有憂閭弘嚴之觀而無山林枯槁之氣嗚呼是亦可謂能言之士乎昔夏侯湛與潘岳並姿容其行止之處恒同輿而接茵人謂之連璧然不過取人物之明潔耳初不論其能文也縱曰能文如温邢之敏瞻亦生於異鄉初非出於一姓也縱出於一姓若二謝之藻耀初非出於一門也縱出於一門若二盧之雅逸則一從焉若二弘之典嚴則再從焉而同胞同氣者蓋亦鮮矣嗚呼有若二先生伯仲並以文鳴其亦可謂希世之士乎濂也不敏幸見臬齋於虎林而於曲全則未之識也及官成均乃與曲全之子司令君為同僚司令君善承家學文光赫然為御史為都使者百王欽迹又以政事聞何鄭氏之多賢哉雖然不聞之於先後將何繼不繼之於後前何以昭司令君及汲為不朽之圖可謂知所本矣濂因備書其事冠諸篇首知言君子必有取焉臬齋諱東字李明曲全諱采字季亮温之平陽人洪武八年夏四月望日

温州橫山仁濟廟碑

記禮者曰能禦大菑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先王之制非

惟崇德報功以垂勳於方來亦所以達幽明之故而察鬼神之情伏蓋受氣之剛大者決不隨物斲盡其能警動感靈以錫羨萬民乃其理之所有學者多疑於鬼神通絕謂無之夫豈可哉有若橫山廟神之事其明效可觀已神諱諷字公武姓周氏世居臨海郡之橫陽生而稚傭身長八尺餘髮垂至地善擊鞠能左右射博文而彊記家雖貧躬耕以養父母及司馬氏平吳與陸機兄弟入洛張華薦之神知晉室將亂獨辭不就時臨海屬邑曰永寧曰安國曰橫陽地皆瀕海海水滿騰蛇龍雜居之民罹其毒神遷自洛乃白于邑長隨其地形鑿壘塞而疏之遂使三江東注于海水性既順其土作又永康中三江逆流颶風挾怒潮為孽邑將陸沉民咸懼為魚神奮然曰吾將以身平之即操弓拔矢大呼衝潮而入水忽裂胸電光中見神乘白龍東去但聞海門有聲如雷而神莫知所在矣俄而水勢平江禍乃絕邑長思其功號其里曰平水且建祠尸祝之祠初在城之西郊及更水寧為永嘉郡郭璞相士遷之於西洋遐邇靈者無虛日神功益用赫著陳至德間閩寇章大寶侵分水嶺其氣勢張甚民爭逃逃神見天兵於雲間戈甲耀日盜驚而潰唐武德中輔公柘為亂其黨入寇民休華蓋山築城而拒守之時當嚴冬神降大雨雷冠弗敢近城因得不陷天寶中河決澶州愁暴不可制神見黃旂驚濤間河復故道光化末天台大嶽神化為商載未貨人已而授杖于江變成赤龍騎而升天宋景德初契丹同其母蕭氏南侵丞相寇準策前指揮使高燧奉真宗親征車駕過河幸北城天際見力士數萬旌旗上騰瑞有平水王字虜懼請盟而退大中祥符初詔營玉清昭應宮取材于溫之樂成使者以重山不可致走橋於神忽風雲凌萬龍湫震靈巨石皆起立大木斯拔蔽江流而下神之靈異或見諸紀載或相傳父老之口如此者蓋不一而足今則粗舉其槩而已

神初封于唐為平水顯應公尋陸王爵賜袞冕亦馬宋景如通天護國仁濟之號從祀郊壇兼賜仁濟以為廟額元援加威惠進封大和冲聖帝遂易廟為宮逮入國朝壹以誠事神以為數加溢美之辭非所以敬恭明神詔禮官定議為橫山周公之神至於廟宇之建備皆郡守任其貴可考見者自陳毛喜連元左荅納夫里凡一十三人云昔者大禹當洪水橫流之時隨山刊木奠高山大川民始得平土而居千載之下觀河洛者必思禹功而弗忘天衷民愛其不可泯也如此若神之為潤生民之昏墊奮身而與捍患禦蓄蚩蚩之氓得遂桑土既蠶而不混為魚鱉者果誰之力歟夫禹之功在天下神之澤則被手一州雖有小小之殊其惠利萬民之心則一而已廟而祝之誠合先王制禮之義執謂非宜州人士永嘉教諭許士宏訓導張升恐無以示來者介鄉友秦王府紀善林君溫徵濂文勸諸樂石濂既為序其事復作歌一篇使邦人歌以祀神其佐神張鉉字子元郡人由右料進士仕至閣門宣贊舍人剛烈正直嘗上疏言事忤史嵩之被斥而歿既歿而顯靈太守吳泳因并祠之法當附書文中歌曰東颺之地大海濱止斥國噴蝕成荒埋止有時魚龍或怒噴止蹴翻鉅浪高嶼岫止懷襄勢歿萃無垠止惟神我憫眉晏望止帥眾疏鑿不憚動止夜役陰兵直達晨止三江順流若挹神止盡化魚鱉為衣中止一旦龍母號秋旻止江流遂上收神雲止城廬沉溺在途巡止神知事急如救焚止濤弓注矢肯顧身止眼不見水唯見民止衝濤直入勇絕倫止濤水壁立左右分止赤電飛射光相燄止神乘白龍赴海門繞繞似聽驚雷奔止水揭頃弭神具欣止有室堪居田可耘止僉言曷以酬大勳止有廟肇祀西洋濱止漸周吳越洎七閩止神功弥盛海寓聞止天兵建隊向空徵止旌旗上着烏鬣文

止虜氣盡去鮮也止况茲何原視欲吞止河道過復流注
云止投杖化龍靈跡存止疏封直至帝王等止見旒袞未佩
瑞璜止神之正氣塞乾坤止下上月摩星辰止玄化勿移
合神人止既民戴神忱且恂止遐邇奉津川之臻止如見靈
旂降繡紛止牲牲肥膾酒必芬止驅斥厲鬼杳杳落止太史
隨文勒聖珉止後千百載期無謗止

抱甕子傳

予嘗游括之少微山俯瞰四周如列屏障山之趾有隨地形
高下為疏園約二十畝凡可茹者咸藝焉傍列桃李梨李諸
樹時春氣方發瓠苗怒長滿望皆翡翠色樹亦作紅白花輝
紛間錯如張錦綺段心頗訝之曰是必有異因曳杖而降冉
冉至其處氣象幽絕不聞雞犬聲遙望草廡一區隱約出
竹陰間疑中有隱者亟前候之良久見一士戴披蓑冠身披
紫褐裘抱甕出汲水灌畦予進問曰夫子何名曰山澤之民
無所名也強之曰人以其抱甕也遂呼為抱甕子爾曰大夫
處世亦多術矣出則華軒結駟入則鐘鳴鼎食有志者輒能
致之夫子拒營營遂於一甕間無乃自苦乎抱甕子忽駭
然一笑指苔磴揖予坐甕于地嘆曰吾受血肉軀與人同
豈不樂榮貴與人異哉顧念之頗熱百歲之間寧復幾何與
其強情而徇世寧若任真以自放也吾園之西則九盤山
之顛宋州廡建焉側有烟雨樓當山雲初興景象萬態極可
玩李鄴侯馬莊敬公嘗登之而感慨矣其東清溪觀蔡賢良
謫官而來亦游覽其上時坐鸞花亭賦詩而今竟安在哉非
惟人隨流水而逝異日凌霄之崇構皆為氛埃一凝於間
野草荒烟若愁思之不可禁世事往往類此是何足深道吾
所以抱甕出入而弗辭也且當抱甕之時嗒然忘形志慮外
絕精神內營自不見色耳不聞聲矍之弗前麾之不驚委蛇
容裔而萬物莫吾敢擾自以無愧於游胥尊盧之民子以吾

為逐逐營營不亦過歟曰然則雖哇亦有道乎曰有疏性不
欲焯焯則生意厄而不伸疏性宜濕濕或過焉則氣傷而遷
臣吾日夜調之樂之俾適夫歌中則死然而秀媽然而榮美
言詭抱甕而去子罕味其言蓋有道而隱者也所謂強情而
拘世尚若任真而自放不幾於樂其天者歟所謂人物代謝
而棲觀不能以存一俯仰間而感慨係之不幾於達人大觀
者歟所謂抱甕有術心與耳目之官內而弗外不幾於守一
不二者歟所謂藝蔬得中不使倚於一偏不幾於治民有政
者歟疾起而追之抱甕子入竹陰間閉戶高卧扣之不見答
若無聞者予撫然而退

史官曰予既歸金華山曰思抱甕子不少置及官南京見朝
紳中貌有相肖者問其同列曰是豈括之灌畦者邪曰然曰
奈何仕為曰去年應聘而起典儀晉王府轉官起曹勇副浩
擢戶望蓋麗壽云曰其氏名謂何曰此烏傷校官劉浩卿子
也名彬其字為宗文予不覺嘆曰浩卿吾故人也其有賢子
若此予不能知之可愧矣夫雖然宗文當元季政亂肥遊山
林若丹終身焉及達

有道之朝輒然興起以力政若闡其得處之正者矣向
予慮其為有道之士者果非過歟果非過歟使宗文非有道
之士則長往山林而不返矣謂之賢也得乎因記問答之語
為抱甕子傳

故龍泉湯師尹甫墓碣銘有年

湯府君諱京字師尹一字景山處之龍泉人其先與宰相岐
國公思退同宗蓋自岐公曾大夫太師蔡國公載之長子太
中大夫約傳十世至武翼大夫大節武翼生望以父蔭讓其
弟始不有世祿有子曰躡生未冠而宋社已屋遂隱居竹叢
置田二百畝以贖同族黃文獻公潘為記其事實府君之父
也府君性聰利群書過目輒成誦遷入州學習進士科試之

策下筆光耀逼人同舍畏憚之州里有貢之者府君辭曰仕固足以澤物然有命焉不可必致也所可必者其惟醫道乎乃執皇帝內經而精研之凡且有所契察脉辨證多著奇驗遂闢仁濟堂居四方善藥於中疾瘵者死傷者來謁悉與之診療不遺其報後慮義田之入可給於一時他日宗祀蕃滋當有不可繼者乃與兄弟各捐常給之田一百畝入之義莊秋隘別建數百楹中為堂曰睦順東西為二齋曰立本曰養原合群族後彥聘碩帥訪迪之旁列廡度以貯田粟俟時而分給府君猶以為未足其過鄉黨羣疾不能存者月才粟終其身歿而無歸者給棺槨使之葬歲或儉閭右發粟多增立邀利府君獨持償弗二恒如粟初熟時香爐峯下道苦惡不利行者府君率群隸平其坑坎取漢中自然石甃之凡二十里所既而抵掌于几嘆曰澤物固吾之素志僅能施之一鄉將若之何浙水東苦口賦食益者久之有司苟免督過上官不知病民民病又不能自言必坐致淪胥而後已吾嘗往陳其弊言行與否則天也即日為書數千言走江浙行省對丞相白之辭氣激烈丞相與其反覆論辨府君以指畫地曰如此則為利如此則為害唯相君所擇耳丞相相聽之下轉運使者定議府如府君言會浙東諸郡守亦各上言事聞中書中書移行省召郡守詣憲府聚論奏上城官煮鹽十萬引罷口賦法從商賈轉鬻民間民力大紓府君倡之及還執練旗迎于道者肩摩而扶屬府君自是為善益力郡縣之政不便於民者必詣守冷懇懇言之多所更免府君既退絕口不自言或問之則曰我不與聞也晚年嘗種糊購得嘉種論百當秋高氣清黃白紅紫盛開爛爛然如錦繡府君日抱杖嘯咏其間精神恬康有下知老之將至四時集內而昆弟外而賓友皆笑歌相酬雖素不解飲必為之露醉乃已賢士大夫慕豎其高致盛為詩若文稱述之春秋僅五十至正戊子

五月二十六日以疾終于家娶項氏男子一仁輩女子四王然觀良知頃房鄭婦其婿也孫男三宗昭宗敬宗瑾孫女一尚幼府君歿後四年其凡濟病革謂子楷曰吾與汝季父平主友愛焉甚今死猶未葬吾病脫有不諱當與之同兆域汝慎勿違吾言凡既卒楷與仁輩奉二棺定于麗水縣雲和鄉德廣里吾思鎮之原時某年月日也府君孝弟而寬慈不為浮靡慘戮之行雖無意於利達其濟利物之志豪傑不能忘嗚呼若府君者不亦有道之士乎哉治古之時鄉田同井出入相交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故情誼之感孚息義之舉繫信有足樂者矣降及後世兼并之俗興往往富封君奴視同類編氓捩筋鹽髓以餒其窮壑之欲設有帖危况望其一引手救之乎府君義救於宗族而推及於鄉黨州閭上疏弭患且解諸郡倒懸之急功益溥矣微之一族而信微之一邑而信微之一郡而信其言人人同無少異者豈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頗聞元季兵亂廬舍無小大皆成煨燼獨府君所建義莊孳然獨存履歲及之不持撲而自滅為善者天亦鑒之如此豈特人言哉嗚呼是直善之高善善惡惡之戒者已仁輩奉伏介鄉友刑部主事劉彬來徵銘銘曰

往於堂宗積慶做鍾篤生岐公勲業顯赫大以益分文析胤孰以義親龍泉為勝有南者田被乎東升高廣屹然極夫顛連嗣人之繼有引勿替秉仁遷義適昌厥裔合胡行之自寡而推人酸我藥人疾我治物苟可利敢吾善施戴天履地庶幾無愧醜醜病民氣不伸袖書洗洗走白相臣辭氣激烈上衝毛髮有習則竭如病斯脫我從我廬也者塞塗疎狹夾扶式款且呼晚尤寡欲知已維糊爛盈目壹賜相逐誰非同抱忠錄其膏不有人豪惠利孰操銘以著德千古弗或金石消泐此且罔極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二

韓氏杏庭記

臨川曾先生旦初助教成均寄以其鄉友統君孟持杏庭記

為請于年踰六望七精神衰耗四方求文者接踵于門心極
厭之則作而固辭先生之請至六七而不倦予以先生有學
之士其言之勤如此意必有所屬因詢其詳先生曰孟持故
詩書家其先祖手植文杏一章於所居之西兵燹之餘風枝
露幹屹然蒼烟中疑有百靈呵衛之者孟持因樹亭其側名
曰杏庭然孟持之意非以為觀美也唯汲汲乎先祖是思當
春陽和煦生氣奄達自本而未成周流而無間則思其與道
為體精神發舒無往而不在也秋高氣清葉脫而色不澤所
謂歸根復命返於沖漠則思其順時斂藏不誇能不矜寵也
朝露其沐泥乎其容則思其盟漱而與正衣冠而屹立也夕
爬作涼冷然其音則思其出坐中堂若誨語之初聆也一動
靜一云為之問見杏則如見其先祖馬所以聲動其心志警
戒其昏惰者大有資於學功視彼枯葩滿蹊以為耳目候者
其語哉此誠有關於憂倫之重不避再三之瀆職此
故聞之嘆曰孟持亦可謂孝子矣乎昔者召伯循行南
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棠之下且後人思其德尚愛其樹
而不忍傷剛先祖手所親植者乎宜乎孟持之不能忘也孟
持不忘於杏且如斯則夫手澤之在書口澤之在楮捲其所
感又當何如哉孟持可謂孝子者矣雖然遠取於物不若近
取諸身孟持之身內而心齊外而髮膚非先祖一氣之所分
者乎一氣之所分則是身乃先祖之有也葆昏失宜非孝矣
登高臨深非孝矣言行弗擇非孝矣志節有爽非孝矣泚事
不動非孝矣孟持可不慎乎雖然杏一物耳孟持以先祖手
植如或見之則其於身殆有不言而諭者矣予之云云不置
無乃過於思慮矣乎先生曰予之言善不專為孟持頌且有

規焉苟以此意為記不徒作矣予遂不辭次第其語而歸之
孟持名盈清簡雅操讀書而嗜文薦紳之間翕然稱之為君
子儒云

跋東坡寄章質夫詩後

蘇文忠公子瞻為翰林學士日章注簡公質夫以直龍圖閣
出知慶州二公素友善質夫以崔徽其為寄者頗高相讓之
意蓋徽乃河中倡婦為真寄裴敬中而元微之所為作歌者
也故子瞻賦詩有知君被惱更愁絕及未害唐平心似鐵之
句實辭朝云然二公相讓初不止此質夫作廣師時送酒六
壹書至而酒不達子瞻作詩戲之且謂青州從事化為烏有
先生蓋亦循前意也質夫乃高州刺史檢校太傅西北面行
營制置使仔鈞諸孫非惟立功邊徼為國家保障至於辭章
亦非人所易及嘗咏柳花潑水龍吟寄子瞻瞻嘆其妙絕來
者無以措辭則其尊尚為何如所以善譚者持出於相愛之
至情耳非若後人流連狎褻而不知止者也論二公者當以
漁言為不誣子瞻之書此詩年已五十又二實元祐二年丁
卯故其老氣尤森然云方外老友空室翁出示徵題因走筆
識之

題馬華南手帖後

右宋參知政事馬莊敏公手書與慶州吳府君語某着也公
以寶慶二年王會龍榜下權第進士六轉而左知慶州又四
轉自右曹即官再出知慶州政成加直秘閣浙東提舉常平
公類行及遺此書蓋府君以醫名公家有病府君時以藥劑
調之故書中有一家老穉持君以為安之語公之母夫人梁
氏春秋已高先是公嘗奉雲臺祠至是復有陳乞之意不圖
改持瘦節故書中有親老且病歸心甚切之語當是時措置
銅錢且用益枚楮幣已而又秤提會子以五折二十七界會
子五通準十八界二道故書中有益楮更令民聽未孚之語

惟公出忠入孝乃其素誠為政寬猛適宜務存大體此固不待後學之所言至於不忘故舊移書致謝詞氣謙抑風義諒然又豈淺丈夫之可企及哉捧玩遺墨徒慨仰者久之府君諸孫從喜為工部主事與廉同朝策議此卷求題其後因不辭而書之公諱光祖字華父金華人

吳雅州文集序

唐子西云六經之後便有司馬遷壯固六經不可學學文者舍遷固將奚取法嗚呼斯言至矣瀛嘗謂二家書遷之文如神龍行天電雷惚恍而風雨驟至萬物承其滋澤各致餘妍固之文類法駕整隊黃麾後前萬馬夾仗六引分旌而循規蹈矩不敢越尺寸嗚呼法之固堪法其能以易致哉然而淵冲之容可以攬結雄毅之氣可以撥拾古語有云取法者宜上固當有替心而頓學者矣瀛猶恨未見其人豈逸駕奔馳實不可攀際抑去古逾遠聲光不可得而襲歟吾友吳後德基同郡人也自幼抱抱才一下筆間飄飄有奇崛氣遠長日取二家書玩繹弗倦越然若有得揚揚出謂人曰我知學司馬遷爾我知學班固爾諸子蓋不足多也瀛頗畏之疑之自後德基去丞南康令安化今竹出守雅州與瀛胥會南京持所製文一編且讀且譯曰我此文近遷固否瀛見其勁硬如屈鐵奇峭如削懸崖翠嶺山暉如臨珠瑩始而大驚中而釋所疑終則益畏之而發不可企及之嘆嗚呼善學遠固者世父罕聞今乃見其人哉雖然立言如六經此瀛夙夜所不忘者德基尚勗之母徒泥于西之言而自沮也

書前定三事

永嘉林君伯恭為蕪言溫生延祐丁巳八月八日至三歲父命名榮祖又十二歲更今名又十歲當至正辛巳以春秋經試江浙鄉闈溫名第一董葵第四董朝宗第五朱公遠第二十八實殿榜後榜中孔暢王孔文高祿柳潘如珪四人皆再

薦溫上南宮不利以恩例置奉化州學正丁亥始之官會董委亦為學正慶元交談之頃發慨然曰吾父諱伯大嘗出處書人父得奇夢記諸籍云丁巳年九月七日夜夢林溫作魁宋姓人鎖榜第四第五人連姓董內四名用朱筆點云是舊新王者權之於今無有不合姓董內者溫之生甫一月爾春新王君文博復與瀛言載夢與劉鑄到南昌經江西省署見故鄉貢進士榜諦視之高懸朱牌十枚上書金字曰九炫耀不可謂忽一隸卒前白曰第一名南昌熊誼女居第六遙呼鑄曰爾名亦在後漢史有紅英佩刀者十餘人自省中謹而出曰相迫逐載驚寤明發與人言皆大笑當是時大郡督朱公鎮南昌干戈方殷謂安有貢舉之事後八年為洪武庚戌始設科江西四十名額南昌占其十名中熊誼冠首正符朱牌之數載却在通榜第六歸居十九及試大廷載又中第二甲第六名一一皆驗瀛聞此二事頗異之且言於金溪吳君伯宗伯宗曰豈惟是哉庚戌之夏五月二十二日臨川通判王觀夢城中作樂迎狀元觀甚訝之二十五日忽聞使者來頌科舉之詔其年秋伯宗濫充江西鄉試第一衆已為與夢叶至廷對之日復權實榜首鄉里至今以為美談瀛觀傳記所載前定事如此類者甚衆未敢信也今親聞三君子之言其有不可信者乎姑書之以見人團氣化中誠有一定之數不可以智求不可以計免也自備之外一聽於天而已

送黃贊禮蒞祀閩省詩序

惟洪武七年十一月庚辰皇帝御奉天殿視群臣早朝太常卿唐鐸奏曰臣昔受明詔天下行中書其祠山川百神或未致恪虔宜令朝士蒞之臣於浙鄂齊亦暨于豫章已嘗奉命從事若燕決若閩蜀若廣東嶺南遠者七千里近亦不下四三千宜預遣使者期以明年春二月集事臣昧死以上 制曰可於是遣選奉

新官屬及儀曹主事凡七人時贊禮郎建安黃淵靜實與其
列越三日癸未 陛辭 上諭之曰敬恭明神古今恒
道也况禱祭之時乎祭在他人亦所當慎况職在奉常乎已
盡其職猶難况欲泣人而使其泣哉予皆不可不察也爾等
聞 命之後雖跋涉乎險阻一言一動有赫其臨參前倚衛
無乎不在勿使一髮非僻之干庶幾不廢朕命不然人非鬼
賈得不可道矣衆皆稽首至地而退既退復 勅儀曹各賜
衣一襲又明日甲申啓行前御史中丞劉公伯溫參知政事
尚公中立吏部尚書詹公同文今禮部尚書牛公上良咸以
為淵靜遭際 昌期獲特使指以臨蒞祠事可謂寵榮也已
各賦詩以為贈而文學法從之臣藩府成均之賢與夫方外
岩穴之士亦見諸聲歌以華其行淵靜請予序其作者之意
肆性 皇上宅中國治其對越 吳天法祀于上

下齋後一心凝神於惚恍之中如將見之群 臣之助祭者丁
連肥羸之賦亦皆有半顯若以致鴻休荐臻甘露膏降三秀
呈瑞彩霞結鳳白鳥翔飛和氣充初化為豐年此蓋精明之
德放諸四海而準無不駁奔走執豆邊以篤德馨然猶慮藩
垣之臣未盡體內廷之意遣使四出以監視之方於古昔帝
舜之望山川徧群神姬周之咸秩無文不是過也有
君如此其忍負之今淵靜之往也宜精白志慮盡承
上訓壇廟有缺圯者葺之服器有弊汙者易之性捨有不肥
賄者罰及之將祭之夕端笏垂紳正立壇之左右申以
聖天子成命使百司及執事之人祇奉明畏有若 天
威咫尺升降俯伏穆然無聲性組苾芬庭燎有輝神靈洋洋
昭格于上則夫蕩整之錫淵靜亦當與有之矣淵靜行執事
照神人相依者也南閩當兵燹之餘黎民凋殘其或有未起
者乎縱曰起之其興利去弊之政或未能盡行乎淵靜宜庶
知之歸告于 上此於人神之道所謂兩盡者也淵靜行

南昌之城南有佛刹曰千福相傳唐天祐中異僧惟一之所
建也嘗經營之初發地得鐵函四周金繩界道中有古劍一
說利三百餘顆青紅間錯其光燁然於是建寶塔取說利藏
焉以千福為經金塔院落成之日藥欄檀香香氣鬱結空蒙
中僧伽大士顯形於其上正與塔輪相直萬目咸觀君子疑
異僧蓋大士之幻化云初郡多大災堪輿家謂塔足以厭勝
之已而果驗宋治平乙巳知軍州事程公恭以其有關於民
最為吉徵鳩錢二十五萬備之紹興庚午尚書張公某來觀
郡符復倡衆存葺之一旦塔影倒現於治工將氏家上廣下
致層級明朗寶輪重蓋一一具足元至正寅戎馬紛紜院
宇鞠為榭翳雖茲塔巋然獨存旣覽亦且推剝殆盡乙巳夏
六月院僧自貴與弟子匡弘同袍善慧各抽衣孟之資剝庫
堂於東俚日夕以興復為已任 國朝洪武戊申夏四月

清泉關若僧道演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熏爐向塔前
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
可以不圖演等誓盡今生為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臂走
民間死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覽自
顛墜欄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幽
榮英團繞良久而殿冬十一月某甲子塔完塔凡七成各
六梭環以峻宇前敞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
龍磨平華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為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
己酉春正月道演示寂匡弘等嘆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
聚施者之財於冬十有二月造釋迦寶殿一所構土以肖三
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法曼殊師利
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若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
三門門內麓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

重建繩金寶塔院碑
南昌之城南有佛刹曰千福相傳唐天祐中異僧惟一之所
建也嘗經營之初發地得鐵函四周金繩界道中有古劍一
說利三百餘顆青紅間錯其光燁然於是建寶塔取說利藏
焉以千福為經金塔院落成之日藥欄檀香香氣鬱結空蒙
中僧伽大士顯形於其上正與塔輪相直萬目咸觀君子疑
異僧蓋大士之幻化云初郡多大災堪輿家謂塔足以厭勝
之已而果驗宋治平乙巳知軍州事程公恭以其有關於民
最為吉徵鳩錢二十五萬備之紹興庚午尚書張公某來觀
郡符復倡衆存葺之一旦塔影倒現於治工將氏家上廣下
致層級明朗寶輪重蓋一一具足元至正寅戎馬紛紜院
宇鞠為榭翳雖茲塔巋然獨存旣覽亦且推剝殆盡乙巳夏
六月院僧自貴與弟子匡弘同袍善慧各抽衣孟之資剝庫
堂於東俚日夕以興復為已任 國朝洪武戊申夏四月

清泉關若僧道演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熏爐向塔前
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
可以不圖演等誓盡今生為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臂走
民間死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覽自
顛墜欄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幽
榮英團繞良久而殿冬十一月某甲子塔完塔凡七成各
六梭環以峻宇前敞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
龍磨平華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為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
己酉春正月道演示寂匡弘等嘆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
聚施者之財於冬十有二月造釋迦寶殿一所構土以肖三
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法曼殊師利
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若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
三門門內麓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

清泉關若僧道演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熏爐向塔前
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
可以不圖演等誓盡今生為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臂走
民間死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覽自
顛墜欄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幽
榮英團繞良久而殿冬十一月某甲子塔完塔凡七成各
六梭環以峻宇前敞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
龍磨平華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為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
己酉春正月道演示寂匡弘等嘆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
聚施者之財於冬十有二月造釋迦寶殿一所構土以肖三
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法曼殊師利
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若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
三門門內麓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

清泉關若僧道演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熏爐向塔前
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
可以不圖演等誓盡今生為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臂走
民間死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覽自
顛墜欄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幽
榮英團繞良久而殿冬十一月某甲子塔完塔凡七成各
六梭環以峻宇前敞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
龍磨平華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為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
己酉春正月道演示寂匡弘等嘆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
聚施者之財於冬十有二月造釋迦寶殿一所構土以肖三
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法曼殊師利
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若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
三門門內麓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

清泉關若僧道演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熏爐向塔前
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
可以不圖演等誓盡今生為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臂走
民間死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覽自
顛墜欄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幽
榮英團繞良久而殿冬十一月某甲子塔完塔凡七成各
六梭環以峻宇前敞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
龍磨平華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為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
己酉春正月道演示寂匡弘等嘆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
聚施者之財於冬十有二月造釋迦寶殿一所構土以肖三
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法曼殊師利
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若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
三門門內麓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

清泉關若僧道演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熏爐向塔前
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
可以不圖演等誓盡今生為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臂走
民間死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覽自
顛墜欄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幽
榮英團繞良久而殿冬十一月某甲子塔完塔凡七成各
六梭環以峻宇前敞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
龍磨平華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為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
己酉春正月道演示寂匡弘等嘆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
聚施者之財於冬十有二月造釋迦寶殿一所構土以肖三
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法曼殊師利
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若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
三門門內麓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

清泉關若僧道演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熏爐向塔前
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
可以不圖演等誓盡今生為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臂走
民間死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覽自
顛墜欄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幽
榮英團繞良久而殿冬十一月某甲子塔完塔凡七成各
六梭環以峻宇前敞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
龍磨平華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為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
己酉春正月道演示寂匡弘等嘆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
聚施者之財於冬十有二月造釋迦寶殿一所構土以肖三
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法曼殊師利
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若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
三門門內麓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

清泉關若僧道演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熏爐向塔前
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
可以不圖演等誓盡今生為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臂走
民間死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覽自
顛墜欄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幽
榮英團繞良久而殿冬十一月某甲子塔完塔凡七成各
六梭環以峻宇前敞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
龍磨平華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為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
己酉春正月道演示寂匡弘等嘆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
聚施者之財於冬十有二月造釋迦寶殿一所構土以肖三
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法曼殊師利
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若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
三門門內麓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

清泉關若僧道演與前三比丘披伽黎衣手執熏爐向塔前
發大弘願曰惟塔廟之建起信心而入菩提今廢壞若是不
可以不圖演等誓盡今生為之惟威力加護焉誓畢持臂走
民間死者多應其月癸丑衆工皆興趨附如蟻忽有鉅覽自
顛墜欄人中咸無所損傷又明日乙卯五色光起塔間幽
榮英團繞良久而殿冬十一月某甲子塔完塔凡七成各
六梭環以峻宇前敞小殿以奉僧伽大士欄檻堅緻洞戶玲
龍磨平華飛寶鐸如語觀者以為帝釋天宮所造化現人間
己酉春正月道演示寂匡弘等嘆曰院役其可不終事乎益
聚施者之財於冬十有二月造釋迦寶殿一所構土以肖三
世諸佛殿後復構屋三楹間直達僧伽之殿中法曼殊師利
普賢觀自在三尊像莊嚴若岫從壁湧出挾以兩廡前至于
三門門內麓以方池紺綠可鑑一如大伽藍之制訖功之日

則甲寅冬十一月某甲子也惟我如來弘開度門樹塔之願所以使其見像起信信為一切功德母萬善皆自此生非徒覺觀瞻而已也矧能助地形之勝消弭災害陰陽生民廢而不興是豈人情也哉道漢之與三比丘精進弗懈終能遂所志而後止非其才有過人者不致是也匡弘等不逮千餘里來請予記因為歷序其事而終之以贊曰

稽首大慈父利益於群生塔婆之所建種種諸方便俾起甯讓間有如蒼龍角人有造觀者至誠皈命禮不待登伽藍已足攝憐愍所以四大海無處不建立異僧何國人杖錫來供都指地發鐵函中有設利羅光耀奪人目其數過三百封藏重藏之樹塔鎮其上四衆方作檀香露空像中乃見僧伽像作致慈顏相身被青羅手執青楊枝欵開甘露門以解熱惱故成壞雖相尋神幻終不滅影倒治工冢下執而上弘化導於眾生示以順廷故思慮戎馬輿鞠為播糶場雖然感風雨中有不壞者漢等發弘願誓加控嚴力焚焚五色光出現于塔表為目皆瞻仰以為未曾有施者如川至不日告成功翻補互周匝戶各軒欽帝網日交參寶珠仍絢爛繪畫諸菩薩以及天龍衆擁護於後先生得若飛動自茲彈指問津殿及崇閣一一皆現前鎮茲清淨域福徧一切履事方不敢見永無壽攸孽人見有為近不知皆無為會事歸一心無非無上道我今作贊辭筆下起樓閣內有無縫塔光覆大千界一涉思惟間即墮外邪見

黃仁黼靜字靜有年

建安才俊士曰黃生名汶仁負超群之質朝出受易於部使者陳孟龍至暮挹舍復質所疑於仲父居德亦奇男子年十六時中私試高等諸老生不中譯于庭居德因請面試上官前譯者執筆不能下面頌發亦以出以故生內外皆得師學之日遊如水湧雲集洪武辛亥秋有司賈之以生名上福建

行中書試藝林間八府之士充貢者二百而司文衡者又前進士林以順吳尚志郭麟江惟志也取舍甚嚴或懼不獲在茲選及榜出三十人中而生名居其四遂為易經諸義之冠生之年始若齡耳明年會試南宮銓曾急於用才不俟再試擢奉常贊禮郎階入八品有識之士無不為生榮雖余亦愛生甚時以問學易之生因執經從余學問拱手而言曰仁初名文仁有司援例以文犯周西伯之謚加水於其左及解名上中書更以白右丞相汪公公曰仁之義甚弘無所不包其可冠以汶字乎宜去之先達因取魯論仁者靜之言字以淵靜願先生詳發其義嗚呼考亭朱子釋此至矣余向以言為難然不可無以答生之意生之賦資固超羣而求仁之方不可不力也為序其事而申之以辭曰

仁體凝重屹弗遷振古雄峙如山然生意周流踵至顛一息有虧用則愷爾生心澄靜若淵萬象森列具不偏返觀冲漠無後先其機或動天發絃雲行兩施出自天神功不宰起虛玄全體大用昭以宣上師周孔下淵騫縱不及聖肯下賢流光不駐若電煥生其夙夜加勉楛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翰苑續集卷之四

恭題 御製文集後

臣聞有德者必有言蓋有德者和順積中英華發外無非天然之文不待勉強而後成譬猶大化流行融液通暢而萬物發舒各得生生之妙精神充衍無往不在故大舜作五絃之歌湯為盤銘武王造起居之誠皆粲然成文此揚子雲所謂聖人之言炳若丹青也恭惟

皇帝陛下統御以來用人文化成天下 睿訓諄諄惟恐一夫不獲其所 天縱聖能形諸翰翰奎壁照耀霄宵綸采光被上下萬象動色然而建中于民寤寐弗忘則有虞阜財解媪之歌也風夜備省常如神明森列左右則湯武籃打几杖之銘也仁民愛物之心隨感而見布于方策溫潤淵深純貫乎斯道光芒氣燄蓋覆乎六合前聖後聖實異代而同符也臣供奉詞林幸日侍 几硯仰瞻 揮灑之際思若淵泉頃刻之間煙雲盈紙有長江大河一瀉萬里之勢跪捧而觀

殺夔周鼎未足喻其古也太山喬嶽未足喻其高也風霆流行未足喻其變化也蓋由 天德粹純無聲色之好無遊畋耽樂之從聚精會神凝思至道形於心聲同功造化非語言形容之可盡也且當 萬幾之暇時 御翰墨多不留景見於待臣之所錄者得若干篇臣竊以為日星昭回于天下飾萬物蒼生無不仰照

聖皇之文猶日星也是宜刻于文梓流布四海使見之者咸獲咏嘆 文明之化熙熙皞皞相與率德勵行以為忠孝之歸豈不盛哉於是敬錄如上文與詩凡五卷續有制作復編類為後集云翰林侍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圖史魚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書

靈隱和尚復公禪師三會語序 無相居士生清淨室想清淨觀忽有沙門號曰曇鍾合掌頂

禮而作言曰我師靈隱三坐道場法音之震有如轟雷會品皆與飛行自在各適恒性又如晨鐘人正昏酣一聞音聲頓然驚覺同袍宗演及諸上首假軀輸力成文句身唯願居士開光明藏洞照篇端使信心者同入如來大華嚴海居士微笑告沙門言爾師所演大乘正法當時聞者注耳熏心一切纏結悉皆解脫既解脫已萬法皆空何況於言爾等結集翰墨假合畢竟大法果何所寄若謂出於翰墨之間相竹兔毫魚膠松煤不能說法譬如石工手持鐵鑿鑿彼崖石為菩薩相首戴華冠面如滿月塗以黃金間以五彩珍珠瓔珞種種具足爾意云何是真佛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當觀實相惟是像佛四體奇偉披服綉嚴固無異者若比真佛神通變化無量無邊二者孰勝以此思惟佛身充滿周沙界豈同崖石拘礙方所況此文句機脫口吻即第二義書之屬編去道逾遠又如畫師和丹抹黛經營想像師子王拳毛旋螺利距削鐵威稜氣賦可怖可愕迫而視之若飛動爾意云何是師子不沙門白言如是如是復告沙門有像皆假是師子相形模生障踞視左右亦無異者若此於真奮迅跳躑百獸盡伏二者孰劣以此思惟物唯真者方能動物寓形縹素與木石等况此文句不見形聲徒存其迹用之求道如捕風影沙門當知法尚善權難齊一軌如求兎者必假於蹄欲致魚者定資於筌魚兔既獲筌蹄則棄法因言入言入法空亦復如是是知汝師顯說密說權說實說縱說橫說無非開揚我佛如來第一了義有能於此一句之中或四三句或五六句乃至無句勿着色求勿着聲求忽然悟入譬一切眾妙者能視跛者能履瘖者能言疾者能起其為露丐胡可喻云若執文句反為留礙沙門當知有物混然萬有之宗不依形色不墜斷常入離出微內外體淨衆生迷惑無縛自礙大覺世尊大舍攝故大慈憫故別有正傳曰思惟備一念不

生一法不立一法不立萬象開融非生非佛非真非妄非小
非大非一非多此即所謂常空不有常有不空初無對待亦
無能所從古諸師燈燧續談咸以此故汝師繼承倡明大教
一機一言皆轉法轉法不流通是為秘法宜示信心共入圓
智既入圓智法何嘗法法而非法是為法法法法之法不可
思議我言真實善思念之沙門闍說心大歡喜信解支持作
禮而退

蔣錄事詩集後

四明蔣君子杰字有立世為簪纓大族宋金紫光祿大夫諱
浚明者其七世祖也有立自幼穎悟過人年未弱齡聲名已
動薦紳間暨長以明經舉進士于鄉會試南宮遂擢以記注
之職有立入侍 輔床出陪 法駕

皇上以其才良而行純深眷遇之或 命即物賦詠有立即
奉 制揮翰如飛 上大悅時 寵賜和章有立

以為遭逢 盛際實千載一時乃錄平日所賦并他著餘
之什共若干卷俾予題其首簡予閱昔人論文有山林蒼閣
之異山林之文其氣瑟縮而枯槁蒼閣之文其體絢麗而豐
麗此無他所處之地不同而所托之興有異也有立以粹然
之學位居柱史日趨 殿陛濡毫 螭吻回視山林不翅有
仙凡之隔故其見於辭者雲錦張而春葩明鐘簾奏而音律
諧體製正而句度嚴誠可以傳諸當今而垂於久遠者也如
予不敏年日以加文日以退視吾有立之進如水湧山出者
寧不愧哉然而有立善古文宏富充賅得作者之體不唯能
詩而已迺者執法刑曹屢煩劇之務整暇而有餘不唯能文
辭而已其政事亦灼然有可稱者異日振厥家聲使金紫公
不專美於前子蓋深有望於有立者也輒序以識之史官金
華宋某序

書陳思禮

陳思禮字用和四明人世為士族思禮生七歲父德祥殺母
石氏誓以節自守夙夜勵思禮以學過之極嚴雖大雪及暄
必使挾冊以往思禮或少懈輒對之泣曰爾父為名儒唯生
一子吾所以恐死鞠育者欲爾取法也今奈何肯之思禮惶
懼却立若無從匿身俟母怒稍解輒去篝燈誦書自是不至
夜分弗休母年五十五病卒思禮披髮狂號曰吾母何在吾
母何在母所以辛勤萬狀而弗釋者為思禮也思禮加冠而
母不待養尚何以生為不如相從於九泉之下魂魄苟有知
猶可盡承事之禮不然縱壽百齡何益也乃操刀欲自到家
人奪之環守至且共誓辭之曰爾死則母之祀絕矣母雖死
欲使母不死者移孝為忠以顯揚之也思禮收涕謝之服闕
入郡庠從名師學明經期以科第起家見諸事功踰四三年
思禮二十四矣初母未死時為擇親石氏至是欲成昏思禮
掩耳不吞其淵其友執其袂而詳諫之思禮泣曰吾要則詩
書之業然矣即不燕何以自給不與市魁賈豎相逐弟可得
也他日何面目見吾母請綴之其師鍾士懋持之益急曰爾
奈何失昏期也思禮不得已泣從之合意之少思禮娶諸家
教詩泣曰娶婦為養姑也吾母今不在寧不肝腸寸裂乎連
泣七日夜不輟見者哀矜焉思禮既娶後學功愈自東不敢
廢洪武六年春 詔下郡國徵諸生思禮亦上名吏部已
而奉 旨入成均為弟子員試藝中選升上舍生先是思
禮既喪親夙夜不忘乃以如在扁其堂雙封衍聖公孔君希
學為作練古書之釋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墓參知政事陶公
凱登中朝士大夫皆有詩若文贈之云
史官曰予在詞林思禮時同諸生入謁每言及父母其疾癘
然流涕為惻然父之昔者李沆之父獨生沆待之甚嚴或勸
之答曰正以一子不可不尔也後沆卒為名臣石氏以一女
婦乃能忍表姑苦而以嚴教子以蘇自誓以潔白終其身可

諸貞婦者矣恩禮日夕號揚惟恐有孤先志恩欲以沉自地不亦孝子之情也哉是皆有係於名教人紀之重不可不書也具列其事于篇

上虞縣重脩柯韓二神碑

上虞有湖名夏蓋延袤一百餘里縣東北衆水經上妃白馬二陂匯于湖鰲為三十六渠支分絡聯以達于田凡溉一十三萬畝有時霖之下流建二石神視時溢乾而蓄洩之歲恒無凶者近代農官失政畚土成陸取給一朝不旋踵而地傍餘亡賴男子當早曠時又夜半決防以去然湖並于海鹵水或乘潮入善禍稼舊嘗造墜捍其衝潮以整蝕至是亦暴潰民憧憧告病夫乃洪武四年冬臨淮唐侯鐸自殿中侍御史出守會稽上虞會稽屬縣人士群走白侯侯愀然弗事行海上規決堤與民共約度田以會粟因口以賦庸鑿石為隄自蓮花池至纂風台屬有三十尺始與故石隄屬侯斬牲饗海神已登民謂曰隄幸成二神無難者會侯召入為卿奉常遂命僚屬集事其柯家神廣二十有四尺深如廣之數而贏其一先築土樹繫擲比星橫度又且不壞方數以石兩翼四隅咸欽楚如法中峙石楹左右皆有副鏤坎陷版以為縱閉後隨土形崇卑疏級為五以高水上架石梁以便行者築以章計者九百八十有五尺以斛量者三百六十又四石以丈數者七百三十有八以日考者一千三百其韓家神廣城前神之半深比廣倍之石楹唯二級道則咸其一仍冠以石梁餘皆同其工物視前匠損四百石損五百灰損六十八槩損二百八十五始事洪武甲寅秋七月訖工於冬十有二月此其大凡也有道浮屠雷峯淨昱乃具事狀介太史氏朱君右徵瀛文記其成于閏成周之時楡人掌錄下地以諸畜水以防止水以溝瀆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增寫水其為法甚備其為利至久也然而溝澮之屬所可考

者其深廣自四尺至八尺或至於尋恆各二先王豈不知害地而廢律以為不若是則水性失其常溢則有溺患乾則禾將蕪矣古制不可復見有能設諸防以惠民者得不謂之賢哉昔者曾文定公之為齊州州城西有湖既為水門過流潦暴集則取荆葦為葭納土於門以防外水之入公為坊之以石其深八十尺廣三十尺視水高下而附縱之而築障宣通皆得其節人無後虞今唐侯之為神也其事與之頗相類世言古今人不能相及果足信之歟是可善已相其成者通判府事吳敬知縣張翼管度督視不憚勞勩者主簿史文郁也可其出內則邑大姓徐某余某法宜牽聯得書海堤別自有記茲可畧云茲之以詩曰

維夏蓋湖百川所緒在彼海邦其一鰲為通渠行水委蛇澗稍與杭其二制水有神因時開闢其法孔臧其三農政斯缺惡壤為塢水失戰防其四侃侃唐侯愛謫愛諷中心盡傷其五曰是佛脩民焉有秋敢視為常其六乃登乃屬乃謀乃告乃輯其長其七晦會其粟工來以狹筮日奏功其八琢石于山樹繫于澮以被以梁其九決塞有闕既堅且完若首有肌其十昔何怒突今乃順則弗隳我疆其十一行彼赤日清流瀉滴黃茂芄芄其十二食為民天非稼無年民用卒喪其十三伊誰我憐五馬翩翩朱衣葱珩其十四成周之制有溝有遂經畫維良其十五古法浸廢河渠興利其效則章其十六漢吏曰循惠字黍民唯此之養其十七矧乎鉅津北枕海濱澤被五鄉其十八侯治之棘行龐心惻不翅父兄其十九越石可初越川可竭侯功勿忘其二十

元故方府君基碣銘有序

府君諱應元字長卿姓方氏其先居河南自東漢司馬府長史河南尹紘始遷歙隋開皇間紘之後泉州長史叔達又遷莆田之方山唐天寶中叔達之後華又遷存洋之大房宋其

年未華之後皇祐進士中奉大夫知梅州次彭又遷長寧峰之下某年初次彭曾孫淳熙進士朝請大夫直寶謨閣大理少卿銓又遷郡東卿月坊即今方壺巷也銓生嘉泰進士朝奉大夫直煥章閣廣東經畧安撫使淳宗生脩職郎龍溪縣主簿栻栻生主管樓宜文字寓孫府君之祖也父璧翁母朱氏迎功郎端溪縣主簿洗之孫女府君未逾弱齡考妣先後淪謝獨侍大父與二弟俱破屋傾欹風雨中朝暮暮盪或不能以自給不得已出從吏及大父歿凡四喪未舉府君黜衣殺食以襄大事服除中書左丞烏古孫良楨時為泉州推官器府君之材命為刑曹史盡心獄事唯恐情弗潔法有乖中典每覺顛非寧豫章二賈豎街人之仇欲以偽造鈔誣之府君斥曰訊獄當兩造具備人奈何受爾誣禍將不測矣一聽一不聽聽者免不聽者果抵罪死尋為南安縣蘆谿巡檢吏徵民毒溪以漁人飲溪流多誤死巡檢劉萬松雅敬府君命撰文以諭之府君操觚立就言毒溪不仁者三讀者聽之積以年勞當陞吏于縣一旦竟棄去弗顧拊膺嘆曰吾為吏已失身髮將種種高奔走不止邪乃使其冢子從前進士方遂初鄭獻可游晝夜程督不少辭見為奕銳怒而投諸江曰此牧猪奴事爾奈何效之遂能堅苦自立不知有寒暑會部使者行縣試士于學其名輒先登府君喜曰此殆發軔耳他時幸爾擢一第而歸吾死當瞑目吾先世以進士起家者六十一人登仕籍者百又四人獨吾遺家多難不能繼前志一念及茲毛髮皆上立爾宜勗之府君性純慤孝友天至言及父母未嘗不嗚咽流涕事仲父如父撫二弟應珠應隆如子應隆無嗣以介子後之而均析其田廬外舅黃若琳外姑朱氏僅生一女歸府君無為主後者府君迎養于家并奉其四世神主且遺命世祀之冬月晏作有一夫踊而前訊之則曰我時窮夫也行凍死道塗矣府君解衣衣之立春鞭土牛聚

觀者如堵墻隸人執扑疾驅俄皆碎身一兒仆于地人爭踐之府君力以身捍蔽抱兒歸其父時家子尚幼是夕出遇奔馬急趨蹶道中馬躍而過無毫毛損傷或以為救兒之報府君不嗜酒唯好啜茗苦愛藝蘭蕙花當其舍能弄琴終日玩之至忘寢食視世之升沉事泊如也壽六十有九以至正癸卯正月卒于家其羊六月葬于城西篠塘山之原配黃氏先卒年合卺馬冢子曰槐生明經善屬文今為郡府學者師介子曰桐生即出後應隆者先六年卒孫男三文精文炯文烜文三濂聞方氏皆出於方仙君諸之後儲墨絃之胤也其廟今猶在歎故欽睦登越之間多方氏多有頭人而居閩者為尤著閩自梅州之父贈朝議大夫泳叔父諸王宮教授洞俱以詩賦有名天禧間同建義塾於虎壽岡以教四方學者如陳秀公曾宣靖公夏文莊公皆自遠而來塾中相繼登第者十又七人方氏孫子亦七世聯科積勞滿床而先擢卿借其勛名尤著登載史冊天之報施者可謂慘矣府君有志而無命雖不能享有祿爵以紹其先烈然其秉心仁恕無虧士行又能訓子使勿墜其家學是亦為政豈必紆青拖紫而後為策哉法當銘銘曰
瞻彼閩邦族大而龐厥氏維方以經為田壽治既堅歲乃有年大衣檐如有印帶靈堯行舜趨功烈之凝形管是登有鑄厥声君起繼之將躡其為奈敷之奇孰恤我艱俛首汗顏刀筆之間位雖孔卑仁或可推亦遂我私獄有重輕稽法緣情唯中則貞有書傳家可趨而汗甯然與嗟白髮被有所冀使賢是臻是鑄我爵之榮非紫非青榮在六經或窮或通繫命之鍾孰強其達札子之奇能契父期其文陸離豈惟文哉主事死哀執德不回古稱望宗書詩是崇匪專勛庸繼絕繩繩行之益弘將自此并篠唐之原淑氣盤盤松栢九丸太史著文碣於墓門以播清芬

故陳母林夫人墓誌銘

人子於親孰忍死之哉所以不死之者論著善行使為法於後嗣也斯墓石勒銘之所由始歟莆田林夫人既歿其子熙因比部主事林士衡持狀來徵文為銘不敏寧不一操觚以慰孝子之情也歟夫人諱道外林氏其姓也唐邵州刺史韞之後其先居莆田之朱倉至五世祖彥高始別遷郡城之南曾大父少偉宋迪功郎仙游縣主簿父節元仙游縣典史母陳氏夫人性柔惠一動一言皆不違繩又年十四而孤而三第孳然也夫人蚤作為櫛總之又從而飲食之母氏為之悅十九歸同郡忠門靖遠處士陳君高奉尊章以禮處先後以和族嫻媪御莫不贊喜凡主饋非精潔弗敢進丞嘗有燕燕中條序必潔必豐尤不能自暇逸宜其任之事咸親在之時披膳人蔣園葵畜雞豚唯恐有不及所獲載蓋上諸翁長已則食淡雖不至飲弗邱也舅姑歿執喪如禮卜塋靈山中崖路陟絕巖一畏省春秋已高不憚往林氏六世大墓在隸之文賦里辛木相望每值暮春躬持象饌寓馬焚祭之祭畢涕泗交流曰子第及諸姊妹皆亡矣林氏且無後今勳存者唯老身爾自度筋枯力殫何能久在人世即百歲後子孫有能祭吾家之先者乎復泣告其族子某書院山長獲曰我父粗有不腆之田賦其入猶可供案饌爾幸為王之母使林氏為若教氏之餼鬼也其忠厚則但之意由然見於言外聞者哀傷焉夫人生四男子長煥漳州路儒學錄前卒次即煥煥熙皆能文煥煥出後諸父熙連江縣學教諭女二一為比丘尼一適蘇陰祖孫男四奎習科舉學沒干兵璧以詩經試錄曹權為景州吳橋縣主簿階將仕郎歸居尚幼孫女三曾孫男一欽夫人晚遭世難忠門居第既于兵燹而食貨特甚夫人能自安且曰貧乃士之常何慍也壽七十七以洪武六年閏十一月辛卯卒于靈山寓舍歆實承重熙扶其為位哭第

者無不盡哀七年十一月某甲子合塋夫兆其地在南力里亦嵩之原禮也自襲欽遠于空窆其經費實煥終其事云鴻聞闕閱之家其風氣之所漸漬雖子女子亦有度越於人者此無他書詩之澤決醴淪肌愈遠而愈不忘也有若夫人其奉上也孝其遇下也惠其律已也儉其滋事也勤且揚然於春兩秋霜之慘終身而不衰可不為女中之師乎銘以昭之庶以悖委倫也銘曰

有媪夫人葆醇熙只芙蓉為冠佩蘭麝只閭內之政錫且治只上嚴孝敬下則慈只出門聘望冢費費只宰木成林動涼只霜露之感我其悽只孰知晨暮窮以羸只崇夫天命但自持只觀化而歸亦奚悲只赤崙之原兩力墮尺駭發幽潛動貞辭只後千百載以為期只

莆田縣東二十里有山曰穀城岡巒秀拔林樾蒼潤其下區為巨浸翰國清湖在昔盛時一望杳渺無際而波濤吞吐於風日雲月之間真勝絕之境也唐忠臣邵州刺史林蘊之裔大理評事某始自長城徙居湖上五傳為陸庵府君將以積慶力本造家又再傳為承本郎國鈞其族浸大承奉府君於艾軒文節公先朝為諸父行廼建義廟於東并命文軒為之師倡明道德性命之旨遐邇生徒雲赴川臻唯恐或後東井之學遂聞于天下林氏子若孫亦世擢進士第克守詩禮之訓彌久而彌光其先祠舊在流錦社者蓋以陸庵為之宗陸庵三子長曰諱某府君名鼻頭房次曰諱旃府君名追遠房次曰諱遷府君名白沙房至今番十五世二百人之多皆三房之後也於是列為神版者五高四尺博一尺有八寸下設跌座用粉塗而玄書之其版中起於大理祖父遠陸庵三子而止左右則追遠西則白沙東則鼻頭凡三房之後其物故者輒升名其間當日南至群族相帥合祭其小宗有事於四

世別各行之於家歲且則假謂舉序拜之禮若冠若昏若置
學出入悉於此而告馬諱遷府君九世孫比部主事衡惠和
之規制庫狹不足以交神明乃與從子厚謀共白於宗長伯
濟而改圖之即大理故宅之基建屋三楹間敞以外門俾族
之賢者司其啓閉經始於元至正戊戌冬十二月壬寅訖功
於 皇洪武庚戌冬十一月某甲子群族皆出泉布乘助
而曰曾祖曰寶曰天禧者為多相地計功終始其役則惟卿
之力也初雖庵在宋初時已置祭田自後累增至二千畝
有奇故丞嘗之禮視他族為特豐元季亂離始不能以自守
衡大懼族散宗埋無所繫屬既汲汲先祠之建復徵濼文以
昭示於後嗚呼先王之時立宗法以統其屬定朝制以嚴其
分制有降殺毫髮之莫踰宗有大小條序之不素所以維持
人心匡扶治道者其事至詳且密也逮乎後世經殘教弛湯
馬而弗之講曾未四三傳已貌若秦越之相視當是時也有
能以義起禮因祀事而崇孝敬雖於古者未能盡合率不為
君子之所取乎此瀟於衡之請不敢固辭而亟稱之也瀟聞
前陽多名族冠衣濟濟讀書之聲相聞貴名檢而賤浮侈以
此見文軒之教波人之深而承奉府君建學之功及今猶未
泯泯孰謂賢者之澤不悠且長執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三君之祠人尚思勗焉可也衡字士衡通經而有文為名進
士云

元故延平路總管項君墓誌銘有平

履之履水有文學政事之備曰項君諱棟孫字子筆幼歸業
郡庠終日掩扉習讀不復踰戶限時沉然若有思縱出亦暗
誦中塗口作嘯喁勢殊不能自覺也及冠用薦者為本州青
田縣學教諭天曆庚午遂擢進士第授同知奉化州事階承
事郎調福州路總管府推官改興化路莆田縣尹轉知福清
州事丁內艱不赴學授泉州市舶司事秩滿而歸攝鄉郡

歐守累階奉直大夫同知延平路總管府事會朝廷遣重臣
李國鳳經略江南承制陸君為本路總管兼防禦事歲餘即
致洪政隱青田之萬巖山以至正丙午八月十九日卒于家
享年七十又一矣君在奉化時州之女婦歲以四月八日群
聚大伽藍飯僧誦佛書以求利益動以數千計君以其男女
無別有傷治體搗其事康衢禁制之在福州時有海賈林氏
嘗駕大船行諸番間船上列旗幟設金鼓以備不虞仇家誣
其為亂事上應訪使者竟簿錄其家君為白之活者數百人
周生用左道惑衆日以烹煉金石為事愚無識指為周神
仙生籍是出入官署莫敢何問君叱縛之坐以罪且焚其書
譴其火投經事放連年不克就君至召表右謂曰臺門旌樹
古之制也爾等有闔廬以居坐視師帥於上而弗恤豈人
情也哉皆來赴功不日而告成在莆田時俗悍而少恩或有
忿爭輒搥兒童而斃之持牒訴縣多陷人於辟君登香艾
于庭諭以父子天性縣延數百言於是更相戒曰是為推官
而用法不可者慎毋輕犯其風頃羊在泉州時適丁歲儉道
阻相望防禦卒出掠鄉落或至殺人君知事且急往白郡守
樊王立共捐俸倡大商人金易粟振之一郡饑軍至正癸巳
福安羅源古田諸縣義民林君祥等囑來為變括江西妖人
數萬圍福州閩海應訪使郭興祖徵君集溫陵興化二郡義
兵為援君即署有法分數不索帥之渡江與延平建寧兵會
城中聞之士氣百倍盜恐腹背受敵中夜遁去其續二守時
青田寇吳德祥鼓三魁五社民蟻據險阻官兵往往失利君
與大帥謀高城深濠極力備禦仍命其婿程彦方直抵密穴
歷諭之以福祿德祥感悅歸所執縣尹葉伯願縣尉薛徹徹
禿詣大府以降君為政簡易一以愛民為本未嘗求赫赫之
名至於忠義大節持之益力唯恐或失之君子稱焉君之曾
祖某祖某皆不仕父祥奉化州吏目以君貴封某即履水縣

尹母陶氏封宜人配吳氏子男子五人存誠東禮遵道率性
達原存誠東禮率性皆先後君卒于女子四人長靖即彦方
次歸吳濟二未行孫男六人浩漢潛牧教致女一人君卒之
明年實吳元年丁未十一月某日荃君青田鳴鶴鄉文龍
原從先兆也荃後八年其甥祝金生懼君行事日就泯泯不
勝凱風寒泉之思乃奉叔舅遵道命來徵墓上之銘于閔福
乃百順之名宰化權者其施之於人甚善也有如項君以進
士起家歷仕縣君州雖其末年數經兵亂卒能動與吉會優
裕屏樂以考終其身天之錫君蓋厚矣况有仁政以澤民詞
章以垂後實應銘法于雖不及接君遂按繁昌令趙叔懷之
狀而件繫之且為銘曰智之管學才之壽壽孰能與福爭別
文足以致榮政足以發聲直堂而亨文龍之炯有松列旌馬
徽其形過者必式知為項君之荃

周賢母傳

周母王氏名妙貞括人祖德潤父思齊辟為州縣吏生十餘
見父有威容問曰家業幸粗給大人當開口笑樂何乃自鬱
鬱邪父曰此事非爾女子所知吾所掌獄案死者欲生之不
可得故弗悅爾王氏曰名教自有樂地何不棄之復溫釋書
詩邪父曰不意女子能發斯言吾之意正如此耳即日揖上
官去人賢之瀕嫁父欲厚其裝琛珥簪悅之屬無所不飾王
氏視之澹如出示二女弟恣其所取既歸事君舅君姑盡禮
廉婦如之間恒欣欣然或主中饋身先之不專役膳人鄰有
寒饑及衣禍輒周其急歲壬寅山寇作避地魯峰顛惡少年
欲未侵掠王氏偵得實遣人適其姦盜驚而潰其母項因世
亂來依極力奉之以悅豫其心王氏嘗嬰疾衆醫束手謂不
瘳忽壽老父與易氣及覺氣騰騰從頂升披日絕粒不食已
而獲夢氣來復疾頓瘳識者謂為神助云其夫則周世英生
男女各二女皆有所歸男曰荃曰茂茂有文學政事出仕矣

王氏年合七十云
金華宋濂曰予嘗送史官之後遇人有善者必謹書之將以
誘民衆而樹世防也有如周母能成父志推孝於尊輩出其
餘智亦足破崔鼠輩之姦其中必有大過人者矣於戲賢哉
賢而得善亦春秋之法也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四

翰苑續集卷之四

天界善世禪寺第四代覺原禪師遺承塔銘有云
浮圖之為禪學者自隋唐以來初無定止唯借律院以居至
宋而樓觀方盛然猶不分等第唯在京城剎為之首南渡
之後始定江南為五山十刹使其拾級而升黃梅曹溪諸道
場反不與其間則其去古也益遠矣元氏有國文宗潛邸在
金陵及至臨御詔建大龍翔集慶寺獨冠五山蓋禱其弊也
國朝因之錫以新額就寺建官總轄天下僧尼當是時覺原
禪師實奉 詔拉其職夫當與王之運親受 聖

皇付囑以統釋教之事誠優鉢墨華十年一現者也其順叙
也惡可不勒群行以貽後世子師諱慧覺原其字也姓楊
氏天台人父某母黃氏夢明月自天而墮取而吞之遂有娠
及生容貌疑如長不與群童仰每入塔廟輒對法王瞻禮父
母察其有方外線俾依越之法果寺比丘某年十六為大僧
授具戒已而學律於明慶果公習教於高麗教公真積力久
忽州解嘆曰毗尼之嚴科文之繁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
截斷衆流一迤直入非揮波羅密蜀能致之時廣智禪師嘆
隱訢公教揚大法於中天望海內仰之如景星風皇師往造
馬偁陳求道之切廣智斥曰從外入者決非家珍道在自己
奚何人求耶師退凝神獨坐一室久之未有所入廣智一日
舉百大野狐語師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為分明極翻成
所得達廣智曰爾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師展雙手曰不直
一文錢廣智頷之乃命侍香天曆二年己巳龍翔新建文宗
命廣智為開山住持師實從之為掌威臨明年庚午廣智如
燕都見文宗於奎章閣同行者皆股栗不能前師獨神氣恬
然廣智嘆曰真吾家師子兒也及歸適寺新鑄銅鐘成廣智
曰吾聞非福慧兩全者莫先鳴鐘即令師擊之至順二年辛
未出世牛頭山之祖堂寺師畚剔穢荒為之起廢使殿閣一

新且改其號為祖山寺至正三年癸未遷住清涼廣惠禪寺
師擇節諸用其起廢一如牛頭帝師嘉之授以淨覺妙辯禪
師之號十五年乙未復遷保寧禪寺十六年丙申王師定建
業師謂 皇上於轉門 上見師氣貌異常嘆曰此福德僧
也命主將山太平興國禪寺時當儉歲師化食以給其衆無
關乏者山下田人多欲隸軍籍師懼寺田之蕪廢也請於上
而歸之山之林木為樵者所剪伐師又陳奏 上封一闕
師曰敢有伐木者斬至今蓋鬱然云踰年丁酉賜改龍翔為
大天界寺 詔師主之每設廣薦法會師必升座舉宣秘法
要 車駕親帥羣臣幸臨恩數優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
庭至無所容先是僧堂寮庫有司權以貯戎器久而不歸
上見為亟命相國李韓公出之且 親御翰墨書天下第一
禪林六大字懸於三門洪武元年戊申春三月開善世院秩
視從二品特授師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
寺統諸山釋教事頒降 詔命俾服紫方袍章逢之士以釋
氏為世龔請滅除之 上以其章示師師曰孔子以佛

為西方聖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真儒矣
上亦以佛之功陰翊王度却非聽 上聞寺僧多行非
法命師嚴馭之師但諉以善言諸郡沙門汗染習俗實博教
範或勸當痛治師曰諺有云大材有不材之木能盡去乎抵
益釋門之累爾事呈露者勿怒可也二年己酉冬中風得瘖
疾遂罷院事三年庚戌春三月疾良已夏六月奉使西域四
年辛亥秋七月至省合刺國布宣

天子威德其國王喜甚館于佛山寺待以師禮九月庚子示
微疾食飲弗進甲戌見王有欲歸之意王令名僧咸來相慰
乙亥沐浴更衣呼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夜參
半問云日將出否曰未也己而復問至于四三日出矣恬
然而逝其日蓋丙子云壽若干臘若干踰五日顏貌如生王

然而逝其日蓋丙子云壽若干臘若干踰五日顏貌如生王

然而逝其日蓋丙子云壽若干臘若干踰五日顏貌如生王

大敬嘆香為指聚宵代新築壇而茶毗之王與百僚送至壇下命比丘十餘旋繞誦諸陀羅尼呪至火滅方已拾靈骨柁整其園舍利塔中七年甲寅秋九月丙寅同門友天界住持宗泐奉遺末藏于南京聚賢山兩華臺之側云師廣額畫關平頂大耳面作紅玉色耳白如雪目光爛爛射人學者見之不威而懾及即之也益然而春温其遇禪徒隨機而應未嘗務為奇巧聞者自然有所悟入遺際 昌辰龍香便蕃雖位陸望重恒處之若寒素無毫髮自矜意為人寡言笑喜怒任真不能以貴賤異其顏色當勾稽簿書至不能辨真贋卒為下人所欺亦弗郵也然而毗翊宗教無一息敢忘履屢細旃之間送容 召對據經持論每格竭其蘊畜松園之優釋道私祖之免皆師之所請也師平生不輕度弟子其嗣法上首蔣山法印國清導升天寧純一道場願證 淨戒皆有闡叢林間穎證應緣入仕為應奉翰林文字大權師行漢沒件繁成書授之淨戒以戒尚風義死生不易其操必能昭廓其幽潛今證已亡矣戒果能謁瀛求為塔上之銘庶嘗與師將而共頌戒文允洽不得以不敏辭瀛聞之龍翔禪林實甲天下創建之初非名德之重莫能主之是故廣智握真如印柄道明宗睿使輝光照燭於幽隱矣及今六合載清真人撫運崇尚佛乘錫額建官以統馭其衆非得法於廣智者亦孰能任其始乎嗚呼何其規重矩疊而一倡一新也在昔馬駒蹴踏氣宇恢弘出其門者無非龍象有是學者因有是師先德固亦然矣由是方之廣智之傳實由正宗師之所契親得其髓固非常情之可擬議然稱人之善必本其父師厚之至也 謙敢竊取茲義序其事而為之銘銘曰

金陵有曾利昔為潛龍居飛翔起中天樓閣重現 聖皇握金輪重御四大海易為大天界以表正法故唯師登 備證廣智法會中

帝命作總持欲符於前烈扶護法王法如寶雙眼目抵恐昏翳雖光明不徧照况能攝威儀見者生敬畏統率諸僧伽無不從化者出持使者能直抵中印土道想一王城眾請為說法羣羗如見佛膜拜稽首禮四大本假合去住兩無礙突指空中雲聚散不留迹築壇聚眾香付之大火聚沙門餘一千圖述作咒收骨藏勝塔作鎮於異域瞻此行道所何以示四眾同抱有大德假物以顯義遺衣在故篋見求如見師蓋之兩華臺當與靈骨同我知此本中何啻千萬縷絲絲具履任性圓即善提師性千古是有無邊身比之虛空相普見於一切何假有漏形方類為真實實際是真空永斷於言說我持不壞誓太虛以為銘銘此無縫塔了不見一字若以兩耳觀始造不二我

孝思庵記

錢塘王生襲年二十即以春秋預薦浙江鄉闈既貢南宮廷議善其尚少以大器期之俾肄業成均中未幾 詔左鄰史大夫汪公右御史大夫陳公妙東俊英為諸王伴請生獲選入具府子時以學士兼 太子贊善大夫生因從子游一旦傳 旨命即儒造緹奏鶴文生操觚立就子為進呈上親讀一再過喜曰是子解簡而意暢才氣皆佳及日將南至大紀于園立 上復命群臣賦七言律十二韻冠以三百言序諸老生或難之生與鳥傷黃袍充成規聽讀御榻前上聽畢尤加獎厲云生初從子學治經燕文辭未幾大進於前薦紳先生亟稱之無異言子亦受之甚謂其堪紹文脉也因印其家世之詳驥曰其先系出于周有敬宗者為周司徒時人號曰王家因以命氏至秦武成侯離生二千曰元曰威元避秦居琅邪後徙臨沂威遷太原之廣武由是王氏有太原琅邪二族晉丞相導出琅邪後時家於江左其裔孫有居陸州桐廬者曰胸仕唐為和州刺史生肅清主簿洵

生畔避五代亂以文行稱周乾化中仕吳越官至烏程侯
程之弟宋錢唐今吹遂居虎林山中實驥之十五代祖也驥
之高祖父諱某曾祖父諱植皆以力本尚義見稱鄉人多德
之祖父名暹字子愚錫號為明詎處士生先君諱常年三十
出游番禺不幸客死時驥始七歲無所識知賴大父鞠育教
訓以克至有今日先是大父嘗圖地於西湖北山之間曰駝
嶽嶺嶺有三奇石怪松根蟠其上鬱然可觀大父既預為壽
歲且曰此新兆也吾敢居其首于南山梓子嶺先世數大墓
存焉年遠不敢遷故古者筮衣冠之義斷木為主書吾父名
諱德其中他日吾則附其旁構庵廬三楹問顏之曰孝思示
後世不忘其先也驥聞而識之必欲以庵記為請先生循吏
事嚴不敢有所聞每念驥來南京時大父挈驥拜宮大父墓
下慨然曰爾能頌知讀書以兀吾宗非我之功實祖宗之澤
是賴爾出於千里外慎毋忘孝思也驥尤不能置於懷願充
生嘉惠之孝思之說其見諸傳記者不一而足非止乎詩也
然其所謂孝者立身揚名使天下之人皆曰王氏有子豈不
為孝之大者乎若規規不離乎親則誦諸人曰我能養我能
養而父母之名雖同里閭亦若無聞知如此而為孝將焉用
孝乎今生始加冠巾輒被薦于鄉人待藩王以文辭上簡
帝心其榮可謂至矣榮之至者孝之篤他日位益顯名愈揚
使生者受封爵歿者膺典則生之孝又為何如哉是則孝
思之義已庸非生之大父所深望者乎予與生有師友之義
為記其庵故不以頌而以規

送陳生子晟還連江序

洪武七年十一月十二日

皇太子臨大本堂召東宮贊讀及諸王府侍讀凡二十五人
立庭下諭之曰爾等離父母去墳墓者三年于茲冬氣向深
草木搖落寧不惻然動懷土之情乎吾已為爾請于

上宜各旋歸師即遠至無以久淹為也復命左右出內府錢
若干以為道塗費皆雜拜而退時聞之連江有陳生子晟
者以周易中第三名文解上禮部既而臺臣以其詞章古雅
選入為 楚王府伴讀朝夕陳說經義甚為王所賞禮及
奉 教令還聞諸子言曰子晟久侍几杖今將有三千里之
行願先生賜一言以自勗也子曰爾之後我者學為文耳文
豈易言哉翻扶濟之洵湧屹奮激而不遷沛元氣之淋漓未
足以喻其變化也能知變化則輪運轉固礙於驚濤雖然有
光萬丈矣孰能掩之哉爾以學止於是乎生曰然予曰未也
聖人垂訓故若丹青所謂載道之經是已經則萬世之準繩
也推其訓故以嚴其原釋其文義以達其支使言與理相涵
而無悖去之者方可排斥毛鄭輕視王馬而窮所不通矣爾
以學止於是乎生又曰然予曰未也上天下地其中為人貌
曰三才功用則均上帝所降之來日保守而弗失氣或我格
也吾則廓而通之欲或我成也吾則絕而遠之內外混融庶
幾與天為徒矣與天為徒則見諸用者窮則獨善其身達則
兼善天下無所入而不自得焉是對濂洛之深泓而挹沂泗
之清冷者也顧不懸歎生以為何如生避席而拜請書所與
言者佩而行之子老且病四方來文者日相迫趨警欲備筆
現以自絕孱生之篤志於學因寫以為贈

雙鯉軒銘

侍儀使唐希孟氏以雙鯉名其奉親之軒志養也養亦多物
矣而獨取於鯉者何親所嗜是謂口體之養者也能竭力於
口體之養則養親之志可知矣希孟以孝聞公卿間子故發
其名軒之義而著為古聲詩焉其詞曰

蘇有孝子善事于親父不待養而母獨存孝子曰噫父母生
我念父不見雙溪潛望幸有母存是瞻是依一日不見愁焉
如踏賊賊者魚亦既多旨母方所嗜唯河之鯉品之可膾湘

之可羨朝綸夕習胡敢自寧凡厥有魚皆化為鯉以奉吾母我憂姑寫豈望鯉多多母之年百齡猶短中心則然不知我者謂養口體我鯉不烹我情曷已有華者軒錫以嘉名目恒見之用者吾誠太史作銘惟子是勗移孝以忠永懷百福

題盛孔昭文集後

余弱齡時即從黃文獻公學為文既得尸度而入益求海內諸作者觀之不問在朝與野咸無幸者于今四十有餘年矣大槩氣豪者失於粗厲體弱者不能有所發舒求其臻平和者十無四三彼極盛時且若此况當兵火患難人物眇然之後乎海益盛潛孔昭嘗以進士貢南宮于時益司文衡頗見孔昭經術甚遠不知其能古文辭也今自定陶移丞淄川持文一帙來見再三讀之雲錦張而五采開韶樂鳴而八音和風寒厲而鸞舒翎于不覺嘆曰嗚呼此豈非文哉當今文士雖多如吾孔昭者其指蓋不多屈也然而學無止法孔昭幸毋以所造為已足益致力焉他日必以文辭勸勸 昭代之盛決不後於他人矣予雖老日切望之

題獨冷齋卷後

天氣有陰陽陽氣則熱而陰氣則冷初何關於人事唐人往往借以為喻謂登樞要者為熱官守閑曹者為冷官見諸詠歌形於紀載者何其多乎哉天台張君天秩守道君子也於世無營朝夕之間唯飲木蘭望露餐秋菊落英而已遂取杜甫詩中廣文先生官獨冷語以名其齋蓋若有激也然予竊有疑焉張君下帷授徒文壇方床橫古今圖史左右一啓卷間心融神暢嚴然如入春風中和氣熒熒動人若云張君為獨冷吾則未之信也所謂獨冷者必真坐廣大館中然後方稱斯名尔張君以為何如侍儀使白張君從子也以此卷索題至六七而不倦因濡毫一書之

題消微法派仙像圖

師授貴相承昔人皆以為重非特道家之為然也在宋之時明教嵩公懼諸師傳授不明於後世乃大畫一圖而畧者其事於下謂之傳法正宗記今觀清微來自魏元君而下共一十七人皆圖厥象霞冠星帙繁縟可觀謂之法派仙像圖噫是不亦異世而同符哉世有從師不旋踵而背去之者視此可以戒矣像之次第畫工偶失其序蓋不足深辨云

題張愕察手帖

張溫夫年八十時嘗為周法師竹泉書龍虎榻地四大字此其所答書也書舊藏神寶府中兵後失之汪君伯通接購而歸之溫夫宋之執政子以恩補官仕至直秘閣致仕故其所交皆一時名臣遂以書名天下而金人寶之不題金鑿大抵溫夫筆法出於米南宮南宮始學沈傳師後方入大令之室天馬脫銜追風逐電誠有不可控取其變至於溫夫極矣臨學之家不知以予言為何如也溫夫為鶴湖寺書大義道場福已八十又四其挺特之氣至老不衰因并書之使覽其字者可以知其為人

跋廬山翁行狀後

何氏為吾妻甲族簪紱相繼至文定公出上繼考亭遺緒以性命之學衣被後人其名益盛矣廬山翁鳳字天儀公之壻從子言論風範亦可以冠冕風俗五尺之童至今皆能言之蓋有其實者雖無文而自彰實或不足而假空言以張之未必能著此無他其理固應爾也廬在禁林翁之諸孫穆穆持行狀求題聊相與一論之或謂翁之行以待文而始傳者抑過矣穆穆循雅飭無愧於文獻家子孫云

題馮子振居庸賦後

海粟馮公以博學英詞名于時嘗其酒酣氣豪橫厲奮發一揮萬餘言少亦不下數千真一世之雄哉遺墨之出爭以重貨購之或刻之樂石或藏諸名山往往有之則為人之寶愛

可知矣余感此卷者久極為珍秘今以歸蒲圻魏先生先生博雅君子必有以賞識之斯文為有所托矣

張育字辭

古者冠而字敬其名也三加之後必為字辭以祝之或稽於經或據於史凡可以繕性提身者無不可也由此觀之非惟敬其名抑且以敬其身能敬其身則成人之道具矣姑蘇張君芸已敦實有學之士也嘗名其子曰肯又以繼孟字之蓋取書大誥之義也雖加冠於首而未有為之辭者請余備之

余雖弗獲從大賓之後與聞酌醕之事然與芸已交也輒陳所見而告之其辭曰

冠禮之重為敬其名苟非其人禮弗虛行伊張氏子世傳以經名子曰肯厥義則宏吾為爾陳聳耳而聽有法於先爾基爾極有節于前爾播爾管勿違厥時必將必逆勿闕其成載厲載興茲為善繼父事是純前者有作後或匪承此謂悖則溺於淪冥規既我蹈矩復我程此謂順德令譽日增二塗之間美惡所形擇善固執弗挽而傾况爾秀穎如稼之青翹然獨異如木之榮棟梁斯任倉困載盈上慎旃哉學惟蒸黍余言止矣爾其服膺

題易庵卷

余聞老易相為用也久矣至於魏伯陽者書明迷卦候之旨而後世丹經咸祖之此不獨形之空言而實見於行事者也治城道士王君宗懋名其丹室曰易庵吾文危學士嘗為之記復請余跋其後嗚呼太怪其鼎爐者歟坎離其藥物者歟陰陽其火候者歟王君當有識於此矣若夫開物成務隨時變通蓋出於是三者之外非更僕不能盡也尚容它日為王君言之

種學齋銘序

姑蘇張君其名為田其字為芸已遂以種學號其齋居濼聞

之而嘆曰何芸已之善取義者歟蓋其先人子昭君積書滿家而日讀之芸已又從而繼之非惟芸已也其子肯又能承而勿使替之是張氏種學者三世矣因為著銘勒諸齋中一以昭種之功一以為芸已父子勗也銘曰
我有心田為寸者方向以種之以道德為之秧其葉油由其本沈沈仁耕之而義耨之唯恐涉於歲荒侯彼西成於繁其箱可以續烝民之命脉可以佐至治之警查此韓子之喻生所以欲父積而大昌肯舍己以從人而不以禮而為防有美君子厥姓惟張通經而探乎玄隨披文而摩乎星芒取種學而名齋欲學學而自彊史官作銘揭之中堂頌是麓而是藜終大迄於豐稜

傳同虛像贊

將求子於外弓則鍊精於三田欲索君於內弓則將神牛八天是皆窺見夫粗迹而未能暢達其真玄高峯芳谷綿白鶴舞方躡躑豈非長降於洞庭之野吹瓊管而招飛僊者耶

政廣薦佛會記後

余既造此記自知筆力衰弱無以發揮 聖皇崇尚佛乘之深意豈期大方叢林競相傳布殊用揀及而雪山成上人搜索余書一通藏諸篋衍以上人好學之功不欲固辭之難然予文固非佳然昭代制作之盛足以為千萬世之法者亦備著於其間後之續僧史者必當有所擇焉

王貞婦傳

王貞婦名妙清會稽人年及笄歸同里可先樓君生二子叔仁澄叔仁始七歲澄僅四月而樓君亡貞婦毅然以節自誓朝餐暮盥或不能給而貞婦安之從事殘燈敗杆夜參辛猶隱隱聞伊軋聲人數有憾之者志如鐵石而弗可動舅姑亦憐其少欲俾更適人貞婦泣曰妾聞婦人於夫一與之離終身不移妾何敢忘家縱貧得服勞於舅姑之側他日九泉之

下當有以見吾夫儻舍之而去雖終日飲醴鬻肥犬豚亦不食其餘矧人乎哉妾有死而已不能從也舅姑見其語剛而意不回復義之真婦自是事舅姑益致其恭敬二子從良師游皆成人知問學亦頗能盡孝見稱於士君子間真婦夫死時年二十七而今已五十四矣
史官曰嗚呼若真婦者豈不為難哉自陰教久不行女婦不知書詩謨訓其所欲為鮮克由於禮者矣而真婦乃能孀然自異如勁松挺挺於蒿萊間是何可及也嗚呼若真婦者豈不為難哉

猗歟詩有序入四言詩類

猗與美君子也君子謂奉常吳鎮卿鎮卿蚤以文顯使于金源不辱君命故作是詩也 猗歟君子在括之陽繁然其章有玉其相厥聲孔揚聲之伊何如巖之義義不劇不頗屹立而弗阿犬羊羶如其勢綿如酣如連如貪燈我中區君子揚揚為天子使誣敷皇靈以訶其類彼何人斯是繫是維不厲其無知彼何人斯是維是繫不恤其無拂我金其躬我赤其衷我節之崇以迄于終噉尔之行孰能尤之真爾之剛孰能柔之游麟之冲冲兮鳴鳳之嗥嗥兮我思君子維邦之容兮

猗歟九章六章四句二章章三句一章五句

予謂作詩必本於三百篇自李陵專於五言歷代因之鮮有復於古者晉魏之間雖有作者音節韻趣亦有難於言矣方與劉先生伯溫同倡千古之絕學適吳從善以其遠祖墓銘求題欣然援筆賦之從善有文而又能不忘乎先如此其亦賢子孫也哉

玄默齋銘

全椒孫仲善氏名其齋曰玄默危學士蘇脩皆嘗遺之以文仲善復求余繼作脩史事嚴歷數月未能撰述仲善又時趣之今因休沐之暇輒援筆為之銘夫玄默者葆和之要也仲

善能從事於斯則近道矣銘曰
玄兮默疑神於恍惚默兮玄欲潛思於九淵昌若渺渺綿綿歸之自然一氣孔神迨乎象先誰為之後孰為之前至矣哉此所謂鴻濛之根彌丹之田也久而行之與道周旋可以接續終之袂可以拍洪崖之肩勉旃勉必守夫規中焉

大明日曆序

洪武七年歲在甲寅夏五月朔日新脩 大明日曆成

粵從

皇上與臨濠踐 天位以至六年癸丑冬十又二月凡

戒飭之諱復征伐之次第禮樂之沿革刑政之設施羣臣之功過四夷之朝貢莫不具載合一百卷歲諸金匱副在秘書甲寅以後則歲再脩而續載焉嗚呼惟天立辟惟辟奉天其能混合三光五嶽之氣者蓋可數也然挺生於南服而致一統華夷之盛自天開地闢以來惟 皇上為然其功高萬古一也元季繹鬻奮起於民間以圖自全初無黃屋左纛之念繼憫生民塗炭始取土地羣雄之手而安輯之較之於古如漢高帝其得國之正二也平生用兵百戰百勝未嘗摧衄以至繼天出治經綸大經皆由一心運量文臣武將不過仰受成算而已其獨稟全智三也欽畏天地一動一靜森若神明在上及至郊祀存於心目有赫其臨甚至不敢仰視患鮮小民復恐一夫不獲其所倉粟吏及豪黠之徒有加害者必威之以刑其敬天勤民四也 后妃居中不預一髮之政外戚亦循理畏法無敢恃寵以病民寺人之徒惟給事掃除之役此皆古昔所深患今絕無之其家法之嚴五也兵戎國之大權悉歸之於 朝廷有事征伐則 詔大帥佩

將印領之暨旅則上章綬歸士卒單身還第其兵政有統六也嗚呼
帝力難名度越前王不可以一二識也今日曆所書善事之

連功業之著規摹之宏遠其本蓋原於此矣然而史事甚重古稱直筆不盡美不隱惡務合乎天理人心之公無其事而曲書之者固非也有其事而失書之者尤非也况

之主不世出而記注之官遷易不常無以究夫 聖德之高深臣同暨適幸獲日侍 燕閑十有餘年知之深故察之精序之精則其書也頗謂得其實而無愧茲因日曆成書謹揭其大要於首簡使它日脩實錄者有所採擇庶幾傳信於千萬世也其總裁官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

誥兼脩 國史兼吏部尚書臣唐同翰林侍 講學士中順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兼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源准兼官翰林侍 講學士嘉議大夫知 制誥同脩

國史臣樂韶鳳兼脩官禮部員外郎臣吳伯宗翰林編脩臣朱右臣趙燦臣朱庶儒學教授臣徐一夔臣孫作布衣臣徐壽生其隸校膳寫則臣伯宗臣庶又鄉貢進士臣黃祖國子生臣陳孟陽開局於六年九月四日歷二百六十有五日始訖事云臣滿謹序

通鑑綱目附釋序

新安子朱子既釋諸經應史學失獲既之義無以示勸懲親為通鑑撰要以披弟子天台趙師淵幾道使者其目凡例蓋一十九門總一百三十三條凡下有月日下有類至詳且悉也即淵遂據提要為綱目五十九卷朱子重為之審定故其中亦頗與凡例弗合書既成流布四方凡例則知者絕少博學如王文憲公栢僅獲一見於五十餘年之後他固可知已所以尹起筆之著發明劉友益之解書法皆想像而為之辭徐而察焉或有未備於人心者永嘉孔君克表珠竊病焉於是歷考義例異同凡朱子微意先儒有未發者及發之而未當者皆備就其綱之左目中音義事蹟及名物度數之屬亦不可不知仍取史昭胡三省王切學三家會粹羣書而折衷

之通成若干卷名曰通鑑綱目附釋云濂聞作史者實原於春秋雖立言有不同其編年紀事則一而已釋春秋者不越數百家史固非經也有疑難而不能通者其尚可畧之乎司馬遷史記註者一十又四班固漢史亦至三十迄今猶未已也况朱子取法春秋大經大法倣如日星文憲公至編為續經之作其又可與諸史例論之乎孔君之留心於此誠可謂賢也已抑又聞是書之成卷帙浩繁不能無舛訛李心傳謂唐肅宗時貞觀二年之事武德八年以後迄于天佑之季甲子多差而周公謹所疏為尤多蓋又不止半此也將師淵不暇察邪抑朱子春秋高而未及悉正之邪孔君未為脩撰定之庶幾為綱目之忠臣也歟濂侍講禁林孔君未為脩撰出以相示濂為之驚喜且謂其善世決不可無特為序於首簡彼穿鑿性命斂弄詞章而無益於人者視此其亦知愧哉孔君字正夫克表其名也宣聖五十五代孫至正戊子進士博通六籍而文又稱之士林咸推為巨擘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六

翰苑續集卷之六

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大千禪師照公石遺碑文

西方聖人示現世間百億三昧無非度門而禪定之宗實為之館鎔蓋覺性圓朗本未充滿包三畧而不礙窮萬劫而不昏非涉善惡了無顯晦極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證入一實境界光明殊勝與虛空同體不起不滅所以其教熾然常盛而不衰有能知之而又能遵行之者其我大千師手師諱慧照大千其字也求嘉麻氏子麻院積慶之家宜生上士父均母黃氏既誕育師寶之勝摩尼珠師自童年亦駿利倍常堅欲入道聞人誦習契經合瓜誦聽年十五往依沙門了定于縣之瑞光院了定師從凡也長老良公知為法器即繫落為弟子明年稟持犯於處之天牢蟬蛻萬緣誓究大不思議事首謁晦機熙公於抗之淨慈未契圓證一日閱具淨語至頭陀石擲筆峯處默識懸解流汗決背時東嶼海公以石林筆公世嫡提唱於蘇之薦巖師杖錫往謁東嶼問曰東奔西走將欲何為師曰特來參禮爾東嶼曰天無四壁地絕八荒汝於何地措足耶師抵掌於几而退東嶼知其夙有所悟尋復召至反覆勘辨師如宜僚擲丸飛舞空中東嶼甚嘉之遂留執侍左右師以為心法既通不閑脩多羅藏無以闡揚正教聳人天之聽乃主藏室於郡之萬壽及東嶼還淨慈邀師分座以表儀四眾已而無言宣公主溫之江心監師高行相復師至處之如淨慈天曆戊辰出世樂清之明慶據師子坐集諸僧加而誨之曰佛法欲得現前莫存知解縛釋者教未免皆為障礙何如一物不立而起居自在乎所以德山之棒臨濟之喝亦有甚不得已爾聞者說釋而去至正乙未遷四明之寶陀先是寺以構訟而廢師以訟與在手辯難太迫一處之以寬慈悲弗與較且曰我佛得無諍三昧所以超出羣品我為佛子可不遵其教耶眾服其化寶陀僧夢一神

人衣冠甚偉飛空而來僧作禮問之神人曰我從阿育王山來欲請大千師赴供耳不幾行宣政院署師住是山識者以為玄應師既至羣敬崇仰遠策響臻師亦憫大法陵夷孳孳誘掖不遺餘力掌壘三關語以驗參學其一曰山中猛虎以肉為命何故不食其子其二曰虛空無向背何緣有南北東西其三曰飲乳等四大海水精骨如毗富羅山何者是汝取初父母北第三關寂為峻切皆未有契其機者居九年退於妙喜泉上築室曰夢庵因自號為夢世叟掩關獨處凝塵滿席不顧也共武癸丑十月朔召門弟子曰吾將西歸汝輩有在外者宜趣其還越七日屣後事於住持約之裕公沐浴更衣索紙書記畫已恬然化滅在苦楸位中歷七十夏示人間壽相八十五年經三日用茶毗法焚之牙齒眼睛及數珠不壞餘成設利羅五色爛然約之因造四偈贊之且竭力為治喪事云師三坐道場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凡一燈所傳一兩所潤雖淺源有殊各得分頭弟子某等若干人得法上首某某等若干人其年十二月九日坐靈骨於夢庵之後者至大也師智度中深機神坦邁晝則凝坐夜則兼修淨業真精力又至於三際不住竟觀湛然非言辭之可擬議且服用儉約不如恒僧雖不與時俗低昂賢士大夫知其誠實不事矯飾多傾心為外護其過學徒亦以真率或以事忤之而聲色不變動出語質朴不尚葩藻而指意超於言外名聞燕都帝師被以佛德圓明廣濟之號師畧不少動于中初橫川珙公入滅之年師始生及其受業又同在瑞光至於歿也又同住阿育王山君子或異之嗟夫禪定之宗至宋李而蔽膠滯局促無以振拔精明使直趨於覺路橫川當斯時密受天目法印持降魔杵樹真正幢升堂入室者不翅受靈山之所付囑佛法號為中興橫川之同門有石林者奮與實角立東西其幹化機西來之道於斯為盛師蓋石林之諸孫也故其死生之際光明盛

大有如此者豈無自而然哉其雖不敏每以文辭為佛事今因文安之請故歷序師之行業勸諸晚陵而獲繫之以銘用勸方來繼師而興起焉者世當有其人手銘曰

萬緣紛紜逐物而競曷以播之實惟禪定禪定斯何言辭固宜浮翳盡歛月輪在天初分一燈千燄交映如百鍊餘金色逾勝師之挺生銳思絕塵萬里只尺欲趨頌門片簡雖微中具全體督爾爾之凡情盡死後抵頌師勇決其私探迅書擲類獅子兒出世為人齒大耳兩法雷轟上震驚百里海岸孤絕潮音吐吞與此大法殊流同源神人飛空持踵來謁孰知玄微若合符節彼舍利羅寶塔畫高助我發機靈光晶瑩翻然西歸默坐而殞示不壞相火中珠結生死之關解執其樞坦然弗惑如人歸廬前俯漸退後武恩厲不有昭之遺則論墜太史著銘勒石山巖虛空有畫師遺求存

風樹亭詩序

風樹亭者嘉禾潘孝子之所建也孝子之親歿每對人言輒嗚咽流涕然無以寓其困極之思取韓詩外傳樹欲靜而風不止之言表其墓草嗚呼孝子之意至是為可悲矣夫人孰不欲養其親也則不子待也所以昔者畢魚立泣而死者孔子蓋傷之也憫之也以其志為可悲而無所用其力也嗚呼若孝子者念上不忘乎茲其亦知汲藹某親之道哉為之詩曰

山有嘉樹油然發榮豈不欲靜風梳之鳴我思我親顏貌日改子欲養之親不子待嗚呼噫我懷孔悲山高海深孰堪窮之內而九截外而四體皆親之枝同一根根根既撲矣而枝獨存夙夜哀號莫達九原白楊灑上泉高夜閱我親我思得無蕉萃親不可見音容是求求之不得血淚交流作事盡隔是曰風樹仰之瞻之心焉孔率

書盧宗齊

右詩八章章四句

常熱慶宗齊字思訓世居芝溪在勝國府祖安澤任德清戶故號匡家暨入

國朝以鄉師統諸閭長坐法當死縣錄其父德良與兄基下獄宗齊私自念此涉科舉事謹當正坐之父春秋高萬為無就逮之理兄為家嗣宗祀攸繁且無子吾幸有子儻得代父兄舍矣入九泉矣即詣吏自白曰宗齊精力遷凡官中事身專任之不自意陷于刑辟父若兄誠不知也吏不疑按章訊之一一引伏撤案具斬之東市容貌不少變時洪武辛亥夏六月也宗齊之年甫二十又二云

史官曰子者親體之分也形雖殊其氣則通痒痲疾痛其有不切者哉薛諸木焉本實既撥枝葉未有不害者故宗齊之代父死非異也理之當然也嗚呼然則然矣世之臨患難固有舍父而逃者其視宗齊果為何如哉若宗齊者知有親不知有身便容就義絕無幾微不足之色可謂特立而弗愧者矣嗚呼四海之內孰非人子哉

題危雲林訓子詩後

古之人教子多發為聲詩何哉蓋詩緣性情優柔諷諭而入人也最深韓昌黎之子符讀書城南堂作詩送之曲盡其意至今讀者猶灑然興起豈曰小補之哉雲林先生危公象子字於隱自檢討奉常遷佐薊州先生時辭嶺北行省左丞獨居房山聞於德將之官賦四言詩一章勉之嗚呼先生之詩固無愧於昌黎而符能讀父書策名南宮今於隱以明經擢進士弟君子亦竊謂似之或言古今人不相及者其果可信歟雖然先生所作於脩己治人之道反覆備至是有關名教甚大不特可施於訓子而已其現誘之利祿而以借居諸為念者又為何如哉知言之士必能辨之

送趙彥亨之官和陽詩并序

吳興趙彥亨字觀國文敏公從孫也通周易至正乙巳試藝

江浙鄉閩獲與為送值元改物遂退隱林壑

國朝文治大興濛梁侯公彥良以中書參知政事出守吳興

力舉教授郡庠彥亨以養親辭侯公移鎮山東已而入覲以

為彥亨之材誠不能多致浸言於銓曹遂為楚府紀善久之

謂同知和州事將行予酌酒謂之曰彥亨以故家文獻自諸

府出佐方州有民人社稷之重夙夜宜孳孳自厲有不待予

言其欲言者自識彥亨已數月矣因纂脩 國史之冗凡

四聖傳心之秘諸家異同之辯欲求彥亨發之卒未能得而

彥亨以別告嗚呼古語有云為政易而講學難予於彥亨又

烏可已於辭序而詩之情在其中矣詩曰

倬彼魏公文獻之家經畬秋實藝苑春華既質以熙復豔而

能遺澤所被英名載加弓治有傳詩禮與聞匪資竹素蓋策

文飭如提健禦去衝中軍勇蓋萬夫氣摩青雲賢者得官淡

墨新題材評龍虎星應壁奎理將奮迅事或不齊海桑變幻

岩穴幽棲

大明麗天萬國咸臣蒐羅智哲逮及隱淪上名楚師接跡朝

紳無善不紀有道必陳睽茲和陽瀕于大江

帝鉞初莅天威孔揚既混寰區視此沛豐叶建候擇佐健俊

及良竭子素蘊穗子遠猷照耀區民隱靈承天休薄言我私起

與子謀十翼多與九師焉求子今有行執析其精別裾徒牽

離觴重傾泱泱中流搖搖去旌旆望帝及實勞我情

清齋獨并序

義中勝禪師結室於中天竺取契經語名之曰清齋詞林宗

木石鳥獸昆蟲等以至世間事物不可狀此以何因緣獨

名為清齋纖塵了不生正以清淨故昔有一童子嘗居清淨

室冥寂於至道見焚沉水香由是作思惟香雖根於水非火

則不發火縱能燎原熾然不可遏苟非遺香木香氣從何起

因知木為自煙火乃為他自他共相合無因能行空觀茲四

相義幻有即空相四大所合成其法亦復然又况木火聚烟

氣未曾升竄觀已先通緣我有鼻故香乃從鼻入我若無鼻

時牆壁瓦碎等瓦礫與牆壁未聞知有香皆由自性起不假

外物故又况二物者斯須即變滅唯存灰燼餘欲未是香者

去來杳無跡畢竟性空故吾性本來空雖空無不攝不落有

無間妙香無去來因茲悟密圓發明無漏果得證香嚴號二

十五玄聖各說最初事成道由圓通七大十八界各各有所

入久近雖兩異偏圓或二殊其教已開顯偏行即圓融悟理

既一同誰復分遠近聖性無不通順遂皆方便主伴實相濟

後先了不別孰演真實實善度有情眾聞者當悟省勝師取

契經揭名其齋居當行無上道真證圓通智若外而不內如

龜毛兔角欲見不可得居士說偈已忽見清齋東爛然大月

輪躍出瀛海中尤明悉照燭清寂無纖翳特為作證明表此

清淨法

日本現銘

夷而華四海一家此非文明之化邪

送邵使者張君之官山西塞府序

天地正氣網緼輪困不折不回行乎太虛在物受之則為解

若山西憲僉張君孟兼允號稱職者也孟兼性驍亮不善為
依阿人有曲必面白之雖漸沮羞縮不暇顧然亦無它賜當
良朋盍藉酒酣耳熱抵掌笑談胸中森然芒角必盡吐出乃
已其氣哀哀不衰名上

中朝選教習子父之迂南宮奉常奉常南宮掌禮儀邪祀之
事無以據其耿耿及今出持使節知孟兼者誰曰孟兼行執
民生休戚無不得言吾見輅車夕至而封章朝上也貪昧舞
法吏吾見望風畏罪解印綬而避去也民寃之不伸戾氣鬱
結吾見滄然而冰釋也孟兼行執雖然鷺鳥之揚揚不如威
鳳之誰誰狀貌之疆疆不如祥麟之容容刑法之堂堂不如
德化之雍雍人不務德則已苟有德焉又何檢壬之不革行
執檢壬革行正氣之復正道之行也孟兼盡於此而留意執
吾鄉先達自宋以來縷衣持斧芥見樞于時者凡六七人
嗣芳猷而縉遐軌竊於孟兼望之孟兼行失孟兼精於古文
辭前御史中丞劉公極稱道之尤深名理之學其與李誼應
奉往復論性書上徹

九重之聽蒙
召對左掖門士林以為充榮云

勅賜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榮祿大夫柱國淮安侯
華君神道碑銘

自古以來人臣事君始終一心以上承明德所以保勳烈於
不刊熙令譽於無窮此冊書所謂敬勝怠者吉是也其或遭
時擾攘攀龍鱗而附鳳翼自赴於功名之會一旦封重爵享
厚祿志盈氣驕唯欲之是從遂致壞法亂政蓋有其初而解
克有終此冊書所謂怠勝敬者滅是也嗚呼敬怠之間善惡
之所由分禍福之所由繫豈其於淮安侯之事不能無深感
焉侯諱雲龍字其姓華氏安豐人世為農家圖譜喪不知其
先世遷移之詳三代皆以侯貴累膺贈典曾大父六二府君
中奉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參知政事妣王氏夫人大父

七二府君皆善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妣韋氏夫人
考子中榮祿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妣陳氏夫
人侯生二十年元季兵亂家避難依無所之皇帝龍興
臨深四方豪傑荷戈雲從侯上謁韓門命為帳前小校當是
時人心既歸踴躍用命 上帥大軍取滁州元成將遣
去和與除接境聞之喪膽繼復取之遂大招商師渡大江太
平父老望旌旗迎降侯後先從征由千戶進鎮撫陸萬夫皮
曾未幾何

上攻金陵下之侯橋元將軍授總管之職尋隨諸將取
廣德府擢統軍元帥偽漢陳友諒據九江為都時侵我邊陲
歲庚子傾國而東陷姑熟直犯我龍江 上授諸將方
畧設伏于險赤幟一揮伏甲盡出大敗偽漢兵侯亦有功戰
功後三年友諒弗俊舊惡攻圍我江西 上親帥六師
往討友諒恐退入彭蠡湖與大軍遇相持四十餘日其大戰
凡三友諒受矢斃于舟中龍江彭蠡二役侯在行中復以功
陞豹韜衛指揮使繼從伐荊州又同征江北郡縣而泰州高
郵淮安次第平轉淮安衛指揮使就留鎮之吳元年丁未大
將軍徐達奉 詔征中原侯復在行中齊魯既定河南之
民軍食盡以迎王師暨入燕元君棄都而逃立北平等處
行中書省授侯鎮國上將軍參知政事及天下大定論
善大夫燕王府左相兼北平行省參知政事及天下大定論
功行賞加開國輔運推誠宣力武臣之號官榮祿大夫勳柱
國爵封淮安侯食祿一千五百石前職如故尋兼燕山衛都
揮使時北平新入職方非勳舊大臣不足以厭服之 上
以侯為鄰郡子且恩遇之深不翅骨肉至親必能為 國
宣力故特以 面重任豈期侯昧於理動違邦憲據元丞
相脫脫大第心之九元宮龍榻鳳榻及金玉寶器非人臣可
僭者皆用之弗疑已而以其第高曠舊害屢生復役廢之

七二府君皆善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左丞妣韋氏夫人
考子中榮祿大夫北平等處行中書省平章政事妣陳氏夫
人侯生二十年元季兵亂家避難依無所之皇帝龍興
臨深四方豪傑荷戈雲從侯上謁韓門命為帳前小校當是
時人心既歸踴躍用命 上帥大軍取滁州元成將遣
去和與除接境聞之喪膽繼復取之遂大招商師渡大江太
平父老望旌旗迎降侯後先從征由千戶進鎮撫陸萬夫皮
曾未幾何

士創殘之民唯新室是圖奢麗過制特甚此猶可也先是元故都破其達官之女多與我師為婚媾幼主尚窳沙漢譯者因倚之俱我事情 上明照數千里外屢勅中書移文

北平允舊仕於元者悉遣發江南毋使為民患客候官廢格不行及至征虜副將軍李文忠北征獲問謀數人始知故宦之家有官兵馬司者相率構姦偽作文榜欲為變托燕人以為巡邏之職特為禦寇此非侯之過歟 上猶念其功不忍真于法遂中書令其盡遣侯仍弗之聽 上怒詔

內官性歷指其主名論之侯始不得已奉 詔侯自是益急於政日從事歌舞燕飲遂得肅疾疾寢劇 上召還南京以洪武七年六月二十八日卒享年四十四又三娶總氏累封淮安夫人子二人長曰忠次曰關住女一人以七月十日薨京城之西石灰山之陽上親御翰墨與文一通遣中官致奠焉惟侯奮起我行出邊

真人乘六龍御天從征四方粗著勞效初無獨建奇功駿烈照耀人之耳目然而封以大郡錫之侯爵寵恩之加不為不重矣奈何靡恩補報狗欲放度絕無憂國恤民之心乃知往古韓彭之流佑功自專卒至夷滅皆其自取焉爾所賴聖天子推天覆地載之量保全功臣唯恐有毫髮不至故侯得令終于家享榮名歿世宜非幸歟故事生封侯者沒必加以公於是 勅莖以侯禮即示薄罰可謂仁之至義之盡者也臣濼奉 勅撰神道之碑稽諸天理之正察乎人心之公不敢用昔人誌墓常法特取春秋直筆褒貶之義勒文

人臣事君者猶如事天實畏是將于終日乾乾慎終如始焉曷敢弗虔一或怠逸焉明命在前侯起戎行有力如虎如龍時輝馳焉擇歸 真主四征弗庭焉無彼弗與斬將奪旗焉所向披靡 帝用嘉錫焉龍元日殷誦以侯爵焉

作鎮北藩兵民二柄予付之旬宣期躬盡瘁予宜報 國恩胡醒爾心予勸建國憲懼修是崇予群生胥然峻宇雕場兮朝夕沉涵是非倒置予大分莫辨 皇仁如天方獲之憐之錄其勛庸予崇之君恩固弘予臣行或虧生弟為善予死其怙怙春秋直筆予善惡莫掩萬世取法予納人于檢墓門有石予可此堯瑛史臣勒文予以示褒貶

恭跋 御製勅文下方 皇帝臨御之七載益弘敷教治優老禮賢學如弗及時則有若翰林學士承旨臣同春秋七十猶以文學在侍從論思之列其意以為幸逢 有道之君何忍去之休致之請久而不敢發 上見同皓首蒼顏與白面少年旌進殊退於班行中惻然憐之八月甲辰特降致仕之 命續社期年且官其一子魯 召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滴下十刻始勅內官扶掖而還乙巳 上親製文一篇以賜同仰瞻 天藻之華無任欣躍既奉表詣 疑庭稱謝又以副墨勅諸真職昭示慈父臣濼聞之君臣遇合自古為難非道之符契情之感乎編有善始而善終者今同年雖耄季季亦 關之心嚙如出日忠欵自將不替往初 上憫其衰暮不欲煩之以事今優游田里以終天年 恩數便蕃視昔有加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荷歟哉昔宋孫宣公與自翰林侍講學士乞致其事仁宗嘗賜詩一首詞臣尚載之簡冊至今以為美談矧我 皇上睿思天成神文炳燦其功伴造化經緯圖書足以昭明政體用風厲四方詩云千載是將傳之億萬斯年未末無斁而同之名氏在奎壁光芒之中亦因是不朽誠千載之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聞

御製勅文下方 皇帝臨御之七載益弘敷教治優老禮賢學如弗及時則有若翰林學士承旨臣同春秋七十猶以文學在侍從論思之列其意以為幸逢 有道之君何忍去之休致之請久而不敢發 上見同皓首蒼顏與白面少年旌進殊退於班行中惻然憐之八月甲辰特降致仕之 命續社期年且官其一子魯 召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滴下十刻始勅內官扶掖而還乙巳 上親製文一篇以賜同仰瞻 天藻之華無任欣躍既奉表詣 疑庭稱謝又以副墨勅諸真職昭示慈父臣濼聞之君臣遇合自古為難非道之符契情之感乎編有善始而善終者今同年雖耄季季亦 關之心嚙如出日忠欵自將不替往初 上憫其衰暮不欲煩之以事今優游田里以終天年 恩數便蕃視昔有加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荷歟哉昔宋孫宣公與自翰林侍講學士乞致其事仁宗嘗賜詩一首詞臣尚載之簡冊至今以為美談矧我 皇上睿思天成神文炳燦其功伴造化經緯圖書足以昭明政體用風厲四方詩云千載是將傳之億萬斯年未末無斁而同之名氏在奎壁光芒之中亦因是不朽誠千載之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聞

御製勅文下方 皇帝臨御之七載益弘敷教治優老禮賢學如弗及時則有若翰林學士承旨臣同春秋七十猶以文學在侍從論思之列其意以為幸逢 有道之君何忍去之休致之請久而不敢發 上見同皓首蒼顏與白面少年旌進殊退於班行中惻然憐之八月甲辰特降致仕之 命續社期年且官其一子魯 召同入賜坐從容慰勞之夜滴下十刻始勅內官扶掖而還乙巳 上親製文一篇以賜同仰瞻 天藻之華無任欣躍既奉表詣 疑庭稱謝又以副墨勅諸真職昭示慈父臣濼聞之君臣遇合自古為難非道之符契情之感乎編有善始而善終者今同年雖耄季季亦 關之心嚙如出日忠欵自將不替往初 上憫其衰暮不欲煩之以事今優游田里以終天年 恩數便蕃視昔有加上下之間可謂兩盡其道荷歟哉昔宋孫宣公與自翰林侍講學士乞致其事仁宗嘗賜詩一首詞臣尚載之簡冊至今以為美談矧我 皇上睿思天成神文炳燦其功伴造化經緯圖書足以昭明政體用風厲四方詩云千載是將傳之億萬斯年未末無斁而同之名氏在奎壁光芒之中亦因是不朽誠千載之一逢也傳曰王言如絲其出如綸天下之士聞

之有不誠譯而淬礪者乎臣職在 國史謹已備載日曆
復因同之請恭書于下方云是月癸丑翰林侍 講學士
知 制誥同備 國史 太子贊善大夫臣金華
宋濂恭跋

神仙宅碑

慶士之州並城三里所有山曰少微山之下有觀曰紫虛觀
之南一峰巒然挺出曰眉巖西南諸山拱揖周衛而二水蜿
蜒起伏來灌其下登高望之萬象呈露儼若天開闔蓋不知
者以為真蓬臺巨嶠之絕景也宋南度後仙翁章思廉自蓬
昌茶極壽光宮來隱觀中蓬首垢面日初升輒東向吐納凝
然澄生之絕粒唯日飲水一盂形神分合人莫測其變幻
乾道丙戌冬沐浴坐蛻肌膚柔潤如生弟子瘞諸眉峯下後
有見於清江之濱手携一馬飄飄然颯風而行眾異其事皆
棺視之唯隻履存焉先是主觀事者聿作亭墓前竣於風雨
道士王有大日徘徊其間慨然有上清笙鶴之思歸與其師
眾惟適謀自墓左開曲徑一千餘尺直至巖頭泚榛剪荆造
祠宇七楹間名之曰神仙宅中祠慶士星及仙翁諸像東室
曰芸香藏書其中西室曰橘樂為娛賓奕碁之所宅之前二
石若拔起其蟠若龍其踞若虎各構亭其上左曰來鶴右曰
留馬而山之景愈勝矣廷始於至正丙午春正月某甲子落
成於其年夏六月甲寅養其功者楊一寧王性存也惟適復
捐腴田若干畝歲收其入度子弟世守之介同郡吳府錄事
具從善徵予為之記予聞括之名山上直少微天文家所謂
慶士之星也靈輝下燭疑粹敷和脩鍊者居之去滓穢而未
清虛雖曰內功之加要亦山川淑靈所助為多也今以紫虛
言之徧游海內名山招白鶴而翩然化去豈無虛仲番者乎
道遇至人授以游戲翰墨之法卒吹鐵笛與之同往豈無徐
鹿寂者乎不止仙翁一人而已且琳宮秘館無處無之何少

微所照而超然震舉之士至三人焉當有不言而諭者矣仙
翁靈迹固不可不表見于世自非惟適父子篤志玄學孰肯
一顧於寒煙衰草之墟化荒曠而為居慶功亦大矣備直
之士當世繼之俾勿壞可也嗚呼塵空塵萬予不知秋髮之
被有安得攀仙翁之逸駕共吸沆瀣於寥陽之上耶惟適
水人宋戶部尚書汝嘉諸孫有大青田人亦簪纓家能文辭
及隸書皆高士云系之以詩曰

少微之星輝輝垂芒降魄名山充爵亦寓結為靈和其中含
黃窺之無形發休吐祥歎其尸之有道之士未遍清寧度世
不死燼出東方其大如獲我吟其精以洗吾翹鍊虛凝真惚
恍若神冠劍既藏神游江濱豈伊幻化身外有身出入河嶽
下上星辰靈蹤猶存木老亭竹芳草離離誰復來頓有詩者
士父子同慕皓鶴不來馳情雲錦乃陟崇極乃建慶宮羽蓋
風輪庶或一逢靈風冷然白月正中溟濛無際遐思何窮况
手遙囑境與心會登峰攢藍二水蒼蒼萬象粲然如列珠貝
一獻歌聞更超物外巖巖者山匪仙不名不有玄構曷棟其
靈水火有鼎龍虎有經曷非乘真浮游黃庭神君捧劍鬼伯
持戟呵衛弗祥固此仙宅法古為碑鑿理鳳翼太史勒辭或
銘罔柱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六

翰苑續集卷之六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七

翰苑續集卷之七

送無逸勤公出使還鄉省親序

皇帝廓清四海遂登大寶遣使者播告諸蠻夷俾知元運已革而中夏歸于正統其稱臣者高句驪最先交趾次之流求瑣里又次之于時日本良懷亦令僧祖來奉表而至

上嘉其遠誠 詔以天寧僧祖闍尾官教僧克勤為使 護其還國克勤字無逸通儒釋書湛堂法師諸孫也 上召見端門與闈同受法衣軍持錫杖諸物之賜筵日啓行 先是日本王統州六十有六良懷以其近屬竊據其九都于 太宰府至是放其王所逐大兵其爭及無逸等至良懷已出 奔新設守土臣疑祖來乞師中國欲拘辱之無逸力爭得免 然終疑勿釋守臣白其事于王王居洛陽欲延闈住持天龍 寺無逸獨先還無逸奉揚天子威德諭以禍福必期與闈俱 王聞其志不可奪命與馬來迎經涉北海時近六月大山高 梯霄漢積雪如爛銀行一月始至館于洛陽西山向陽精舍

執國政者猶申天龍之請無逸曰我使臣爾非奉 命不敢從王如欲開敷宣大法宜同往請于 朝否則 有死而已君臣聞之皆大慙懇讓還柁州太守 圓宣及淨業 喜春二僧從南海下太宰府備方物來貢所虜中國及高句 驪民無慮百五十人無逸化以善道悉令具大舶還歸無逸 等自太宰府登舟五晝夜即達昌國州已而赴南京仍見 上端門無逸備陳其故闈亦附奏曰島夷不知禮義微勸臣 不能再瞻 龍顏矣 上悅召對者非一或賜食

禁中自時殿後各贊白金百兩文綺二皆有副 上忽顧侍 臣曰勤一沙門爾乃能不辱君命如此學孔子者未能或之 先也親賜手詔諭其父輩毅使其加冠巾出仕無逸亦念去 國三年將還鄉行省觀之禮中朝大夫士幸無逸遠逢盛際 競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予聞大樞氏設教門難廢其

推仁及物要與二帝三王不大異是故昔之名僧或為策畫 闈或輔弼廟堂事業彌於當時勳名垂於後世其載於史冊 者蓋班班可考達人大觀初無形迹之拘儒釋之異也方今 禿舜在上治具畢張無逸出時使命言論慷慨已足落倭奴 之膽若使施之有政大綱小紀絜然有序他日將與畢鑿擇 高比肩是亦法如來行證菩薩道而已大樞氏或親生斯時 亦未必不躋無逸之所為也無逸之東還也 雲漢昭回 之章照臨東越東越人士無不舉手加額以為天光下燭為 頓為祥而無逸尊公孤奉 聖書當誨之以父子君臣之 懿予尚何言哉姑撫其出使之績序以為贈春向和無逸時 戴笠而來予則具壺餽僕于龍江之上矣

元故婺州路儒學教授李公墓誌 應持罪國史並職青坊日趨大本堂與晉府與儀劉彬數相 存耐彬處人也其先公諱演實瀛之故人彬以契家子之故 間來言曰外舅李教授之死已十三年墓石且無文其子遠 居於浙河東壘姓名無由自通故特福建行省員外郎王鈞 狀介彬以請惟當今名公卿大夫無不得先生文以發幽潛 者顧界矜之按狀公諱仁壽字山甫其先處州龍泉人後徙 居州城中宋毅中侍御史宗以骨體著聞公之十四世祖也 曾祖泰享祖文明父德翼母某氏公之父以學行知名越即 凡兩辟不就公幼漸家學長益自奮厲文辭如水湧而山出 重紀至元初用薦者起較論慈溪公為徵通租新禮發建教 諭屢事部使者暢公某行將他校官獲罪者相望唯深器公 命性黃岩鑄茶器之未完者慈溪先正寶章閣學士黃公震 著書滿家公以狀上府祠之學官設課試法以待後進鼓舞 激勵唯恐有懈息竟有二士獲江制文解人多之秩滿還 之松陽其訓迪學者一如慈溪郡守徐君思讓請公定鄉飲 酒禮公為斟酌古今筆為儀注徐悅銳意欲行之會徐卒乃

罷陞饒之雙溪書院山長以親年高辭時丁元李州郡多輝
駁藩方大臣多有辟公起者公力辭龍泉湯京好義之士也
捐田為義塚以惠其族復闢義塾以教鄉子弟以公為一郡
之望延為師公悉心開道草草如不及會近臣李國鳳經畧
江南承制得專降拜憫公位不滿德特轉教授授州公嘆曰
仕所以行志也志不行局若肥遯終身乎遂放情肆志於雲
林煙壑間儻然如在物外遂自號為春谷處士云初公承家
學治易暨春秋通其奧義及上饒鄭先生原喜來為郡錄事
公獲從之得受書詩二家先生名進士故公之所造益精由
是四方從之者眾號為四經師後多有知名者其為文詞不
事剽竊而自成一家幽圖忠宣公余闢過括索而觀之其稱
道不置公為學至勤群書無不歷覽蒐輯手跡鈔之為春谷
讀書記二百卷其所著易書詩春秋皆有行義兵若干卷
四書質疑若干卷氣樞通覽若干卷詩林鈞玄若干卷弓治
錄三十卷文集若干卷兵燹之餘皆鮮有存者不幸壽六十
有一以至正壬寅八月某甲子卒其年九月辛酉塋于龍泉

縣安仁里麻丘灣先配吳氏生子二宗起宗憲皆善繼其學
宗憲一名觀持仕佐郎漢中府褒城縣王簿女二長適彬今
近承事即工部主事即速銘者次適湯訢繼室潘氏廣東道
肅政廉訪司照磨獨孫女也生男一宗義文一適湯柱孫男
三同紹褒字惟人處實壤間有異業生之徒以其自立也所
以自立者非假功名以自見乎或命與時違齟齬而不能進
則托辭章以寓其志無幾古者立言之義二者之外則無
一命亦且歸然老矣期表者唯在乎有言六丁雷電又從而
而去之其果何為邪如公者蓋可悲也雖然治國有道政
與教爾而教為尤重公雖不及為政而位為人師橫經講道
霑丐後學為多其視懷銀黃垂三組而無益於人者實不肖

果何如也高莖悲銘曰陸陽雖標兮真測端倪人生值之兮
萬有不齊有美君子兮厥德孔嘉祿位之卑兮茂以振其華
橋文自耀兮出史入經鬼神靈異兮雷震震驚忽斥豪英兮
困于醇熙敷繹六藝兮蔚為人師日坐皁比兮唯先民是程
諄言論陝兮學維燕燕師道既立兮善人斯多刻剗染汙兮
不冒至和視彼滔滔兮三組銀黃徒曠厥官兮是謂自戕道
隱世流兮懷古而悼今哲人不可作兮盡然而傷心麻丘之
灣兮水環而岫張太史勒銘兮用播遺芳

題蔣山廣為佛會記後

右蔣山廣為佛會記予竊為儀曹諸君所請而作一則鋪張
帝德之廣一則宣揚象教之懿意雖有餘而文不足以發之
叢林之間往往盛傳徒增愧報而已葦舟上人留意宗門樂
再如不及近來南京亦縉書一通持歸吳中求予題識左方
嗚呼佛法之流通靈山付屬恒在國王大臣讀予記者當知
王化與真乘同為悠久猶如天地日月萬古而常新猗猗休
哉

跋七佛偈後

右七佛世尊慈憫群迷弘開頓門各說妙偈一首黃庭堅稱
為禪源者也偈蓋中天竺少門支蘊梁樓所譯前魏陳留王
時始至洛陽遂傳中國其辭雖七不翅華嚴偈十萬之多三
世諸佛傳心要指盡在是矣初因吳僧道格誦出不具翻譯
人名義學者往往指為謗議沈醜名相之深宜無怪者四明
祖杲禪師嘗閱齊祐律師所著出三藏記其薩婆多部紀載
甚明謂此乃禪門之宗勒石大天界寺流布四方嗚呼禪師
其能體佛之慈行者哉

蒲庵禪師畫像贊

蒲庵禪師諱章豐城人名來復字見心以日南至生故取易卦
語識之有志行清淨行欲絕塵獨止遂歸釋氏與同袍泰重

窮學異諸綠直明沮禁妙百人之窺見全體無礙然未以為
至走雙徑謂法喜大師楚公自陳厥政當機鋒交觸如鶴落
免走不間一髮法喜深然之留司內記越三載復約標士瞻
備西方淨土於吳天平山刻期破障比禪觀九力浙省左丞
相達公九成慕師精進起住蘇之虎丘辭不赴會兵起避地
會稽山中慈溪與會稽鄰壤中有定水院直東海之濱幽閑
遼變可以縛禪復延師出主之師為起其廢禪門典禮依次
舉行飛錫翩翩采芝乞食養之共激揚第一義諱辱以干戈
戴塗不能見母作室寺東潤取陳尊宿故事名為蒲菴示思
親也自時厥後鄞人士請師居天寧寺時寺為成軍營子女
搜雜其藥穢尤甚師言於帥備移其毛斥群奴汛掃建治其
弊壞一還舊貫師望日以重大夫士交疏勸王抗之靈隱適
有 詔徵高行僧師兩至南京賜食內廷慰勞優渥洎達大
會鍾山師奉 勅升座說法辭意剴切聞者咸有警云師

敏朗淵毅非惟克脩內學形於詩文氣魄雄而辭調古有識
之儒多自以為不及其推師者李論德好文則曰任道德為
住持假文辭為遊戲陳狀元祖仁則曰禪源妙悟教部精探
內充外肆僧中指南至於楚國歐陽文公玄潞國張公翥見
諸師輪問者莫不為尤至言多不載師之徒鐘靈畫師像求
子贊子知師頗詳故做近代德宗之例歷舉其行而繫之以
辭者將以厲夫人人也辭曰

大法如如流于旃丹不有君子荷之實難慧照正宗世濟其
美一十九傳至于法喜攝蓮花座大振玄風師承一喝三日
耳聾聾極而聰至聞蟻戰祇為園塵物無不見既入悟關可
廢學功妄滅方真慧極則通乃即天平棲神淨域禪觀混融
不二不一之微致聘耳若不聞傳鉢曇花却見海濱有典必
行無墜弗舉鐘魚互答笠鞵川委移錫州城歸者紛紅轉機
為淨載揚清芬有峯飛來千載不起師使主斯法蓮重啓身

筆逸揚達于 帝宸有詔起之說法如雲錫鑱中思過
優渥四眾傾仰秋空孤鶩形請辭章大陰回舞雷春騰揚鬼
神畫馳人爭傳寶如襲芳淫師笑受之吾游戲爾內外兩克
如師數人闔室非燈曷昭慶學徒欲說艷丹青肖像我作贊
詞毋住于相

空同外史傳

空同外史者儒然物外人也故以空同自號或者疑之曰空
同山名在禹跡內有三曰臨汝曰臨兆曰安定雖其名相符
而其實則異外史為人善養生昔軒轅氏問廣成子養生之
道於收之空同外史之所志豈謂是耶外史笑曰子求空同
山於目者邪吾則以其心爾吾目雖不見山而吾心未嘗無
山一疑之間平巖邃林森森而列吾前顯顯而後子後失彼
以目而求山者有山而始有山未嘗能無山而有山蓋有山
則為山所礙無山則何往而非山邪吾心之所存不翅于空
同之多矣止禹迹之內有三而已或者愈疑之曰外史言若
此蓋近道已盡語予以抱一不二之道乎外史曰天地之真
其體貴虛一氣孔神闔闢以機毋抗而崇勿按而彈若水之
流晝夜一如若雲之行時而卷舒混然莫宰乃契道符我尚
無我則空同者歟予之粗言已洩天地之機矣子幸毋瀾我
或者再有問外史瞋目不答人遂指外史為幽人逸士外史
弗是也時戴搜葉冠服大布寬衣日與仙翁釋子游當得意
時抵掌肅吟間出古篇章示人類皆超軼塵瑤若不繫煙火
食者家無磨石之儲不顧也外史嘗後筆相山人危雲林學
雲林致恤其孤甚至近又出入秦淮河上發蜀河問祝術注
藥起人疾求者輒與絕不問氏名益笑測其為何如人余侍
講禁林外史亦時時相過若樂予者欲叩其玄旨外史輒謝
曰子自知之子自知之豈樂山林而不返者邪抑托此自秘
而不欲人洩其機邪皆不可知也外史姓王名溥其字為宗

博元君安次今遷吳祖若父皆為顯仕云

史官曰莊周有云其者欲深者其天機深若外史者其深於天機者歟予悲世人往往為欲所困何異桎梏其脫然無累者幾何人歟所以喜與外史談飄飄然有雲卧八極之言不獨見諸空文而已讀外史傳者其亦知予欲守規中者歟

華書新註序

堪輿家之術古有之乎周禮墓大夫之職其法制甚詳也而無所謂堪輿家禍福之說然則果起於何時乎蓋秦漢之間也漢藝文志有宮宅地形書二十卷既有其書斯有其術矣術果人人能之乎官有其書而不行之民間及至晉時方始盛傳而華書遂號為郭景純所作予嘗讀之真確簡嚴意非尋純不至此實宜為相地之宗也後世葬至鏡起而蕪穢之至於二十篇之多西山蔡季通氏深覺其妄增刪去十二而存其八草廬兵伯清氏又病蔡氏未盡蘊奧擇至精至純者為內篇精粗純駁相半者為外篇粗駁當去而姑存者為雜篇誠可謂無遺憾矣新翰劉則章親受之云氏為之註釋頗有所發明金華鄭君彥淵其尊吳氏不下於則章晝夜研精單思正其句按觀其會通探其旨趣豁然若燭照而龜卜其視則章蓋過之矣彥淵既鑿梓以傳復介學子劉剛請余序予謂華書尚失別有堇經八卷蕭吉所撰者又二卷號為地脉經者又二卷大抵與郭氏不異唯八卦五行經托於黃帝所作或者遂謂為地理之源豈黃帝之時已有其術歟信如此說諸經之中或云辯方正位或云卜問東瀝西或云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固有之矣不過趨人事之利何故無禍福之說歟是未可知也在唐之時楊翁筠松與僕都監俱以能陰陽歸司天監黃巢之亂翁竊秘書中禁術與僕自長安來奔至贛州軍都懷德鄉遂定居焉後以其術傳里人廖三傳三傳以通春秋故名廖傳其子禹禹傳其婿贈武功郎謝世南世

南復傳其子武功大夫海惠州巡檢使承錫遂祕而不授世之言地形者其盛無踰此數人然其遺書或存今世多行之往往其說皆與郭氏合而無悖去之者豈相地者實宜宗之歟縱青囊有傳其妙亦不越於是歟嗚呼世不信地理之術則已設信之舍此將何從求之歟宜彥淵留意於茲而不暇自釋也然其書雖經蔡氏判定至吳氏方為精密其註之者雖有則章發揮于前又至於彥淵而後大備註書之士後出者益勝其言誠可信歟予春秋且高文采益衰落四方求者每踵武相接頽峻却而不顧而獨為彥淵序此者非以其大有益於世歟彥淵名謚此山先生忠愍公之九世孫自號玄默居士博通儒書而能文其於內丹之訣尤有所得云

元故秘書著作郎芬洲先生蕭府君行狀

先生諱雷龍字作霖姓蕭氏蕭為江右著姓錄出唐宰相復復長子儉家長沙六傳至居生遭馬氏亂與三兄弟始乘廬陵要吉水文昌鄉虎溪劉氏復遷焉其季子琛生勝勝四傳至大理評事文叔以資雄于鄉娶宋宗室女趙氏祐陵賜以一官大理生應通應通生達達生登仕郎餘慶餘慶生滋滋生大德先生之父也先生童州時輒嘗學弗厭夜榻下二十刻其母王夫人往偵之見危坐曲房方張燭觀書未寢也此長而業成宋社已屋無所試奇氣兀肆遇事輒奮發凌厲不可挫折及元平江南東書遊燕都諸公貴人見其魁梧調異執禮雍容不迫固已奇之及觀其辯析古今陳義其高操軀為詞章頃刻千言有長江萬里之勢無不徹敬近臣聞之有言於世祖者即遣使者召見奏對稱旨翼日復條崇崇學校進賢才薄賦斂均徭役禁驅奴輩和買六事以聞有旨賜白金五十其事中書議行之仍勅就邸舍以俟後命大臣有弗便已者沮之不報先生翩然西游關陝時國子祭酒蕭真敏公與負一時才望於人物極慎推與先生謂之於京兆即倒屣

出迎留連不少且曰如君氣岸文來自當為南士之冠由是四方名士大夫逢其至皆為之傾動先生與之登高弔古悲歌慷慨呼大白望天而飲浩然有尚友千載豪傑之意宗藩安西王聞而奇之欲辟為府屬辭不就杖策南還至大初有薦為衛農院大使者不拜或曰君命也復至燕都至則改秘書監著作即矣未幾馬忽蹶于門意以為不祥即日投牒謝去趙魏公孟頫苦留不得過序而送之其後同列皆坐廢人服其先謙久之親友有勸其游出者先生嘆曰吾周游南北數千萬里裘馬僮從豪宗庶里迎勞如東西家視功名探囊中物爾崇何事會之來執轡語如是其命也夫其命也夫遂絕意於仕進初先生家多貧至宋季而貧乃折節治貨區不數年間竟倍加於昔然積而能散人有緩急不問識不識苟請為千金可立捐天雨雪族里有弗炊者載薪絮巡戶周之遠通宿客聞其豪邁善施頃頃弗之絕皆足取欲而去先生事親能盡孝調御其肯必躬為之俟親嘗而後去朝夕門衣與寒而進退之諸弟有宗落不振者三皆分財析產以為養致有雙竹並根之祥族子性敏厄於貧弗克進學招與諸孫為師友後為名儒積世藏書頗多鄉之先達若忠簡胡公文節楊公文忠周公之屬凡十餘人其所著書共數百卷恐其廢棄不傳攜竹林精舍發篋藏共度之所居溪山秀蔚高閣崇樓連岡跨陌叢錯如畫先生被古冠服徜徉其中觀者謂為有遁仙翁晚年攝堂西偏扁為芳洲觀國李文忠公孟嘗為之記因自號為芳洲云先生生於宋寶祐戊午十一月某日歿於元泰定丁卯十月某日享壽七十有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妻宋氏子男子二長宋復由伴讀成均授順州儒學正次宋有用薦者授某州路儒學錄皆先卒孫男四人孟權孟武孟福洵洵鄉先生劉公徽中高等第子博通羣經以善古文辭名世入我

皇朝應詔而起擢為廣部主事階從

事郎孟權等以某月日筮先生于州之廣村之原至夜四十年洵痛念先生歿時六歲今五十餘矣深懼群行泯泯無以暴白于天下後世每一思之淚落不自禁乃請同郡奉議大夫兵部職方郎中劉松狀乞予為之銘予惟成周封建之時政尊於天王化宣於五等之國上下相維欲以薰文元士杞致用之器咸思有以行其道之曾不遇則之齊之齊又弗遇則之秦之晉之楚必期有所合焉自古制廢而為郡縣幸天下群才悉掌於監曹縱有蕩狂之質俯首抑志出於其間雖獲乎上而下或沮之亦不能以自達橋項黃誠歿于萬黎之下比比有之如先生者蓋誠可悲也雖然是有命焉不足為先生憾予竊觀貴胄名閥其勢饒薰灼炙手可羹身死肉未寒已無有遺其名者今先生物故將踰四紀其哲孫方撫行燁能圖傳於不朽由是觀之士君子自立不繫於窮達而先高不有繫於窮達則聞先生之風者颯然興起雖然期臨夫道是進亦榮退亦榮無所入而不自得也是宜表見於世而繫之以銘銘曰

天挺俊英拔類超倫一吐一吞有氣網緼發為文辭萬馬四馳揚塵縮翁道絕走飛東書游燕見香改顏風雷翻忽生舌間流聲遂聞達于帝聰召至法宮灑血懣忠臣雖布衣頗知政幾再拜稽首獻于龍墀帝曰俞哉爾誠爾輪受勅中書亟行弗徐奮彼狂悖惡帝有聞白日雖白障之浮雲公即翩然迺西其轅迺涉大河迺入秦關奇氣莫磨陟彼巍我白眼望天呼酒放歌陳跡漫漫風高木寒昔人何在慨其增歎誰其起之東觀委蛇公謂止斯我數之奇我家之豐今胡淪荒折即事之其質日稷有積必施叶孰願孰儕我或邁之視金如泥有芳者洲中孳杜衡寄情適物欲塞其榮飲飲豪華數為天葩飲水著書樂無津涯觀化既融以就窆封以紀始終以鎮幽宮

故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李公權厝誌

公諱思齊字世賢姓李氏世為汝寧人當元之季汝穎兵起
汝寧府至銀青光祿大夫太尉中書平章政事兼知樞密院
事全境安民衛元社稷其功為多當是時元政愈亂公度不
可為會洪武二年我大將軍魏國公統兵定中原公駐軍臨
洮遂帥士馬數萬來歸召赴京師投質善大夫江西行省左
丞三年從大將軍征定西復漢中除榮祿大夫中書平章政
事六年公復從大將軍征大同至代縣得疾而還
寵勞備至遣醫官絡繹治瘳且幸其弟視之尋賜新第
一區官其子世昌懷遠將軍同知金吾右衛指揮使司事甥
鄭王武畧將軍羽林衛鎮撫以慰其心宣期公荏苒沈痾竟
弗能瘳以七年九月四日卒於正寢壽五十二卒之日側室
臨汝陳氏年始二十三義不獨生亦自經而死事聞皆
親製文遣使者祭之且贈陳氏淑人謚以真烈恩禮至渥是
月二十日與公合殯京城上元縣之向村以俟它日歸葬先
塋之次禮也公曾祖茂贈中奉大夫中書參知政事妣王氏
贈夫人祖章資善大夫中書右丞妣姜氏贈夫人父成贈榮
祿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妣盧氏贈夫人公娶王氏封夫人子
二人一卽世昌一安壽女二人定章筆章皆在室惟公守土
保民以歸

有德克享祿位施及子孫至于今終春齋尤厚可謂生榮死
哀者矣謹為甄其秩里世行文權厝厝月用納諸壙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七

翰苑續集卷之七

宋學士文集 翰苑續集卷八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八

翰苑續集卷之八

故賢母熊夫人編

嗚呼是惟賢母熊夫人之墓夫人諱德清姓黎氏其先賴之
寧郡人高祖某宋金紫光祿大夫出知徐州因家焉祖天柱
以能文五柳鄉薦父德母某仁李氏夫人生七年母卒然
無依養于外家外家婦孫氏潘軒先生徽從女能權潘軒禮
之教故夫人通孝經論語及涉獵史傳趣向純出流俗萬萬時
同即能本萬初以英才自振披潘軒謂宜配其父乃詩妻之
待年於家內外事皆備潘軒置宅夫人若不知益孝謹弗
屬遺棄以備嫁資後母移置宅夫人若不知益孝謹弗
懈年十九歸萬初奉舅某姑王氏執婦道甚先是其氏性
偏且高謂夫出於前姑與王知不相能百事息弗治夫人一
反其政以所聞詩禮易之躬行實踐恒若備備然日就饋食
之禮唯恐不及凡事必關決知氏禮度齊整氣風有足
以感人之聽以氏悅且慚因從其化一門之內煦然如春由
是舅姑樂之族里翕然交頌之曰黎婦誠賢哉化及一家而
使吾儕小人皆薰其淑德惟義之歸黎婦誠賢哉中外聞之
皆無間言王得風學疾夫人日夜保抱扶持每翻天乞以身
代疾竟瘳萬初嘗學夫人不欲項以事得用志不分身為
師夫人舊有私族悉歸萬初弟之在室者絕無顧新意似
氏尤對某不能置生三子鼎俱晉僅五歲夫人皆自教習及
就外傳儼然若成人鼎與當治進士業讀書每至鵲院夫人
初治然果坐其側聽之凜然若嚴師業成而試夫人索其文
閱之曰漢才敏而文浮鼎宜充貢矣已而果然萬初下帷講
授過從者皆一時俊英夫人聞其說辨則曰某也純某也僻
某也為某也凶短折後驗之無毫髮失萬初女弟既適人家
且嫺夫若于俱死夫人延致養之春秋雖高然強力治田宅
與夫燕饗賓客之屬皆整裕有餘連台劇事畢成某去過今

節日夫人出坐高堂辭子姓鴈行立次第舉上壽邦人樂
之會偽漢起兵巧陽廷至郡夫人時遠未疾臨西鄰空室
時於寒壁見着教之慘而終無入室者事定之後他時兵再
入急出產家舍舉其竟至鼎侍夫人誓與同死生俄而兵又
退還主安寧鄉萬民家鄉氏大亂將掠寓鼎嘆曰今殆不可
免夫忽賊衆相謂曰聞熊母賢且病吾寧他適弗忍恐之不
卒免於難為漢情實遣使者徵鼎比再夫人曰是虜狂悖也
知有仁義其敗可立而待也未幾元圍守臣童元者帥師
出杉關以善招鼎夫人曰此固名正言順元運已去不可救
藥矣鼎於是皆辭及我

皇上定都建業道衛國公鄭愈取江西聘鼎從事軍中夫人
喜曰聞江表有 真主與此誠可依也鼎自是顯融于時

其明炳發先類如此不事以至正癸卯五月二十八日卒壽
六十七省臣戊戌將咸致時遂以某月日權厝先塋之次後

十年擇地某所以某年月日遷焉三子鼎某官漢某官晉未
仕女二適趙微麗舉珠男五綿糾縈昂振既筮鼎遂以山西

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朱夢炎狀來徵銘嗚呼自關
雎之道衰內治不行世之賢女婦鮮有聞有若孫先生以名

德卓行能使化決于家雖以一女子之弱亦瀟灑闔閭且推
以及夫人可謂賢已然其能受和白能受未自非夫人之德之美

嗚足致乎嗚呼若夫人者正身以律人竭孝以奉上盡道以
迪諸子誠無愧占之賢婦者賢而不銘何以爲世勸哉銘曰

無非無儀女子之常兮生子能令厥問乃揚兮有賢母能素
傑李良兮攝齊道真嘉謨洋洋兮觸物幾先若鑑之明兮相

夫有道孝事尊章兮庭訓日嚴群趨義方兮燈火明滅夜猶
未央兮端綉汗簡其聲琅琅兮卒收儒效於亦其光兮出持

使節入傳藩王兮推明其故是惟教功兮遭世儉嗟不逢弗
祥兮考終于家懸棺而歲兮汝行之揚千載不忘兮

重刻護法論題解

衢州天寧住持瑞文禪師不遠千里而未請曰吾宗有護法
論凡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五言相傳宋觀文殿大學士太保
張天覺之所撰其弘宗扶教之意至矣盡矣昔者閻僧慧欽
嘗刻諸梓翰林侍講學士虞集書為之序兵燹之餘其版久
不存瑞文以此書不可不傳也復令印生刻之今功已告完
願為序其首簡序曰嗚呼妙明真性有若太空不徇方所初
無形段冲澹而靜寥漠而清出焉而不知其所終入焉而不
知其所窮與物無際圓妙而通富是時無生佛之名無自他
之相種種含攝種種無礙尚何一法之可言哉奈何太僕既
散誕勝真滿營營逐物唯塵綠業識之趨正如迷人身陷大
澤煙霧晦冥蛇虎縱橫競來迫人欲加毒害被髮狂奔不辨
四維西方大聖人以慈憫救三乘十二分教不得不說此法之
所由建立也衆生聞此法者遵而行之又如得見日光逢春
交為驅諸惡引登康衢即離怖畏而就安隱其類幸孰加焉
不深德之反從而詆之斥之是猶挾利劍以自傷切何損於
大法歟嗚呼三皇治天下也善用時五帝則易以仁信三王
又更以智勇蓋風氣隨世而遷改為治者亦因時而取變焉
以為感西方聖人歷陳因果輪回之說使暴強聞之赤頭汗
背迨巡畏縮雖蟻蟻不敢殘履豈不有補治化之不足抑宗
元所謂除却王度者是已此猶言其猶也其上焉者洞然內
觀匪即匪離可以脫早濁而極高明起三界而躋妙覺誠不
可誣也奈何詆之奈何斥之世之人觀此論者可以悚然而
思惕然而省矣雖然予有一說并為釋氏之徒告焉揀字聖
者風雨不能漂搖榮衛克者疾病不能侵凌緇衣之士處亦
自反其本乎予竊怪夫誦佛陀言行外道行者是自壞法也
毗尼不守執範是素者是自壞法也增長無明嗚呼不覺者

是自壞法也傳曰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尚誰尤於今因譚師之請乃懇切為縑素通言之知我罪我予皆不能辭矣揮師豫章人知實大法如護眼目然身服紙衣躬行苦行遇川病涉者衆之空齟齬者覺之枯骸暴露者掩之今又刻此論以傳誠無愧於有行沙門者矣

故廬陵張府君光遠南墓碣銘

皇上即位之五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乃開文華堂禁中妙乘英材詔詞林羣公分教之 車駕幸臨閱其所業文親定優劣 上德至渥也時江西張唯胤寓河南以尚書領首薦會試南宮未試除國史館修仍俾肄業于堂予見唯有馬才特請于

上錄為弟子員唯執經日又忽歎歎流涕言曰唯父抱奇節不幸歿於盜手今體魄入土而某石無文一念及茲特欲無生惟先生矜而畀之子搜亡友吏部員外郎周子諒狀君諱

遠字光遠姓張氏吉汝宋豐人氣岸豁達不拘於小物當元

之季大盜起沔陽蔓延江右屬吉安既而州兵擄走之盜所

過并落良民皆相挺為變殺掠巨室慘酷不忍聞君怒髮上指

日夜建奇策剪寇其友有羅惟遠者高氣節遣人夜致之列

酒炙于庭脫冠酣飲夜將半屏左右跪而告曰吾州素號文

物之邦一旦盜踰踐將無遺義不與賊俱生然非公不足濟

吾事今郡守梁使君出督兵境上公宜往請師吾隴上部署

以俟所賊無難者羅抵掌于几曰子誠奇男子吾恨無他能

敢不從命議既定君家子庸猶未知君乃叩寢門令出拜復

語之故庸曰羅先生若迎官兵至庸持大斧盡殺孤鳳輩不

留一人羅舉錫賀君曰大兄有如此豪傑兒事不思不成也

未發寇謀知之師象執羅去裸而鞭之且問曰誰與汝造謀

羅曰死狗奴吾憤汝不道自欲殺汝何暇與人謀哉賊怒

愈鞭之仍投筆紙使寫首謀者名羅瞑目視之大書一死字

賊反接羅于樹割其腹作小竅日增加之羅嚼齒大嚼三日而後氣絕將絕詈聲猶含糊在口幸得脫走吉水及寇勢少敗君還故里寇有知君遺羅者繫之至營賊競來指曰是奪欲殺吾屬者君顏色自若從容語賊曰我縶縶之家決不畏死夜節殺即殺毋以多言為過過當藏黨公猶未平并欲屠君介子賢渠魁執不可慨然嘆曰彼固忠義人也寧可使其不血食邪為其棺斂使歸墓里之桐塘聞者莫不實涕君博通經史篤風義事親以孝聞豪右以科縶困之君奉親避去旁郡不遠百里負米以為養暨歿號慟幾絕者數四然嫉惡如仇問師有貸粟多取息者勢橫甚君面斥其非直於州縣

問師志欲夜繫死君聞州里萬口交譽不忍發而止賓客至門傾有無相接劇談古今事變二千年間如王貫珠聯客為之傾聽忘日之夕且曲盡物情三尺童子上謁亦以禮受未嘗少忤性不嗜貨殖或勸為子孫計君笑曰能守先業亦足矣何以多為君子稱焉壽五十四遇害於至正戊戌正月其日不可復知自桐塘改塋於大隱之原則洪武辛亥八月某日也君配劉氏輕財重義人有顛連者解衣推食無吝亂離復家單每驚鉞鋤助夫賓客費後君五年卒子三長即庸次即賢有臂力能馳馬奪槊千人中後十一年亦卒季乃唯新權今官文三俱適士族孫三憲文昌女二在室曾孫一棋君之系出自唐曲江公九齡九齡玄孫洪州都督參軍景重始來江西參軍曾孫蓋判虔州洪字宏淵復徙未豐之杏園代多顯官至君曾大父元叔大父瑞伯父亨雖曰不仕感能世儒業云嗚呼士氣弗振父矣當楚氣膠葛之時為二千石者曾不一舉手障之寇至輒俯首逝去日行百里唯恐不疾賊女婦留鬻鬻者也有如君者貌然一布衣無社稷人民之寄乃能建策殺賊不幸事不成雖肝腦塗地而不悔豈非烈丈夫也哉羅氏能從君謀身可死而志不可奪亦可謂慷慨之

士取交之端又於君見之嗚呼志莫大於殄寇賊莫重於捐
主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元政凌夷盜起楚區絳巾嗚呼毒氣所侵蠱其良心棄勤謹
謹叶曉茲虞陵羣邪沸騰千里血腥有夫桓桓髮上指冠誓
除暴殘夜則枕矛血淚交流同志之求酣歌慷慨舞劍欲狂
維善之良彼何昏昏漏師弗懲賊我良朋正氣凜然雪為不
寒欲膾盜肝君亦被拘罾賊益苛以死狗之變變屍煌如屋
吐芒照耀四方君名若若重如泰山一死亦安史官造辭鑄
于幽墟後世是師

守齋類書序

古之立言者豈得已哉設使道行於當時功被於生民雖無
言可也其負經濟之才而弗克有所施不得已而形於言庶
幾後之人或行之亦不翅親展其學所以及及遠邇弗忍釋
者其志蓋如是而已奈何近代多藉為譁世取寵之具褒揚
於贈賈之夫獻缺於泉下之鬼組織縟麗張浮為築以為能
舉世安之曾無有非之者予不知古之立言者遠果如斯否
乎此予於顧君德潤之文不能無所感也德潤名輝野人也
其大父鄉貢進士應春父學海先生淑川皆名士德潤幼承
家學甫十歲即善屬文郡博士俞希魯欲以神童貢解不就
既長大肆力於經傳卓然欲以事功自見會無有薦之者乃
閉門却掃喟然嘆曰吾身不遇矣殆將立言矣乎然經以載
道史以紀事古先哲王所籍以端斯民者也我當竭其思慮
焉它若將言枝辭春花秋葉堪把翫於一時藝為而已我則
不敢知人以德潤為知言德潤自是默然情思晝夜孜孜唯
寐始志之如此者垂三十年著釋圖一說約六十三圖徽二
十一希言二十四事刻六十二治要十八卦卦八辨八辯十
二議二十四傳七記論序文銘各三雜著十八賦六騷十九
雜詩三百二十一合三十卷分為前後外三集通名為守

齋類書云予嘗受而讀之淵乎其莫窮約乎其若豐揚乎嘗
有與而混融有弗敷焉敷必詳也有弗擇焉擇必精也嗚呼
其亦庶幾古之所謂立言者乎昔在宋時桃源王說應求亦
鄴人同季父致招樓郁楊通杜醇諸公因就妙音院立孔子
像講貫經史倡為有用之學學者宗之應求所著唯在立言
它則未暇及故有五經發源五十卷奏議書頭詩文二百十
一篇為者列其事召為明州長史應求辭及其既致政建統
源書院贈銀青光祿大夫賜紫金魚袋鳴呼德潤立言之志
未必下於應求今時無有上其名者秋髮被有亦且歸然老
矣惜哉雖然德潤志士也內而不外者也名之聞與不聞非
所計也予故狗其外弟 太子正字桂德稱之請序而竟
之以俟後世之知楊子雲者

元故累贈奉訓大夫温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尉連封樂清縣男林府君墓誌

府君諱那福字彥大姓林氏林出殷比干之後辟地林山因
以地為氏子孫分居清河河至漢太子太傅專廷濟南晉太傅
禮未康間又廷下邳末嘉之亂洽浦太守祿又廷閩之溫陵
自是閩中多林氏唐貞元中蕭有孝子權為福唐尉葉官廉
墓致甘露白鳥之祥詔立闕旌其門孝子五世孫諱某當五
季時仕于唐及沒夫人執氏扶禮還閩道經溫之瑞安值閩
亂遂壘于縣之塔石村有馴鹿之祥人號鹿肝執氏卒合壘
其地自後九世子若孫咸環堊左右其諱文慶者實夫人之
九葉孫生古溪處士諱益甫復廷郡城生台州路總管府照
磨諱恒實府君父也照磨君以孫常官七品當封父母擬故
事讓於祖贈從仕郎江浙等處儒學副提舉妣黃氏贈宜人
府君局度孤寡不為屑履行弱冠出游蘇府公廉其賢辟
為史蘇之寓公多權要願指氣使州縣皆唯唯不敢較府君
毅然不為屈有請托者却不聽且曰國法何可以徇人積勞

當調州之幕江浙行中書以堯庫缺官借檢處州松陽監
稅改監紹興如坻倉府君登華擊攻出內皆有程顥粟弗私
轉嘉興陶莊務副使時浙西大疫民嘯眾欲亂糧與抗者輒
見殺上官徽府君攝尉事府君授以籌畧分遣弓箭手掩捕
之未幾皆獲議法者悉付重典府君走白部使者曰飢民無
食雖死不顧何性而不為亂原其初情不過魚將釜中少
活須臾之命如法案議無乃太過乎使者以為然免死者數
百人轉饒處二州州之務務城閭稅課每屈府君適堂有法
皆以嚴登秩滿監衢州常山務絳巾賊起沔陽江浙諸郡皆
釋驛弗宰時浙省左丞高昌公出鎮廣信專總戎事署府君
常山府君為集義旅數千卒礪戈矛使習生作擊刺之法疏
令精明部伍整飭不亂狗鼠莫敢乘陣鈔掠者皆吐舌散去
會子溫登進士第擢休寧尹尋補江南行臺掾迎府君就養
未幾御史大夫子恣為不法人言沸騰溫以親故未忍過其
適日恒鬱悒不樂府君謂溫曰吾能安吾貧慎毋以老身不
行其志也明日溫率同列謁大夫力斥其子之非大夫慙甚
既退溫即抗章請去奉府君還鄉浙省左丞相庫里公時承
制得專封拜擢府君鄉郡知事郡民舉手加額曰吾州害與
利林公知之我民庶有瘳乎適山寇竊發掠慈湖將窺城上
下洶洶府君白于府曰事急矣奈何吾將以三寸舌却之乃
單舸直走賊寨諭以禍福賊見府君至大駭爭持白刃相脅
府君厲聲叱曰朝廷何負爾輩乃敢弄兵反藉使州縣賦歛
多或不能堪當訴之方岳大臣足矣今乃自亂刑憲官軍旦
夕且大至舉族當作強醢吾憐汝輩愚特示以生道乃欲
吾脅邪吾不畏死者任爾為之任爾為之賊眾愕相顧再
拜謝曰明公言良是微公吾傷入鬼錄矣皆俯首退去為良
民如初朝廷特遣近臣經畧江南官有異績者必超擢之有
司方以功狀聞府君竟以疾卒壽六十又七府君明白坦夷

不尚鈞距遇事曲直辨白無少讓入切難之終服其明斷
性好施與人有急難派之唯恐不及處伯仲間無間言尤篤
於訓子故卓然皆有成立既而溫改福建行中書省管勾得
請于朝封府君文林郎汀州路寧化縣尹夫人王氏贈宜人
及溫累陞員外郎加贈奉訓大夫溫州路瑞安州知州飛騎
尉追封樂清縣男夫人亦加樂清縣君府君卒之日至正十
九年夏五月癸丑葬之日其年冬十二月甲申墓在永嘉縣
建牙鄉先塋之側王夫人先十七年卒子男子四人長即溫
奉訓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左右司郎中次常從仕郎果
州路德化縣尹次嘉福寧州知事次寧行宣政院宣使子女
子一人適福州長樂我謀提領項昱孫男七人本素東乘策
某某女四人曾孫男二人某某女一人嗚呼天之生材也一
元之氣既運無性而弗周譬諸水鳥或可為鰲梁或可為楛
補未嘗不具特人用之有違其材所以每形君子之歎有若
府君材信美矣乃使之庵回下列無以吐其胃中所蘊及逢
世亂則建策禦寇親往論陣卒使羣心從化其氣量足以有
為使之專城而君必有沛若懷佛之政奈何斷棟與果而以
樞福用之嗚呼果誰之咎歟然而天定於能勝人府君固不
遇矣有子以詩書起家為時名臣贈所及至于二千石之
榮可無憾於九泉矣雖雖不及拜府君床下而幸與溫游溫
以前進士孔克表狀走金華山中微乎銘義不得辭銘曰
天之生材小大異宜用或倒施乃人之非恂恂林公膠材孔
俯荀鳩其盛可鎮方州關市之征為我瀾之公笑曰嘻我斯
受之料量既平出內無愆人或不足我則格然山寇跳踉跄
蝟斧鑿以致以獲以撼大邦公乘軍舸直入其阻威容言言
其氣若虎賊點而發擊而趨之執刀圍之人為危之公聲如
雷震破賊膽再拜稽首今則馬敢轉彼昏皆易為昭昭棄其
戈矛爾乘爾苗古有為士達諸履職執持使節不發一草公

雖不過有子承家龍光炳煥泉壤增華建牙之鄉馬鬣其封史臣勒辭無愧於衷

師古齋賦并序

師古齋者予學子連江陳子晟讀書之所也予最今人也其曰師古者何志所存也志之所存奈何事不師古則苟焉而已言之必弗詳也行之必弗精也非精且詳則瘵裂之弊生而頹惰之氣勝矣能師古則反是然則所謂古者何古之書也古之道也古之心也道存諸心心之言形諸書日誦之日復之與之俱化無間古今也若曰專溺辭章之間上法周漢下躡唐宋美則美矣豈師古者予子晟春秋方盛為古文辭水湧而出薦紳先生交譽之予恐其或偏也為之箴曰爾欲師古古何所師法言大訓日星昭垂爾繹爾思志須刻苦欲視其身必入其戶中唐坦然由戶及庭有宦有與以次而升惟學亦然懼畫於淺日造其深所見乃遠人已兩盡方為極功毋局於文一偏之攻此謂師古古訓是式我作爾箴服之無斁

呂府君墓銘

公姓呂氏諱民順字固安贛州興國人曾大父某大父宏畧父志熊妣易氏公生八歲成將萬夫長過其家恰公點慧把實膝間問曰爾能偶句乎曰能因出七言試之即應聲成對一坐皆驚稍長以力本尚義稱家用益裕無物不周然好與賓朋游每逢今節必折簡邀致肆筵宴饗之酣觴淋漓雅歌投壺必盡歡而後止歲甲申大厲為人災朝疾而暮即殞有一室盡長者精屍緩橫無人具棺歛公慮之與問右大姓謀俾道家者流焚而除之公齋戒沐浴對越七晝夜儼若有臨其上者厲氣為消邑宰失刺不花敬愛公甚唯公言是聽未嘗干以一髮私鄙民謝氏為強寇所誣搆獄案具將上公從容一言白其冤謝獲免終身不令謝知之俗好競渡當五月

五日造船為龍形飾以五采為鈺鼓鼓譟奔赤旗以為樂觀者如堵牆公訶子姓曰是非君子之道也禁勿往往有罰公妻喪父言及每垂涕事母夫人唯恐違其意卒以孝聞變第民瞻一日不見則愀然不樂民瞻天遺孤以仁年甫十四公鞠之育之逾於已子以仁復卒生二子尚幼公為保抱勞持使守其先業迄今有成公生於至元癸巳八月二十日歿於至正乙酉十月某日殯發精神不亂呼水起盥手端坐而逝享年五十三以明年丙戌某月日葬於縣西九峯山之原禮也公妻劉氏諱淑仁同縣清德鄉人生二女前卒繼室亦劉氏諱福真亦同縣人家於宜城鄉四子震復鼎益三女適劉平可李末聖張良貴良貴妻少多歐陽氏出孫十女四人子濟法從時復實為承奉常相與交游極禮復間請銘公之墓予謂公孝以奉親仁以及物禮以馭下皆可以無憾宜勒銘墓門使百世之下有知公者銘曰世遠道散俗乃分孰能障之狂瀾奔夫君屹立志有存制行如古變絕群有不信者徵斯文

呂母夫人劉氏碣

予既銘呂復先府君之墓復又請曰母夫人劉氏年六十四以至正庚子七月一日卒明年壬子十月某日葬贛州興國大足鄉賴嶺之原與先公異穴其事不枚附書于前銘敢泣血銜辭以請惟先生成之夫人諱福真賴人也父東可為邑之望宗妣某氏生十六年歸呂府君民順類面嚴冷語言不妄吐黎明出坐堂上戒諸子曰爾治田賦爾應科繇爾懋廷有無如期皆集不敢違尺寸晚則會妾媵于一治絲帛至夜分無先寢者中外畏之如嚴師子姓聞警效而至皆肅容拱立俟其過而後去過鑿石流金之候流汗成漿不敢服短製以見雖嬰兒夜啼者輒給之曰毋來如毋來啼亦即止初府君娶劉氏淑仁生二女少孀歐陽氏正一生一女未幾後

先成而三女累然也夫人視之如親產子暨長揮名族歸之
裝具充衍無備及府君歿人有弱其孤幼者構事擾之或權
其禮畷或徵其貨賄議起泉湧夫人處之泰然鄰媪有言者
其產需已久乘隙數徵其直強謂餘錢未嘗庚夫人如其言
與之上下持不可夫人曰貧故也宜其所樂為哉元季兵亂
供億日繁千金之家皆赤立夫人能隨機應變有司不敢侮
家業卒仍其舊兵定子姓欲析居夫人曰祖宗之業不可失
也會娣奴議鳩材建宅一區俾同爨焉晚年奉淨屠教尤謹
朝夕誦佛書累至數千卷其於世事澆如也子男四孫男十
孫女四詳見府君銘中茲不書焉曰家人利女貞釋者曰家
人之道利在女貞女正則家道正矣又曰有享戚如吉釋者
曰必有孚信則能常久必有厥慶則能終吉其夫人之謂乎
法當銘銘曰
婦子嘻嘻其家乃滿家人嗃嗃其終乃吉有美夫人其志也
避以嚴御寒肅而不詳質而不範終以肥其家銘以昭之言
則非誇

恭跋 御製詩後

釋門宏勝無理不該無事不攝其於忠君愛物之心亦甚懸
懸凡可以致力雖身命將棄之況其餘者乎人徒見其嚴
生死轉指為棄滅之行嗚呼此特見其小乘者爾吾佛之為
教豈至是哉天宰禪師祖關仲猷以高行僧召至南京會朝
廷特遣使日本詔祖關與克勤俱祖關不憚鯨波之險毅然
請行 上壯之賜以法器禪衣之屬令太官進饌饗於
武樓下且諭其國敬浮屠宜以善道行化時天界禪師宗泐
掌賦詩贊之其詩上徹御覽遂附賜和答詩凡一十八韻首
言王化無遠邇一視同仁次言宜誘以善道庶契西來祖意
次言經涉海洋艱險君臣大義毋忘次言以平等法行
之無有彼此之異末言使畢言旋方盡始終之義其丁寧反

覆之竟不亦至哉祖關受 命而行自翁州啓程五日
其國境又踰月始入王都館于洛陽西山精舍一處
聖訓敷演正法無非約之於善聽者獲愕以為中華之禪伯
亟白于王請主天龍禪寺寺乃夢窗國師道場實名利也祖
關以無上命力辭之且申布 威德兩間內外所以遣使
者來之意王悅命摠州太守闡漢宣同僧淨業等奉方物稱
臣來貢祖關既入 觀天顏怡悅賜白金一百兩文綺二
繖祖關以謂遭逢 感際躬承 光寵不可無以示後
裔乃粉黃金為泥書 上賜和詩成卷勒其副名山屬
滿識其事於左古之帝王寵賚方外之士固不敢謂無之而
鮮以天章貴飾之者今祖關之逢可謂優鉢曇花千年一現
者矣其東旋也將見五色天光炬苾於龍山之上晶晶榮榮
直燭霄漢飛潛動植皆與有榮耀焉抑漁聞昔嘗果昔塵
浮屠中而念君愛物之念嫩如日出日張魏公稱其非聲聞獨
覺私厭生死者比人至今言之祖關因音覺諸孫也其出將
使指不辱君命倭人慕化稽首來庭宣樂宋政者可冀其為
一執宜其簡在 上心而褒嘉之命屢下也漁不佞亦
居法從故不辭而為之書上以昭帝德之廣被下以白釋氏
之有良材云

李大猷傳

李願謹字大猷姑熟人父深肥遯山林以書詩為教自號蘇
軒母陶氏無嗣晝夜禱於觀自在佛夜夢一比丘尼乘白鹿
車抱嬰兒投之曰此福慧兒也善視之既而有娠生未逾月
兒忽身熱如火不進乳陶方以為憂復夢前比丘尼持來數
顆嚼食之夢覺兒汗如雨遂瘳年四歲嬉戲父膝下因投以
記姓書兒曰此有何異讀之時美為父大驚更以孝經一編
即能聞記稍長益駭發異常父嘗手書首楞嚴圓覺二經逐
卷取讀之力白父母學佛於城南頓覺蘭若祝髮受具戒制

今名顯證走大石山中與僧法秀將秀有高行願證期取法
 馬父之杖錫未南京謁淨覺師於天界禪林師見其俊邁命
 為侍者謂之曰子才銳甚宜留意文學他日期子弘宗扶教
 也於是獨坐一室竺墳皆愛敬之與其相倡酬師尋命草書記
 奇氣一時名公鉅卿皆愛敬之與其相倡酬師尋命草書記
 洪武戊申出世嘉興水西寺庚戌廷兵興之道場未幾退居
 武康山中著觀幻子內外篇以合儒釋一貫之妙其內篇曰
 釋教其目十則宗本教述會源非即必悟示證最志古今不
 昧寂動也外篇曰循本其目如釋教之數則性上性中性下
 人物道迷克已至樂言命為已學方也曰適治其目如循本
 之數則禮樂封建井田兵間用刑尚德儒史經權三尚圖象
 也曰史論其目如適治之數而逾其三則宋襄儀秦秦漢文
 武儒老魏吳漢晉虛玄果上果下惰唐後周也皆踈屬前人
 其尤煇燁不可襲秘聲名突起指紳閭癸丑之冬願證還天
 界禪時侍 皇上升武樓遙望禪林願證曰其中有良
 僧千應對曰近有二僧從吳越中來皆能文辭 上曰
 其名謂何應對曰一則願證一則證傳 上曰試取觀
 之漁因進證傳文一編 上親覽終卷曰是或儒者之
 所不及復問願證所著應對曰太常丞張丁家有往復論性
 書送道中官召丁携書至 上披覽如前喜曰論議甚
 高其誠中錚錚者乎明日 召見謹身殿慰勞備至
 勅吏部皆除應憲翰林文字賜第太平門及妻妾各二凡日
 用百需之物無不周復命中秘書籍令閉門習讀三月俟
 髮長勝冠然後泣職後三月願證有疾 上意其沉鬱
 多疾賜藥吐之疾稍減已而復劇中使問疾者絡繹于道竟
 不起病將薨時唯仰首言曰死則死所可憾者受
 上之深恩不能報爾遂口授其友草謝表表未終而逝
 上夜夢願證未謝服大布寬衣巾稍欹叩其家人服色正同

因移棺槨巾不正 上尤愛其為時洪武甲寅二月
 也壽三十七云 上九愛其為時洪武甲寅二月
 史官曰昔在宋時仲靈高師鐸津李氏子也每夜驚視自在
 像謂其神十萬乃親自是世間章句不學而能逐作原教論
 明儒釋一貫以抗諸儒之說轉觀公崎歐陽公脩皆專禮之
 今願證亦李氏子其母亦累構觀而生亦博極經書亦著
 為論說以明儒釋之道亦異矣我志弘宗扶教代嘗有其人
 滿歎固不致謂願證之如仲靈也其志之所存抑果有不同
 者歟然仲靈進正宗記僅得仁宗賜紫方袍及明教之號願
 證則屢被龍光親枝為王官使其得壽則道行于時澤無不
 濡與願證交愛才之念不下於韓歐二公弗忍其名不傳也
 故徇全室勅公之請且著其事於篇
 故據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揮使司事和賞公續記
 公諱和賞良兀氏世居高昌會祖紐傳事元世祖有功封高
 昌王祖帖木兒不花中書左丞相父不答失里中書平章政
 事皆襲王爵母也先忽都封王夫人公性警敏能知時達
 幼亦紹王封鎮永昌洪武三年大兵下蘭州公貴印授自末
 昌奉府鳳翔門內附 詔授遠將軍高昌衛同知指
 揮使司事世襲其職公乃開設官署招集降卒數百人會宋
 國公馮公勝奉 勅征其肅命公繼鎮西涼轉輸餉無
 乏之寓今年二十有八以十月八日登江寧縣聚賢門外五里
 呂氏花園 上遣使者祭奠 恩禮優渥人皆以為
 榮公妻曰都堅子一人太平女二人在室惟公生子王家
 入 國朝禁屠顯爵方以事功自見而賦年不末惜哉因
 為願其世系及卒蓋大異納於墓以志其哀
 故成穆貴妃孀誌

成穆貴妃孫氏諱某其先世居陳州父和卿仕元朝因家江

南毗陵母晁氏妃稟性賢淑聰慧過人父母既亡長兄橫治

家事值元末天下大亂妃年十三隨吹兄範避兵揚州遇青

軍陷城一時離散範不知所所在元帥馬世熊妻遂育妃為美

女年十八未聘

上聞其有容德 詔納宮中及至言行皆有禮法如古

賢女嘗請於 上訪求橫得相見 上即位冊為

貴妃位居眾妃之首妃益小心恭謹事 上甚至有微

戒相成之助佐 皇后以理內治宮臺蕭雍上下咸無怨

者侍

上十有五年生四女其第二女蚤卒洪武七年秋九月癸未

妃得疾至庚寅薨年三十有二 上為之感悼

詔謚成穆後緣人情定議命 東宮親王持服一暮

粉有司營葬具甚厚念其無子賜田租三百石令供歲時

祭祀之費卜日未得吉停柩宮中者兼旬至十月己酉始權

厝京城朝陽門外褚岡之原禮也塗窆有期謹奉

勅書其卒葬歲月納諸壙中嗚呼哀哉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

論死續集卷之一

宋學士文集卷第二十九

翰苑續集卷之九

贈惠民局提領仁齋張君序

嗚呼醫其難言矣乎人之生也與天地之氣相為流通養之

得其道則百順集百邪去苟失其養內感於七情外感於六

氣而疾疾即生焉醫者診而治之必察其根本枝末其實也

從而損之其虛也從而益之陰平陽秘自適厥中粗工或昧

乎此實曾虛虛損不足而益有餘其病之能起者鮮矣此其

難一也氣血之運必有以疏載之左右手足各備陰陽者三

陽既有太少矣而又有陽明者何取兩陽合明之義也陰既

有太少矣而又有厥陰者何取兩陰交盡之義也何經受病

宜用何劑治之治之固不難又當知有引經之藥能循此法

則無疾弗瘳矣粗工不辯十二經而一槩施之譬猶羅雀于

江魯魚于林萬一或幸而得之豈理也哉此其難二也感氣

有不同攻治亦異其宜曰升降曰浮沉吾則順而承之曰寒

熱曰溫涼吾則逆而反之庶幾能全其天和而不致傾倒錯

繆粗工則悵悵然當順則反逆當逆則反順如盲人適野不

辯乎西東此其難三也病有寒熱熱者當投之涼寒者宜濟

之以溫此恒理也然寒熱之勢方劇而遽欲反之必扞格而

難入熱因熱用寒因寒用其姑則同其終則異庶幾能成其

功粗工則不察而混治之此其難四也藥性有陰陽而於氣

味見焉然不專於陰陽也又有所謂陽中之陰為陰中之陽

焉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不察也粗工則不嚴重輕而妄

投之過矣此其難五也然此多內經之所明言自裴宗元為

所致宜温之果瘕中書平章政事李思齊遺疾 上遣使召張君療之張君脉已曰色天不澤尺脉已絕然能食飲主踰月而死後亦然先是全室禪師沛公無病偶于張君視脉色張君曰師雖康強其中多帶痰後有中風之患當時成不以為然至是夜果作手足痿痺不仁張君用辛涼劑汗之下而愈師欲以金贈遺之張君笑曰師何必爾也得夫論林文一篇不翅足矣師來為予言予雖不知醫而醫之諸書頗嘗讀之故為疏五難之說使觀者知其道為不易如此嗚呼醫誠難言矣乎若學如張君察證如張君制藥如張君則不謂之難也已

重刊舜照和尚四會語題解

舜照和尚九史端公既示辭金筆黃文獻公為銘其塔蜀郡虞文靖公為序其四會語二公以文辭名天下亦亦備矣其入室弟子清泰子撰金山惠明天寧祖闡復合辭請曰舊刊所錄先師語不幸燬于兵然非此無以見道之所存竊懼不傳子標三人者已協力命印生重雕之矣敢重以首簡請為序雖然序猶可略也先師事蹟多步神異狀行者輒諱而不書神異之事大乘者固所不樂聞苟錄以示入道之士亦足以起其正信初何傷乎賴併識之序中予不敢辭捨子標等言公平頂古貌眼光鑿人頰下數鬚竊立凜然如雪後孤松坐則挺峙行不旋顧英風逼人凜如也所過之處眾方謹詳如雷間履聲輒曰端書記來矣凜然如無人賓友相從未嘗與談人間細故舍大法不發一言秉性堅凝確乎不可拔目為大僧至化滅無一夕脫衣而獲其從南屏歸化城受經夏夕啓窓而卧忽一梵僧飛錫而來與談般若若樞要疊疊不絕未幾騰空而去虎岩師主雙徑時嘗言道家者流有上 謁帝者其還甚速因叩之答云為選徑山四十八代住持故天閑人不開爾公正符其數公朝京師夢徑山潭龍君持金匙

舉食食公數凡十又八公主法席實十八春秋也公將示滅所剪爪髮留瘞化城幻有庵遠啓視之設利彙彙然生矣公之遺事有若此者皆宜補書以見於世不可畧也蓋公道契佛祖名震華夏誠堪與問氣之所鍾其祥應之至亦出自然非奇涉於神怪者比也文獻所謂門庭之盛規重矩疊法雷尊震裂地轟天文靖所謂聲諸名藩鎮以宿將隱然持重風霆不驚擢機行令舒卷自由足以使方城連戍有所仰放不敢踰越其言誠不誣哉燕何敢復贊一辭願念文靖之學粗聞而知之又執弟子之役於文獻之門者最久於是勤其緒論重申之如此嗚呼公之四會語其高假燕文以傳之執子標字用堂惠明字性源祖闡字仲啟皆設化一方黑白咸版仰云

徐陽蔡氏道山序表

祠部主事蔡秉彞詣瀛請曰彞之曾大父諱某姓蔡氏初居趙州因有子游遂家焉娶胡氏無子唯一女懼蔡氏之血食也乃命李氏子冬後冬負氣自憂投人命竟不知所終遂以女歸秉安之許氏許氏諱清字士廉讀書有賢行平居寡言以檢德自許曾大父愛之曰是類我者也命以為子不聽久之乃相從實彞之大父也不幸為高氏子誣橫以死罪留圖彞者二年質產咸廢而大父無愠容大父復無子亦生一女先是句容龍潭人孔氏有謹善者字固室切失怙恃唯二兄存頌查之依仲父以生一旦告仲父曰兄若弟一氣所鍾也苟德區區實業使兄彼不義之名人其謂我何請避之仲父為之洗瀾出涕且曰吾在子勿憂於是竟失夫無留意行至餘大父見之嘉其知桑倫之理與其語又輕財仗義有特達丈夫志亦以女妙靜妻之割羊豕大饗媼朋焚香祝天曰吾再世無嗣蔡氏之傳將遂微矣是子其克荷負吾家乎乃後之實彞之父也不數年盡復大父所喪土田人有曲

行面直之鄉黨稱其賢生四子長即彙次玄童次壽童次慶直及一女至正甲午三月二十九日餘陷于兵先母與女素英抱節赴水死玄童慶真皆不知所往獨先人與彙間關渡大江而居金陵先人因憂憤成疾死時八月十八日也彙妻王氏生一子名繼宗嘗念三世皆以異姓為後雖於先王之禮有所未合原其情之所至豈得已哉彙家素積善天必福之異子孫或眾多各俾一人承祭許之祀而彙復姓孔氏則於禮為得矣然大父之年僅五十七大母復少四歲而終父視大母之年又少十歲母之年則如其父焉四喪皆於黃道山以昭穆序筵山在州東北十五里曾大父兆域之所在也墓石皆無文顧子為通書諸碑以示後人天地開闢際初生民何嘗知有所謂姓氏聖人者出惡其無貴賤親疎少長之別也於是因生賜姓胙土命氏以至於以字以謚以官以邑而族系漸繁矣祭本姬姓許本姜姓皆以國氏者也孔本于姓以王父字為氏者也而三者何可同乎雖然凡有姓氏莫非神明之胄而出於堯黃之世所謂二十五宗一十四姓者尤多流雖殊而源則一禮謂之不同亦未見其為可也然彙之為孔氏因為不刊之論彼二氏者豈可忘其所付託而為若教氏之鬼哉誠今于若孫繼之一如彙所言亦出於禮之變耳嗚呼氏族之不傳其淆亂無別亦難明矣使彙不自言數世之後惡知有所謂孔氏者哉昔人有云人有姓氏猶衣服之有冠冕裂冠毀冕雖有帶裳幅烏不足以被飾其身其任不為不重矣其任為甚重人反視以為輕有如彙者豈非有識之君子乎某與彙交既久若異姓昆弟然故因其請為秉著先塋之碑使後世有考焉彙字秉彙為人慷慨疏通其從政也難集之事談笑而成之人號為長才勿鞠同里王時中家遂婿焉已而襲其姓時中既有後今請于朝仍氏於祭

云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行業碑銘有序

大天界寺住持白庵禪師諱力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其母周氏夢一鳳眉僧額應真者直趨房闈塵芥弗混因驚呼而覺遂懷妊時至而育奇姿饒那滿庭年臨五六方穎圓穎白哲如玉琢見者無不憐愛照大夫時抱載車上歸與妻妾環玩之欲索為子父母靳弗與逮七歲穎悟異常凡書一覽即能記憶或見佛像輒五体投地作禮而退一日請于母曰兒思世相起滅不常將求出世間法可乎母曰出家甚苦爾年幼豈能堪乎曰兒心自樂之想無苦也自後請之不已父母知志不可奪俾依吳縣寶積院道原衍法師為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頌其樞要衍公主秀之德嚴師為綱維之職執範肅然忽喟然嘆曰名相之學零諸之矣盍棄諸緣而往躡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公子雙徑古鼎一見輒以法器相期示以德山見龍潭語師奮迅踴躍直觸其機從而有契銘公俾掌記室曾未幾何分座後堂敷宣大法如山川出雲靈雨霑潤四眾信服履歷居前室聲光輝燁起叢林間至正丁酉出世住蘇之瑞光寺會嘉興天寧寺災郡守貳咸曰非師不足起其廢具禮幣遣使者力邀致之師至未久儼如梵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孔贊嘆帝師太室法王聞師之賢授以圓通普濟禪師之號師自切喪父唯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以奉養焉同袍或議之師呵之曰爾不見編蒲陳尊宿乎何言之焉為也洪武改元

云

師住持大天界寺命將下之日乃僕夫所夢之宵也師應
 詔至闕見 上於外朝慰勞優渥即令內官送其入院賜
 以天厨法饌萬襪之暇時召入禁庭奏對多稱旨蓋師精通
 西竺典及東魯諸書其與為紳談論雍雍如吐玉屑故咸樂
 與之游至於勤辯學子務以真指心源宗說蕪行機用迭發
 尤使者敬仰不置四年春 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
 二千建廣薦法會于鍾山命師從持齋事師能盡承
 上旨凡儀制規式皆堪傳承又尋以母年老舉徑山初公自
 代復還庵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 大駕臨幸詔師
 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庶僚眾而聽之靡不悅服一日
 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遇
 我未幾示微疾謝去醫藥飲食手書一偈委順而化實六年
 十二月二十四日也停龕六旬始行荼毗之法視其兒如生
 數珠齒牙不壞於火設利羅舞等觀者競取之而去世壽四
 十有七僧臘三十又六兩度弟子其等二十餘人嗣法上首
 出住名山者保寧覺慧等又二十餘人三會語有錄謀建塔
 於嘉興城西環翠閣若以其年月日舉靈骨及不壞者藏焉
 師神觀考停智辯縱橫以宗教為己任不畜私財每得財施
 輒舉以給貧者嘗以楞伽經及法空壇經乃釋門心要當番
 暑時揮汗騰鏹鏤梓以傳師既歿覺慧恐其遺行泯泯書
 夜弗自寧作繁辭行為書已予為塔上之銘予惟臨濟之傳
 至於寂照大師其道益光明盛大故其子若孫亡慮數十人
 各主名山務識本源至今接武而奮者尚未已也如師者亦
 其一人焉此無它傳後之真頓悟之正而無它岐之惑也夫
 塔之有銘始於梁而尤盛於唐以為不若是無以繫學者之
 思而景先哲之行也予不敢廢此義遂因慧覺之請為造銘
 曰 一真妙心方圓同太虛迷者自蝕方唯塵之拘局治
 局攻方在靜其慮禪斯有學方流于中土臨濟正宗方奕葉

其先傳至宋昭考愈允厥宗十子孫鑿考各闡化機要使
 普遵考出於汗渠唯師之生考孰乘穎輪宜伊應具考憫世
 度人學薰內外考卓然名家轉彼名相考為德之華矧目一
 驗考大法畢具見者悟之考無句之句空華樓閣考彈指即
 成示現世考何經何營三益精藍考其法益崇焉以微之考
 設利青紅生死去來考不礙真圓飛鴻印雪考不趾死然塔
 簪新建考下瘞靈骨銘以揭之考來者是則
 夾註輔教編序
 天生東魯西竺二聖人化導蒸民雖設教不同其使人趨於
 善道則一而已為東魯之學者則曰我存心養性也為西竺
 之學者則曰我明心見性也究其實雖若稍殊世間之理其
 有出一心之外者哉傳有之東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
 同也西海有聖人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南海北海有聖人
 出焉其心同其理同也是則心者萬理之源大無不包小無
 不攝能充之則為賢反之則愚不肖矣覺之則為四聖反
 之則六凡矣世之人但見修明禮樂刑政為制治之具持守
 戒定慧為入道之要一處世間一出世間有若冰炭晝夜之
 相反殊不知春夏之伸而萬彙為之欣榮秋冬之屈而庶物
 為之蕭息皆出乎一元之氣運行氣之外初不見有他物也
 達人大觀洞然八荒無藩籬之限無戶闕之封故其吐言持
 論不事形迹而一趨於大同小夫淺於肝膽自相明越者惡
 足以與於此執宋有大士曰鐔律嵩揮師寶洞山聰公之法
 嗣以二氏末流之弊或不相能也取諸書會而同之曰原教
 曰廣原教曰勸書曰孝論而壇經贊附焉復恐人不悉其意
 自注釋之名之為輔教編若揮師者可謂攝萬理於一心者
 矣予本章逢之流四庫書頗習讀遂至壯齡又極潛心於
 內典往往見其說廣博殊勝方信禪宗元所謂與易論語合
 者為不妄故多著見於文辭間不知我者或執手來誚誓予

嗚呼不答但一笑而已今因虛白果公重刻是編其有功學者甚大故執筆言之嗚呼孰能為我招禪師於常寂光中相與論儒釋之一貫也哉獨視霄漢悠然遐思者久之

題滑壽傳後

昔者太史遷作史記創為記表書傳集彤筆者咸宗之然而傳之為體雖不一不過立論序事二者而已獨為淳于意傳載其應詔所對自齊侍御史成至公乘項處凡二十有三人書治病死生驗者具悉其故何哉蓋暨乃人命所係不敢不慎故特變例以成文耳襄城滑壽伯仁以暨道高一時而吾老友宋君伯賢徵史廷法為之傳事核詞古而光餘燁然與伯仁游者毀梓以行伯賢方載筆詞林其言當見信於世它日必有宋之入史牒者淳于意之事尚得尊美於前哉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 傳法正宗記序

表大法之真傳起摩生之正信宜莫如書然而真丹身毒相去絕遠梵語華言重譯或殊况屢遭殘斥之禍生乎其後者必蒐羅隱逸編觀會通然後能定是非之真謬聞之士苟獲窺其一偏遂執為確然之論斯亦過矣嗚呼闢邪說之膠固伸正議於千載之下不有先覺學者將何所從哉昔者漢魏淫禁經及智度論頗知釋迦文佛以正法授迦葉世世相傳具有明證故自前魏支疆梁樓至洛邑譯經法傳自七佛至二十五祖婆舍斯多而止東晉佛跋跋陀羅至廬山所譯禪經自迦葉至二十八祖達摩多羅而止逮夫後魏之時榮道屏釋而沙門曇曜倉黃逃竄軍錄諸祖之名匿岩穴間僅及二十四祖師子尊者而止佛運重啟曇曜進為僧統吉迦夜等遂因之為付法藏傳其去前魏已一百九十餘年東晉亦六十二年矣東魏那連耶舍至鄴覆補譯西域諸所傳故事跡其次第與禪經不差毫髮則全闕之分有不待辯而自明矣唐興曾漢大弘達磨之道傳布益眾義學者忌之而神清為甚乃攝法藏傳所列謂師子遭難絕嗣不傳猶以為未足誣迦葉為小智不足承佛心印指禪經實後來傳會難以取徵而好論議之徒紛紛而起矣宋明教大師莫高讓而病之傳未出三藏記洎諸家紀載釋迦為表三十三祖為傳持法一十三百四人為分家略傳而旁出宗證繼為名曰傳法正宗記復畫佛祖相承之像明其世系名曰定祖圖申述禪經及西域諸師為證以闢義學者之妄名曰正宗論共十二卷其衛道之嚴凜凜乎不可犯也瀛瀛聞之太平真君之七年魏太武用崔浩言宣告征鎮佛像胡書皆毀焚燒當是時諸種經論多煨燼之末屋壁之深藏蓋至於火而後出以觀之曇曜之流固未必能見禪經至於諸師之論義學者亦

未必得盡聞之顧執一時軍錄不全之文而相為垢病猶持十指而掩日月之光一口而吸滄溟之水多見其不知量也大師之辨析夫豈得已者哉爾祖果禪師以誠為契道波沒焉唯恐法輪不運合衆錄重刻以傳嗚呼書不流通與無審等大師固有功於宗乘而果公之為則又有功於大師者也皆不可以不記因追序其作者之意於首簡云

西廡黃氏家牒記

黃本陸終之後受封於黃若春秋所書黃人是也其後為楚所滅散居江淮間以國為氏在宋之季有諱定者家楊之六合為兵馬副都監元兵攻揚定同大將與之鏖戰敗績率妻孥踰江居處之龍泉會襄慶公峻都帥師攻慶定復隨州兵出戰至九里潭力屈就擒峻命統其衣反棧于樹墜弓而向之曰速降速降不降矢貫汝心矣定毅然弗為動定李女南金聞之獨泣曰女子緩急無用理誠不誣妾雖不才忍見父入鬼彊乎乃脫簪珥遂首垢面走馬謁峻都曰將軍平江南一才一藝宜不忍棄妾父有大將之答奈何莫之死地即死愈堅他敵心於將軍甚無益也故妾舍恥未言將軍苟不聽妾請與父同死誓不獨生也峻都義之即命釋其縛俾隸麾下同諒地閣中權授忠武校尉建寧路下千戶且命統精兵擊延平之沙縣定嘆曰吾宋臣也不能死其類有洪矣奈何加兵向之乃引疫固饑萬建寧之既極將終老焉後五年復擢泗州五河縣尹階承務郎未及代又擢官歸以壽考終塋城南蓮華池上定娶某即連氏生四子世部世衡世得世虎世衡鄧傳翼總把總把軍職也世虎有勇力能以手摧巨竹破之世衡獨有後餘音無傳世衡亦娶連氏生三子義夫之柱細良致堊壽山之原義夫子世忠娶建安陳善足生四子同壽聚嘉如滿晉保致堊佛壇之岡同壽聚嘉夫如滿字子謙娶建安張祥生四子仁義智貴仁字淵靜以易

經舉鄉貢進士名列第四以溫純能詞章選為太常贊禮郎階將仕佐郎娶泰州張惠義字永宜智大貴字用和王氏出也晉保字居德年十六郡庠秘試輒先列已而深通易經應書鄉闈遂有薦于朝者授忠州鄞都丞娶某郡張洪壽生二子炳炯炳委夫老柱好武藝娶某氏生一子問其所習如其父段于軍細良娶某氏生一子某初義夫既歿如滿八歲普保四歲家事絕艱辛陳氏以黃乃宦族水雪自守越五年其外伯父馮翁力奪其志適里之同姓黃清字東澤實桂甫之子宋孔目官某之孫鞠育二子擇名師傳授以詩書不翅親父二子亦感其恩能孝養之生事差終終身無違者清之弟淨既生子琅琅生子福慧矣孔目之宗當不墜如滿乃還奉五河君之祀其子仁實從子學明經聞備其家際使後人有所於考請子序之手聞氏族之學昔人所甚重所以明同異辯親疎別是非也蓋氣血相貫喘息相通唯正系之傳則然儻以他氏參之此即吾人之戚都不可不慎也寒潭固同姓其家承胤既有其人子謙之自稱其父斯亦禮已况五河君以武顯而居德及仁方以詩書起家易武以文允可見能亢其宗者其顯融蓋未艾也故弗辭而為之記詩有云子孫孫勿替引之黃氏之後人益思其自慎者哉

故麗水葉府君墓銘

括之葉氏世居松陽卯山至唐銀青光祿大夫越國公法善始以道術顯宋初有諱備者從卯山廷麗水之東里又至崇信軍節度使贈檢校少保葉得始以政學者夢得字少蘊世稱石林先生者也府君諱元顯字子西先生之十世孫氣宇凝懇沉酣於六籍而考益諸史百家折衷羣聖人之說故其學粹然不雜以他岐端居若思善恕不形于色一動一靜咸拾押無違度雖經鑿石流金之候未嘗離冠衣而履下帷講授弟子執經者環立左右府君為數譯與旨備其粗疎入於

審微無不盡然充足若蒙大霧而行不知身之沾潤也然其躬行尤力在父母側和婉其聲氣進退有容恒恐弗勝其依戀慕愛之情津津然洋溢於外暨疫疾毀骨立幾至於成性終身孝慕不棄四時祭享必極其豐腴復一珍品不薦不敢食遇請日之饌設席奠酒設邊豆菹醢哭盡哀追想容聲竟日乃已延平守項君棟孫鄉交也每稱之曰吾交人多矣生事莖琴求無愧古昔者惟吾子西耳人聞之無異辭家雖貧殺衣痛食莖宗靈十餘喪有皆急者輒視其有無給之過庭之間尤善於訓迪窵曰吾家自石林益衍書詩之澤接武繩綬至今十餘世矣吾祖吾父挺然於其中尤以種學請文自任其遺編所存者可見已故鄉旦之評必曰儒紳之聯軌者東里葉氏也吾朝夕以思唯寐始忘之爾等毋忘事累吾無以見先人地下諸子聞之更相勸勵皆為文行士里閭取府君以為則焉年既高幅巾大衣褊帶於烟霞泉石間爾詠自娛其樂道循理一出手惟分之正士大夫多慕之或相率號之為樂隱翁一旦遺疾復呼諸子謂曰吾今幸得全歸矣生不離父母死安可侍去之乎爾當歸吾骨先墓之側魂魄或有知當護執饗具之禮死且不恨言訖而氣絕至正甲辰十二月十二日也壽六十八以其年月日墓於在喜康鄉上黃之原曾祖懿生祖泰亨宋太學生父浚母某氏娶趙氏先九年卒生四子宗道守禮寅清且壽守禮以明經貢銓曾拜監察御史予雖不識府君幸與御史中丞青田劉先生游先生盛稱府君歷世相仍之懿未嘗不以為襲簪紱者不難而能傳經業者為難豈惟所習有轉移或不同蓋亦有天道焉自非高之深發之遠未易以致於斯也善人之報吾將於府君徵之雖然府君端人也善士也孝足以奉親行足以屬俗學足以覺後進古所謂鄉先生歿則祭之者其在斯人歟其在斯人歟銘曰

括之顯族葉最有聞奕世書詩以逮于

君式遵遜軌載揚清芬隱括恬淡文氣鬱溫內外備飭寤寐克勤彼鼓篋者從之如雲揚確古訓辯詰道原爾祀爾梓我銘我新小大異施期俾于勤夫道謂何少徽夜昏八尺之堂上生蘭孫未以釀酒用醉君璋

棟州高氏先瑩石表辭

高氏出自姜姓氏族書謂齊太公六世孫文公赤生公子高其孫侯為齊上卿與管仲合諸侯有功桓公命侯以王父字為氏考之春秋傳高侯乃天子命卿其得氏在桓公前非有合諸侯之功而後得氏也侯之前已有高渠彌高克為鄭大夫則齊之高氏其先已仕鄭亦非待侯而賜氏也氏族之學父廢其書要不足深信所可信者但知高氏出於齊而已其後裔滋蕃分布京兆河南華陰者為最多而棟州之有高氏又自河南分也當金源之季有諱溫者善騎射臂力絕人元兵攻棟州溫集氏為軍搃退之以功授漢軍謀克佩銀印已而帥師勦王遂入宿衛授完顏董與元兵接戰果殺山東經畧副使金亡溫仰天哭曰國亡矣我何生為持自到左右奪其刃且勸之曰爾死無益於國後傷二親心君親一也易若存餘息以奉菽水乎君收淚謝之間聞歸鄉里取或器銷毀躬耕隴上噤口不談兵亦不交通賓客惟日以悅親為務時方內附濟南頑民有乘陣唱亂者以郡統召溫溫力却之然語及金朝事輒涕下不自禁娶姚氏生男子六子王沈毅有父風初溫以老將家居東諸侯多忌之會攻宋籍山東良家子為軍王度不能免因自薦為大將察罕那湍取淮泗連海四州所向克捷諸王也古壯其勇賜以佩刀弓矢遂從察罕入宋都定閩越戰數有功授行軍鎮撫都彈壓詎旋論賞具校十字翼管軍鎮撫仍佩銀符戍通州王受命慨然曰吾生長兵間出萬死一生以幸有今日天下乎矣安能終日齷齪從健兒輩游乎遂以兵屬部曲張某領之未幾十字翼攻

成平江王因引疾歸山東力田以奉親如温之為或強起之取世襲為子孫計輒笑而不答娶岳氏生子曰珪子君章以力本尚義稱其於華利淡然無所好族人負官中錢至數百緡計不知所出珪傾貲代償或言無米及饑饉不能出戶者多周之汲汲若不足有兩貧者不收其子錢且戒子孫學耕稼勿為吏胥其有惡德者不共兆域而藏家教峻整清風雲然也娶韓氏生男子三次子為字伯舉讀書頗通大義韓棄去遇駭馬不問直之高下必市之挾弓矢跨行如飛中正鵠不失毫髮有將家子之風事母能孝食飲必親嘗衣衾則視時煥奕而進退之元統癸酉歲倫大疫且四起道殣相望買棺槨瘞之其未死者作渾糜給之嘗以泉布貸人人久不能償取其約劑焚去漫若不復省至正中江浙行中書察知蕭之才行命隨石抹將軍 捕寇海上翁星建奇策將軍為翁翁熱父而益親人自不忍厭之嘗教其子云我家近海濱以弓為推門戶田桑供衣食雖不多知書禮法素謹至今弗敢墜爾曹益務為善毋貽祖考羞使它人稱汝為善士我死目亦瞑不然雖日宰百羊馬草吾將不食而吐之夫世以為名言娶吳氏生二子裕桂榮生甫一月而母亡懷孟馬氏求繼其室為出裝奩求保母乳之其視裕尤篤不翅若已所生比兵戍南土者宗族給其衣費謂之封樁錢廉父困不支馬氏勸翁曰君雖在戍家既相立矣又何以仰此為一族成補為仁人至正壬辰秋翁移戍當塗桂榮勇冠一軍後三年戰死金陵馬痛之亦成疾卒先是諸妯娌岳韓三氏皆以孝事舅姑見稱而馬事繼母尤加撫弟妹至成人三十餘始嫁生一子暉日夜迪以書詩至質衣以為束脩暉乃以學名遠今六合載清 大明御塵入侍 青坊父之權國子助教移磨勒司令陞 太子贊善大夫轉刑曹郎中遂

為福建行省參知政事累階中奉大夫云惟高氏三世大墓皆在棣州樓博務南其原曰萬家庄唯蒿死於亂離摧殘建業西門之外郊萊塚疊疊莫能辨其真其卒時則歲丙申四月某日壽五十六馬之卒願先於萬家二月十九日壽五十三兵燹之餘又用浮屠法付之水火暉日夜念之落落不能收時從近代之禮藏衣冠祖襲之制既請薦紳先生為之銘而又徵予之文迪志其詳予惟先祖有善而不能知不知也知矣而不能揚之不仁也仁矣而紀載過於實不信也信矣而不能愛諸禮義則不可銘諸鼎彝而傳於孫子也有若高氏三世以來皆以武顯至暉始以文易武名位日致顯融而於先德之念尤懸懸如饑不可謂之賢乎其賢謂何予前所謂五者殆皆無愧者也暉之子若孫異日升諸聖域知世德之不劣必思有以奮發為武者則思橫予樹燾折衝於千里之外為文者則思建綱叙倫而昭 熙朝之盛典斯不負暉之所望也不然讀茲碑者其頓寧不有泚也哉是為表

莆田四如先生黃公後集序

瀛成童時即讀四如先生諸經說見其立論精微鑿鑿過人遠甚未嘗不慕豔之稍長歷求先生之事迹然後知其淵源之所自而歎道之有方也蓋先生居莆陽唐御史滔十二代孫世為儒家其父績師事瓜山潘公柄復齊陳公宓二公實考亭朱子勉齋黃公之高第弟子也先生夙承父訓年十二試舉子業鄉校多占前列後二十九年始擢咸淳辛未進士第調監瑞安府比較務未上名公鉅卿爭聘之為講師而丞相江公萬里挽之尤力聲譽翕然動於一時德祐乙亥冬始之官與憲樞陸公秀夫遇陸公一見極器之明年丙子杭都已陷國事不可為陸公趣先生至行都充益王府撰述官兼處置使司幹辦公事改刑工部架閣以通直郎陸武學諭遂轉朝奉郎同子監簿兼福建路招捕使司都參議官先生皆

辭不就宋既改物歸隱重山密林不與世接四方有受學者先生為數繹瀟洛關閩之說而開導之其為文詞務以理勝不暇如它文士馳騁葩藻以為工而當時求者紛如也門人武夷詹清子類以六經四書講義為六卷刊之而先生之子元汀州路總管府知事梓又分記序墓誌字訓之屬為五卷而刊之先生年八十二而終遺文流落於薦紳者尚多其曾孫鄉貢進士至又哀集為十卷將刻諸梓介楚王府伴讀陳子晟徵瀟為序以傳瀟瀾瀾洛中徵考亭未與艾軒林公光朝獨倡道蕭陽從之者如歸市紅泉東井之學乃聞於天下網山林公亦之實紹艾軒之傳網山之後樂軒陳公藻又起而繼之樂軒家長樂網山居福清咸來講學東井而風聲所被氣習所薰人皆有邵魯之行及平瓜山復齋之起推關考亭經訓東西角立化行而教乎文質尤彬彬可觀先生產於艾軒之鄉耳目之所濡染固已先立乎其大者復因父師之故矻矻窮年遂探考亭之正緒則其所著皆六經之微所宣皆天地之秘誠有未易淫泆者奈何道未及行而宋祚已移識者不能不為之惜也先生之所蘊與不可傳者固已隨物俱化若并其遺文同就泯滅不亦重可惜哉先生之子若孫孜孜以傳世為務可謂不死其親者矣瀟年耄而昏避求文者如避讎敵甚不得已多令學子代之今以童年暮齒之文勉向至等所請而躬序之如此然先生之集自能行世亦不藉區區之文而後傳也先生姓黃氏諱仲元字善父後改名淵字天叟別號韵鄉老人云

重禁桂記

廬陵周氏奕葉以書詩為業有字孟聲者與其子學顏皆以文鳴薦紳間故廬在吉水之泥田邵門墻之內桂樹一章扶疏而離榭晝日成陰縱衡可二畝遠望之童童若車蓋然元至正壬辰紅巾盜起廬舍皆化為煨燼桂亦焚死剪取其枝

柯為薪唯幹獨存越五年甲申桂忽發綴茅膚間已而怒長不數年間蔚鬱若雲布東南有小桂者二亦壞於兵至是萌藥出自根柢枝葉沃如也問師里尹過之執手指曰此非祥也妖也物及常則為妖烈火之所燬炎津枯于內枝焦于外生意安能貫之生意不貫而萌孽惡于生苟謂其生為祥則倒豎之槐僵起之柗不亦祥之大者歟或曰非也此祥也天地之間有開必先其機之動間不容髮菜公之感植竹生荀田氏之聚枯荊再華蓋草木最得氣之先者也大化流行占盛衰者每於斯觀其毛焉唐人以擢第者為折桂此始周氏科目之徵乎二者之論久未有所定 國朝洪武庚戌學頰之子仲方以明經舉于鄉會試南宮除侍儀使出馮中年令以政事聞然後始知桂之重榮非為妖也實祥也予嘗聞之人事之與天道誠相表裏有感必有應始終循環無窮今以茲桂徵天而驗人其祥固無疑者然而君子之論祥當在人不可使物得以專之仲方益率德勵行使德馨遠聞既以華其躬又以薰其後人周氏之興其殆未艾也歟係之以詩曰

維桂之良其色中黃其氣芬芳有士治經藝之于庭比德之馨怕額執爨未焚我廬桂亦變枯榴臂屹然自踵至醜氣絕非照胡彼綠苞怒長如毛有筆其晉日益以崇車蓋童童數陰正濃大化網緼何屈不伸瑞應之純孰誰孰歎為祥為妖誰德曷委德將何徵奉其芳榮以契其真天昌其家梓而復莘厥兆孔嘉勿剪勿傷是培是封沃以靈葉君子有云瑞當在人其福乃臻我陳我詩其辭則危匪頌以規

趙氏族堯兆域碑銘有序

金華趙君古愚 學而好脩以其先世遺家孔艱歿者多塗殞於郊乃與二弟古怡古忱謀黹衣殺食歷十年之久始克族葬於縣之虞雲鄉青岡山之原鄉先生澗州教授明公翰

既為撰文表諸阡古怡復以為昭示後嗣辭不厭其繁力請
 瀛申言之燕以古怡存心懇懇行義如古人不欲重違其意
 頗諾之自時厥後竊祿于朝廷以未成之學操觚染翰無以
 應求文者之紛紜由是及為者蓋八年于茲矣古怡又介
 宗叔嗣恭請之愈堅遂案其圖狀而序之趙氏於宋有屬籍
 廣陵康簡王德雍實魏悼王之第四子五傳至太中大夫聖
 之始自汴徙于隴古愚七世祖也特遷之於中允餘則分左
 右而序列焉右則高大父遂昌令吁夫大父永濟倉副使若
 磐伯父嗣洪嗣鴻叔父嗣淵也左則曾大父時亮叔祖父若
 陵父某州路學錄嗣滋及弟某縣某處巡檢古恒也太中公
 碩人田氏高祖母曾祖母二徐氏祖母陳何李三氏叔祖母
 童氏母葉氏叔母張氏嫂張氏皆附從夫亢而太中公之子
 常熟丞公傳常熟之子長嘆丞彥鉞皆不迂以長湊君空蘭
 漢常熟君莖繼者父也今所葬者始自太中公即繼以遂昌
 君者遂昌長湊之子也八世之中凡二十長昭穆惟叙尊卑
 不亂厲限有截姜道中度神靈載寧人道最順鄉之大夫士
 過之者咸相與慕味而去蓋大江以南拘泥於堪輿家謂其
 水土淺薄無有族莖之者他未遑深論雖以父子至親其兆
 或相去近或十里所遠乃至於喻百夫以一氣所生喘息之
 相通魂神之相依乃使之曠絕疏遠如此豈人心天理之所
 安哉周官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為之圖今國民族莖
 而掌其政令正其位掌其度數使皆有私地域釋者曰位謂
 昭穆也度數謂爵等之大小也古者萬民墓地同處分其地
 使各有區域得以族莖嗚呼亡姓高爾兄同族同氣者乎何
 為離而異之何為離而異之古愚兄弟一即乎義理之正而
 弗蹈夫流俗之失不亦行古之道哉行古之道可謂君子者
 矣抑聞之趙氏既家衢常熟君又仕蘭溪副使君又仕婺城
 人遂為金華府人其世德宗系各見公所建墓誌其族莖之

時則洪武戊申歲冬十月壬午日也銘曰
 人之生也聚族而居朝焉暮焉胥會於堂序之上冠衣濟濟
 而笑語嚶嚶奈何其歿也則異而處之設其有知也未必能
 瞑目於泉下若其無知也揆諸人情而胡乃忍為自憾與家
 倡於禍福之論舉世紛紛濶濶到而皮隨縱曰其理之所必
 有徇利而忘孝亦昔賢之所嘆况步於茫昧恍惚非能使智
 者之無疑不有君子孰覺其非今昭穆有序堂域具宜其安
 死者如生又惡知不順夫秉誓于所以取之而樂道之者亦
 中心深有感慨乎而噫

虞文靖公像贊

宋明之墟離火降精也丹鳥離破為駕綠輶也手握化樞人
 文昭明也補帝衮衣五色榮榮也上凌霄漢下躡九深也無
 幽不營無芳不禁也頓挫萬彙配合三覆也獨騎元氣樓神
 窈冥也之死弗沒隨物流形也疑為喬雲樂為德星也琬琰
 所勒鬼神尚也命世之材一代之英也

三奇石後銘有序

三奇石後銘為吳士朱孟辯作孟辯獲石聚寶山間製為山
 玄膚王芝采斷雲角三名其友王蒙先生圖而銘之銘遂甚
 至不容繼孟辯強予述之信乎珠王在側覺我形穢也其辭
 曰

山玄膚割紫髮星晉魄石抱腹蒼水使者佩夫崑山鬼環守
 目睚肝內藏一井白龍酌餐之凌霄躡蹻鳥奮迅八極游清
 都山玄膚王為徒

王芝采自天墮量翠霞裁倚離燧以九陽真項火有聲泓噴
 王之嗟不學三秀脫而彰韓終欲捷意仍回青鳥傳信似需
 我王芝采青嶺嶺

斷雲角鬼谷球秀稜稜文斷斲寬旌難攀泮寥廓手折祥靈
 勦一握尚帶蛟龍氣旁魄坤母變幻資素縞上衝牛斗光如

洪武聖政記序

自古帝王創業垂統方有事于征伐而於彌綸天下之治具執或未遑及其大統既集亦不過振厥宏綱而萬目未盡舉焉如漢之高帝得國最正雖曰筭無遺策而施之政令猶乏精詳故史臣贊之亦但云規模宏遠而已夫以高帝之雄傑尚如此則其餘從可知矣洪惟 皇上以布衣受天命蓋與高帝同雖當開拓土疆之際停戈講藝息馬論道夜以繼日無一時之宰迨夫正 天位朝萬國肇華圖治恒若不足於是網舉于上目備於下誠有非高帝所可反是故郊廟以及百神之祭禮文成秩則祀事嚴矣御極之日即立儲位以正青宮則大本定矣衆建諸王列封功臣則大分昭矣兵戎之衆目京師達于郡府率皆設衛權一出於朝廷而為將者不得私而軍政肅矣中外官有定制一革冗濫之弊而俸位絕矣冠服有別防範有嚴而民志自定無僭侈矣他如申禁令嚴賞效育人才優前代正禮儀之失去海嶽之封嚴宮壺之法勵忠節之訓刻積歲之弊如斯之類不一而足或前王所未得或行之有未至者皆煥然有條可以垂法後世此其故何哉蓋自近代以來習俗圯壞殆將百年而 天生大有為之君首出庶物一新舊染之俗與民更始是故睿思所斷勳契典則度越千古咸無與讓此正所謂錫勇智而正萬邦也臣備位詞林以文字為職業親見 盛德大業日新月著於是與僉儔謀取其有關政要者編集成書列為上下卷凡七類合若干條名曰洪武聖政記然而天之高明也萬物莫不覆焉地之博厚也萬物無不載焉聖人之作也萬物咸與欣覩焉故凡金科之頒王條之列著之於簡書刻之於琬琰傳之於

聖子神孫者將與天地相為無窮書曰惟天聰明惟聖時寬詩曰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此之謂矣其所以致四海雍熙之治比隆於唐虞三代者豈不在於茲乎豈不在於茲乎臣不佞請以是序于篇端極知僭踰無任闕越之至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正月甲子翰林侍讀學士中順大夫知制誥同備國史魚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拜手稽首謹序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

翰苑續集卷之十

宋學士文集目錄

卷第一

楊氏家傳

衍齡堂記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貞節堂記

卷第二

金母翟夫人墓銘

連州黃府君墓銘

贈蕭子所序

王德暉先生文集序

王僉事墓銘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墨鞠圖贊

卷第三

求豐劉府君墓誌銘

王生致遠字辭

題李節婦傳後

無夢和上碑銘

居易齋銘

跋一兩大師塔銘

題柏菴圖後

日本重修轉法輪藏禪寺記

卷第四

御賜甘露漿詩序

補張馮加冠字辭

送景德輝序

送許存禮序

翰苑別集目錄

題李憲墓銘後

送翁好古序

樓母墓版文

送葉別非詩序

寧禪師碑銘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徐劉生墓銘

奉題 御賜文集後

王宗器字辭

全室禪師像贊

松菴銘 古愚齋銘

寄和右丞溫迪罕詩卷序

題新修李郭侯傳後

跋滿美醜蘭亭圖後

林伯恭詩集序

題甘節卷後

日本普濟國師碑銘

恭跋 御賜詩後

人席說

送徐教授序

葉死仲文集序

題尚山四皓圖

題邕禪師塔銘後

章軒銘

卷第五

趙氏時思菴記

王給事墓版文

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端木府君墓銘

因應菴記

卷第六

呂府君墓銘

跋博散生傳後

琅邪山游記

思遠樓記

建寧黃母墓版文

濟南李氏先塋碑銘

夏尚之遺像贊

楷木杖銘

贈林經歷序

徐貞婦傳

著存軒辭

正誼堂銘

題米壺子傳後

漢天師世家序

題烏纏善文集後

龍泉湯君墓銘

金龜縣義渡記

卷第七

跋日本僧汝霖文稿後

題潘震士墓銘後

清風亭記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序

蓬軒銘

孝子丘鐸傳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跋韓忠獻王書義鶴行後

黃氏悅親堂銘

劉主事墓版文

補危安子定加冠祝辭

卷第八

恭題 御書賜新春侯表後

題觀勢圖

贈朱秋文序

新刻廣韻後題

韻府群玉後題

贈今儀藏主序

跋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後

混成道院記

天台廣濟橋記

贈陳生孟賜序

書史會要序

括蒼吳氏世系碑銘

跋子昂真蹟後

鞠軒銘

卷第九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贈閩參政詩并序

鄒氏復姓孫氏序

鳳陽單氏先塋碑銘

宋惟善字辭

蘭隱亭記

符氏世譜記

恭題幽風圖後

梅府君墓

書哇樂翁事

金溪縣尉陳府君墓銘

恭題

恭題 御製桂良牙職王傳勅

卷第十

日本古先源禪師道行碑

陳方都督像贊

孤峯德公塔銘

陳府君墓銘

送趙待制致仕還鄉詩序

忠孝堂銘

查林曾氏家牘序

鳳陽陳方氏封贈二代碑銘

左丞方公神道碑銘

吏部侍郎張府君墓銘

宋學士文集目錄

翰苑別集目錄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一

翰苑別集卷第一

楊氏家傳

楊瑞其先太原人仕越之會稽遂為其郡望族後寓家京地唐末南詔叛陷播州久弗能平僖宗乾符三年下詔募驍勇士將兵討之瑞夢神人告曰爾必往此功名機也瑞與舅氏謝將軍詣長安上疏請行上慰而遣之行次蜀壘謀知之歛退者半乃詣瀘州合江送入白錦軍高道山據險立砦結土臺史將黃三氏為久駐計營出寇端出奇兵擊之大敗尋納款結盟而退唐祚移於後梁瑞感憤發疾而卒子孫遂家于播州贈太師太師生牧南既嗣世痛父業未成九溪十洞猶未服日夜憂憤其子部射達其志選練將卒伐羅閩時閩附南詔部射深入閩匿將士絕其後部射力戰死其子三公抱父尸不去閩執之以歸救南卒三公幽于閩半載會阿末蠻酋長黑長與閩有連語之曰殺其父而囚其子人弗為也盡歸諸閩不答黑定怒夜以一乳馬竊載與俱歸且發兵納三公界上三公遣衛兵徵召謝巡檢謝帥夷獠達之會濟江夷獠忽懷異志引舟岸北呼謝曰為我語若主當免我科賦否則吾不以舟濟三公怒瞑目視舟嗔者三舟奔而前三公遂涉夷獠爭持牛醪酒為謝三公剪鬚繫縛頭以水冥之帛或蛇形猱伏地哀祈誓輸賦不敢反三公復嘆之帛如初三公生二子實實當自立以才不達讓與實實字真即閩宋太祖受命即欲遣使者入貢會小火揚及新添扶二部作亂實實謝巡檢討之夜薄賊營盡燬其眾實傷流矢病創而卒實實生昭字子明既嗣世二弟先蟻各擁強兵先據白錦東連義軍辦下州蟻據白錦南近邑蒲揚州昭不能制曾未幾何蟻稱南衙將軍舉兵攻先且外結閩兵為助謝巡檢子都統謂昭之子貴遠曰蟻台仇讎而賊同氣罪不容于死蓋討之遂大發兵設三覆於高道山要其歸而擊之閩大潰赴水死者數

千嶼止入閩責還太原人與端為同族其父充廣乃宋贈太師中書令業之曾孫莫州刺史充本州防禦使延朗之子嘗持節廣西與昭通請昭無子充廣報責還為之後自是守播者皆業之子孫也貴遠字升叔慶歷皇祐間儂智高亂邕貴運曰通夜即浮梓門出其不意擊之漢制南粵之奇策也吾當報國以自效即如濫次于南川得暴疾將還其季父先使南川鉅族趙隆要殺之官至武功大夫德州刺史生三子光震光榮光明光震字長卿瀘南夷羅乞弟叛瀘遣使乞師光震當兵行時閩黨宋大即與乞弟通過其歸道光震與戰連七日不決遣帳卒王龍問道走趨趣謝都統濟師謝至武安山見二酋縱騎橫槊馳騁若指麾其衆謝以勁弩射其一應弦而斃其一憤拔刃衝陣謝所傷其首殺之即宋兄弟也二夷懼而退因不能為瀘患光震官至從義即沿邊都巡檢使生五子文廣文真文錫文貴文宣文廣字敬德少孤仲父光榮潛謀舉立衆弗與光榮奔高州欲藉蠻兵以危宗國文廣與部將謝石近謝成忠謀奉書與光榮以歸事之如初光榮復欲陰鳩文廣文廣統為不知愛敬日為黃標儀盜發光震墓文廣捕斬之逮其弟理郭奔高州蠻謀作亂會老鷹岩僚務扶亦叛文廣命謝都統討夷之新理郭務務孫釋其黨七人初西平徭視諸蠻尤繁難制文廣脩成忠夜入其棚擒獲之尋殺其罪貨焉當文廣之時蠻僞為遺患楊氏先世所不能廢結者至是叛計服懷無復偽貳封疆關而戶口增矣年僅三十六而笈君子惜之官至武節大夫生三子惟聰惟吉惟信惟聰字晦之七歲而孤育於母舅謝石近家石近以主少眾寡因奉光榮稱僭事光榮立日久益固位惟聰既長光榮深忌之真毒魚中欲加害覺之弗食光榮復為逆婦高州始與俱將殺於中塗謀洩弗果行光榮悉籍播州二縣地千七百里往獻于朝詔即其地還白錦堡加光

榮禮賓使光榮還惟聰率部佐出迎光榮據置毒于若以俟諷人認進光榮吸之即斃惟聰始親政光榮弟光明懋惟聰暮夜以兵劫之惟聰出崇先明敗奔蜀許于部使者李獻經惟聰謀不軌獻入其辭橋發南平諸寨兵入播惟聰情恐不自勝大集兵拒戰敗其師事聞詔奪獻官遣惟聰修武即左班殿直賜金帶錦袍慰諭之先明因亡入閩而死居無何惟吉復作亂殺惟聰二子眾怒共誅之惟聰深德家難壽于上下神祐管曰世世子孫不可以權假人違此言者天實殛之惟聰復生二子選遠選字簡夫始立值徵欵二帝播遠高宗南渡選慷慨負翼戴志務農練兵以待徵調士大夫避之性嗜讀書擇名師授子經聞四方士有賢者輒厚幣羅致之歲以十百計益士房高卿來市馬為吳人所劫轉鬻者至再選購出之遷於客館給食與衣者數載暑歲大比選厚饒遣徒衛送其還益登進士第選貳於選謀入閩作亂選邑邑吏明而終官至武經郎生十有三子唯軫軫最長軫字德興美鬚長身狀貌瑰偉剛果勇決人服其能嘗病舊堡陞陞樂堡北二十里務家川山水之佳從治之是為湘江軫初無嗣軫軾子軾為後晚生三子勳居易以祭賢逐不易初軾尤愛軾尋按錢堡政竊築室萬泉以終軾書一帙馴服左右常駕以出游人異之官至秉義郎軾字德誠沉靜寬厚孝友無間言過軾諸子不趨若已出物先據下州世治兵相攻凡七傳至煥軾之暮官猶泳從容白曰骨肉相殘夷狄之俗也上下揚其初由一人而今干戈日夜相尋孰若講信修睦復兄弟之親手執欣然曰吾有志久矣子為我往說之冰至下州煥頓額受命遂盟而還軾留意藝文蜀士來依者愈眾結廬割田使安食之由是蠻荒子弟多讀書攻文土俗為之大變軾官至成忠郎累贈武節郎纂字文卿小字伯強幼投大學即擢卷嘆曰此非一部行程曆乎必涉歷之至乃可爾長好鼓琴

授亞黎母弟輝有寵於父幾奪其位黎亦欲以位讓之因猶
凍言得不廢關禧三年蜀師反曠叛黎帥師赴援會曠誅不
果曠戰馬三百黃白金鉅萬且請因曠誅大舉北伐以雪光
耻上優詔答焉嘉定十二年復輸馬三百於蜀帥蜀帥以聞
上益嘉之南平夷務求忠盜據公家田黎曰務不道犯王略
吾為藩臣可緩其死耶帥眾討平之斬求忠歸其田南平閩
首偉桂猷父自立擊聲罪致討敗其眾於真池斬首數千級
闕地七百里獲羊牛鐵仗各以千計遠置鈔掠界上黎遣
兵誅之歸煥所掠地賦於珍州下楊平遠惠遠總黎性孝友
安儉素治政寬簡民使之復大修先廟建學養士作家訓十
條曰盡臣節隆孝道守箕裘保疆土從儉約辨賢使務平恕
公好惡去奢華謹刑罰論者多之楊氏居播十三傳至黎始
大官終武翼大夫累贈右武大夫吉州刺史左衛大將軍忠
州防禦使賜廟忠烈封威毅侯生三子价佐佑价字善父英
偉沈毅自少不群父沒以郡政昇其子文專志養母端平中
北兵犯蜀圍青野原价曰此主憂臣厚時也其可後乎乃移
檄蜀閩請自效制置使趙彥訥以聞詔許之馳馬渡劍帥家
世自贍之兵五千戍蜀口圓餅价功居多詔授雄威軍都統
制未幾復白錦堡為播州文領部价統兵如故蜀警文急詔
价以雄威軍戍夔峽价分署兩部屯瀘渝聞遣奇兵擊東遠
以捷多遷武功大夫閩門宣贊舍人嘉熙初制置使彭大雅
鎮渝檄价赴援价督萬兵屯江南通蜀聲勢北兵不敢犯孟
拱宣撫荆湘余玠制置西蜀皆倚价為重上屢下詔褒美之
价指天誓曰所不盡忠節以報上者有如日一日大飯羣
僧价跌坐誦佛書數語而終价好學善屬文先是設科取士
未及播价請于朝而歲貢士三人云贈開府儀同三司威武
軍武忠正軍節度使賜廟忠顯封威靈英烈侯文字全斌紹
定中北兵始入劍文日閱士卒為備蜀中邇地者多歸之嘉

熙中北兵窺江彭大雅復果徽師价命將趙選師萬兵赴
戰石洞峽擊破之以功轉武德郎閩門祗候父卒詔起文視
事進武功大夫閩門宣贊舍人文移書余玠曰比年北師如
蹈無人之境者由不能禦敵於門戶故也曷移鎮利閩間經
臨三關為久駐謀此計也今般未敵大舉擇諸路要險連
城濠以為根柢此中計也下則保江自守縱敵去來耳况西
蕃部落已為北所誘勢必撓雪外以圖雲南由雲南以奔吞
蠻部關邕廣窺沅靖則後門幹腹深可憂也玠偉其論竟徇
中計後果如文言淳祐八年西師俞興西征殺兵五千入興
侯大戰者三皆捷遣左衛大將軍余玠北伐漢中文命將趙
宣會兵渝上三次戰又捷十二年北兵圍淳嘉文使總管田
萬率兵五千間道赴之夜濟嘉江屯萬山必勝二堡萬以勁
弩射之敵不能支遂却加右武大夫寶祐二年北兵由烏蒙
渡馬湖入宣化宣撫使李曾伯來徵師文遣弟大聲統兵行
大小九戰又捷轉左武大夫五年北兵圍雲南將入播文馳
奏詔節度使呂文德偕文入閩諭羣酋內屬大酋勃先領眾
降六年拜親衛大夫以解漁城圍剪烏江寇功加忠州團練
使景定間劉雄飛夏青守蜀復江安州師復我山戰趙亞平
而播兵為多進中亮大夫和州防禦使播州沿邊安撫使爵
播川伯食邑七百戶詔雄威軍加御前二字以寵異之歲賜
豐帛給遺用者為今文留心文治建孔子廟以屬國民民從
其化卒於咸淳元年贈金州觀察使元贈榮祿大夫同知樞
密院事柱國追封播國公諡崇德生一子邦憲字仲武備
有大節好書史善騎射始寇授成忠郎權威軍副都統通管
州事二年閩大舉入寇破立邊請成邦憲出師拒之聞敗却
尋潛渡烏江步騎猝至民大駭邦憲部署諸將令曰必剪此
寇而後朝食聞急引退甫涉江邦憲追擊大敗閩眾於中
流斬首千級擒其酋羅汝暹武節大夫沿邊安撫使聞又

悉兵寇下邑邦憲復敗之獲酋長阿醉歷舉其罪狀而釋之
 聞自是懼不復出拜利州觀察使遷左金吾衛上將軍安遠
 軍承官使牙牌節度使至元十二年宋平元世祖遣使者詔
 邦憲內附邦憲捧詔三日張奉素以播州珍州南平軍三州
 之地降十五年入朝詔罷守如故拜龍圖閣直學士兼
 軍部指揮使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撫使播州管内安
 撫使播下邑黃平壤近於荆地荆之戍將欲奪而南邦憲
 其意請復歸黃平十八年陞宣慰使十九年閩叛詔發諸道
 兵進討師道播而入邦憲給饋餉命將卒與之俱乃夷之累
 贈推忠効順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播國
 公諡忠敏生一子漢英字庶戴五齡而孤二十三年其母貞
 順夫人田氏孀之朝京師世祖摩其頂熱視良久諭宰臣曰
 是兒真國器也宜以父爵錫之賜名漢英因不花授金帛符龍
 虎衛上將軍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安
 撫使賜金纒弓矢鞍勒遣歸二十四年挾黨構亂殺貞順夫
 人漢英哀經入奏上詔捕賊至益州戮以徇二十七年詔郡
 縣上計播之鄰境拒命漢英即括戶口租稅稽追世祖大悅
 加播州等處管軍萬戶二十八人漢英入朝奏罷順元宣慰
 司并播州安撫司為宣撫司授漢英軍民宣撫使會稽甸宣
 慰使韓羅思誘播下邑黃平諸寨首詐為新闢境土以獻漢
 英奏復之韓羅思志不勝誣言舊有雄威忠勝二軍思播匿
 弗奏請籍征父州漢英抗言納土時已隸別籍矣御史臺審
 覈上之詔寢其事俄拜漢英侍衛軍都指揮使成宗即位
 漢英入朝者三大德三年詔錫漢英世守其土漢英奏改南
 詔驛道分定雲以東地隸播西隸新部咸郡縣元貞去屯丁
 糧三之一民大使之二年部蠻柝亂湖廣行省議用兵漢
 英言賊勢方盛宜招諭之不聽兵出久無功竟以漢英議始
 相繼降五年右丞劉深討南詔遣出播漢英聲運軍食無乏

六年閩婦蛇節宋隆濟叛詔合湖廣四川二省兵征之命漢
 英以民兵從甫出師卒遇賊漢英力戰大軍繼之降阿直拔
 乍龍賊復合拒竟大敗紳蛇節斬隆濟阿女而平之以功進
 資德大夫賜王帶金鞍弘天仁宗立頌禮益厚進勳上護軍
 增賜金帛延祐四年黃平南蠻盧森叛新部黎魯亦嘯初聚
 亂詔漢英宣撫之二賊降置戍而還漢英為政急教化大治
 泮宮南北士未歸者眾皆量才用之喜讀漁漁書為詩文尚
 體要著明格要覽九十卷樵溪內外集六十四卷賜推誠秉
 義功臣銀青榮祿大夫平章政事上柱國追封播國公諡忠
 宣其妻田氏亦善讀書人為難能無子以弟播州招討安
 撫使如祖之子嘉貞嗣嘉貞至治二年奉朝英宗賜名延禮
 不花累官資德大夫湖廣行省左丞沿邊宣慰使忠貞嗣忠
 貞子資德大夫播州軍民宣撫使都指揮使忠貞嗣忠貞
 卒子資德大夫紹慶珍州南平等處沿邊宣慰使播州軍民
 安撫使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元昇嗣元鼎卒無子田氏以如
 祖季子嘉誦大夫湖廣行省參知政事播州沿邊溪洞招討
 使城之子選嗣人我
 國朝建遣使內附授以播州宣慰使官洪武初年云
 史官曰播州本秦夜郎且蘭西南隅故地夷獠錯居時出為
 中國患楊端楷唐之威靈帥師深入遂擾其土五傳至昭胤
 子中絕而貴遷以同姓未為之後又三傳至文廣威德懷
 而群蠻稽首聽命益有光於前入又三傳至選留意禮文尊
 賢下士荒服子弟皆知向學民風為之一變又二傳至繫封
 疆始大建學造士立家訓十條以遺子孫其子孫亦繩繩善
 學尚伊洛之學言行相領一如郡國之俗昔之爭鬪收獲
 之禍亦幾乎熄矣何其感歎嗚呼楊氏以一姓相傳數百年
 地人民信然如古之邦君由唐歷五季更宗涉元幾六有土
 穹官峻爵珪組照映亦豈偶然之故哉蓋家詩書之澤涵濡

惟深願知忠蓋報君之道或天有以相之欵楊文公大年所
行貴邊之先人誥辭其中書令業則曰向事僞主當朕親征
爰厲危機能傾丹款其莫州刺史延則曰奮身軒陛効命
疆陲均甘苦而得土心袵金革而從事以此觀之其功在
國家澤被生民可謂厚矣奕世尤榮而弗絕者雖本於天其
亦有以也哉其亦有以也哉

題李齊嶠先生墓銘後

瀟兒時伏讀齊峰先生所撰大都賦即慕其入遠長受經
於黃文獻公為言先生博學而能文議論英發如寶庫宏開
蒼壁白瑤黃琮玄圭雜然而前陳先彩照耀不可正視蓋豪
傑之士也未及世見而先生竟觀化冥冥之中後三十年而
公復薨逝又二十年瀟亦歿種種而視茫茫矣慨念疇昔有
志弗強賢者不能往親幸獲親者又不能盡傳其所學可勝
歎哉先生之曾孫象賢與瀟皆會南京出公所撰墓銘及文
集序相示三復之餘益重耿耿象賢名益嗜學而有文今試
藝銓曹擢官鄜州別乘先生為有後矣

行齡堂記

太常贊禮即陳君德民屢謁余為行齡堂記予曰所記謂何
德民曰壽昌有大族曰俸氏其先自太末來遷烏岡至是族
益大有一翁名海字季適年七十八其齒其德群族師尊之
嘗建新堂於東山之麓久未有以字之洪武辛亥秋忽夢神
人戴瑤冠而被霞衣笑謂翁曰尔堂當名行齡翁曰其義何
居仲人曰明發陳德民來可詳叩之既寤翁疑不自擇坐而
待旦徐步於庭臯已而德民果至翁相與執手大笑且言其
故德民曰此殆翁之壽徵乎於是命善書者揭之楹間以待
神之貺先生之文行於國中流及海外翁且旦慕之願求記
其事余曰聲聞過情君子之所耻于本不能文汰哉予之見
許也敢辭德民請之益力乃與之言曰周官有占夢兩掌凡

六一曰正謂無所感動平安自夢也二曰理謂驚愕而夢也
三曰思謂覺時所思念之而夢也四曰寤謂覺而道之而夢
也五曰喜謂喜悅而夢也六曰懼謂恐懼而夢也今翁雖近
耄齡內養外充精神恬熙物莫敢擾所謂龜思審喜懼五者
咸無有焉其或出於正夢者歟若正夢者則事幾之所形休
預之先兆也古之人有夢與九齡者矣有加以三齡者矣其
後皆驗王者之與士庶人其位雖有尊卑之殊夢之感通理
實一也翁之夢將有得夫者年者歟雖筮壽居洪範五福之
首而詩人之相頌禱一則曰壽二則曰壽其故何耶苟非壽
焉則夫多子孫也膏梁錦綉之為食與衣也谷量馬牛而斛
量珠也將焉用之哉將焉用之哉所以人人莫不貴矣壽者
益以此夫別術之為義徒水徒行水之行能長流而不窮齡
即年也翁之年自毫以派至期頤宜未有艾也至理斯寓有
關必先神人之見夢其誠不可誣哉予所居與翁鄰郡也日
獲歸休當乘款段馬與德民謁翁於東山之上歌三壽作朋
之詩奉觴為翁壽尚未晚也德民以為何如德民曰先生之
言至矣

送翁好古教授廣州序

郡府之設教授自宋之中世始然不輕以畀人嚴立試法即
舍入院受題呈大義五道文入等者方白首臣用馬復慮無
以統臨之也別設有提其綱要司其舉刺驗其惰勤而惟恐
有不及至於閭里有出為句讀師者亦必從所肆屬陳試經
義弗悖于理者始聽其法至詳且密矣或者猶病其不法三
代大小學為教而徒泥於訓故文詞之間嗚呼可謂難矣近
代以來急於簿書期會而視教民為悠緩司學計者以歲月
序還豪右海商行賄覓薦往往來倚講席雖有一二君子獲
廁其中排蕪而群擯一鼓吻一技足輟與之衲鑿唯彼飲食
是務號稱子游氏之賤儒者日夕與居是故稍勵廉隅者不

願入學而學行章章有聞者未必盡出於弟子員論至於此

事不為之長歎今我

皇明一遵三代為治初入小學習以禮樂射數及升大學則

明修己治人之道且為之博師尤慎府設教授一員必試經

義於館嘗文既中格然後白宰相署情俾權教職三年有成

始令為真其視宋益加密矣四方風動無不淬礪濯磨以思

顯所學當是時趣有翁君好古蓄以名經舉進士無工古文

辭有司薦之于朝將官于州縣好古以目青辭來惜其才不

忍諫其去乃試教官用為廣州教授湖行陶參政中立宋太

史伯賢既各有序贈之好古復來徵于言子聞之師曰收伯

以政為治校官以教輔治其職益鈞重矣夫以一布布之儒

獲際昌辰與收伯分庭抗禮得以施化民成俗之道誠非細

故哉好古之行也靈承

皇上法古興學之意而盡革近代循習苟簡之弊闈里之句

讀師必月會之授以真倫大義使漸厚誘掖之庶幾相率而

為進德之暉時雖不設提舉官而府尹之統制部使者之所

覈實其法尤嚴也豈無以好古學政之善聞于

上者好古勗哉母徒泥訓故之繁文為也母徒溺藻釐之詞

章為也好古勗哉

題趙博士訓子帖後

昔者趙簡子書訓戒之辭以授二子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

舉其詞無恤則誦其辭甚習求其簡出諸袖中君子由是知

其賢不肖之分也會稽趙君圭玉官法後時其父博士君作

訓忠之書寄之圭玉佩服而弗忘後策統為懷袖懸之齋閣

不翅盤盂几杖之銘為呼圭玉固簡子之遠裔其亦聞無恤

之風而興起者歟

棟母婁氏墓版文

義烏樓建諸余禁林且哭且拜曰建也不才幸獲則名餘嘗

擢主大同宣宰縣簿歸與母夫人別夫人慘然若不能勝情

整建衣出門涕淚闌干被頰建恐重傷夫人之意忍泣而往

之官僅五月而訃音至夫蕭伏歸伏草土今服既闋吏部用

常例別調行有日痛念先母遺德未白舊幸灑掃門庭執弟

子之禮敢以墓版文為累按建自為伏諱慶字靜嘉婁氏考

某如某氏夫人年二十歸同里樓君光亨婦道修飭甚其姑

童氏御家屬以嚴織芥有夫釋辭辭不樂家介問鮮有獲其

驩心者唯夫人能之處先後唯以柔勝有恃強壓之者夫人

俯首避去久之咸愧婦夫人亦自如樓君隱居教授州里多

宗之每懸燈覽書直至鷄鳴夫人侍左右不放先寢因曉或

不可擘必奮迅自力習以為常嘉朋至備物以饗雖截髮弗

暇計其遇扶嫻不為翁翁而絕不為涖涖而舍始終有恒學

者多不及也一旦病痰厥喉吻上下墜陰作聲已而蘇明日

復卒壽七十八其時則洪武辛亥九月十七日又明年癸丑

某月日歲于竹山里先登之次子男子四均璉珍璉建以明

經試吏部入官今為成都府仁壽縣主簿階將仕佐郎子女

子三璉璉璉璉威方錫吳祐其婿也孫男三致中致和致剛

孫女四貞娟婉媛皆幼世恒謂陰教不行天下無良婦有若

婁氏道非婦之良者耶奈何輕官之積子銘者尚有所屬也

銘曰

無非無儀律婦之常不有以昭之孰知其良余銘婁氏之歲

百世之下道有耿光

貞節堂記

天地之間有大經決不可廢者猶如閭廬以為居稻粱以為

食繡布以為服一日無之則人事盡矣難以為治此其故何

哉苟無閭廬則風雨震委矣苟無稻粱則道塗相望矣苟無

繡布則手足皸瘃矣三者猶難闕一而況於大經乎大經者

何三綱之謂也是故臣有厥心者為不忠子悖其父者為不

琴婦事二夫者為夫節晏倫攸敬繼此之由其所係於人道之重者何如執象南莊氏婦其夫為海鹽陳思恭思恭海濱也育子實生四月去入海五年而不返或以為死誘莊改適莊心如鐵不為動也而思恭歸相見之頃悲喜交集居久之思恭復去航海卒溺焉向者誘者諱曰今真死矣奈何莊指實生曰夫雖死而子存猶不死也吾敢死其夫而去之手誦者又曰子賢也猶云可也脫有不肖餘生持托之東流乎莊曰此天也吾無所逃也順受之而不失也此其一念之正可以貫金石可以通神明可以耀古今嗚呼孰謂天道無知天道儻無知而實生何其能賢耶此人定勝天之義著矣嗚呼使以莊此心推之子必善事其親而稱孝矣臣必能報其上而稱忠矣四海其有不治乎奈何世降俗滿號為士大夫須臾如戰議論凌雲霄一則曰我丈夫也二則曰我男子也或遇君父有難作孤鼠竄去往往而是似婦人女子之不若抑又何說哉嗚呼拍舟之詩不作久矣余於婦莊寧不若聞空谷嬰兒乎然而君子之立志寧暴露而無庇也寧凍餓而殞其生也天地之大經不可失也予放於莊之事亟稱道而弗置者焉其有合於此也實生介吾友黃彞先生請記所謂貞節堂者實生其誠賢矣哉因書此校之思恭死時莊年三十七令踰五十矣初思恭嘗娶妻生一子貧寓外家在遠錢使營生產且饋思恭之宿適此國人之所難以非大節所繫不詳書之

送葉別乘之官通州詩序

括蒼葉君景龍新拜通州別乘之命持之官前御史尚書劉公伯溫為率朝著簪紱之賢及山林華藻之士以杜甫詩勳業炳著鏡行藏獨倚樓為韻賦詩綫之請予為之序余謂景龍生名宦之家自幼習聞詩書禮樂之懿雖不知之弗俟余言也其飭已廉介操心仁恕每有及物之功弗俟予言也

至於瑣劇中外涉歷確切物態民情無不能周知亦弗俟余言也無己則有一焉

聖天子在上所以宵衣旰食不敢自暇逸者豈非為斯民乎一州之民欲藉以安者得非托之景龍乎景龍務易為可也予與景龍之兄景淵使君遊姓雖異情則兄弟也於是為序其事復拈用前韻作詩十解繫之首簡云詩曰

大明憲曾青其吐蒼蓋物微且瑞世人當建奇勲解而兄我所敬華皓見須髮謝却山中雲遽遣替王業昨別君才思多錦綉照青春攜文追馬卿我詩學李頰駢鶴汀接清政憲恍恍新寒引尋連月吸倚劍帶花看如一從離巖高十年服官政矣燈竹素閒無一非龜鏡駐來衣佩銀魚光彩耀一城自顧室懸無以贈君行駟幸有綠綺琴寶之如珩瑛願君日彈之勿遺匣中箴賦一彈流風淳再彈民生足眾生蠶庸中行見翅松獨舫相初亦有徒如君世寧幾不見庭前竹江樓射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翰苑別集卷第二

故金母翟氏夫人墓誌銘

洪武乙卯七月三日故金母翟氏夫人以疾卒于南京之寓舍壽七十六卜以其月二十四日奉柩還葬故居無為州縣縣之秦華鎮其子朝興既備書卒塋歲月刻石以寘玄堂復介子友錢顯狀其羣行請立銘於墓門按狀夫人世居無為州城偃月池上合遷於秦華父大成巢際稅務剛使母徐氏夫人自幼溫醇莊重巖然如成人父母有命毫髮不敢違事姊若凡亦盡其愛敬之道故一家奇之皆言慎擇所居不可與凡子年十六始歸同縣金君斗輔合封鎮國將軍命大都督府事夫人既歸孝養舅姑甚至媵愉其容色唯恐有弗其意畫食之間未饋食不敢先飯或遇有疾具乃草藥齊嘗而後獻其於四時祭祀之禮尤謹祭器必親滌濯類祭心存日著儼乎若有觀者助鎮國公以節儉植家凡為伉儷者六十年相敬如一日未嘗以片言相加遺人以為難遇諸內外姻族一循禮節若鄰曲若憐勝亦皆有恩惠故稱夫人之德者無聞言生子男四人長温次良次恭皆先卒季即朝興號勇而有謀當元季兵亂四海鼎沸歲乙未徙

皇上渡江與諸將削平江東取淮制下湖湘定中原收西蜀十五年間與有勞列遂由同知振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陞為本衛指揮使階昭勇大將軍改鎮國將軍命大都督府事於是司勳援例 上聞夫人致有令封爵皆實臨人皆為夫人榮不幸以一疾終嗚呼夫人其飭躬也儉其奉上也孝其事夫也敬其迪子也嚴其使下也惠五者備矣其無愧婦道母儀者乎銘曰

保貞則子循天經 叶 為孝敬子奉尊親 將子慎恭嘗事夫以敬子終身不交 叶 子為武臣子從征四方斬將奪旗子紀功太常 鶯話自天子 煒其寵光夫人雖段子令名不亡 葉

鼻之原于山秀水明 叶 太史作銘子薦此石章

佛心了悟本覺妙明真淨大禪師寧公碑銘有并

臨濟正宗九傳至於東山演公全機大用譬猶日月行天跨隙單照其弟子上承法印開拓覺源固不可以一二數就其傳派尤著者言之其一為圓悟勸其一為天目齊其一為開福寧國悟而下又岐而為三曰甯岳曰此庵元曰大慧果其道多行於南天目六傳至海雲開福六傳至金牛真其道多行於北佛性無南北而佛法亦然其融通混舍輩被無際震盪鏗錫靡問幽顯論者未易多此而少彼也金牛世適實大湖無用寬其又鐵中之錚錚者歟無用之子則吾一源師其人也師諱永寧一源字也自號虛幻子俗姓朱氏淮東通州人世為宦族父某母隴西李氏師既生舅氏吉安郡守某愛其點慧命為嗣年六歲入鄉校經籍即能暗記且了其大意然非性之所樂也聞人舉佛陀號遽注耳聾聽九歲懇求離俗父母弗之許轉連日不食乃使依族姍橫上人於利和廣慧寺利和州之望刹宋有淮海筆禪師說法度人聲聞當世前一夕寺東同夢迎禪師次日而師至識者異之謂禪師乘願輪而再世焉十二歲游揚之雍熙寺會主僧米峰泰編禪林類聚成師覽之笑曰此古人精相耳點檢何為河南王童童奇其幼而器之屬僧錄司給解維度為沙門尋受具足戒自時庶後蓬累出游浙河而見諸大老下語無所契中峯海方柄法蘇之萬壽留之經年已而入穹窿山謁克翁紹克翁察其志不凡俾掌巖室時年已十九矣一旦欲歸鄉行省親禮至毗陵約明極相於焦子山精修禪史稍涉聽昏則戴少運履懸版坐空如是者五年明極曰巖主見解且至宜往參人遂至淮西大湖山求印可於無用無用門庭嚴峻師方入戶厲聲叱出之師作禮于門外合爪而立久之乃許入見問曰何處人師曰通州曰淮海近曰盈虛若何曰沃日

滔天不存涓滴曰不看僧道曰請和高道無用使嗚師退就
禪室徹夜不寐一旦聞無用舉雲門一念不起語聲未絕而
有省急趨入堂無用便打然知師頓悟令造偈拈趙州師立
成曰趙州狗子無佛性萬家森羅吞乞命無底籃兒盛死蛇
多添少減無餘剩無用答然一笑復舉證道偈問師曰製雲
飛來全身不顧擬議之間聖凡無路速道速道師曰火迸星
飛有何擬議敵面當機不是不是無用探威一喝師曰喝作
麼無用曰東瓜山前吞匾擔捉住清風剝了皮師不覺通身
汗下亟五體投地曰今日方知和尚用處無用曰閉着口自
是待左右者三年且以斷崖義所贊已像親署一花香投師
曰汝緣在浙遂龍即住過池便居師遂運浙時虛谷陵元史
端瀨翁慶幻住本天如則各據名山迤展化機師皆往和擊
道相脗合而幻住尤懇師弗置元祐庚申庚申師住廣德縛於
於大洞中洞左有寶相寺馬祖弟子澄公道場師為起廢重
新之同時有無一全遊跡於石溪石溪與大洞相望人謂廣
德二耳露門至治癸亥宜興之龍池請師建立禪居師以名符
懸記欣然赴之作室以間計者凡數十命之曰為門興化庵
先是山顛有龍池其深叵測龍出每大水民甚苦之師召龍
受三歸依戒能不復出師居之久復厭其未幽遂也擇絕巖
作室以居至壁立如削處斲木為棧鈎環連鎖樓板於空中
不日告成師足不越戶限者二年學徒聞風遐邇空集師亦
不能悉拒也帝師大寶法王捨師之道行降師佛曰弘教音
濟禪師未定乙丑州西之九里有地曰青山山明水秀前僧
副周景延師之至為創寺一區因以九里名之師曰善則善
天僅二紀必當變遷時人蓋不之信也至順庚午出世住李
山禪寺辨香酬恩卒歸之於無用俄有詔集桑門七百人
闕毗盧大藏經一七日師陞座敷釋正法天降甘露之祥甫
三年退歸龍池時元叟主雙徑月江印主雲峰皆招居第一

座辭不赴元統甲戌浙西江東道廣教總管府具疏請主常
之天宰萬壽州守戎將敦勸允力師漠若無聞或激曰大法
火冷灰寒師乃欲自服自逸耶師為憐然而起寺常灾方議
經營前任持幽岩靜時破檢仆地師以隻手指之暨師之至
果為新祥迎實殿塔佛菩薩天神諸像確宛諸利輪八年有
言師於順帝者錫號曰本覺妙明真淨禪師至正壬午江南
行宣政院命師主大華嚴寺師舉龍門膺伐之明年度命補
天童景德禪師師堅以疾辭又退歸龍池宜興銅官山舊有
北嶽善提院燬于會昌士潘敬之重構焉師以九里寺勅建
法堂文室之屬以年稽之正二紀夫人益澄得謂師欲前知
戊子有首趨入觀說法於龍光殿上悅賜金襴法衣兼以玉
環加師號曰佛心了悟大禪師師亦有絳袍在帽之賜居
無何奉旨幽香至五臺山曼殊大士為現祥光五道明年陸
鮮南運道過維揚鎮南王波羅普化率妃嬪等迎師入官裏
受大成賜以白金盃及僧伽黎衣遣司馬護運龍池廣子師
為慕道者所退出領善卷寺寺已弊師施塗墍之功且
覺其實樹明評募善士萬人為萬善同歸會二晝夜及瘞兵
後枯骨至無萬數壬寅又退歸龍池築外廣德大早師徇鄉
民之求結壇誦咒契與未終大雨如瀉歲乃登眾愈知師有
道不容其還強住麻蕪山慈慧禪庵未幾成大業林國朝洪
武戊申又退歸龍池已酉夏六月師示微疾屬弟子宗珣載
紙製內外衣且曰吾將逝矣或以藥劑進慶去之十五日自
輿化庵移龕至絕巖所居十七日昧爽師起沐浴服紙衣索
筆書偈云七十八年守拙明明一場敗關泥牛海底翻身六
月炎天飛雪書畢側卧而化停龕七日容貌如生先一月龍
池水忽涸及師順寂噴湧異常時君子知為異徵黑白戀慕
各衣袈裟繞繞愈悲啼如喪考妣至有然頂灼臂以為供養者
執紼之人盈萬茶毗有五色光現齒牙舌輪及所持數珠皆

不壞設利無筭烟到中林亦覺繁然生人競折枝取之至於
 灰土亦掬取淘汰獲者亦聚於是門人志齊志思等各分餘
 骨與不壞者以某年月日就龍池太平齋山紫雲山麻蕪山
 五所建塔咸為世壽七十又八僧臘六十有五師氣貌雄偉
 身長七尺有餘音吐鴻亮其接物也不以貴賤異其心所至有
 無不傾向若中書右丞相孕兒只若江潮行省左丞相別不
 花若趙文敏公孟頫若馮內翰子振尤所賓禮者也四民來
 獻鄉幣衣履者肩摩而袂接既無虛日師既受即以施人曾
 無毫髮停吝其自處則布袍糲食泔然若有餘凡發為文偈
 了不經意引紙行墨而空義自彰有四會語行于世其嗣法
 弟子則李山之仁奉報本之紹洪美蓉之志恭顯德之紹善
 也其兩度弟子已出世者則祥符之紹密之寧之仁性竹山
 之祖瑛兩禪之祖勤也未出世者則祖珉維祖宗會紹仁祖
 瑜祖林等也師之道德所靈丐者可謂俊矣師示寂後之七
 年仁性親撰行業記一通同祖珉謁余於禁林以塔上之銘
 為囑嗚呼古之學者草草為己及覺門已證懼夫其傳無以
 續佛慧命不得已而出世為人後世乃藉是以為榮觀豪橫
 巧取無所不用其極果何為者耶有若師者得法之後固奉
 孝以度人為急及主大刹屢退養龍池雖天堽實厠五山亦
 搔首弗顧其高風峻節如禪麟威鳳可望而不可即何其賢
 耶人疑為淮海之後身信不誣也聞師之風者可以自省矣
 是宜銘曰

東山紹法統大弘臨濟宗一燈百千燈充滿於南北大湖講
 窟籠中有善知識怒罵作佛事見者輒畏縮唯師膽如山深
 入了不礙振威聞一喝有若霹靂飛凡情亦喪失通身汗如
 雨縛茅巖洞居說戒毒龍聽文彩漸彰露屢與大如藍蔚為
 人天師皈依者如雲師以方便力破除煩惱障沃沃甘露漿
 隨量各充足况示莊嚴相隨處起樓閣五色空中現若兜率

天宮人見稱有為我以無為故應物而見形中心儼不動私
 雲本無着動靜皆自然不識世間事何者為聲利但觀龍池
 水如我性清淨預言化期至剪紙以為衣坐脫目微瞋入彼
 寂滅場茶毗顯祥神光亘旋繞白烟及林木皆生設利華
 四輩悉號慟五處歲靈骨以表正法體千古無壞者此以何
 因緣本無生滅故我出廣長舌贊述師功德鏡諸無縫塔鬼
 神共訶護具官金華宋濂撰

連州黃府君墓誌銘有序

湖之德清縣令黃以貞自造大父府君行狀徵余為塚上之
 銘余以老辭雖捧幣而進余益以謀墓受金為嫌辭然以貞
 請之益切或至於瀕泣孰無父母也不覺為之感傷因返幣
 而叙之曰府君諱慧字志高黃氏廣東連州人世俗城南龍
 津門上曾祖某祖某父梁宋大理評事母薛氏府君凝重端
 慤查以誠遇人發言未嘗弗善善貨值之道致家殷感或伴
 於素封然立心仁恕出內布帛權度如一不敢高下其手眾
 物驟責輒殺直以平之人有奇窮不自振者具遺服以起之
 雖釋老氏其宮弊壞為之直補嚴飾所費甚夥弗靳也歲序
 之間又率循其教裁法事設醮祠為民徼福其天性者善類
 如此州里之人類之一則曰寬厚長者黃君也二則曰寬厚
 長者黃君也年七十又八不幸以元至正己丑九月五日以
 一疾不起上距所生之歲則宋咸淳壬申也卒後之明年庚
 寅某月日塋于州西高良鄉之原既而寇侵北域堪輿家謂
 不利復以某年月日改瘞小水山之陽禮也府君配文氏婦
 德母儀皆有可稱子男一人懋女二人歸李某文某孫一人
 即以貞明經脩行由陽山教官召試吏部選授今官階陞承
 務即以政事聞曾孫男二人某某皆者李文公習之自為其
 祖實錄乞銘於昌黎韓公其言有曰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
 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後世論者未嘗不羨冒之之孝今以貞

之行當無況於留之贊以余文非昌黎無以慰其請不能不
敢然也然韓絢李孫之志替潛德之光尚可以人而廢之乎
於是忘其鄙陋為序其事而造銘曰
以誠勤物其行乎於人也以善遺後其德參于天也孫枝
夜飲其進欲凌雲也本根發舒碩大且蕃也無善不報敬
若朝暾也太史勒銘樹之于墓門也

題唐太宗哀冊文後

天台詹君國器嗜古如嗜利近於汴梁市中購得褚登善所
撰唐太宗哀冊文一卷舊嘗藏相臺岳珂倦翁家後有北燕
喬買成所題定為唐人書詹君既自識其左復請濂一言之
濂聞唐故事哀冊國之大典也非職職筆至司鈞衡者不敢
為之登善自貞觀二十二年九月己亥為中書令二十三年
三月丁卯太宗不豫四月己亥幸翠微宮五月己崩于含
風殿庚子奉大行御馬輿還京師當是時登善秉政中書緝
熙帝載者已九月哀冊必屬之蓋無疑也此卷當為命筆之
第二枚於二十三年下嗣歲次己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
下不書治字家傳緝雲下無高祖配天一人有慶八字迺悲
風於長下闕衍字然持其闕文耳微之大詔令韓瑛琬琰集
文粹文苑諸書其更改又各有同異殆不能悉數也濂竊按
正史雜史咸謂太宗以八月庚寅日薨與大詔令等書並同
庚寅則八月之十八日也今獨云庚子則是月之二十八日
不知何以有一旬之差持史誤耶或葉本之筆說也嗣皇帝
之名不書懼瀆也其理固當太宗之崩既書二十六日己巳
夫年月甲子初何足隱諱而懸空之耶尤有不可得而說者
相去七百餘載其事不可臆度未可以遽言也若論字畫當
為登善所書登善初師虞世南晚入右軍之室故唐之能正
書者僅二十八人而登善居三四之間此卷溫潤似虞其結
體則多法右軍世之人徒見登善所書或與薛稷類者遂疑

之殊不知先哲有無人之才而其作字初不拘一體張顛善
草書至其小楷極端謹有法傳其學者唯顏真卿得之爾觀登
善者宜以是求之實成雖物能登古其言似不足徵也國器
高永寶之翰林學士金華宋濂題

贈蕭子西養親還西昌序

天下之道唯孝與忠是謂秉真萬古攸同判惟成均首善之
地風動四方罔不從化其居是職者其有不惕然自省者乎
昔陽成之為司紫也立諸生館而下誨之曰人之為學忠與
孝耳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謂成還養者二十人諸生
且爾況為其師者尚編髮之親在堂其心又將何如乎此余
於西昌蕭君之事不能忘言也蕭君名執字子西居武山之
西山形拔起如旌旗浩翠淋漓積自古初土沃而東收蕭君
朝樵於白雲之岑暮而言旋買解於溪邊渴酌於東鄰婆娑
起舞親酌奉觴上壽親既醉蕭君亦微醺拊手歌曰武山崔
崔有雲英英止武山如蓋川流不停止我奉我親其樂莫與
京止樂子樂子我衣之綈我類之類止蕭君之樂無日不然
若將終身馬會科目之興有司強赴江西秋闈名在前列已
而上南宮選授國子錄所授經皆公侯家之子見蕭君能古
文辭甘心服之業將成蕭君獨有不釋色然人問其故輒潛
然墮淚曰吾親髮盡白矣臆氣下不自寧矣武山夜鶴晚
猿遶余啼久矣於是走白丞相府其辭懇切吏拘於文墨柱
求參稽閱一徹而始報可蕭君治行李得辟激者曰蕭君之
所見一何異哉抱卓犖之才當用才之時何不一試而歸今
蕭君之同官或拜御史或擢縣令矣使蕭君少忍須臾銅章
青綬宜不足以榮其親執贊善大夫宋濂曰是忍足以知蕭
君蕭君不忘孝於親其有不忠於君者乎惟念成均為首善
之地故不敢肩爵祿以失菽水之離爾不然是有愧陽城之
諸生矣尚何足以言蕭君乎銅章青綬之榮子謂蕭君他日

不為之乎激者無以對於是出酒飲蕭君率同志賦詩一章成則蕭君為之欣然引滿頽然就醉片帆西上抗手而別洪武六年六月二十四日金華宋濂序

廬陵劉徐生墓銘

翰林編脩官振唯奉 詔攝御史行勝北藩舟泊黃河忽夢內兄劉徐生相逢里中獲溪上脫冠命酒曰徐生與弟為結髮友恨輪先着鞭耳其情驩甚及覺恍然與懷賦楚辭一章擊楫而歌之暨還南京將寫辭以寄或有告者曰徐生亡矣唯不勝其悲居亡何徐生之父作書遺唯曰徐生相從至郢者父遺歸謁先塋竟溺景陵之深川越九日得屍又八日旅殯郢城東子胥臺下嗚呼肺肝盡割裂夫老身將何以能存耶自造權厝誌一通幸請銘金華宋先生先生嘗見徐生頌愛焉當不斲於解即弗斲徐生不死矣唯泣為余言余也不敏無以塞其父之悲頓聞徐生日記萬言為文有奇氣頃刻風雲變化雷轟雨澤有不可測度者而古今詩尤嘉人稱為詩伯州里器之謂廬陵有二俊其一唯也唯舉進士河南第一一人八仕于朝徐生益自愛秘期久積而大振方岳重臣及都使者咸遇以賓禮欲辟為屬辭弗就見唯受經於余亦欲負笈來相從今死矣豈直其父與唯之悲余亦為泣下霑襟何也牛毛非不多而麟角獨能舉也嗚呼生死之機伊誰執之而顛倒若是耶嗚呼徐生字子卿卒時實洪武八年三月十日年二十有六耳曾祖某父就以前進士起家官承事即安陸府通判母蕭氏妻曾氏二女皆在幼其父僕報政送骨塋廬陵水豐之故鄉且為立嗣嗚呼徐生之卒為善者或懼夫夫銘曰

將壘而過之崖不如黃方出而折之鱗不如廢爾之生也不幸絕類之已而已而大化之真茫吾將允誰

蕭陽王德輝先生文集序

給事中王寅敬伯請漁王堂之署殷勤請曰寅之伯父敬樂翁諱朝宇德暉莆田人也其學字出於同安尹陳公仁伯莆田之先達有二陳焉則仁伯則國子丞東仲皆以文鳴于時實兄弟也其學又出於南塘趙氏之孫秘書公伯瞻秘書公二陳之外主父也翁之所學淵源既正而其支流之相承過弄石怒崖則噴薄如雷霆及至演迤平曠則煥然成文若綺縠之乍舒一翕一張類有物以司其柄者養之深而積之厚期大振于時奈何其數之奇再試鄉闈皆不利竟以布衣教授州里以終遺文散落於兵燹十不存一寅懇其泯沒而不傳也求得詩文若干首覽為十卷翁之友方君炯門人陳君虛中將刻梓以傳願先生為之序濂受而讀之詩則森嚴踴厲有蒼淵之色文多簡古峭奧而其有餘不盡之意恒見於言表人能玩繹之方始得之其淵源有自誠如敬伯所言不宜以無傳願求翁之致是者亦由其養氣之充積學之宏乎濂自家甚貧或併日一炊每揚揚有喜色臨財其介毫髮不苟取所見一定屹如丘山力憾弗能動儻涉非義輒金遺之不遺也唯將心古初思欲起聖賢而與之周旋故嘗以止分為樂人叩其自得則曰守陰之宅臨陽之庭風行雨集金華王鳴庫非吾室崇宣我榮夷夷于子而獨適其適不亦可乎為子翁之所見若此其始有德必有言者乎濂未竟軒授經學文於鄉先達若湖頭吳公立夫內翰柳公遠博文獻黃公晉卿皆天下名士悉得供灑掃之役其淵源非不正也第以受資平凡無以深詣而達到年周甲子而踰六齡猶不能自振視翁之作不幾於有愧哉雖然濂不能文而評文恐未有先之者世之融較委頓之文不脫場屋之故態者反足以襲取高位而翁卒終于布衣戴童甫衣途掖者不知果有公議否乎濂持狗教伯之請妄置品評於篇端其有激也夫其有感也夫

茶題

洪武八年歲次乙卯春三月壬辰

皇帝御乾清宮召臣至闕前御史中丞劉基何曰成行臣以

翌日對燁門病勢不華否還可自力至家否臣復具以聞時

基有膏肓之疾 上憫其為開國舊勳特降手勅令起居

注郭傳宣示之俾還山以便侍養然 聖衷猶念之弗置

於是起臣扣其評語畢 上步出宮門臣從後至丹墀

上忽頓內史張淵曰汝性取新判文集一節賜學士宋濂臣

謹叩頭謝淵引臣至典禮紀察司典司副李彬官紀臣氏名

於籍始預受馬蓋文集俸御製凡三帙入梓紳乾尚秘藏禁

中當時受賜者唯太師李韓公善長中書右丞相胡惟庸與

臣為三人故內臣致謹之如是也臣仰惟

聖學高遠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也其發為 宸章麗日洞

雲照臨下土固非蟻虱小臣讚詠所能盡至於寬仁峻德優

遇舊勳及寵異文學侍從之臣恩意兩盡尤非前代帝王之

所可企及也臣拊蹈之餘故備書應對之語與獲是

寵賜之由於篇末俟他日歸田當追為彫筭飾以雙金龍尊

閣於山中云是月三日癸巳午時具官臣宋濂謹手謹記

故奉訓大夫僉提刑按察司事王府君墓誌銘

濂梁王佐其先府君之俊越六年矣今奉工部主事杜君環

狀來徵墓門之銘不覺為之愴然而悲蓋當

皇上飛龍准甸定鼎江表弓旌四出旁招俊乂應時應聘而

起權輿儒臺而府君亦杖策轅門思以勛業自砥礪薦紳之

士多矧目禮之濂雖不迂與人交聞府君崇論宏議亦未嘗

不傾耳而聽及退每自愧以為弗能及自後離合靡常

迨濂拜召入禁林府君已作土中人載感曠昔銘欲不作可

乎按扶府君諱謙字晉古濠州定遠人曾大父某大父某時

肥避立園人號善士父子良敏給而多智定遠令酷愛之俾

為善佐未幾補史尉司選雷丘縣以積勞升安豐府史達官

知其能辟為河南行省理問樞未命而終母蔣氏府君嗜讀

書知桑倫大義皆為聲詩音節韻越皆有法推擇為定遠縣

吏出謀發慮皆中肯綮令長以實禮遇之元季政率暴傑正

起府君附辭歎曰事急矣俾宗族以拯黎民可也乃走穎毫

就其軍帥曰民罹雪政不得已起為亂夫當思有以靖之度

劉人以送所謂如水益深如火益熱者也無乃不可乎軍帥

聞其言以為才交薦之擢為夫長五轉至工部尚書非其所

好也當是時盜稱名宇者皆烏合之眾散薄無統所經之處

唯榜焚掠千里為荒墟府君察之度必無所成謂所親曰區

區宜欲逐戎札奮不顧身出編虎鬚者志欲生蒸民也今若

是猶魚游釜中耳竈火已然尚自謂得計耶吾聞

真主已建都金陵寬仁愛人四方之民爭引領望之不去禍

將及於是乘間單家南渡府君之婦兄太師李韓公善長時

已在

上左右亟言之 召見於青龍殿與語大悅會新設執法

議理司方將選人以授選 詔為執法官府君悉心詳議

務協厥中人稱為平允舟陽令白齊因公致罪當棄市府君

以情可矜恕教奏 上前得皆死知應天府王子謙坐事

械繫者久府君惜其材議從末減由是 上簡注之深升

為中書員外郎轉選提刑按察司事階奉訓大夫府君巡行

郡縣兇貪蠹毒民者必擊去之唯恐弗盡餘則務存大體觀

風宣化而已一日天大風晝晦 上下詔求直言府君歷

述灾傷之病民竟為之罷徵微得末疾家居者久之以洪武

三年四月二十七日卒于京城之寓舍壽五十七以九年

二月日葬于某山之原娶李氏子男二人作曰驥先十八年

卒仲曰法即來徵文者為學好古凡法帖名畫多能鑒定且

善虞世南書以材選充忠顯校尉飛熊衛十戶所鎮撫女二

人適密其孫志遠高其孫男一人寧安府君經幹昂聲而容
貌潤澤尚倫者也或共其論議輒披眉吐氣指方畫圖家
家數千言不休臨大事之際神采精繁較然有不可奪之色
與人交愈久愈敬遇急難必驅湯赴火援之若行事有過差
後面折不少恕性又慈惠凡貧泉布者不納息弗能度則皆
莫不問過凍餒者如身受其病思糶粟帛濟之乃已其在戎
行事務以不殺為勸且導人辟兵之方賴以生者數百人至
於事親盡孝奉意承顏唯恐毛髮有違故鄉邦尤稱之咸曰
孝如王習古庶幾無愧嗚呼為士者內行脩於家外行有以
澤諸人可謂不負所志者矣銘曰
虎吾同胞不幸亂離度劉之何為我務生之海寓載清式登
且纓正色立於庭我竭其誠嗚呼唯行之說契道之符不至
不徐循序而詳趨其亦有識之吉士也歟

王宗器字說

王生建字宗器其先大原人今家濟南之長山器局沉凝而
學問稽密洪武五年以易經舉進士山東名列第三既上南
宮未試

皇上召見使殿親命題賦詩成綱旨權史館編脩賜以冠
服選入禁中文華堂肄業 詔翰林老臣為師同時而進
者凡十又七人 卓駕時臨策勵之且取其文品評其優
劣日命光祿寺給膳盃酒漿每當食 青宮暨親王迭
為之主而建等侍飯於左右冬夏賜衣各一襲腰有白金弓
矢鞍馬之類蓋不一而足近又使建攝御史廉察河南迨歸
奏對益稱旨 上悅謂近臣曰文華堂諸生如建等者皆
朕異日將相材也其期望之重如此建嘗從今學故來以字
建能聽之必上不負於
國思下不負於所學矣辭曰

宋廟之器貴重寶珠夏有四建殿稱六瑚周云八簋異名同
符其貴斯何珠玉為飾其重斯何威以黍稷嚴奉明禮人鬼
是格惟端木氏才堪三鄉文章外見以言語稱汝器見許載
諸聖經今生既長局度純亮發為辭章大河奔放器宇連名
又師所望出達感治講學 禁中 天日照臨以煦以
融以達其衷用節其業學之茂矣川之流矣材之秀矣木之
備矣番夜孜孜唯道是求矣勇冠魏魏巡行洛河貪夫夜逃
良士笑歌君子之為君子之多學無止功勿盡斯善辟彼行
塗足不留踐百里至千所見逾遠志安於近行局一偏筌罔
為鑄豆難充邁規操早秋世則病旃德藏于身動無不披厥
用能周由體斯具生尚勗馬庶幾不吝

題趙子昂臨大令四帖

趙魏公留心字學善動義獻帖凡臨數百遍所以成名充塞
四海者豈無其效我後生小子朝學揮翰暮輒欲擅書名者
可以一笑矣今觀乘雅編脩所藏臨大令四帖聊書其末以
示解事者

全室釋師像贊

笑隱之子晦機之孫具大福德足以荷擔佛法獲大智慧足
以攝伏魔軍悟四智三玄於彈指合千經萬論於一門向上
關如塗毒鼓過之必死殺活機類金剛劍觸之則奔屢鎮名
山教乎遐邇 詔聖京利名溫朝紳風受記於靈山之會
今簡知於 萬乘之尊靈漢昭回 天章錫和於全棟
寵恩優渥 玉音召對於紫宸屹中流之砥柱轉大地之
法輪信為十方釋林之所領袖而與古德同道同倫者耶
墨鞠圖贊
建安蘇照為學子黃叔暘作墨鞠圖脩之以竹石豈以其氣
節之相同歟琴林散史宋瀛為造贊曰
我本中黃鍊為肺腸精神外章不自知形貌之黧獻綠竹猗

倚白石瑤瑤貞而匪阿斯為月丁之友歟萬色齊冥洞察物情雖暗而明豈陶令沉昏而託之酒歟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翰苑別集卷第三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翰苑別集卷第二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二 故水豐劉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庚金字奇相姓劉氏世家廬陵之水豐劉為江右蘇
纓之胄自唐迄宋擢進士第者後先相埒入則登臺省出則
蒞郡邑人稱為名門曹大父某大父某雖不與仕版而皆能
繼書詩之業父某宋季嘗舉于鄉試南宮輒不利用持恩授
新塗丞母周氏府君八歲善屬文未加冠中五經誦之甚習
年既長執經來從者戶外之屨常滿多有去為名進士唯府
君累試場屋卒就擯斥時學校多私試府君漫起應之即在
前列元至治癸亥又臨試期府君試以上古之書既而獲在
選升名春官陳論過高知貢舉者疑不敢取繼以龍飛恩例
中書署為吉州路儒學正丁內艱而歸泣血三年未嘗見齒
鮮禱琴斯柳諱日之至必反袂拭淚不已府君性忠厚遇異
母兄奇可尤盡和孺之樂每聞將授衣問周夫人曰兄之衣
何如夫人曰已先授之矣及夫人歿葬祭之禮獨盡瘁為之
不忍毫髮煩其兄銓曹稽其年勞轉臨江路儒學教授命既
下而府君病且革矣遼陽等處儒學提舉劉君岳申名重當
世與府君交二十年如一日其稱府君有曰溫柔而慎密明
辨而近恕優優乎有士君子之風識者未為寶錄府君為文
無宿構下筆滂沛頃刻龍蛇滿紙間似欲飛動郡縣大夫士
慕其聲光踵門求見者無虛日平生嗜酒飲至數斗不亂拱
手端坐而為禮益恭此皆人所難者生於 乙酉二月十
三日歿於元統甲戌九月十五日享年五十以至正丙戌十
二月二十二日塋于折桂鄉烏江金牛壘之左禮也府君配
景氏子男子四宜宜明俱早世宜謹元江西行中書省左
右司都事宜正入仕
國朝為起居注轉僉漕江提刑按察司事子女子二柔嘉適
傅若曾柔恭歸彭宗徐孫男五服孫思紹兒珠海珠輝珠孫

女三徐元表同其婿也一幼未行宜正字貴道今以字行其為左史也余方司業成均相與論文甚驩迨出使濶部諸余拜且泣曰昔者先大父嘗自念言自十三世祖司空府君以來多決策發身而獨愧以特恩入官所以戒飭先君子者尤力先君子不承前訓雅癖少忘之卒以儒而成名及其終也而呼宜正兄弟戒之曰吾才非不如今人而至於此命也爾當當自勗以文學允厥宗即允厥宗吾死目亦賤貧賤不足論也宜正時始十齡已深知其言之悲幸夙夜戰兢不致顛濟獲從士君子之後忝被官使至今二十九年而墓木且拱懸綵之碑未有所刻宜非至闕歟願先生文之手憐其志而不敢辭銘曰

家有世科子才又多胡負志而婚娶命也奈何命也奈何

耘庵銘

良鄉丞陳謙益仲東甌人也嗜學弗倦慨然有志於事功陳翰林元達以飛白書其齋止之室曰耘菴夫耘之為義婚治蕪穢之謂也種而能耘黍苗光然興矣益仲其知自治者

札作耘庵銘

伊人之情摩使良田嘉種誕布黍苗羊綿籽不加載蕪載穢既茁而軋長莫之遂我田我我我苗日豐有實其同迄于獲功記禮之家人以為與得奧斯理失則罔効和其系剛備禮以耕陳義而種善道乃亨耨在講學去非存是合其所盛本仁以聚感之使堅播樂以安五者既至學功始完惟益仲氏孜孜好禮以耘名室義或取此古訓洋洋觸類而通母拘一曲滯而不駮太史作銘勒於坐側上慎旃札服之無惑

古愚齋銘

延陵常侯秀吳中書僕射侍中弘嗣之四十七世孫風以文學著聞亦既受薦於臨江別乘會二千石開侯實行中事情卑化洽民宜之然猶不忘進脩以古愚銘其齋居侯殆有

志古者乎志於古美矣古學之可決者頗衆奈何獨有取於愚乎有取於愚斯其所以為不愚也歟是宜銘銘曰惟古之愚如執斯智直矢一發奮往弗顧惟今之愚如履多岐詭秘變化曹不測其所之古改為疾今復非古致宣尼之所傷奈人為兮旁午我情儻紆曷日而據豈惟賢不逮昔愚亦不如邈埃風而屹立懷礪入於千載不有君子善則誰米披馬多詐雖昨昨心自以為智人觀則愚我愚我守直情徑行執不愚我我智斯亨以愚而名豈無柳氏為激而過中同於自謚我將何從聖護孔週終日不遠晞顏則是

王生致遠寇字祝辭

虎林王生其幼也父命之名曰驥及年深長加元服于首大賓字之曰致遠蓋取梁徐勉所謂人中驥驥必致千里之言也按說文驥千里馬也孫陽所相者其字從馬冀則諧聲夫千里馬不常有以謂世之奇才亦未嘗數見也以生名若字觀之則父師所期望者不亦深且長哉予雖不及與聞三加酌醴敢抽蕪思而弘敷其義生宜聽之母恕其辭曰古者體物取義孔殷麟紀其瑞鳳揚其文表厥茂實載敷清芬其一惟馬之族本非一類八尺為龍千里曰驥因生有別挺材見異其二伊驥斯何墜地不毛虎文彪炳龍骨放陀天機趨騰絕山飲河其三當其奮飛神行電逝若滅若沒一曰千里晨燕哺越視同游戲其四誰其似之渥注之姿肉角飛黃逸氣織離天開翔翔王臺裝回其五冀官善馴是漢是拂林以美薦飲以香粒筐惡屋瘦慮無弗及其六物尚有茲人胡不如天賦權奇孰不自攜口噴紅光長鳴九衢其七豈無王良俾其振迅未必遠車能尼神駿三歲五駕過者誰問其八生游藝府逸思超群剪水為神製霞作文亦既應書名達帝宸其九侍經 藩王出入禁籞宮袍時須大官致饋寵賚之隆揆古無愧其十以利天下易經有辭取譬得跟漢

詔以之任重道遠生寧勿思其十一易以思之朝夕兢惕匪力足矜所稱惟德予言非誣勗之無致其十二

寄和石丞温迪平詩卷序

有志之士豈無鄉土之恩哉昔者楚人鍾儀為晉所留晉侯與之琴邊操楚音越人蒞局仕於楚雖富貴矣乃嘗為越吟此無它不忘本也夫晉楚與越皆同中國也語言相通也嗜好弗殊也尚為之抑鬱發於音聲如此况在絕域去中國數千里者哉宜其見諸咏歌而不能自已也右轄温迪平公居于汴梁資稟素美嘗授齊班先生學為詞章以游淮海元季亦躋職仕隨家宰遠行遂留西域今見天朝使者至不勝鄉土之思舊嘗賦絕句以寄治書瑣納兒加總作唐律一章獻丞相胡公其愛深思遠若不能勝情者想其親屬腰纏莽無一人四顧蕭條典影為侶極目之頃但見獵獵胡沙茫茫塞草而已右轄必慨然曰吾昔居江淮錦繡城中聚族共樂者為何如耶賓朋解索誰可與接語言不通會飲異好側耳而聽但聞侏離先音胡胡歌而已右轄又必長嘆曰吾皆在中州文物府中更唱疊和者為何如耶此所以發於性情而形諸言者懷遠東落讀之令人淚下雲襟也較莊弱之越吟其情實過之苟寫於草木知與鍾儀孰復孰先也必相察其情以詩 上聞 聖上覽之九講其志之不能遠也惘然有動於 聖衷 勅丞相御史大夫而下咸屬而和之且連城卷軸 聖皇臨御德被六合凡日月所照霜露所墜無不欲遂其生成然猶風夜孜孜上法唐虞三代之治唯恐一夫不復其所况如右轄實有志之士所以簡在上心者為尤切右轄宜益堅乃心敷揚 聖化使西域之民皆知尊慕中華文物禮樂之感相率未歸亦未為晚也他日拜舞 龍輝之下珠恩異渥必將使蕃而至退而與

宋學士文集 翰苑別集卷二

親朋胥會以叙離合之情庶幾重親 天日以享承平之福當此時發於性情無非雅頌正音以歌咏 朝廷之威德其視向日憂深思遠之作膏壤不侔夫右轄勉乎哉右轄勉乎哉洪武八年十月壬辰具官宋濂序

題李節婦傳後

婦人以節稱乃其不幸也與其執之死靡他之誓焉若咏君子借老之辭執然而一與之黜給弗改其孀身雖不幸而其苦節則有可尚者已若朱氏婦璠豈非其人哉嗚呼婦以節旌者固多而其事則殊有慕夫家貴富而不忍去者有年壯多子而不易割恩者有不能冰雪其行姑益名以欺世者璠之父母納李實為贅婿合卺甫十日實嘗遼東逐死於海璠誓不更適養父母終身且依弟珍以居信誓堅確其敬如出日者歟按前三者其無一之可疑者歟斯所謂真節婦矣張侍講以率傳以顯之孰謂非宜或者猶以未得旌褒為恨然旌表朝廷事也

題新脩李郭傳後

余讀歐陽子等所脩新脩唐書事多舛謬如紀中載勝東郭公降封縣公而傳中乃稱郭公傳中叙天平節度四人而紀中則云七人此猶可也宰相載於世系表而于惟謙相中宗郭宰相昭宗武什万相武后乃皆棄而不錄此猶可也觀其述作繁者失於支蔓略者過於簡率以致渙而無統辭而弗章則其所繁者重矣劉向書史義例無法固不足資豈意新史亦復爾邪吳頌糾繆蓋不得不作也有若李必在唐建謀猷輕爵祿勢繁漢之留侯新舊史皆畧其事且讚其好縱橫大言以鬼道媚人主取宰相何其悖耶晉王府長史朱君讓而病焉因據必之子繁所錄家傳十卷參考群書徵前賢剛正陶潛諸葛亮二傳艾繁樞華重為必傳一通必之事始大白於天下後世嗚呼微朱君必不銜冤於九泉之下乎然而唐

史之終不止於此而已續之所未糾者尚多朱君宜推類以盡其餘執余總脩元史及 皇明日曆宋君皆與其事余見朱君有良史之才故為題識俾後而屬望之如此若余之卷則無能為矣朱君名右字伯賢天台人

佛真文誌禪師無夢和上碑銘

洪武六年二月甲申佛真文誌禪師年已八十有九一旦無疾忽成浴易衣出器物分遺叢林諸友命弟子曰三界空華如風捲煙六塵幻影如湯洗雪亘古亘今惟一性獨存吾將入滅既吾偈曰吾有一物無頭無面要得分明涅槃後看言記歛目危坐而逝當是時師寓象山瑞龍之別室其嗣法住持能仁寺智巖與兩度弟子全體等共聞維之以是年某月日空于天台國清某山體懼無以昭示來裔請恕中愷公詳薦肇行成善介方外用堂殿公虛白杲公諱余求塔上之文師諱墨蓮字無夢自號為西庵慈漢王氏子也祖申宋某年進士真州六合縣主簿父祿元慶元略稅課大使母周氏夫人師生六年而稅課君歿夫人命從鄉校師游氣岸高窳有一日千里之意迥長窮覽儲藉微其義隨人有叩者竭其始終而語之緝聯不能休自以為無善不探知解且至透學文於脩道先生胡公諱長其文為時所宗見師師大加賞識久之藻思瀟發縱橫順達隨意之所欲言聲名頓出諸老生上已而心有所感彈指歎曰攻書脩辭此世間相爾曷若我出世間法乎乃白夫人走奉化廣法院禮子文良公為師聞雪庭傳公主真之長蘆乃往依焉逆難除演髮為大僧師之春秋二十有三矣繼受具足戒於杭之昭慶凡釋氏契經與台衡賢首慈恩諸文晝夜摩研不知有飢渴寒暑已而復歎曰教相如海苟執着不迴是竟編自纏爾曷若求明本心乎於是篤意禪觀又久之雪庭遷住靈隱師住侍左右雪庭示寂元史端公由中天竺東補其廬元史風規嚴峻非宿

學之士莫敢闕其門師直前咨叩了無畏懼機鋒交觸情想路絕迅電一掣怒聲隨擊內外如一靡問豪忽自一轉至於六七語愈朗烈元史欣然頷之命掌內記延祐初詔建水陸大會於金山二浙名浮圖及賢士大夫皆集師佐元史敷陳法要及與羣公辨論義趣英發莫不推敬鎮南王聞之延師至廣陵尊禮備至彌年方遣徑山虛谷陵公道價傾東南慎選書記之職絕難其人既得師緇白交慶重紀至元五年浙東帥闔合府公邑令請師出世慶元之保聖再遷慈溪之開壽三轉於國清帝師大寶法王嘉師之高行錫以令師師之兩至皆以擔荷大法為己任煅煉學徒華萃如不及多有開悟之者瑞龍院欲易甲乙住持為禪利師為開山院因賴以增重直與名伽藍相齊海上颯風發驟雨如注層樓脩廊俱仆師所居亦就壓人意作壘杉美亟撤其覆索之一鉅木橫擗榻上師危坐其下若神物為之者師凡四坐道場去留信緣皆畧無疑滯不久引退業林中藁其名德之高每闢室以居之師戒戒諸徒曰吾與爾等研究空宗當外形散忘寢食以消累劫習習然使心地光明耳自是日惟一食終夜凝坐以達于旦

國朝洪武二年 詔徵江南有通僧而師與焉師于天界寺既 奏對 上問其年老故令還山越四年而終師脩身廣願昂然如野鶴之在鷄群文思泉湧有持卷求詩文者積如束筍當風日清美師從容就席縱筆疾揮須臾皆畫長短精猶無不合作卿先生來文清公摘指師謂曰此阿羅漢中人也觀其所作驃騎山臺秀軒列清軒三賦發疑逼古作者渡江以來諸賢昭鑒蘇李學以雄快直致為誇相師成風積弊幾二百年不意山林枯槁之士乃能自奮而能至於斯也翰林學士承旨河東張公著曰聖師儀觀偉而重戒行嚴而潔文章簡而古禪海尊宿今一人耳其為僧師既

惟許類若此日本國王雖僻在東夷亦慕師道行屢發疏運
致之師堅不往王與左右謀欲劫以歸浙東宣慰使完者都
藏之獲免自時厥後凡遇師手蹟必重購之而去且詭其能
放異光云師平生製作甚富悉不存竟晚年重脩歷代高僧
傳鐫梓行世筆力道勁識者謂有得於太史遺鳴呼真如性
海無不含攝妙用流行見諸文句其與實相不相違背苟欲
岐而二之失之遠矣唯師達理事之無礙本性既明所寓皆
法辭章散落於四方者俊偉光明無非佛事特用表而著之
以見不二門中本來一體無分別異同者猶未能泯本迹而
忘物我也其視師為何如哉銘曰

惟釋迦文說法如雲而彼大千百物咸仁弟子結集為一藏
教言之不文曷資化導末派相承雖蔽語言所以達摩直探
心源故弊扶表吾道爾莫豈以體故并忘其食師生名闕研
究儒書海攻竺典無幽不據終入空宗縛習禪定出試諸方
以正性命如獅子兒穿吼一聲凡情盡喪何有死生利郡之
頃法身呈露以何因緣為無著故曰吾有作依佛為師數宣
大法非文孰宜咳唾之間無非妙義或縱或橫理事不二有
文之文人所易知無文而文識者其誰知四坐道場機用由
無舌而談震驚百里颶風揚激裂屋駕濤梁木其壞不損絲
毛古云有道靈物呵護豈惟人欲神亦欲慕世相有盡起滅
空華白月在天一塵不遮我施文辭以作佛事書罕堵波麻
幾無規

跋西臺御史蕭翼蘭亭圖後

子幼時聞文皇遺蕭翼蘭亭叙於辨才事頗疑之以為文
皇天縱人豪未必為是瑣屑也及覽劉餗傳記云蘭亭叙因
梁亂流落人間陳天嘉中為僧智永所得至太建中獻之宣
帝隋平陳又獻之晉王廣即煬帝也帝不之寶僧智果從帝
借搨及登極竟不從果索果死弟子辨才護焉文皇為秦王

日見榻本驚善乃貴價市藏之書蘭亭叙終不至及知在辨
才處使歐陽詢求得之以武德二年入秦王府由山而觀辨
才之師乃智果非智永求蘭亭叙者乃歐陽詢非蕭翼也汝
陸王狂性之采餽所載謂錄父子世為史官是正文字尤精
其言當不妄遂詆蕭翼之事鄙矣狹陋僅同兒戲且云奉
不能遺憂臣文皇始定天下威震萬國危殘老僧亦何敢動
一紙書其意正相合子疑於是頓釋或者猶云辨才所居雲
門寺有翼蘭亭二詩奉晁黃三公皆信而不疑此固不足取
以為據至若問立本會辨才蕭翼圖則出於何廷之等傳會
謂為立本當時之所親見尤非也今閱此卷遂親筆詳識如
此年老神昏未必能中乎理又俟傳推君子定之

居易齋銘

衢之常山有著纓世族曰曾氏蓋出於宋參知政事肅簡公
實之後自毫而來遷蕭蕭歲王列傳宗印可驗其遠孫潘文
念祖德深長思繼承之甚力種學績文惟恐有弗逮州縣察
舉其才貢之中書中書奏潘文才行雅防推為侍儀舍人遷
秦王府典儀并行誥詞林請曰潘文讀書之齋名曰居易郡
陽周先生伯溫為書三大篆揭之願以銘文為屬子謂居易
乃素位而行外物之來一歸之於天君子進德之方有出於
此者乎是宜銘銘曰

君子守分如守百職出位以思乃德之賊銀黃三組使果萬
鍾我合受之不以為豐衡門棲遲藜藿是食我則安之不見
其富此非在我皆天所為天則孔邇我敢恃之或逆或順視
之若一心以道寧不累於物徇而弗察非怨則驕惟外之顧
而中則掛觸類而推何往非正其正伊何安於義命俛仰魯
生文獻之家夙夜以思揭德振華齋居深沆蛟蟻作篆前陳
四籟右撐翠嶽兩居爾易勿險與難上慎旒武德符不刊
林伯恭詩集序

詩心之聲也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馬是故疑重之人其詩典以則俊逸之人其詩藻而麗疎易之人其詩浮以靡奇刺之人其詩峭厲而不平嚴莊溫雅之人其詩自然任容而超乎事物之表如斯者蓋不能盡數之也嗚呼風實流形而神化運行於上河嶽融時而物變滋殖於下千態萬狀沉冥發舒皆一氣貫通使然必有穎悟絕特之質而濟以該博宏偉之學察乎古今天人之變而通其洪纖動植之情然後足以憑藉是氣之靈較局乎一才滯乎一藝雖欲捷騁橫鶩以追于古人前之而愈却培之而愈低幾何不惟於鄙陋之歸此瀟於伯琴之詩不能無感焉伯琴博極羣經而尤長於春秋嘗應書鄉閭實冠多士伯琴年始二十餘一旦名動海內自時厥後學益加修遂權至正甲午進士第歷佐省憲二府正色直言百壬畏懼時出奇計剪三逆豎如烹狐兔則其所著之文是氣浩然弗撓弗屈故其發於詩也沉鬱頓挫渾厚超越大雅奏而黃鐘獨鳴也武庫闕而五兵森列也洪濤怒漲而魚龍出沒也一展卷間呈珍獻異可欣可愕精神為之震眩瀟前所謂聲因於氣皆隨其人而著形者豈非然邪豈非然邪世之學詩者衆矣不知氣充言雅之旨往往局於蟲魚草木之微求工於一聯隻字間真若蒼蠅之聲出於竅劍之發而已詩云乎執永嘉舊傳四靈詩識蘇凡近而音調卑促近代或以為清新者競摹倣之庶每謂人曰誤江南學子者此詩也聞者目疑而且信焉今吾伯琴之詩出一洗習俗之陋信知豪傑之士自有其人也故敢執筆直題於首簡世有知言者必深有取焉伯琴名温姓林氏温之水嘉人

跋一兩大師塔銘後

予觀宋長史所撰一兩大師塔銘不覺為之嘆曰嗟乎精誠之至何所不應哉郭衍慟哭六月降霜曹陽揮戈白日退舍夫以匹夫之微尚能感天象之變况學浮屠者志念專一而

外物不足以汨其真乎大師焚身而甘露降亦其理之恒爾長史乃疑大師之制行庸庸爾碌碌爾何以致是也豈亦有宿因乎予則曰是固不可知然亦有說當大師從容就火之時一心唯知有兩爾而無絲毛私意之干是則純乎天矣純乎天惡有不應哉在唐之時滎陽江上有僧曰祖登嘗兩三日不應登康侯山墜崖而死大雨即隨至其事亦猶是爾相登之歿鄉人至今尸祝之有知大師者長史竊以碑文且勒石焉是皆嘉其有功於民也嗚呼浮屠末拓瀾飲者爾亦何與世事其憂民之憂尚如此則夫有民社之寄而尸位素餐者可愧哉可愧哉

題井節孝後

地天為泰純則純泰之卦也節自泰來則泰來節剛剛上節柔恐其剛柔過盛而無節也故當節之然節至於苦則不飲常決非貞之道又必至於其節從容悅豫而無窘束之意乃為人情之所尚也易之所謂其節者其大意蓋如此鹽城孫君子章僑居吳郡其節里因以其節老人自號然孫君篤厚長者居鄉多善行而每事有當節者輒節之自苦以至於其婆娑嬉游以至終身然亦未嘗過也揆於易卦所謂節者施之一身不樂亦有合歟孫君之子化以能古文辭名世朝廷聞其賢徵為侍儀使名聞之外正騰騰未已足則其節之亨又當復見於此矣

題栢庵圖後

上黨馬君庭堅其幼也父名之以栢長遂築室而居曰栢庵及主事勳曹轉閩省檢校官不至庵中者頗久乃命盱江藍瑜畫為圖時展玩之而其僚友員外郎王彥和實為之記庭堅來京復請題其後傳有之邑曰以栢說者謂栢也栢栢性堅緻有脂而香故古人破為曰用以搗鬱焉呼栢之德與申椒胡繩同又不特歲寒後凋而已庭堅之父托此而訓

名其知之深而望之至哉庭堅不惟奉以自名且以名其室是跼步不忘乎親矣不忘乎親者庸非孝乎昔者蘇文公命其二子曰軾軾且知軾之不外飾而車仆馬弊患不及軾其後咸如文公之言今庭堅所守貞勁而芳譽遠聞有無愧於栢者知子莫若父信哉或謂庭堅栢栢築庵乃為肥遁之計非至論也

日本夢窓正宗普濟國師碑銘

洪惟

大明皇帝執金輪以御寶曆教所授與如來化境相為速通乃洪武八年秋七月日本國遣使者來貢方物考功監丞華兒勤奏曰日本有高行僧夢窓禪師其入戒已若干年而白塔未有勒銘其弟子中津法孫中異有慕中華文物之懿特因使者而求之然入臣無外交非奉勅旨不敢遽從所請敢拜手稽首以聞

皇上欣然可其奏特詔詞臣宋濂為之文濂按其弟子住持善福寺周信狀云禪師諱智曜姓源氏勢州人字多天

王九世孫父某其母某氏無嗣默禱觀音大士夢吞金色光而孕歷十又三月始生有祥光盈室之異九歲出家依平藍教院以居授之羣書一覽輒能記暨長繪死屍九變之相獨坐觀想知色身不異空華慨然有求道之志十八為大僧習慈觀律師受具足戒尋學顯密二教垂三年未久然恐執淨名相建修期道場以求去應滿百日夢遊中國踈山石頭二刹一廡肩僧持連摩像授之曰爾善事之既寤拊髀嘆曰洞明吾本心者其唯禪觀乎遂更名踈石字夢窓諱無隱範公於建仁寺繼至相州巨福山之名院曰建長錫錫之所萃止時一山寧公主之一山見師甚相器重令為侍者朝夕便於密決俄出游興州聞有講天台止觀者師往聽之且曰斯亦河嶽實相乎自是融攝諸郡昭揭一乘之旨辯才無礙然

以心地未明悵悵然若無所歸游修機摩法期至七日感神人見空中益加振拔時一山自建長遷主圓覺寺師復遂累而往備陳求法之故至於涕泣一山曰我宗無語言亦無一法與人師曰願和上慈悲方便開示一山曰本來廓然清淨雖慈悲方便亦無如是者三返師疑問不自聊結跏趺坐視夜如晝目絕不交睫久之往萬壽禪師寺見佛國高峯曰公扣請如前高峯曰一山云何師述其問答語甚悉高峯厲喝曰汝何不云和上漏逗不少師於言下有省辭歸舊隱常牧山唯分陰是競誓不見道不止嘉元 年夏五月一夕坐久偶作倚壁勢身忽仆去師豁然大悟平生礙膺之物水解雪融心眼惘然如月佛祖玄機一時燦破乃作偈自慶有等閑擊碎虛空骨之句坐見高峯奉印可高峯喜溢顏面囑曰西來密意汝今已得之善自護持出其師師尤無學允公手書一通俾之以寓相傳付囑之意師回棲甲州龍山庵高峯招住上野州之長樂寺師力辭卓庵濃州古溪都元帥平公某之母覺海夫人某氏慕師有道欲一見之師竟入五臺山縛吸江庵既而遊入海嶼夫人遣使索得之俾出世雲若寺師復緝搆泊船庵於卧龍山退耕庵於詔州有終身立誓之志正中年師春秋五十一國主俊範嗣天王命宮使起師領南禪禪寺入見王賜坐師自言志在烟霞出世非所願王曰吾心非有他欲朝夕問道耳師不已應命王時幸臨之相與談玄竟日乃去將及暮王遜位師又引退道經勢州會新建善應寺成延師開山未幾棄去抵相州樞府郎公過主淨智寺舉歸錦屏山營瑞泉蘭若元德元年國覺四眾必欲致師師為勉强一出又復棄去二年羽州守藤道隆初創慈林寺迫師蒞其事元弘元年達官貴人又有以連長請師者師復辭二年瑞光寺獲善應故事求師為第一代三年王既復辟召師入見以介子都督親王之師更為靈龜山臨川禪

院命師為其長賜以國師之號建武元年秋王妃薨王留師
 宮中二七日罷政而講法因請師宣說大戒執弟子之禮彌
 謹及還後師再入南禪王親率羣臣至山見羣臣入禪定狀
 然有序次第行食靜而不譁王悅師外坐提唱音聲滿朗辭
 意警榮王愈喜給朕田若干畝以飯僧先是近臣有毀斥禪
 宗者王舉問師師以自性三寶何必強生分別為對王已信
 之至是益知禪學為貴謗言無自而入忽退處覺率內院而
 建仁禪寺又欲通起之師笑不答曆應二年攝州守某輩西
 芳教寺為禪念言非師無以厭眾望師振錫而往舉揚達摩
 氏之遺教者改容為建無縫閣以水晶寶塔安置舍利萬顆
 其中他若奇勝之地多冠以亭榭以慰四方將士規制燦然
 可觀師夢王作沙門相乘寶車往靈龜山已而即世征夷大
 將軍源公某造天龍資聖禪寺以助真福聘師住持遂與前
 夢攝阿州守源公某新立補陀院師亦俯徇其意為之說法
 師還天龍康永元年春大倉天王親往受戒願為弟子三年
 建八幡菩薩靈廟於寺側貞和元年王復聘率臣來聽法教
 宣之際有二星降於庭光如白日賜以金襴紫衣二年春令
 弟子志玄補其處退歸雲居庵冬召師入宮加以正覺之號
 觀應元年春兩宮國母請師於仙洞受五戒二年春師謂左
 右曰天龍宮室幸皆就緒唯僧堂猶闕當力為之堂成可容
 七百人廷議重師名德復後師入天龍師行百丈清規聲振
 朝野王遣使復加心宗普濟之號且遺以手書其畧有曰通
 振三朝名飛四海主天龍席再轉法輪乘佛祖權教摧魔壘
 國中以為禁師以年高又復引退覺率內院九月朔召門弟
 子曰吾世壽七十又七僧臘亦六十矣旦夕將西歸凡有所
 疑可煩叩焉於是集坐下者如雲師隨機開示皆充然有得
 而去越七日示以微疾兩宮府臨問起居師為陳攝心正因
 精神不少竟至二十九日遺誠授門人作偈別大將軍源公

為今外護復書辭世頌一首三十日為鼓集衆告別禱狀而
 逝顏色不變時有白氣一道橫貫師之寢室黑白二禽餘人
 皆哀慟不能勝以某年月日奉全身塔于內院之後分存日
 所剪水髮瘞于雲居巖中衆業生舍利云其詞法上首天龍
 曰志玄曰妙範建長曰慈水南禪曰通徹曰周澤所度弟子
 載名于籍者二萬五千有餘師儀觀高朗慧學淵深舉揚正
 殺如雲雲廣布甘雨頻澍凡具生性者隨其根器小大皆獲
 成就上自國王宰臣下逮士庶無不頂禮敬信凡所蒞止如
 見七佛出世香華供養唯恐或後故管領源公賴之嘗與人
 言曰我徒先人聽國師劇談佛法頗達真乘遂能死生如一
 脫事不憚而先人竟死於忠吾亦知委身以事君者皆國師
 化導之力由是而觀師之道非特究明心學實足增夫世教
 之重况其內外之功兩得法縛釋粘起廢補壞以安輯清淨
 海衆人患不任有其一師獨兼之然其抗志高明視榮名利
 養澹若無物唯欲棲身林泉慶與大刹皆迫於王命而起世
 稱大善知識者非師孰能當之嗚呼宋兩度後傳達摩氏之
 宗於日本者曰十光禪師榮西始厥後無學元公以佛鑑範
 公之子耐海舶東游大振厥宗高峯某而承之師為高峯之
 遺胤益有顯於前烈重微疊昭光于海東止惡防非有禪朝
 政功用丕闡人思弗忘蕪因奉 勅撰文界中津等歸鏡
 樂石以見佛性無內外 皇化無遠通昭示千載俾勿壞
 銘曰
 達摩之學傳至真丹一花五葉其支寢繁臨濟名宗昭於佛
 鑑有子如龍東符東泛海東有國接於梓桑民傳俗麗環水
 為疆馳祥奉迎若佛之至四眾聞之其徒如雨伊誰樂之心
 境兩歸日出高峯海水皆紅金光見夢長虹不滅篤生異人
 丕照先烈何文不搜何義不來孰執厥條截斷眾流其心儀
 儀有淚如霰感彼神人白晝而見本來清淨一法實無疾馳

素首非迷即愚一喝之中真靈獨露胡月中天其色純素我
歸我山與雲住運宜意聲華落彼世間文彩彰晴不歎暮
鉅刺名蓋非住而住說法于座端素共聆天見祥徽二星墜
庭百發具興我敢用此寶華樓閣重重覺車上自君公下連
點黎格首作禮如天人師爰出屢退泊然無礙終與實相不
相違背吾緣盡預告化期爾毋懈忘來質所疑遺戒諄諄
續佛慧命言已卽化若入禪定覺照至圓體性本空主戒不
二唯道之從若見若聞同卷考此法體既推大眾何倚駭為
佛乘執為衆生縱有言說皆是強名勸此塔銘通跌矯首燁
德序功以示不朽

日本瑞龍山重建轉法輪藏禪寺記

我佛如來其正法之流通者有三藏焉一曰修多羅藏二曰
阿毗曇藏三曰毗尼藏惟此三藏諄諄化導使一切有情滅
妄趨真誠昏衢之日月若海之舟航也琅函玉軸多至五十
四百四十八卷衆生根純莫能融貫善慧大士以方便力造
為毗盧寶藏函經其中一運轉則與受持讀誦等無有異
攝大千於機輪所聚功德不可思議由是薄海內外凡有伽
藍者必設置藏室焉日本沙門文珪介師友令儀來告予曰
本國平安城北若干里有禪寺曰轉法輪藏舊名寶福藏壞
已久無碑碣可徵莫知其何時建立正應元年首庵全公從
周防法眼藤通圓之請嘗就遺址而一新之而僧本覺及梅
林竹春巖玲相繼來蓮法席自時厥後風雨震凌又復摧塌
弗支白草荒烟芻蕘之跡交道莫負治三年衆以文珪或可
以起廢力舉主之初寺無正殿唯有藏室一區藏之八極皆
刻蟠龍作升降之勢數著靈異因祀之為護伽藍神至應安
三年文珪欲建殿於其前忽神降於此一此立曰我神衆苑善
如龍王也伽藍神衆云大哉將傾乃視之漠如而欲有事於
殿功是乘所急而不知務也宜亟易為之否則我足一搖此

地當為湖荷邊吾言改奉王家神御則國法皆悠長矣
言訖仆地覺而詢之絕無所識知事聞于王王大悅曰余憶
幼時乳母時禱八龍之神事正相符即遣中納言藤元賜今
願元之行有雙白鸞飛翔前導至寺而止人異之未幾王遷
位號太上天皇給地若干畝以廣寺基文珪殫厥智慮出水
孟之資簡材陶甍使其堅良崇室上覆樓輪下水鉅木中貫
方格層列絳罔櫛比綸像精嚴神君鬼伯翼衛後先所謂
上八龍者至以金泥鑄介規耀角鬣森張陰翳然似欲飛
動國人聚觀無不慶愜文珪復奉今王之命請贖一大藏經
安置櫃中規制整飭視舊有加焉經始於某年月日訖功於
某年月日糜錢若干貫米若干斛役人若干功太上既乘群
臣文珪別於寺東若干步建盤龍院以奉神御如神之所言
云文珪近受王命出持使節貢方物于上國
大明皇帝嘉其遠誠寵賚優渥文珪敢藉是有請於執事願
為文持歸勅諸聖珉以示無極子聞七佛尊經寶貯龍宮海
藏在前龍樹尊者嘗入其中觀華嚴經上中下三本因記下
本以歸西土是則天龍雖以戒緩在龍種中而其向來之急
得於華嚴會上圓統廬舍那佛與聞大眾圓頓之教終非他
族可及經藏所在其能擁護而顯靈異也宜哉日本初無輪
藏有之其從茲寺始文珪承國君之命改改弗懈以起廢為
已任亦可謂流通大法者已予既為記其事且演說藏中真
實了義為偈以繫之文珪字廷用篤志樞觀善繼大林育公
之學者也偈曰
世尊大慈父憐憫諸有情自從鹿野苑直至跋提河說無量
妙法普度於人天根雖有利鈍隨機獲統益弟子四結集汗
牛復充棟善慧施善巧收攝在轉輪圓櫃運動間地軸相回
旋法王所說法一一皆現前譬如日月燈結放大光明無非
真般若不見有一法似茲功德聚蓋在轉經內一轉結習空

淨如青琉璃二轉加精進直入智慧海三轉到彼岸安住淨
樂城以至千百轉轉俱一同猶環若弗停我輪未嘗動此
以何因緣動靜無相放瑞龍有精藍重達毗盧藏中函貝葉
多字如恒河沙沙各具佛不翅那由他還以一佛攝攝盡
無復餘大包於無外小則入無內是謂神通藏萬劫終不磨
非比有漏因成壞每相仍所以天龍象在在悲護持有時著
靈異雷電儻變幻守此清淨域外道不敢干我持如意輪鑽
此大乘法告爾諸佛子晝夜演勤行有悟片言聞全體即呈
露不著前後際廓然無聖凡豈惟佛子等龍神亦當聽乘戒
二俱急共成無上道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三

翰苑別集卷第三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四

翰苑別集卷第四

御賜甘露漿詩序

洪武癸丑正月始和越四日丙午時加巳

皇上御武樓之便閣召御史中丞臣寧 太子贊善大夫臣

濂賜坐左右 上談嘉祥之應 勅中貴人取所儲膏

露於宮中俄盛以翠甕跪進 上前皆玉潔珠圓世所未

覩已而 詔昇器至用金杓煉水二升火既勻水勢成

清 上起自龍帳中親啓甕以投須臾融化作一

上取杓中滴二內侍舉幕承之查滓已淨重瀉以絳紗囊

上飲一爵而分賜臣寧與臣濂馬且曰此天地之和所凝也

卿等服之去沈痾而衍遐齡臣寧等跪飲其味其如飴而弗

賦其氣清於蘭而不韃一入口間神觀殊覺爽越飄飄然欲

御風而行於是各奠爵於几頓首于地而退臣寧謂臣濂曰

唐之李白召對金鑾殿玄宗調羹以賜方策尚載之以示後

世矧今 聖天子親挹天乳以沃近侍微臣共享二氣禎祥

此女黃覆持之恩不可忘也宜發為聲詩以彰 君之賜

臣濂伏聞 王者有德上通于天嘉氣協應鴻藻滋播今

甘露降大和坤兆民物救寧洽于大康是皆 一人有

慶使臣庶永有攸賴方將涵育靈澤衣被上德惟思日孜孜

以圖報為事 皇上不自滿假錫釐羣臣寃弓天漿上昭

靈貺此與黃帝出馬腦甕甘露須賜百僚之意同誠非玄宗

之兩擬也感德所覃接肌髓曠世奇逢豈容喑默乃稽首

再拜造詩一章以 上之賜從而屬和者凡若干人錄成

一卷傳示萬世子孫荷天之休至於無疆云

恭跋 御賜詩後

臣聞自古人君有盛德大業者其積慮深長而詒謀悠久必

日與文學法從之臣論道而經邦當情意洽孚之時或相與

賡歌或褒以詩章或燕之內駉君臣之間實同魚水非直以

為觀美所以禮賢後示寵恩而昭四方也有如唐之大皇宋
之太宗其善書諸簡編者可以見之矣 皇明紀號洪武
之八年秋八月甲午 皇上覽川冰之不息水容澄奕油
然有感于 宸衷陞尹程秋水賦言不契道乃親更為之
賦成 召葉林置臣觀之且曰卿等亦各撰賦以進臣率
同列研精覃思鏘叙成章詣東皇閣次第校讎 上皆親
覽焉優真品評於其間已而賜坐 初太官進天厨奇珍
內臣行賜觴已 上頓首曰卿何不盡欲臣出跪奏曰臣
荷 陛下聖惠賜臣以醇酎敢不如此 詔第臣年衰邁
恐不勝杯酌志不攝氣或愆於禮度無以上承 寵光爾
上曰卿等試之臣即席而飲將撤 上復顧臣曰卿更宜
舉觴至口端又復甚縮者三 上笑曰男子何不慷慨為
臣對曰天威咫尺間不敢重有所瀆勉強一吸至盡
上大悅臣頰面變頰頓覺精神灑灑若行浮雲中
上復笑曰卿宜自述一詩朕亦為卿賦醉歌二奉御捧黃綾
案進 上揮翰如飛須臾成楚辭一章臣既醉下筆傾歎
字不成行列庸細五韻 上遽召臣至命編脩官臣右重
書以遺臣遂論臣曰卿歲之以示子孫非惟見朕寵愛卿亦
可見一時君臣道合共樂太平之盛也臣行五拜禮叩首以
謝 上更初結事中臣善琴賦醉學士歌云臣既退竊自
念曰臣本越西布衣粗繡父師明訓弗墜箕裘之業而已一
早遺傳 聖明遣使聘起之踐歷清華地躋禁近無一朝
不親 日月之光如此者凡十又七年初月 恩榮更
絕前比所幸犬馬之力未衰誓將竭奔走之勞以圖報稱今
天寵晏加雲漢之章照燭下土臣竊自靖度何足以堪之雖
然博有之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
拔其深王者不卸衆庶故能明其德洪惟 皇上尊賢下

士講求唐虞治道度越於唐宋遠甚雖以臣之至愚亦昭被
非常之殊渥六合之廣其有抱藝懷才者孰不思踊躍奮
以揚於 王庭哉臣按南有嘉魚之詩有曰君子有酒嘉
賓式燕以樂序者謂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皇上寵恩之便善抑遇之矣又按天保之詩有曰蒼無不宜
受天百福降爾遐福惟日不足序者謂臣能歸美以報其上
臣雖無所賦為頌持此以頌禱於無窮古者修君之命勅
諸節憂戚諸宗廟嗣世相傳以至於水久臣敢竊披此義
王為軸焚疏成卷什襲珍藏以顯示來裔給事中臣善學應
制諸詩附錄其後而賢士大夫聞風慕豔而有作者又別見
左方云是歲九月戊午朔具官臣金華宋濂謹記

補張為加冠字辭有序
瑞安張生為宋金部郎中聲道諸孫也以文學屬於朝權奉
常贊禮即奉常評典祀天神嘗人鬼祭地祇之禮其責任為
甚重為能周旋佐助而無越禮愆度君子稱之為當冠時大
賓字之曰子翼而未有造祝辭者適采監祀廣西行中書其
參知政事黃君子翬嘗為推說字義而序之馮事子頗諳問
復以祝辭為請子按子冠禮載其三加之辭甚具辭古也而
字說則今也子雖不敏弗能從大賓與閔制字之義之意
難固拒也遂詭勉以補其辭辭曰

冠而有字為敬其名易為敬之期學之疑學持馬施莫重夫
祭大瑕之受因神所致孰有實行慎擇為尸博撰厥几庶堪
馮依豈惟佐食宿有命戒皇尸辰止益虔弗懈備工祝左
承石起既贊道之後扶助之馮之謂何如神斯攬翼之謂何
如鳥展翅百靈繽紛儼乎若臨臨徹上下精白一心詩咏卷
阿歸于孝德放諸四海準是為則爾職贊禮修降廟郊周折
圓方弗管絲毛非志之醇味結及此宜勵其功換終如始自
此而推東達大然孝親忠君其通一原內涵外充壹備于敬

宋學士文集 翰苑別集卷四

一七五

大本既敦未回不正爾有長才發軔在茲何遠弗召何福弗宜探名索字學學不已賢亦何人師之則是

人虎說

莆田靈山下有路通海販鹽者由之至正丁未春民衣虎皮綴利鐵為爪牙習其奮躍之態絕類乃出伏灌莽中使偵者綠木而視有負囊至者則嘯以為信虎躍出扼其吭殺之或獨其肉為噬鬪狀裂其囊獲物之尤者餘封於如改示人弗疑人號傳靈山下有虎不食人惟吮其血且神之已而民偶出其婦守巖穴聞木上驚聲急意必有重貨乃蒙皮而搏之婦人質脆柔販者得與抗婦懼逸去做見其蹙人也歸謀諸鄰謀逐之抵穴獲金帛無算民竟逃去嗚呼世之人虎豈獨民也哉

送會稽景德輝教授鄉郡序

成周之時自國都以達于家于術無不置學學必立師師必以仕焉而止及適明德克者為之然以其國之賢還教其國之人不翅父兄之臨子弟名實之素孚而不貌然無聞也情文之素稔而不渙然無屬也於是其言易入其教易行秩秩而相親欣欣以相愛恩義兩盡兼為太和德成材速有非後世之所能及也會稽古諸侯之國今為浙河東大郡會學官闕教授員鄉之子弟咸曰言篇而行醇惟我景先生則然其黃髮老成人又曰孺嚙經腴朝夕不自廢著述成書惟我景公則然既而郡僚聞之府公亦聞之相與謀曰府庠之無師二千石之責也景君之賢信如子弟老成人之結以鄉人之所尊而為鄉弟子之所師未見其不可也蓋上其事於選曹乎選曹既從其請試景君以春秋經義一通白于丞相府報下如章景君將東還蒞教事詞林編摩之英成均宿學之士藩府賓僚之賢咸造文若詩祭之而以首簡授濂序嗟夫師道之不立也以矣願求其故後世拘於選格多用異邦

人為之師其實未易乎其情未易檢往往若秦越之相視日夜幸代者之至則望望然去矣今景君之獨能致是者何哉亦曰 聖天子在上肝食宵衣以成周為法然後得遂其所志如斯爾景君之行也當思南渡羣賢之子孫咸萃是邦或以德行文辭著或以道學政事聞世之相去未遠也文獻猶有足徵景君能於此盡心焉則移風易俗之效將槩然可觀矣若曰吾耄及之他尚何所圖不過便得養於榮梓之邦而已豈惟非鄉之父兄子弟之所望難滿亦將致尤於景君也聞景君講道於鄉也其持有以翼助之哉景君名昇其字為德輝云

送徐教授纂脩日曆遷任序

洪武六年秋九月 皇帝御謹身殿延翰林學士宋濂之請妙東文學之士四人纂脩 大明日曆而詔濂與吏部尚書詹同司總裁事當是時杭州府學教授徐君大章實在選中開局於內府日給太官之饌而令中貴人饒閻非奉 勅旨不敢入其事至嚴也濂時與大章展入而申出凡與王出治之典命將行師之續采章文物之懿律曆刑法之詳咸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年必商榷而謹書之濂年加耄不能有所猷為唯發凡舉例而已其助我者大章之力居多越四月書成共一百卷遂日上奏登盤龍金匱中真於丹陛之下縉紳之家爭欲薦大章入詞林大章堅以足疾辭濂因為陳情於 上乃 詔賜文綺織纈各三袋錢六千文仍俾其職為真故事教授試職三年俟有材奏功方許真授大章待未暮年乃具教云大章將還蒞教席濂錢之奉淮河上與之言曰教授之職雖授於宋其任亦云重矣在紹聖初詔令中制科及進士第上五人禮部奏名上三人府監廣文館第一人始令為之大章起布衣而新膺其

仕道無其故耶漢法太史公位丞相上天下計書先上太史公副上丞相由唐及宋宰相皆兼史官其重如此大章以一教授之微乃召入史館與編摩之列又豈無其故耶益大章博覽載籍發之於詞章霞舉波濤峻潔鮮朗威儀儼雅又足為後進師表聲名籍籍起儒林間當此

聖明之朝材咸求實不于其官于其人故大章致此無難也然而黃琮之貴必登於方明大雅之音必奏於清廟理勢則然大章以温然之姿辯然之文乃總總下教於一郡如惜才之論何濼誠老矣髮種種被肩矣聰明不及於前時夫詞林清切之班非大章誰所宜堪行將力薦而用之脫使大章實不良於步趨雖卧治之亦可也大章以為何如明年春正月友生金華宋濂序

送許存禮赴北平教授任序

鴻儒之貴傳經為難非戴隨以接肌盃為深而致遠欲承家學固匪俊賢景伯之貫五經仲師之明三統咸號善樂教宣令聲有如安郡許文懿公為武夷之世適作寓內之人師蘭絲馬鬣析理義之精微粉墨鉛黃發箋文之樞要完經翼傳著述滿家算食駸飲肥遯終世其克生於今予遂允始於前猷務純耕以自持飲華英而弗釋倡道泮溪吟佩空集揚徽京輦薦贖交馳天池卒馳於鯨鵬鐘阜竟辭於猿鶴於是上名宰府試藝銓曾典五教於北藩列諸生於東序朝紳悅慥疾服推尊料川無愧於小坡西平咸稱為有子况當勝國之都嘗為人物之教教釋斯振盍是韶濩之音藝圃深培斯見菁莪之盛如瀛不敏比德知慚秋髮盈簪既年華之易邁春花菱筆覺文彩之已非粗切禹鍾之業敢忘榮梓之故偶乞鄉之相遇慰昔日之襟期把酒臨風高情聞朗炙燈論道玄義昭融胡墨突之未驗遽江帆之催發雖無藻思強綴無辭繼前古之芳音首羣英之雅製云爾詩曰

有苑者柳生于河廉折以選子而興我懷我懷伊何鄉之文獻人逸言微不絕如綫之子之生實紹前徽彬彬其文郁郁其儀蘭在遠林其香芬芬豈期人知人輒有聞我傳我經其縠孔或以迪以將以臚其衷叶遠邇北藩在燕之墟土俗勤俾奉以書詩不見白雲英英在山起而為澤舟木斯蕃教兩之施功亦如此苟專丘壑孰為杞梓學豈有用於子實多目送征颿其如別何其如別何獻此春酒後夜相思白月在柳洪武九年正月十八日

葉夷仲文集序

臨海葉君夷仲宋丞相西澗先生模諸孫也夷仲生有異資其文辭之進如茶木升而春濤長日新月賦蓋未已也頃由茂才舉于鄉奉使安南不辱君命以功擢高唐州判官轉知睢寧縣為學猶孳孳不懈其弟廣武衛知事忠仲類集成編釐為若干卷來做子序其譜至六七而不倦予齒加長志氣推攝操觚所云云皆無精魄頗類徐語者讀夷仲文方畏敬之弗暇尚奚敢序之哉雖然不敢無一言也昔者先師黃文獻公嘗有言曰作文之法以群經為本根還固二史為波瀾本根不蕃則無以造道之原波瀾不廣則無以盡事之變舍此二者而為文則稿木死灰而已予竊識之不敢忘於是取一經而次第窮之有不得者終夜以思思之不通或至達旦如此者有年始粗曉大旨然猶不敢以為是也復聚群經於左右循環而溫繹之如此者亦有年始知聖人之不死其所以代天出治範世扶俗者數千載猶一日也然猶不敢以為足也朝夕風咏之沉潛之益見片言之間可以包羅數百言者文愈簡而其義愈無窮也由是去讀遺固之書則勢若破竹無留礙夫權衡既懸而百物重輕無適情矣然猶不敢以為易也指本末以嚴其凡嚴褒貶以求其斷探幽隱以究其微折章句以辨其體事固繁然明白而其制作之意亦微然

不誣也由是以定諸子百家之異同若別白黑而絕無難矣及夫物有所觸心有所向則沛然發之於文翻翻乎其萃也寥寥乎其不發也風風乎大無不包小無所遺也嗚呼予以五十年之功僅僅若此今年日逾邁慨茲蕭索反成荒落將何以為夷仲言哉夷仲諸作溫醇而有典則飄逸而有思致其辭簡古而不麗其神豐腴而不瘠可謂能言之士矣求諸筆行之中未見其敏也進進不已何古人之不可至孔子因忘其固陋以平日所自得者序諸篇首夷仲宜有取焉雖然文辭道之末也夷仲方與有民社之寄當務為政以德而昌其道哉洪武九年正月望日具官金華宋濂序

題商山四皓圖

右四皓圖一卷所謂四皓者昉見史記張良世家則東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是也初不知其姓名按陳留志園公姓庚名秉字宣明居園中因為號夏黃公姓崔名廣字少通齊人隱居夏里脩道角里姓周名術字元道河內軹人孔父秘記又作操里山皆王劭據崔氏周氏世譜及陶潛賢錄而為此說綺里季則無聞焉或曰姓氏書云綺里姓李其字也予方疑其誕妄不經及讀顏師古漢書註果謂四人者匿迹遠害氏族無得而詳皆後世皇甫謐圖稱之徒及諸地里書說所傳會可見古人讀書精審固有所及之者矣而周公謹所著齊東野語又咕咕不置者何耶非惟此也傳記所載如伯夷叔齊之類一具氏名甚悉經中既無明文不知後世何因而知之耶一笑而斥之斯可矣然自舊以夏黃公為一人而畢士安則謂綺里季夏為一人黃公別是一人其說尤異據漢惠帝時所刺四皓神座一曰園公二曰綺里季三曰夏黃公四曰角里先生惠帝去四皓不遠足以證士安之說矣偶題此圖遂卒然而書之工拙尚未暇論也 濟南李氏先塋碑銘

濟南李氏世居章丘臨清鎮鎮東北一里有累禁之塚墓存焉傳至二府君始遷濟陽曲堤鎮娶解氏生二子曰載曰某載娶某氏陳氏生五子曰某曰信曰某曰良曰溫信秉性剛明州里有不直者必來赴懇片言之頃皆心服而去嘗為官督租賦不約而集行尤方嚴人間謗言欲皆容避不敢慢娶王氏年九十二而終生三子曰貴曰直曰顯貴字國寶度量絕人喜怒不形于色威儀俯仰望之儼然不幸商于河南歿而不返娶蘇氏生一子彬字文質蘇氏戚家門凋瘁攻苦食淡與文質共挽一車採桑風雨中早夜事蠶績以養姑姑歿蘇氏猶康強見孫吉能讀書造文出訓鄉之弟子員持束脩束上法然派涕曰李氏一門之責悉歸是子矣年七十九以至正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而終文質天性至孝奉祖父母及母未嘗有違禮每得一甘腴不獻弗敢先嘗一日稍有酒過輒深悔曰為人子者可以沉酒而遺親憂乎遂覆杯十年不飲首倡宗黨買田於縣北二百步作為新阡塋以周垣用昭穆序塋凡族屬有不能成者咸與馬回河鎮相傳有鬼兵至居民競負囊索寄文質笑曰惡有是必說言也已而事果帖帖悉以其物歸人人有遺岳鬻女者文質偶拾之決向其父來告文質亟出女還之其父牽羊載酒為謝文質曰汝女既歸汝矣何假此為峻却而不受性嗜賓朋延納無倦色甚至傾貲遇之故人多愛敬踰於骨肉苟有過面責其非能改則喜遊行里中或見女婦無論親疎輒引身避之然御家甚嚴訓諸子以學晝夜程不少恕嘗指登科記示之曰吾兒得掛名其間志願足矣復戒曰讀書不患不登科登科即為官矣為官而貪墨譬如明珠彈雀所得者少而所失者多人以為名言年七十以至正十年十月十日而終娶周氏生一子曰忠繼劉氏生三子曰賢曰吉曰仁劉氏事姑以孝御下以寬遇夫以敬內外宗戚無不得其歡心撫忠不勉西

生子見吉登至正甲午進士第及為河間縣事迎劉氏就養
癯屬率騎從之羅拜車下母喜曰汝父嗜昔用心之若恨
不令一見之耳年六十又六以某年五月五日而終忠字思
庸年五十二卒娶張氏生二子曰益發於兵曰某大賢字思
哲年三十八卒娶褚氏生二子曰某曰某皆歿於兵吉娶褚
氏年三十六亦歿于兵子幸與吉遊吉自狀其先世行實眾
眾數千言且作書來告曰吉也罪戾深重天降酷罰連年兵
禍相仍李氏一族不絕僅如一綫惟我曹祖考妣塋子塋東
某地先塋之側而祖妣暨考妣則藏于新門其嘉言善行固
不能究其詳至於名諱及卒葬歲月亦或有所遺夫今弗圖
則後嗣何能知之願先生為文刻實新門子讀其狀纏綿悲
愴之辭層見而疊出有以知吉思深而忠若不覺為之墮淚
乃擬其大者繫之銘辭而遺之嗚呼若吉者不亦孝子慈孫
也哉吉字思迪今以字行文無美出仕

國朝今遷徵事即知揚州府高郵州事云銘曰
堪輿之中氣化冲融養無端倪子一禍一福相為倚伏曷得
而推于人衆者勝天亦能定理將可期子李氏之先善私慶
綿宜昌康施子家之分崩族之僅存適逢亂離子往過來續
無往不復大化無私子碩果不食其發必空孰謂其肥子李
植數番自一而十起於毫絲子屈為伸根葉為盛門循深以
時子考古驗今斯言可傲有若著龜子其堅匪石大書深刻
史官之辭子

題邑禪師塔銘後

長沙歐陽信本書在唐評為妙品鄭漁仲金石畧所載凡二
十三種而行於南北者惟僧巖塔銘及醴泉銘而已二銘多
所翻刻南本失於瘦北本失於肥殊無精絕之本予嘗於越
見胡文恭公所藏醴泉銘肥瘦適均精彩煥發識者定為初
刻今觀此塔銘其神氣絕與之類誠可寶玩也然塔銘允信

本得意書要竟章謂勝於醴泉駸駸入於神品其亦知言也
札元諸大老真品評於其間者凡十又三人予尚何言庸擬
拾緒餘而書於左方云

宜春夏都事遺像贊以忠字尚之

其才孔良其氣則剛沉潛乎仁義之府播濟乎禮樂之場窮
春秋而寓家斧法菜果以為辭章使之專城而居則可以舉
次公之黃使之入直鑿坡則可追文成之張胡為乎低回下
列莫展一長託使車以遐覽竟仙游於五年直隸於人者難
知而信於天者不亡後千百年剛風蕭滂當見野駭麟而下
大荒者耶

常軒銘

國有大儒曰朱公為年自以性偏於剛效西門氏佩常以為
警因號其齋曰常軒江府侍讀陳伯武亦閩人也有景行先
哲之志用常名軒所以提其身者勤矣謙惟其矯枉而過正
也為之銘銘曰
常之為義乃獸之皮可以束物枉矣而相違故其文上下為
舛而中則從圓自非柔而熱之安能變生華而如脂古先若
子佩之自隨蓋戒夫剛恃以自好狠愎而為非矯其過固不
宜不力若剛致於純柔純弱又必相剋薄之機嗚呼噫嘻大
中之為物也微若神著垣若九遠何不深遠乎于潤步而長
趨近則入吾人之室遠則為聖賢之歸不亦暢志乎而陳氏
之子問學得師木新者必上升青蓋者必有輝指柔人以作
程纂前修之風微子造銘而昭之竟不敢棄而規

楮木杖銘

客有遺子孔林楮木杖者橫丈如蛇腹節節可觀刺斯銘銘
曰 托根于孔林有文橫橫子如玉如金千歲寂寂子執
白爾扶持之心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五

翰苑別集卷第五

趙氏時思卷記

晉府錄事趙君德懷其名為古阜有請於予曰古阜世居括
 首嘗有屬籍于宋大父諱若頌字和卿實魏悼王之十世孫
 通前古載籍之言論義下上若玉屑傾吐然恬於進取視錙
 黃坭瓊漢然無動于中當時和景妍被古冠服徜徉烟霞泉
 石間心曠神怡超然於塵垢之表有不知白雲之移陰而夕
 陽之在樹也逢賓朋滿座相與詠述不悉舍雖不解飲見其
 酣嬉淋漓毓著交錯浩浩然與之同適人醜之者且曰王孫
 家之故習也或曰遺落世事其達士也哉於是州里皆稱為
 有德之士凡忿爭不直者悉來質焉文騰之酒使其各釋憾
 而去人至今能道之大母胡氏宋吏部侍郎絳之六世孫女
 婦道母範皆兩無所愧尤為於訓于古阜生也時年已六十
 為之喜而不寐甫髫鬢親自鞠育之節其煥寒時其謁蓋及
 稍長使從名達士林彬祖學治經惟恐有懈急意湖卒猶執
 古單手屬曰吾幸兒兒成立將舍矣八九泉矣雖然學無止
 法勗之執勗之執逆順年八十矣大父先卒年視大母而少
 六歲大父卒於某年月日大母卒於某年月日以某年月日
 墓廩水縣北四十里和樂鄉之大平里遂建菴廡以為安靈
 之所名之曰時思古阜蒙 國寵恩忝被任使今又受新
 命將為縣繁昌官書有程不能持一觴走酌墓下種畀文刻
 諸菴中庶示孫子庶以著懸懸之思予聞之經曰春秋祭祀
 以時思之言不忘乎其親也不忘乎親孝矣孝之為道非一
 而是也德懷行矣持己以廉清潔如水雪庸非孝乎治民辨
 訟使各得其平又非孝乎業精于躬而名昭于時道足於己
 而文垂於後又非孝乎如是者德懷思之而日思之是則時
 思之大者不必時有瑩域而後為孝也它日入躋法從出刺
 方州華軒結軫憐鯁懸魚過家上冢以為一族充榮使人指

之謂趙氏之有孫不亦美乎予之有望於德懷者如是而已
 德懷本名古阜今以字行博學有識以能古文為其為人也
 倘倘樂易所謂溫其如玉者云

翰林經歷赴武昌都衛任序

蕭有林君士衡由進士起家署為比部主事政成遷武昌都
 衛經歷中朝士大夫相率賦詩餞之而以首簡授予序序曰
 昔者艾軒林文節公諱之有慕伊洛之學聞吳中陸子正得
 和靖尹氏之傳因往從之自是專心於聖賢踐履之事一言
 一動莫不以禮遠近學者翕然尊事之南渡後以伊洛之學
 倡東南者實自艾軒始也艾軒嘗言曰道之全體全乎大虛
 六經既發明之後世註解固已支離若後增加道益遠矣嗚
 呼其言不亦至哉艾軒既沒其道一傳於林文介公學可再
 傳於陳文遠公元潔前承後引重徽墨照新學小生成有所
 云迄今垂三百年流風遠俗猶有存者家談仁義而仇詩書
 變然非它郡所可及君子之澤何其深且長哉今吾士衡固
 艾軒諸孫也其家學漸濡不使言矣文行之謹勅亦徒可知
 矣其治獄刑曹用法寬恕士君子投訴之矣今擢為戎府元
 僚則其協比師率輯和兵民脩治戎器用戒不虞此特其兩
 優為者前雖然未可輕也武昌為湖湘一大藩障其行中書
 所轄凡二十七府府各置衛或千夫長戍之而都衛總其凡
 其職與省臣鈞禮地連數千里戍兵教捨萬其練閱之方狂
 調之節唯元戎能制之元僚能贊之其任之重也較然夫自
 道學不明學者纏蔽傳註支離之習不復見諸實用謀兵之
 家尤以白面書生苦之士衡宜知所自重庶幾乎其可也雖
 然予惡用是占占為執昔也艾軒提點刑獄廣東親檄郡兵
 破珍嶺南群醜卓度聞之悅曰林某儒生乃知兵耶特加直
 寶讓聞是知有用之學可以治兵可以撫民可以興禮樂可

以移風易俗無所往而不當士衛高紳家學而行之其有不獲者况當

聖皇御寓四方無彘越之警雖雖地照不異於唐虞之世士衛日與大帥共論文武忠孝之遺使勳在盟府之臣保其寵榮以終其身以遺其子孫暇則雅歌投壺發舒性情竊探詳經一惟伊洛之是趨俾人人咸稱之曰是子也無愧文軒之後人者也顧不感歎士衛之行吾言止此而已

故封承事郎給事中王府君墓版文

惟王氏所出不一有姓姓者二族有姓姓者各一姓有虜姓者折四族餘未暇論述然姓姓二族皆出於周其一开始王王子晉之子司徒宗恭其後則太原即即為允成其一始於畢公高之子畢萬其後則京兆河間為龍善二者皆以其王族故成之於王云太原之族自秦漢以至於唐最多顯著與清河之崔隴西之李榮陽之鄭兗陽之盧天下號為五姓載於史牒者班班可考也太原之裔有分居光之固始者自東晉南渡東遷泉之晉江溫陵里圖牒喪不知其為吳世至唐協律郎善又自晉江溫陵里圖牒喪不知其為吳世至事文郁大理生校書郎訥校書生大理評事保隆評事生甫田縣尉仁暉縣尉生唐唐生連連生顯顯生顯貢進士贈奉直大夫國光進士生給事中晞亮給事中長湊東尉往東尉生贈奉直大夫劉之奉直生禮部侍郎太冲禮部生知南海縣事應麟知縣生元蕭田縣典史子春則府君父也母曰氏府君諱公毅字德良生三年而典史君亡稍長問其母曰吾父何在母曰若父死已久墓木今將洪矣府君孺踊號慟即製斬衰經帶道行三年喪事兄輩樂先生朝有如其文絲毫不可遺其教今先生時號名儒以古文著聞亦盡心於府君鞠育導迪無不備至群族內外姻皆稱之府君律業郡庠精勤越詠寧夜持半鄰齋燈火盡滅府君獨焚膏挾冊几坐如枯

採自是能通一經發為大義亦豈比可觀郡博士命應招弟子群試于堂府君特居首列會歲當大比同舍生皆踴躍入家狀期赴鄉闈府君獨漠然若無聞或詢之府君泣曰予生髮未燥先公棄捐一念及茲肝膽為之折裂雖幸母夫存鶴髮鬚髯而疾痰梳之恨不化一刻為一朝尚忍斯瀕離膝下乎杜門不出日以色養為事及夫人卒葬於一邊禮度庶不替舍性嗜好施家雖單屢聞人飢凍輒解衣減食濟之不然夜不得其寢君子以為賢元李政大亂七閩之募挾兵感以擅生殺割土疆往往致書交辟之府君度其無成皆峻辭已而亂愈亟府君單妻孥避地仙遊山中曳杖盤桓而頌靈泉石曰與之相親及

皇明御厝六合載清而府君則頽然老矣乃謂其長子寅曰不仕無義吾非不知也弟迫於親老且病耳爾當力學泮行以繼其門寅遂以尚書中鄉貢第九名上南宮未及會試禮高給事中尋無靖江相府錄事階承事郎朝廷推恩封府君承事郎給事中府君之配陳氏先卒已十年至是亦贈孺人寅方攝監察御史披劾山西忽官書至孺言府君已歿寅前旬奔逸南京詣子哭曰寅罪逆深重禍延先子以洪武八年十月三十日長逝壽僅五十八寅持馳歸揮地縣南香山里白石峯之原以九年某月日衰茲大事而起母孺人之骨合塋焉惟先生職在太史中朝公卿之墓無不藉雄文傳信于世敢奉筮府君讀陳子歲狀再拜以請惟先生昇矜之子聞聞多故族雖歷年千餘而其文獻猶有足徵者府君暑承家學豈不思出就功名之會獨以親故不敢踵步捨去則其敦厲孝行絕於人遠甚孝為首行冠冕所聞委倫者甚大此而不銘嗚呼銘實能淑淑以收收顯露潛德惟恐人之不聞府君亦可謂有子矣府君六子長即寅次曰同曰驥曰祥曰載曰龍同驥載龍夫女一未行孫一陵生銘曰

人兩貴者身身之所本曰親呼吸相通實一氣之分奈何離而去之南則之越西則去秦能數本而厚倫者豈不在於斯人豈不在於斯人

徐貞婦鄭氏傳

徐貞婦鄭名妙靜衢之西安人其父鵬本管經家娶周無它男子惟產四女而貞婦居其三年十齡粗通孝經大義沉毅如成人諸女或與之狎輒厲聲叱之皆畏警不敢近父奇之慎擇所歸聞同郡徐思誠乃宋忠壯公徽言之七世孫代有顯人而思誠又習進士業輝輝而文於是慨然許之及合昏成禮貞婦已十九矣時蜀天祥與姑宋氏春秋皆高貞婦靡日靡夜事紡績惟謹由是羞服備給上獲舅姑心凡遇賓祭亦悉意助集不足則質簪珥供事及其自奉蔬食不飲甘之若飴舅殘貞婦出所畜布泉為含襖衰經諸費始得成喪思誠出上歲地舟覆溺死上航漢貞婦哭慟幾欲無生不憚勞勸墓與夫先塋之側養姑高堂日問起居察時燠寒為衣進之退燕二子謙貞俾從醇儒學而與勝己者交非其類者絕之雖寒燈涼悅人不能堪貞婦處之裕如父母及諸婢佃其年少欲使其更醮貞婦曰吾夫固亡有二子在斯不謂之亡矣脫若無子其如姑老何義亦不忍去也具人之形而大疑其行妾肯為之半即引交股刀截去髻誓不夫大聞之者懼不敢撼貞婦見二子成立謙以行義察舉為郵使者採以政事聞權為龍水丞貞婦喜曰吾今而後可以見吾夫地下矣謙富之官會恩例章及於親受文綺細繒之賜貞婦益喜召謙至出白金鑿八投之曰國家寵恩至矣爾居官宜水菓自守棹或不給則曹以用之慎毋瀆貨為也洪武二年知縣何忠以貞婦年三十夫亡寡居二十八年水清玉潔可以厲民風乃上其事於府知府王珣加護嚴焉浙江按察僉事張思立復廉其非誣然後具牒上行中書以次達之中朝三年

四月得旌表其門如令貞婦今踰六十又四康強無它疾嘗有田宅為強族所據屢訟不得直夫歿讓弗與說及宅婢罵它姓貞婦贖居之讎者謂貞婦知大體云

史官曰禮始夫婦者何蓋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君臣三者雖殊其道一而已矣若使婦不二其夫子不辱其親臣能忠於君天下其有弗長治者乎奈何世教漸昏士大夫誦法先王往往或至於悖君父有如一文婦之微不甚知書乃能抗節自守足以增於五倫之重亦可慨也夫故子於徐氏之事特為著傳文一過不少讓將以厲子職樹臣節重名教非口徒作也有求諸者毛髮將蓬然而立矣

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銘

嗚呼是惟湛淵先生白公之墓先生諱廷宇廷玉白其姓也出於宋丞相時中之裔世居文水時中之從子翼龜譚南渡官至防禦使生武畧大夫良輔食邑薄李因家焉武畧之後又至武功大夫顯始占籍於錢唐生修武即必勝修武生通武即嶸先生父也妣方氏先生本四明名儒許少度遺腹子通武育以為嗣五歲能屬對八歲能賦詩十三受經太學習為科舉業轟然有聲場屋間一時貴人爭欲出其門下甫及壯元丞相伯顏平江南閣先生賢概為安置丞辭不赴乃容校嚴書之家畫繡夜誦燈檠花火帽不知也如是者一十七年程文憲公鉅夫劉中丞伯宣前後交薦之後以疾辭中歲嘗出游梁鄴齊魯歷覽河山之勝登臨弔古詎人物風土概然有尚友千載之意及至燕王公貴人見輒賓禮或欲舉為東宮官者先生僅引義回辭南北孤遠士父困逆旅則必昌言數拔之自是學益克文益富而家益貧宣慰都事幹于公樞師一時名士獲杜甫邵充夫故事共買屋使之居會李文簡公出將使指喟然歎曰有才有如是坐視其窮可乎力挽起之按太平路儒學正先生不得已應命未幾遽行數使事

處心官政修建天門朱石二書院政成當時事例可資行臺
今史達官勤之行先生笑曰吾守章達爾它何觀哉華韓常
州路儒學教授兵燹之後禮殿與堂廡皆廢弗治祭器載籍
亦闕先生為完之且復侵疆三十餘畝儀再遷教授慶元未
上翰林集賢兩院誥曰白先生淹回下列吾儕不啓齒一言
可謂汗顏矣共尉薦之陞江浙等處儒學提舉司副提舉階
將仕佐郎時鄧文肅公文原寶為之長與先生志氣膈合舉
刺得宜文化大行秩既滿銓曹有不知先生者署淮東監倉
大使先生自以監筭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即謝事暮病海陵
遠近學徒襁屨相從者殆無虛月先生已六十又七及再遷
授事即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宦情矣曰與韻朋勝
友曳杖游衍衙杯賦詩唯恐日之易夕西居西湖有泉自天
竺來及門而匯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晚歸老栖霞又號棲
霞山人以天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一其年十一月
二日莖錢唐縣履泰御樓霞山之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
詩人白君之墓云先生性至孝母病刲股和藥起瀕死者再
及發號慟自擲嘔血至數升又感奇疾醫言必得先天可療
先生踏米雪緣崖穴求之三日不得父死抱屍哭絕而復蘇
繼母虐不予廩子先生事之愈恭既而改適它氏無磨石之
歸先生為營朝夕且負其避兵迄免於難然及汲行載尤不
顧家之窶孤嫠不能昏者嫁之而無所歸者棄殯之道中
拾遺珠待其人訪索審而還之或以質劑假金匱之不獲微
焚而慰之生平無驕辭息色一以謙抑為事同人善未聞不
豔慕見揚人過掩耳亟避去奉先之外不惑異端不詭瀆死
神疾疾憂患之來一委之於天自幼至老無一日廢問學故
能長於詩文紫陽方公回稱其冠絕古今有英雄大丈夫氣
刻源戴公表元謂其註波五經之淵披條百代之皖廬陵劉
公辰翁又言其不為雕刻苛碎蒼然者不惟極塵外之超然

有雲山船漢之音皆確論也翰墨雖有餘事亦有善觀風酒
醉命二童持紙懸筆一揮疾如兩風聲光翕然四連而先生
素志丘壑以退為遠故位不達名君子惜之先生娶沈氏有
賢行前二十七年卒子二賁文林即南安路總管府經歷宋
溫州路永嘉縣鎮海東寨巡檢女一暉常州路儒學正鄭未
孫四相越東明皆蚤世孫女一適平陽宋允恒允恒由紹慶
路儒學正借授新州新興縣福祿寨巡檢貢以子天命允恒
仲子範為後範有學而文能繼其家者也範生子二弦汝女
三先生所著書曰詩曰文曰經子類訓曰集翠裘曰靜語皆
二十卷膏鏗諸梓四方多傳誦嗚呼先生已矣燕也晚出肆
不能識先生幸從鄉先生黃文獻公遊聽談杭都舊事有如
淮陰龔公開嚴陵何公菱桂眉山家公之英甫田劉公漢西
秦張公樓虎林仇公遠齊東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
道而先生齒為最少乃與群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遺迹
班班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筆流風遠韻弗可復見不亦
悲夫嗚呼死者固不可作若并其言行而不彰時何以為聲
善扶俗之勸於是徇範之請鉅細單書之為序先生之名其
果待文而後傳哉銘曰
虎林有哲夫子秉德良優柔嗜義如嗜利子避名如避讎指
退以為進子謙抑每自修知分中自定子不假外物求天經
沉所憚子血淚交頤流冠冕百行先子倫品庶不偷簪越見
聲詩子坐鏞間鳴球律呂素和協子八音交相輝輝章落四
海子虹氣日夜浮樓霞有名山子草木光如油紀德薦石章
子千古振諸幽

著存軒辭并序

瑞安裝中季和以學行推舉典簿成均扁其軒居曰著存不
忘手親也御史中丞劉君伯溫嘗為賦詩以寓其情于後陟
伯溫之意演為琴操三解使季和援琴而鼓之琴悲而不成

聲譽信不能成也嗚呼孝子之恩親果有終極否乎其辭曰
人孰無親子我親歸于黃土六合之間子莫過我累苦風穢
穢子成音雲族與子蓋陰我親何在子涕泗霑襟
我親雖死予我心不死開目則見子威儀孔邇何俟當祭子
始如見之披著者天子悠悠我思

求親真茫子昂求於身我身即親子一體之分職就保持子
厥德日新毫髮不敢愆子懼傷手親上慎旃執子此謂著存
端木府君墓誌銘

于反端君以善既卒之一年其子智衰趨門泣拜而請曰
智也罪孽深重禍逾先公以洪武癸丑三月乙卯卒于南京
之官舍壽僅五十又三透以是年某月某日藏于峴山東村
之原竊惟先公自少有志事功其善政在人者今多能言之
又十年則言之者或寡矣又十年則無人能言之矣此無亡
人遠者其言湮世易者其事晦亦恒理爾一念及茲率不使
人興懷乎然而托名文辭者可以垂之無窮千百歲猶夫一

日也此為人子者所恃以無恐顧先生進之按學子劉剛狀
君諱復初以善其字也姓端木氏其先為衛人出於孔門乘
子子貢之裔今獨以端稱氏者從省文也一遷於大梁再遷
金陵烏衣巷三遷於溧水縣之曉山其詳備見諸圖記中曾
祖時中祖安父邦達妣某氏君有遠志不肯寂寂落人後至
正初以儒試吏江南行御史臺同列多貴遊子弟爭事表襮

君獨泰然不失其恒行久歲畏服之俄遷書吏海右憲部君
佐部使者行州縣勤善拜惡威聲獨著聞會四方兵勦東南
為尤甚君袖策言時政之急如此則可守如此則可戰否則
有歛手就降而已上官聞之皆落落不合君仰天歎曰彼以
吾發狂言耶時事徒可知矣於是悵然有鄉土之思懷水道

絕不能歸僑居金華日以書史自娛至正己亥
皇上親御六軍取金華命常忠武王錄之王聘君至幕下未

樂君辭去會有言於朝者癸卯三月召為徽州府經歷徽為
江東大郡政繁而賦殷君悉力佐治百廢具舉功則歸於其
長田賦久不均民不堪命君即城東建局使民自實田集為
圖籍嚴盈胸驗虛實而定科錄吏民陰為欺弊痛論之不數
月而旱由是民無逋租官無橫斂三皇孔子廟皆築臺門旅
之制亦廢君或嘗或建咸中程式賦不及民昏若不知者
丙午冬改通判吉州府吉俗尚詳評素難治民召父老子
弟戒之曰子聞爾民尚豪侈樂訟聞

而秋露無不需濡爾為良民以報 上德率梗化以自
成耶梗化弗祥天刑所不貸爾其識之民皆惴惴無敢執
妄訴者丁內艱服除洪武辛亥春被召赴京除磨勸司丞時
官署新立凡泉粟之出納刑法之是非非物貨之變易無所不
當讞君從本達支自陳祖源句稽隱伏纖芥軒露每一奏對
上輒廷譽之未幾升為令君嚴於限域人見無長不敢有所
請托俄降屬皆以貪墨敗碑首東市唯君能獨存清白之行
益表見朝著間冬十一月超授嘉議大夫刑部尚書君之用

刑本諸法律而持以平恕老於議法者咸以為允杭州馬甲
飛報事竟達繫者百餘人 詔君往治其獄分郡囚刑兩
人各鞠之合其辭參焉同多者情真否則為郡守以下皆罪
罪壬子春三月拜湖廣等處叅知政事時中奉大夫湖廣叅
院重鎮厲兵戈蹂踐之餘土曠民稀君首下屬州民復業者
優其賦一年次閱官書凡報儲轉輸錢幣出入與夫軍裝工

役守預為計畫且會官屬問事不集者其故何錄皆曰一省
所轄府州縣二百有餘遠者在千里外每官多闕其事因不
集君奏請于朝擇在職賢良吏攝其政不數月無事不舉民
驚以為神既而以事召還京師俄以疾卒先配石氏前卒繼

王氏子四仁義禮智皆石產也仁先卒君天性甚孝自遊宦
四方不能奉膝膝下心常憮憮然所得糧囑歸以俟親其

奉已則泊如也母既卒一念及之轉漉然泣下居官能守貧
者著座右銘曰為官實難然後安事有不可急中存寬又
曰心契上天脚踏實地人謂其能自警云君狀貌秀偉美鬚
髯肯吐瀉暢或治政弗暇休夜則焚香命諸子環侍取書之
嘉言善行歷歷訓戒至夜分乃止故翰林學士朱升嘗謂君
為人其謙退似懦夫其專謹似腐儒瞻視精悍似俠客傲鬚
談世事似辨士而其精神超越又似逸人仙者君子謂為實
錄予托交於君頗久而著勳焯能固後死者之責銘嗚呼辭
然而年日已邁文日以衰無以應四方之求近因權毀筆硯
一切謝絕之而中心猶以為未慚也雖然智之所謂則有不
得而忘情者遂倫采副之所錄而繫之以銘銘曰
惟士也良有志則剛如挾干時始悔而夷出遇而熙一躍而
飛竄仕府僚因賦定辭功而不驕轉佐方州革俗以諭訓言
廟抽磨勸設曾套絲牛毛孰得而逃進領秋卿邦憲是經中
乎準繩往莅大藩以執政原江漢又安材長如河壽則弗多
其如命何有子治經足繼簪纓經死猶生峴山之原木古泉
寒銘在不刊

正誼堂銘

三代而下惟漢董仲舒最為醇儒其輔江都易王也告之以
正誼明道之語千載之遠人猶誦而法之此無它慕之也長
樂有士名時貢其姓亦董氏以文行入選亦充 楚王府
仲讀朝夕執遺經侍 王閣陳內聖外王之道遂慕仲舒
之言取正誼名堂徵予銘銘曰
惟舒舒氏其德之醇其四方之所則微其有間於越秦矧同
出於巴姓厥初亦一氣之分雖派別而枝殊比之異族而尤
當親其兩親親之伊何正義是導赫明命之在自思制事之
有倫豈絲髮之敢私察夫人之相因廓然大公一歸至仁此
所以務為匡正鄙其詐力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更生之許

王佐斷不為夫而孟堅之著論乃徒致於糾紛有莫董主文
行孔則當侍經於帷幄日摩切於典墳苟拾級而漸升又安
知不為王傅之尊名若同而實同特何愧乎古人被岐者堂
律以華茶我銘其楹用代書紳

仁和園應卷記

抗之仁和去城東五里所有浮屠巷曰圓應乃雪菴禪師之
所築也其地當元季為戰關之區莽無人居人及歸職方而後
遺民稍集往往好勇嗜利屠羊豕以成肆師惻然憫之托鉢
行化有褚道真與金壽者首迎禮之先是道真之家人夢異
僧至其廬倡揭為贈及見師容貌服飾儼然與夢中不殊道
真即言之於眾翕然從化遂與師日乞食饋師且請於右族
胡國材共建精舍一區葉氏婦聞之捐地為基以足計者幾
袤若干橫迤若干於是道真因之鳩工前啟僧門中時佛殿
後聳堂宇翼以兩廡而外則垣墉四周庀事於洪武甲寅春
二月甲子至秋七月某甲子遷訖功焉屋以間計者二十粟
以斛計者一百工以日計者五百師欲垂爾後人乃不逮千
里介子學子童微來請記予竊疑之當兵戈始息創發猶未
起何暇從事於佛乎繼師言之而嚙將聽之微曰不然師之
事則有異於人者師本辨章實實公之子生有異徵年十五
慨然慕道思以善法度人往依帝師法子朵兒班大師難著
為僧遂杖錫南游徧參閩浙諸尊宿得法於伏龍山十岩長
公去樓越之范蠡岩若有虎一夕避去師初不知書靜定之
又發為頌贊自然與道合以是之故人愈趨之而庵成無難
者予因歎曰人若無志耳果能以善導人而人孰不化之豈
惟浮屠氏哉然而浮屠氏以莊嚴樓閣為有為縱有福報亦
人天小果耳其中必有無為之道存所謂無為之道者無小
無大無內無外無成無壞無欠無餘不為諸佛而有所增不
為凡夫而有所減淵默不言而聲如怒霆凝定未起而身編

沙界是則所謂圖應者也一庵云乎哉惟師能契事理之不二者必知予言為有據微歸尚以是語之師舊名字羅帖木兒今改可傳字無授高昌人雪慮乃其徒所號蓋尊之也

題米壺子傳後

松陽周世英其名為釋祖通經書有長者行凡遇過客匱乏者必傾貲濟之容去貌然不記其姓氏然於利養榮名尤視之泊如也近舍二十里有火光發山中上燭霄漢連夕不滅有精其藝者密告世英曰此白金之祥也唯姜氏之地其鑛獨夥公片言可得之慎毋洩也公叩諸姜氏果見從逐定券持泉與之擇日將鑿石取鑛或譏姜氏曰爾家就其地軋麻為油數世矣利孰大焉奈何鬻之鬻之果義乎非義乎世英聞之歎曰不義在我非彼之罪也乃折券焚泉以其地還姜氏姜氏亦固請曰長者固寬厚宵人將何以自寧敢辭世英深拒之乃已姜氏後知其故歸采白金滿囊當元之季有以縣丞告身從驛適中至者啓視之則世英氏名州里也莫知其兩從來蓋世英遇士有恩故薦諸朝署而授之官世英曰吾白髮垂頰已焉用此為哉竟不上惟優游林壑間卜地以為樂丘作藹菴一區時招朋命觴以自娛世英之賢行甚多今姑舉一二餘則可以例知也士大夫以世英潔清號曰水壺傳之歌詠之且成卷軸矣類多綺綺其辭以為工而無閑其實行予不敢效尤特書此於卷末使周氏子若孫藏之時出而觀之不有踈然而興起者吾未之信也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六

翰苑別集卷第六

呂府君墓誌銘

府君姓呂氏諱文福字壽鄉其先光州人宋季光為極邊戎馬跡踐無算歲遂避去金剛臺上尋遷黃之黃岡為黃岡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氏府君幼喪父鞠於大母谷氏大母性嚴厲夙夜飭導必期底於有成府君年十四從事法家之學精長唐律義疏皆精原其意比類相從支分脉貫必允契乎人情遂以柳剛茹柔洗冤澤物為己任時承平日久平易得祿食乃俯首試吏巡檢之司會部使者中公簡夫持節在酉閩府君名召與計事眾咸愕曰壽鄉之名何以達上官之聽乎府君笑不答黃州守脫因不花及萬夫長脫脫皆怙勢受賄貪墨之聲載道府君曰不去此穠莠禾稼安得而茂乎申公然之皆捕寘于獄正之以罪申公名震淮西者府君之力也陞麻城縣吏邑民被強盜所掠訴之久未克獲元律獲強盜至五者補一官里豪陳真徵其利縛駱和尚等路麻城尉殷煉成獄文上縣縣懼對與守有連不敢問府君知其寬寬平反之縣令長棍手相戒曰毋生事脫可斷此積也不敢署也府君從容把案歷階而升請曰明公即宜署人命至重豈玩戲具耶令長相顧還回不快府君曰不署則已當申郡同獄直達憲府矣於是不得已從之活者五人已而厭煩葛杜門不出忽野峻台出館那章野峻台名臣趙魯公子也充發敬之力碑為其府吏伶優趙良卿以利誘民家女子教之歌舞用媒街上官執權行賄無所不至府君又曰不去禍本其能清政源乎白府公悉傳於法從良者數十人董襄歌以爭田誤傷人至死議者欲當之重辟董辭輒不伏訪于憲囚使者使者漫不經意疑不決者幾十載府君知其冤竟為白之俄遷蘄州未幾即辭歸絕人事築存初堂園中延明師為教子為舉子業一飲一食必與師俱時大母猶在

程勸尤篤嘗刻日黜於碑戒家奴投食惟恐後師亦感其禮
遇有知無不告之四方翹士大夫以術業遊者久銘之弗厭
類行必有贈遺人稱高黃之名塾云至正壬辰黃陷于盜府
君携家走南昌尋為偽漢所據偽漢之謀士多府君之子
欲邀致之府君執手嫗罵眾知其不可而止入我

國朝其子熙出仕為縣浙水西府君防閑訓迪尤篤發出則
使為鎬其戶莫歸必歷叩其兩行事且曰某事當如斯不當
如斯諄諄千百言弗止熙受教為清白吏府君事母孝遇人
也以惠媚友不能婚嫁者助之死無嗟者為給棺槨雖糞求
弗厭性剛直或有過者必面折不少恕然遠近皆惟為吏師
徒學者森森立左右獄辭鈎連有不可決君片言之問如庖

丁刺牛皆迎刃而解與之遊者皆敬而憚焉不幸以洪武庚
戌三月二日卒於鎮江丹徒縣寓舍壽七十二以是年五月
九日塗縣東大慈鄉馬鞍山之原禮也元配葉氏先十三年
卒繼配姚氏子男一人即熙嘉義大夫吏部尚書孫男三人

誦讓安山女一人李希顏其婿也予聞之魏文侯時有李悝
者撰次諸國之法為法經六篇漢蕭何增之為九自時厥後
世益代增直至三百有餘為之章句者十有餘家家數十萬
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
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嗚呼律豈易言哉自非府君才識之

明斷決之審孰能中其肯綮者哉是宜銘銘曰
法乃司命懸於重輕脫不獲於簡字將枉物而傷生故慘數
者類貽於陰阨而哀矜者必兆於尊榮嗚呼如府君者其殆
畧用而得其平者歟

漢天師世家叙
嗣漢四十二代天師張真人以世家一卷命上清道士傳同
虛微濼序其首簡濼聞古者名世諸臣史官必為序其世系
表以傳所以敦本始昭功伐也况於神明之胃理有不可得

而闕者今所輯世家但始於留文成侯而其上則無聞焉濼
因據氏族羣書補之復用史法畧載其相承之緒使一閱輒
知大都而其詳別見於左方云序曰

張出自姬姓軒轅子青陽氏第五子揮為弓正始造弓天張
羅以取禽獸主祀孤星世掌其職賜姓張氏周宣王時有郟
士張仲其後裔事晉為大夫張庚生老老生君巫至生趨
趨生酪其孫曰抑朝至三鄉分晉張氏事韓韓相開地相韓
昭侯宣惠王襄哀王開地生平相釐王悼惠王平生良字子

房漢太傅留文成侯居沛之豐邑生二千侍中辟彊及不疑
不疑嗣侯生二子典高典生然然生大司馬金生陽陵公
乘千秋千秋字萬年生嵩嵩生五子壯讚彭陸述其後多以
功列著傳至於唐列為安定范陽太原南陽燉煌俱武上谷

沛國梁國滎陽平原京兆等四十三望族中出宰相凡十七
人高生通通生無妄無妄生里仁里仁生覺覺生起起生桐
柏真人大順大順生漢天師道陵是為玄教之宗其傳緒悠
長倍前望族之盛論者弗察見留侯再世國除即意其絕嗣

殊不知流裔南北如斯之繁也道陵字輔漢建武十年生於
吳之天目山暨長博習群書後學者千餘人尋中直言極諫
科拜已郡江州令棄官隱洛陽北邙山備煉形之術章帝以
博士徵不赴和帝即位召為太傅封箕侯亦不就乃杖策遊

淮入都陽上龍虎山合九天神丹訪西仙源復利命五嶽攝
召萬靈及神虎秘文於璧壺洞俄往嵩山石室得黃帝九昇
丹書及道既成聞已蜀冷氣為人葛欽意入蜀初居陽平山
遷鶴鳴山感玄元老君授以經籙之法於是分形示化復
立二十四治增以四治以應二十八宿妖厲為之衰熄如發
醜泉破鬼城之事甚多不能備載永壽二年復遷渠亭山出
三五斬邪雌雄劍二陽平治都功印一授嗣天師衛使世世
相傳乃乘雲上升壽益一百二十又三云衛字靈真有長材

詔徵黃門侍郎薛隱居陽平山誓以忠孝遺民君子謂其有
繼宗開緒納俗安善之功衛生京師管字公祺益續前人之
烈以鬼道教人自歸師者其來學道者初皆名鬼卒受本道
己信虎祭酒各領部衆多者為治頭大祭酒皆教以誠信不
欺詐有病者自首其過復設義倉置義水肉其中任人量腹
取飽過取則有禍人歸者日益衆遂雄據漢中詔授鎮民中
郎將領漢寧太守其後歸魏太祖拜鎮南將軍封關中侯五
子皆為烈侯女歸太祖子彭祖魯死諡原侯生盛字元宗魏
太祖封都亭侯弗受始自漢中還龍虎山創三元日升壇授
錄盛生昭成字道融端坐石室虎豹逢之皆伏暨化去或見
騎鶴遊空中昏冢驗之唯冠履留耳昭成生椒晉安帝召之
不至椒生回回生迥迥生符符生祥祥字麟伯隨洛陽尉能
吐丹實掌中光芒穿屋復吞之祥生通玄歲大疫以標植水
中汲飲者咸愈通玄生恒唐高宗問治國恒對曰能無為則
天下治矣上嘉之恒生光光生慈正慈正生士龍士龍忘王
印長安酒家一少年盡力舉之不動明日士龍笑而携去士
龍生應韶應韶生順明主士元字仲良癯而多髯居應天山
四十年山多虎人莫敢謁焉每大風雨遙見乘黑龍往來諸
峰間士元生備倫生謹謹生東一字溫甫目光如電夜能視
物嘗負劔行山澤間叱一老樹雷即震裂之擊裂二巨蟒及
小蛇餘百乘一生善善生李文五代之季受其錄文者頗衆
乃鑄鐵環券數萬繼之季文生正隨宋大中祥符八年召至
闕賜諱曰真靜先生後凡稱先生者皆賜諱也吏部尚書王
欽若為奏立授錄院正隨生澄素先生乾曜乾曜生虛白先
生嗣宗嗣宗生象中字拱辰生三月能行五月能言七歲朝
京師錫以紫衣象中生葆光先生敦復無子從子葆真先生
翠端嗣景端亦無子從弟虛靖先生繼先嗣繼先字嘉閻五
歲不解言聞鷄鳴忽失笑賦詩人異之崇寧初解池監水滸

遣使者召見書鐵符投之怒建碑蛟死於水裔一日隨上入
寢殿宮嬪觀以翁求書繼光以經語書之皆密契其意中舉
一捏稽手書曰保鎮國祚與天長存乃上所御者也上奇之
命禱兩三日乃止授大虛大夫不拜詔江東漕臣郎山中度
地還建上清觀改為上清正一宮後其學道者恒數十百人
靖康初上復召時金人犯汴行至泗州天慶觀索筆寫詩隱
几而化葦子庵山之麓後十六年西河葦子堅遊青城山相
遇於峽口繼光以書一封赤烏一隻令達嗣天師家嗣天師
大驚使人啓龜山之變唯一烏存繼光無嗣以象中之孫時
隋嗣時脩曰繼光從子也吾烏得後之眾曰法統所在就得
而好乃後時脩生正應先生守真守真在母胎歷十九月始
產毗陵有妖憑樹詔劬之一夜風雷拔去後定濟江衝决高
宗賜以象簡寶劔清靜陰符二經守真生景淵景淵生慶仙
張公洞有井甚深慶仙戲折木葉擲之俄波濤騰湧有一老
翁從中出慶仙呵戒之而去慶仙無子授子觀妙先生可大
嗣可大守真之曾孫其祖伯鴉父天麟皆常攝教事鄱陽水
漲壞民廬無數袁提刑甫請可大治之殛死大白蛇水遂平
尋又遇旱蝗可大禁之兩作而蝗殫初授提舉三山符籙兼
御前諸官觀教門公事主領龍翔宮時當宋李元世祖聞其
神異密遣間使訊之可大授以靈詮且謂使者曰善事爾主
後二十年當混一天下逮至元十三年果驗可大生宗演字
世傳世祖平宋憶其父言有徵應遣兵部郎中王世英刑部
郎中蕭都魯詔召之賜王冠王冠以靈應神和真人之節
仍給三品銀印今主江南道教事得自出牒度人為道士宗
演生與棟字國華世祖時宣授體玄弘道廣教真人賞賚優
渥亮卒于京師與棟子弟與材嗣與材字國傑元貞初入
覲大明殿制授大素凝神廣道大真人大德二年海鹽鹽官
兩州潮水大作沙岸百里蝕齧殆盡延及州城下與材投鉢

於水符踊躍出者三雷電瞬其磁惟物魚首龜身其長丈餘限復故常五年各無雪上曰冬無雪民間得毋有灾害牛與材為建壇禱之是夜雪下盈尺上大喜命述臣賜酒曰卿能感神明一至此耶八年錄平潮功加授正一教主黃主領三山符籙給以銀印視二品九年崇明州海隄崩俾弟子持符往劬之民慶有神填海者遂安至大初加賜寶冠金服制授金紫光祿大夫封留國公給以銀印視一品與材生太玄子嗣成嗣成卒弟嗣德嗣德卒其子正言嗣正言卒太玄之子正常嗣正常字仲紀即今天師國朝六觀京師洪武初制授正一護國闡祖通誠崇道弘德大真人領道教事給以銀印視二品上後賜以褒文稱其體樞電轉法教昂然人以為榮蓋歷代相傳以眼圓而短者為玄應故上因及之云瀛聞文成侯年少時學禮淮陽東謁蒼海君著海君先儒學士以為海神是也後又見異人黃石公下邳圯上則其未達之際固已能交通於神明至其晚年名遂功成乃欲辟殺徒亦松子游實其初志非曰托之以自逃也故其九傳至漢天師感慕興起學輕舉延年之術拔除陰惡一以善道化民而嗣師系師繼之脩其業而弗墜唯恐有人橫遭天闕者當漢之季天下雲擾唯巴漢之間民生晏然行者不裹糧居者不捍關官府賴以成治如此者垂二十年其功之及物可謂侈矣宜其世有令人出俾至化矣迺古諸侯之國天之報施不亦彰明者哉或者專歸於名山神氣之結故能演迤盛大如斯其論亦淺矣嗚呼文成侯子孫南北在在有其以功烈顯著者小則克法徒大則至宰輔非不光明俊偉也曾未幾何降為卑隸者有不免焉其視玄裔相仍歷千二百有餘歲而未已者為何如蓋必有其道矣嗣是而興者尚知勗哉尚知勗哉

政博散生傳後

樗似樗人呼為山樗或呼為虎目桐以其葉脫膚有瘻如之故名材極易大而不用器用故又以散材稱之同郡許君存禮有長材而不輕於世用托樗散生自飾雖其執德之謙要亦有激云爾然而白王在璞而中夜吐光若虹雖欲自閤終不可得存禮今用薦者教授于燕將自此而升為徂徠之松新甫之柏建明堂構清廟為棟為梁無所不宜樗散云乎哉

題永新縣令烏繼善文集後

世之學者必有師雖百工伎藝之微亦必有以相授然後能造其間粵况為文者發造化之秘貫今古之統苟無以管攝而闡之則何以盡其變化不測之妙其不傳之於師矣可哉吾鄉修道先生胡公以光明正大之學發於精深嚴簡之文訓迪學子篇章句字皆有法性往從之者多得文之旨趣其所造固有淺深高下之殊而體裁終不失於古四明夢堂匪師雖居浮屠中能久與先生游先生為文之法實與聞之烏君繼善自幼學文於夢堂凡先生所指授者悉以語烏君故烏君之為文峻潔如明月珠起伏如春江濤因語二三子曰必如烏君然後可以言文也若無師授其可易致哉子常譬之有美錦焉使朝市縫人製之則能中度而適體委於蔽穴之粗工則左低而右昂上侈而下飲錦固錦矣其如不合何文之無師授者亦若斯而已予老且多病文字一切謝去不作縱有一二多仰手於人獨喜烏君之文親題後而歸之嗚呼子生也雖居先生之鄉而不能傳先生之學其於烏君又豈能無憾於中哉烏君名斯道繼善字也明之慈溪人嘗知化之石龍縣令調吉之新水其為人溫然如玉蓋與相稱云

鄉山游記

洪武八年十一月壬子

皇上以皇太子暨諸王父慶宮掖無以發舒精神命西幸中都公道校獵以講武事濂實奉詔扈從十有二月戊午次滁州驛濂進啓曰臣聞瑯琊山在州西南十里晉元帝潛龍之地帝常封瑯琊王山因以名頗聞秀嚴偉拔為淮東奇觀願一遊焉而未敢請皇太子驩然可之即約四長史同行秦王府則林伯恭晉王府則朱伯賢楚王府則朱伯清靖江王府則趙伯友遂自驛西南出過平阜約三里所望豐山盤亘雄偉出瑯琊諸峰上唐梁載言十道志又云豐亭山山上有漢高皇祠又有飲馬池世俗妄傳高祖曾飲馬于此國朝以山麓為畜牧之場別鑿池飲馬仍揭以舊名居人指云山下有幽谷地形低窪四面皆山其中有紫微泉宋歐陽公備所發泉上十餘步即豐樂亭直豐樂之東數百步至山椒即醒心亭由亭曲轉而西入天寧寺今皆廢唯涼烟白草而已濂聞其語為悵然者久之山東南有柏子潭潭在深谷底延袤畝餘色正深黑即歐陽公賽龍處上有五龍君祠皇上初龍飛屯兵于滁會早曠親挾睢弓注矢於潭者三約三日兩如期果大雨及御寶曆為作欄楯護潭且新其廟廟側有時若亭濂坐亭上問潭側雙燕洞及其南白鶴洞以肆窮覽人無知者乃止復西行約三里所有泉瀉出於兩山之間分流而下曰醴泉湫浚清激可鑿毛髮傍岸有亭曰漸入佳境今亦廢唯四大字勒崖石間潭中郡守張商卿等題名尚存泂溪而上過薛老禰入醉翁亭亭又廢名人石刻頗夥兵後焚燬為壘殆盡亭後四賢堂亦廢亭側有玻璃泉又名六一泉石闌覆之闌下壓以巨石中疏一竅通泉徑可五六寸手掬飲之温是日天陰雪花翩翩飄伯清亟倡曰雪作矣不還將何為濂遊興方濃掉頭去弗顧其步若飛歷石徑一里所至回馬嶺伯友追而至伯清繼之伯友曰二客足力弱不能從矣二客伯賢伯恭也其謂回馬者建炎寇盜充斥耶

守向子及因山為寨植東西二門西曰太平東乃回馬也嶺之東有醴泉及其東南有栲栳山之南有桃花洞又南有了頭山山之下有照陽洞皆未暇往蛇行鑿折黃茅白蒿間莽不知所之宋熙寧初僧崇之獲佛舍利六百壘石為四十九塔於道隅累疊如貫珠塔雖廢幸有遺址可憑徑行無疑其路若窮又復軒豁蓋峯回路轉九鎖而開化禪院院在瑯琊山最深處惜乎山皆童而無蔚然深秀之趣唐大曆中刺史李幼卿與僧法深同建此院即張文之公方平為二生經爽三門外有觀音泉入院皆免磔之區唯新構屋三楹間中施佛像僧紹寧出遠坐方丈龍興院僧德學同太子贊善孟莖秦王伴讀趙鍾吳王伴讀王驥楚王伴讀陳子晟聞燕入山咸來會嚴云太子正字柱彥良憇六一泉上亦是弱不能進恐隨二客歸矣寧具飯飯客飯已畢引觀庶子泉泉出山罅中乃幼卿所發李陽水所篆銘已亡張德書三字碑亦斷裂則泉下石崖上多諸儒題名陷石為一方鐫勒其中自皇祐淳熙乾道以來皆有之字或篆或隸或楷或可辨或不可辨山之東西在在皆然不特此泉也泉之南有白龍泉禱雨多驗童行堂下有明月溪稍南有吳道子書觀音及須菩提像刺石壁上傍鑄淮東部使者八八舜臣瑯琊山記頗不合文體為之破顏一笑又稍南有華嚴池由明月上入歸雲洞訪千佛塔遺址過石屏路俯窺大厓井井亦幼卿所鑿山腰陟磨拖嶺遠望大江如練鐘阜若小青螺在游氣冥茫中聞嶺下有瑯琊洞洞廣兩室中有一穴深不可測名人題識無異庶子泉懼日夕獲不暇往然幼卿博求勝迹鑿石引泉以為溪左右建上下坊作禪室琴臺後人頗繼其風山中之亭幾二十所而日觀望月為尤勝今翰棹彌望雖遺迹亦無從求之可嘆哉夫亭臺廢興乃物理之常矣足深慨所可慨者世間奇山川如瑯琊者何限第第處於偏州下邑

無名勝士若幼柳者黼黻之故潛伏而無聞焉爾且幼柳固能使柳柳聞于一方自非歐陽公之文安足以達於天下或謂文辭無關於世果史論邪然公以道德師表一世故人樂誦其文不然文雖工未必能久傳也傳亦不足深論獨念當元季釋騷窳伏荒土朝不能謀夕今得以廁迹朝班出陪 帝子巡幸而柳柳之勝遂獲窮探豈非聖德廣被廓清海宇之所致邪非惟濼等獲沾化育生成之恩而山中一泉一石亦免震蕩之患是宜播之聲歌以修上賜游觀云乎哉因取醉翁亭記中語風霜高潔水落石出字為韻各賦一詩授主僧紹廣刺諸山石云

故龍泉縣學教諭湯府君墓志銘序

慶之龍泉有晉纓族曰湯氏自宋娶國公載八傳至望望生鏞鏞生濱濱生龍泉縣學教諭府君諱楷字文則三世皆以尚義著稱元至正間嘗下令旌為義門至府君益厲志博行石末忠愍公宜孫師史中丞誠意伯劉公基御史中丞章公益王府參軍胡公深皆愛敬之而忠愍公相知尤深力薦起為教官免強就職未幾輒辭年五十三以至正乙巳四月十一日卒家其年八月二十日葬于麗水縣雲和鄉德廣里梓坊原有詩文若干卷思誠錄一卷藏于家府君配吳氏無子季第梅次子燧來為後燧生二子綰續女一造王德厚孫女一未行燧嘗以瀟銘其諸祖之墓復奉同郡李宗起狀不遠千里來徵銘嗚呼府君位卑不得上其行史官苟墓門之文抑而不與尚何以為扶世導民計哉銘曰惟湯受姓其出自商以謚為姓源鴻流長譜逸宗煙莫究厥詳徙于括者至宋寢昌晉纓蟬聯義開芥菜府君承之祖武是式身自弱齡嗜學尤棘棗樓後師不憚遠役下而百子上而群經心涵口詠必啄其精寒燈在癖夜分猶青無末不諫無本不凝發為詞章奔放莫禦五色交絢不可正視亦持貞

西應書而起議苟不合是爾於己吾有天爵不假外求衷心制行期獲大猷自我先人惟義之速開整建莊群族之絲毫或有愆益田以百居或黜昧加以塗飾明揭教條如星日以究以釋以行其澤往聘碩師用緝教功曰優曰柔式昭式融春秋舍菜執禮愈恭壽意濟俗獲還淳風豈邨吾宗不達州里仍歲大侵我心如燉找糶我粟爾哺爾已繼以釐年重及終始元季兵興海內釋駭音田群兇是誰是奴彼暴悍者虎柳鼠跳欲起應之者劉恣驕君登于庭晚以順逆不見禍首身膏矛戟妻孥蒙戮鬼不血食爾盍自固以禦殺賊眾皆羅拜頌如君言我刀我斧我柵我究我謀既叶孰敢來干威聲大振寇膽遂寒唯忠愍公統馭三郡麗陽遺孽負逆奸命公欲州之以揚大政怒如雷霆驟敢與就君踞轅門慷慨陳辭登從問治渠魁當誅崖室小氓惡得盡夷公因聞納降者釋之里之三農越河種藝載和與牛資舟以渡官有海禁吏因竊馬頭步如千望絕莫赴君聞盡然是何忍為即日戒行囊有長書徑詣大官歷斥其非卒復其舊民憂以撫君性至純鯁以沈毅惡欲如磨礮義如利服不及華食無重味瘖冰臨淵惟恐失墜事親後兄九為世模柔容愉顏張拱而趨行乎于家德則有餘大末長裾見者翼如歲時蒸嘗尤極慎恐出就齋室心存冲漠洋洋如臨式是昭格鄉鄰化之孝思油若撫事接物盎然春熙揚淑隱德欲道之歸里有放羊奚質爰稽苟聞話言如聽父師其形之端由表之正况能周急以蘇羸病友有寄金没于兵冢家惟一牛償之弗靳君德之施漸漬益真人為弗淫智熄糾紛及聞其死執不沾巾會謂斯世不獲斯人嗚呼哀哉成周之世畫區而畀量夫按地孰富執貧孰有餘利益然太和何有窮區阡陌既開單公為私大將連圻微無卓犖民散無繁民宜是後仁郵壽夫乃政之基奈何棄諸館若蛙龜不有君子誰復斯憫尊善扶義其利維

永成德之心實重耿耿英苑縱橫中樞之譽鳴鶴豈呼長辭
習鳴誰不致容誰不電情歿而不挫為善者德彼有寧爵吾
葉弗碩此惟布帛發吾艷慕大書坐問來厥中素此吾直筆
初非謀墓

思遠樓記

肝江有遠胡周圖凡若干步涵日星而盪風烟四時之景無
不宜者大姓胡氏世居胡濱以詩禮為學至吾永年人益稱
其賢以薦者起家為吉水幕職遠海北望譯司白石倉副使
未及大用而終其第永實其子原風原鵬原駒皆誦善繼大
夫士但集其門永年欲建樓以藏先世遺書不幸貴志以殞
原風兄弟請于永實因竭力成之名之曰思遠示不忘乎親
也介前進士曾君仰宋徵于記于門之曰思遠之義何居原
風對曰不幸先人即世一念及茲精神遐漂無所矣止有時
樞衣升高極目四顧見雲烟之卷舒星河之出没沈然流涕
曰吾先人果何所之精爽或有靈寐幾家雲龍而一下焉斯
思遠之所以名樓也予曰是固然矣而其教未盡也原風又
曰今人遇美而遠者真若古之人古之人預眺黃墟泯然不
可見其跡其精神心術之近存者類遺言見於書爾大則聖
次則管次則忠與孝往往形諸載籍一長卷問神交冥漠有
不知千載之為長一日之為短者擊琴為酒湘馬日致力於
斯庶幾契先人之所志爾是或思遠之教予予曰遠固遠矣
而未切於身也盍更言之原風於是研精覃思大周六合十
入一髮然良久忽揚舌吐氣而頽予曰我知之矣先生所
謂遠者不在今人亦不在古人在吾之一身爾吾身非突然
而中有也前之千萬年自地闢天開繩繩相承以迄於吾身
後之千萬年又自吾身疊疊相續以至於無終不可以數計
不可以智推庸非至遠者乎吾身一有失焉則前焉而弗能
繼後焉而弗能延其責果安歸乎是以君子懼其學之有爽

也揚揚然如履淵冰恐其行之弗執也惴惴焉如馭六轡此
無它遠之不可不慎也若是何如予乃喟然歎曰古之
之美顏符先子之所望矣嗚呼遠固遠矣而甚邇也古之人
有三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若而人遠者數千年之
者亦一二百年其人固不得而觀矣玩其遺文想其德業儼
然若與之周旋堂序之上未嘗知其死也所謂人雖死而有
不死者存此之謂歟原風誠知此則又能以遠為邇無難夫
永嘉之勝亦有樓名思遠者彼蓋慕浮屠之學此則篤於彝
倫而有關於名教世必有能辨之者予與原風言不過如此
而止若夫健湖之風物與斯樓之雄麗賢士大夫富有為原
風賦咏者予則可畧也

金溪縣義渡記

撫州金溪縣南若干里盱水與清江合流入于汝名曰東溪
其地為四達之衢人之所負物之所載咸出焉溪廣不可梁
必藉舟亂流以濟當氣升水起篙師艤權以激金錢踰時不
能運涉或水落氣縮水窮寒涸類揭既以進若發刀戟然人
病之溪溪實行士曰何有華惻然以為已憂伐堅木造船真
諸衝往者聚數十人轉渡之來者亦然割田食舟子自朝抵
夕不敢斯須遠去舟敗更新之周語曰辰角見而雨畢天根
見而水涸雨畢而除道水涸而成梁此有司濟人常事爾初
不責民也有華以編氓能佐官政之不及可不謂賢哉有華
字祥瑞周窮扶難甃塗架橋其事蓋不一而足云

連寧黃母夫人陳氏墓版文

子門弟子黃仁詣前泣曰仁也生九歲而失母晝夜呱呱以
啼惟我大母夫人是賴鞠我迪我武克至於今日忝被官使
竊祿于朝未知所以圖報而大母棄捐館舍叩地踴天無所
逮及幸稱道淑德勒石墓門猶或可為之已請晉府左相陶
公凱評隲群行列為事狀一通願先生賜之銘死且不朽矣

按扶夫人諱善足姓陳氏建寧西甌人幼喪母馮氏徒然能
 自植立不與同類游教父某心奇之有問名者多弗吾同縣
 黃氏世衡知其賢聘為其子義夫妻未及笄輒來歸上承奉
 章下恤媪御靡不達其情曲三族咸驩稱曰黃氏有婦矣生
 四男子二女子義夫以疾終夫人哀慟欲死不可得諸孤
 恒氣氣無依蓋戚漸盡朝暮盡至不能時給夫人深憂之
 雖初鳴重鳩起御紡織伊軋之聲達旦不絕如是者餘五
 誓以冰雪自守至於終身外伯父馮翁恐其中饋無案生群
 離力諭之曰爾勞勩逾節尚不濟旦暮急苟緣是致疾辟猶
 鶴巢實地母子無完理奈何使黃公為餒鬼乎夫人泣不對
 翁重言之終已俱厲夫人不獲已再適義夫同姓寒潭君君
 無子頤就於黃乃聘經師以教夫人之子夫人亦時警斥之
 曰汝衣冠胄也汝父望振其門惟葆忘之今不力異日何面
 目相見九泉乎凡一動靜一云為首痛約之以禮稍有違忤
 面槩亦如楮諸子備備不敢前或遇節序相率詣先祠奠焉
 畢出坐中堂子孫以次奉觴為壽雖不解飲亦必使沾醉盡
 歡而止夫人長身而齷面恒作頰玉色春秋雖高康強無疾
 見于普保以易經試藝銓曹中選擢台州石照丞石照以民
 稀并入州改忠之鄞都丞階將仕郎孫仁亦通周易領福建
 行省第四名文解上南宮未試除太常贊禮郎階將仕郎
 今陸靖江王府奉祠正夫人時移書戒厲曰爾等既食君禪
 當夙夜靡懈以效精忠慎勿以貪墨敗非惟喪身實貽先人
 羞夫人年八十四不幸以洪武九年正月六日卒其年某月
 日葬于金籠山之原禮也所謂四男子曰同壽曰衆壽曰
 曰如蒲曰普保二女子一遣范員一大四孫男曰仁曰毅曰
 貴曰炯二孫女未行予聞女婦為陰類性多柔順少剛明
 事或因循姑息苟有人焉能嚴以取象如奇丈夫則其家蕃
 盛無疑如夫人者是已千祖母金夫人最號有家法先侍郎

朝夕侍左右不敢失聲寔咳唯恐弗其意且督于兄弟之學
 尤急每夜懸燈呼次第來前取做書以驗情勤事頗與夫人
 類字木已拱而懸縛之碑未有刻文而仁於新喪之際乃能
 汲汲以圖不朽得非賢耶仁為賢則子有愧多矣銘曰
 家之盛衰繫於婦柔暗則明隨所取彼美夫人資獨早已以
 委禽奉箕箒竭力秉誠事姑舅中外稱賢出一口威高風翔
 日將父獨遺孤風在林藪張雖嗷嗷弱如柳鞠之育之比理
 政遺胤不絕吾敢負梁若嚴師加善誘業就材成 獻明后
 編擇未衣佩懸蛟龍光馳踏恩當厚立隆導崇名弗朽于言
 若誣有如酒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翰苑別集卷第七

跋日本僧汝霖文集後

右日本沙門汝霖所為文一卷予讀之至再見其出史入經旁及諸子百家固已嘉其博瞻至於遺辭又能舒徐而弗迫豐腴而近雅益歎其賢頗詢其所以致是者蓋來於中夏者久凡遇文章經公悉趨事之故得其指教深知規矩準繩而能使文字從職無難也汝霖今流寓東還以文鳴其國中蓋無疑矣嗚呼汝霖禪家之流也蕩空諸相視五蘊四大猶為土直况身外之文乎苟執此而不遷或得與道相違夫雖然汝霖構名山精於禪觀其於此義未嘗不知之特以如幻三昧游戲於翰墨間爾存戲翰墨非難而空其心為難所謂心空則一切皆空視諸世諦文字雖有粗迹而本無粗迹雖有微名而實無姓名惟一惟二惟三惟一切何礙於道哉觀汝霖之文者又當於此求之汝霖名良佐遠州高田人姓藤氏嘗掌書記於蘇之承天寺繼同五山諸大老入鍾山點校毗盧大藏經其同袍皆畏而愛之云洪武九年春三月翰林學士宋濂跋

贈傅神陳德頌序

余方退朝忽起曹員外郎劉君宗文同一儒生見過指曰此吾厚子松陽陳德頌也德頌善貌真小與大咸宜請為先生試之余所遇畫神者亡慮數十有絕不得形似者有僅得髣髴而弗能全者形雖肖矣又有不得其風神如道家所繪仙靈者竟無以稱吾心不欲佛宗文之意姑語之德頌反覆睥睨而去越明日德頌持一小像來余不能自見揭諸壁間德頌見之謙曰此吾主翁也俄問弟子至又爭曰我家先生也自時厥後俸友好我者聚而觀之念曰此龍門子宋君也子亦自嘆因叩之一云是舍杖而趨觀水潛溪時歎一云非也是破顏歎嘆肆口論文時歎一云亦非也是真心合道與

造化時歎余曰有是哉脫如三容言非惟其形逼真抑且并性情而傳之矣曾未幾何宗文又再至余因與道客語宗文曰京都之間天下藝能之所萃止如德頌者十百之中僅一見焉先生既愛之夫蓋為文以張之乎余自近歲以來為求文者肩摩袂接而至一切謝絕已久聞宗文言欣然揮毫為之藩府宰輔之賢詞林肯監之英臺閣清流之選以余延譽之故亦競賦詩昇之德頌何以得此於人哉蓋君子所素但憂心弗純不患藝不精但患藝弗精不憂名不揚理之常也古之人以畫鬼神為易狗馬為難何馬人皆識之不類則非之鬼神不與人接奇形怪狀可怖可愕任其意為之况人為物靈其變態千萬一毫不類則他人矣不其尤難哉非德頌之藝精者不能與為斯也余於德頌竊有所感焉史氏之法不溢美不隱惡必務求其人之以為一毫不類亦他人矣奈何世道不古揚之則升青霄抑之則入黃壘問其氏名則是矣其行事則非也嗚呼一藝且然而操直筆者乃不能然豈不有愧於德頌哉余論激矣宗文以為何如

題湯慶士墓銘後

子觀老友陶先生所撰湯慶士墓銘歎其制行淳厚何其純於人哉竊求其故慶士之諸祖皆置義田以贍宗族積累深長故其孫子多賢此固天佑善人理當報施者如是抑亦家庭之間耳濡目染之所致也昔者范文正公吳文肅公皆有志義田及登二府祿賜豐厚方能遂其所願儒先學士筆雖其事且謂劉暉發判家無餘資能於初仕亦置義田數百畝實有難於二公者嗚呼暉亦食君之祿矣今湯氏以布衣之家初無祿賜之入其於義事乃能上與二公相抗可不謂尤難哉能為其人之所難故天之所報亦出於尋常之表宜其慶士之賢有足稱道也湯氏之與固將未艾後世之顯堂無范吳其人哉子符望之金華山中人宋

題陳生宗譜後

氏族之學難言也久矣陳本媽姓禹封舜子商均於虞城至周武王以元女太姬配胡公而封諸陳其後子孫有奔齊者遂以國為氏傳裔既久乃至混肴有本姓陳氏而更為田氏王氏者有本姓白氏高氏而冒為陳氏者此固失之成安君陳餘自大梁起兵從劉項陳嬰自東陽以兵屬項梁二人雖曰同時本非父子唐表却以為嬰生餘尤為無稽之甚史家且爾千有餘歲之後為孝子慈孫者欲求譜系之真其果何如乎不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可也子學子陳生晟自著譜圖記一篇書其所可知而闕其所不知真有識之士哉雖然公侯之與寧有定世生知種學續文有聞於多士爵祿之乘將有不可禦者使後世子孫藉其遺耀允有所攸賴不亦美乎生尚昂馬可也

清風亭記

清風亭者撫州金谿鄧彥誠之所築也彥誠世居雲林三十六峯之陽其先世多以志節著當宋之季天下大亂嘗集義兵以護鄉社助國家宋亡為元七十七及七年是為至正壬辰天下復大亂撫州不守彥誠歎曰寇將至吾可不衛宗人使及於難乎即召鄉里少年分隊伍樹若柵於雲林山金鼓之聲晝夜不絕賊未輒敢取而後去薦紳之流依之以免者百數十家事平會府上其功將爵祿之彥誠謝曰吾之挺身禦寇不忘先世之明訓爾敢藉是以謀利耶掉頭去不顧乃於堂之西偏藝竹數萬竿引泉為池而築是亭其中彥誠戴華陽巾被鶴氅衣日逍遙亭上持情物表澹然與塵慮相忘人見之者疑為古仙人御風而行可望而不可即僉曰是功成而不居者其視富貴利達何有執宜名亭曰清風以勵衰俗彥誠嘆而不答嗚呼志節之士世不多見矣昔聞有田疇者遺幽州始擾蕩析離居疇寧宗人避難於無終山百姓歸之者

五千餘家且數立奇勳以自見經太祖論功封為亭侯邑五百戶疇謝曰疇自以為始為居難率眾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耶固辭不受至今言疇者慕其清風若神龍游于玄間欲一見之而不可得其視未建尺寸之功輒欲重徵名爵者其為混濁蓋亦甚矣今彥誠之行事儼儼不誣有足多者予雖未敢遽謂如疇察其志之所存寧不髮髯似之耶然君子之論觀其志而不較其功固有小大志豈有崇卑耶志苟同功亦同也彥誠不必不如疇者昭昭矣後之人聞彥誠之風者豈不蹶然興起耶抑予聞撫為文獻之邦士出其間多以道德忠義者聞載諸方策者斑斑可考彥誠以劬然一布衣又能竭力捍寇如此豈雲林三十六峯委靈蹟社以致然耶不然何其生賢之多也子因為著清風亭記刺真亭上使人知所自立頗謂有裨於政化文之不工固不暇計也彥誠名諒江西提點刑獄諱元觀之諸孫來請記者其族人知南陽縣行父也氣節亦森然可尚云

環翠亭記

臨川郡城之南有五峯巍然聳起如青芙蓉鮮麗可愛其青雲第一峯雄傑實繞乎峯上旁支曼衍地嶠若折公城直趨而西如渴驪欲奔泉者是為羅家之山大姓許氏世居其下其居之後有地數畝餘承平之時有字仲字者嘗承尊公之命植竹萬竿而構亭其中當積雨初霽晨尤喜微空明掩映若青琉璃然浮光閃彩晶熒連娟撲人衣袂皆成碧色冲融於北南洋溢乎西東莫不紺綠綠極無有虧欠仲字嘯歌亭上儼若經翠水之陽而待望鳳之臨也虞文靖公聞而樂之曰此足以抗清寥而冥塵襟乃以環翠題其額至正壬辰之亂烽火相連非惟亭且毀而萬竹亦剪伐無餘過者為之彈指永歎及逢真人龍飛六合載清仲字挈妻孥自山中歸既完其闕廬復楹

亭以還舊賈而竹之萌孽亦叢然生三年而成林州之壽
後與其有連者咸謂夫仲半舉榜次第為壽且唱曰江石多
名宗右族昔時甲第相望而亭樹在在有之占幽勝而挹爽
壇非不美也兵興以來有一憤而不復者矣有因心術慮僅
脫於覆沒者矣有此概不暇還徙無卒居者矣况所謂遊觀
之所哉是亭雖微可以卜許氏之有後足以克負先志前承
後引益未有渥也酒且酣相與歌曰五山拔起兮青鞋六
十君子兮何師師鳳毛繼從兮咏其腹秋風吹翠兮實繁
數十載兮動懸思歌已而退香陵中有陳閣先生者謂不可
無以示後人乃同仲半來詞林請予為之記嗚呼昔人有題
名園記者言亭榭之興廢可以占時之盛衰余初甚疑之今
微於仲半其言似不誣也向者仲半出入於兵車蹂踐之間
朝賦暮揚雖罪命不能自全今得以安乎併繫崇乎書詩而
於暇日怡情景物之表豈無其故哉蓋 帝力如天撥亂而
返之正四海致太平已十有餘年矣觀仲半熙熙以樂其生
則江右諸郡可知江右諸郡如斯則天下之廣又從可知矣
是則斯亭之重構非特為仲半善樂而喜實可以卜世道之
向治三代之盛誠可期也予雖不文故樂為天下道之非止
記一序而已仲半名仲麗著學而好儒士大夫翕然稱之

贈簡中要師游江西偈序
方外範堂儀公來言同袍有原要字簡中者日本之人也姓
藤氏為其國貴族年九歲能仁國濟國師給酒掃之役父
之國師為薙落髮具足戒尋性建仁與聞在菴禪師大法要
旨遂使侍香左右每幕中夏禪宗之盛洪武甲寅夏不倖絲
波之險航海而來越止南京大天界寺聞江右多祖師道場
欲往禮其靈塔頗聞古有贈言之禮世恒相因先生能不厭
之乎予曰此吾俗間事也簡中學絕俗之道文字且不當立
况子之聯語邪範堂曰請為一偈何如予曰香真之中其光

如數不依形立常與道存雖偶亦奚以為範堂曰此姑實之
第二門中何事不可說先生自通一大箴教乃欲過絕初機
之士乎予曰本自現成誰為初機一且無有執居第二強生
分別去道遠也範堂曰先生辨固辨矣吾無以酬之簡中
必欲徹片言之賜慈悲者果能拒耶予笑曰如此則臨庭
也於是合十指爪而唱偈曰
諸法本無滅是效無所生其意果云何本性不變聚生塵
虛妄常見有生滅因緣十二支猶如玉連環鉤鎖不可斷正
帶無明根根斷技葉枯豈復能滋生若能斷其主而死自然
滅不見有一法滅將從何起如來寂方便示此思惟修德相
而明空功德難思議如執金剛劍寒鋒湛秋水新除諸煩惱
智慧耶現前轉移刹那間不見有真妄如種鉢特摩出自於
溫中華華未敷榮其實已全具雙拳復雙收不見有先後如
然長明燈千彼昏暗室明生暗即亡非暗往它所明暗本無
二不見有出入沙門汝當知此乃真實義回光自返照照性
亦并亡前滅既不接後起亦不引前後際皆斷無思心正住
所謂諸因緣銷實無餘者江右多古塔骨朽已千載塔前諸
樹林晝夜談妙法熾然雖不停無耳乃得聞沙門汝當知勿
墮於色聲有佛與無佛不可生執着行行早休歇歌彼無上

題顧主簿上蕭侍御書後
嗚呼君子之制行毫末不可不謹一行有玷則眾善皆隳雖
其後痛自剋責而覆水不可反視矣此灑於侍御文蕭探之
事不無感焉振宇德起溫之平陽人本趙忠簡公弟所薦因
秦檜引之入臺遂親檜而疏非益主和議者檜也與劉太
中毅然不從振初太中以推舉弗克能相及乎物議不可屈
振頗自揆乃與檜時相異同聞楊希上書責李光弼檜議和
振因薦檜改扶意將藉此以自洗襟袪不知適為池陽之識

笑嗚呼振之治政歷歷可紀其在西蜀尤有聲故高宗為發前有胡世將後有蕭振之歎使無劫鼎一事振能不得為君子矣乎後世公論之定卒儕之何辨王次翁樓煥勾龍如荆羅汝楫之開號為槍黨立身一敗萬事九裂豈不信然哉振之友同里顧同次鳳時為錢塘縣主簿移書於振其辭雖甚柔婉然有主鼎不附和議之意當是時主桐廬薄賞廷佐亦疏檜累數千言桐廬與錢唐其地密邇豈或相為謀邪然廷佐劇論雖和不可忘名分不可賤和約不可信請誅王倫拘虜使決意用兵其言尤壯烈又可見一時士大夫忠義所激雖小官且然不持李綱張燾曾開胡銓諸公而已惜乎問之書不附戊午議中子故備論之使讀者知戴天履地為人一刻弗忘君而不失足權姦之門庶幾仰不愧俯不作所以然者既深為振惜亦以振為大戒也周五世孫元龍請白野忠介公繕寫其書成卷而歐陽文公黃文獻公余忠宣公咸為題識元龍之弟仲華復求微瀟文不已岡亦多賢子孫也哉

蓬軒銘序

新安胡君寧之作室城東隅旁中寬翼以欄楯而其制類舟招弟子肄業其間揚內翰剛中曰是期以濟川者也宜名汝舟寧之子英復構軒於前以蓬為宇蓬者舟故也雍虞文靖公白野忠介公宣城汪文節公咸為賦詩士辰兵變化為齟齬之墟英亦避地城北岐陽山及四海底寧英擇地山陽府造書室而軒亦繼完書云若考作室既底法厥子乃不肖室別肯構古亦有是言矣今若英者能承先志而弗墜可不謂賢乎哉為作蓬軒銘銘曰
歎多大山下瞰平陸嶺接峯聯前奔後逐如瀛海內波濤起伏有羨君子構室山因水取象揭以汝舟功期濟川易之進脩維舟之用祝蓬為急藉以蕭蒲紉以幹雷障除兩風莫

安祚席堂無挂檀鱗河之洲亦有蘭橈載泛載浮匪蓬斯完厥用馬求父唱于前子和于後兵燹之餘幸新良構寧事般將思學之想學功伊何夙夜無營拯夫顛連如涉大川脫彼墊溺升諸堂造誰無齋居乃名為舫以燕以娛以速官誘敵戒或急其心則放斯堂暨軒閣閉言言有琴有琴有典有墳春誦夏絃啓迪後昆凡厥弟子涵聖髓一革抗之母或中止大書軒楹銘者太史

故宣武將軍命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楊公嶺志公諱信姓楊氏世為開封鄆陵人在元朝時以膽畧聞選充湖廣砲手翼百戶成鎮江元末四海大亂天兵克建康江南州郡莫不震動歲丙申公帥師來歸命仍領親手軍從征常宣二州有功權授親隨帳前萬戶益從取婺州奪城門懸橋復隨大將取三衢繼又奪 駕親征九江南昌等郡下之寶授管軍千戶及陳友諒未南昌

上怒下詔親征公帥親手軍以隨後戰彭蠡湖及陳友諒戰沒遺孽寂息武昌公又從破之既而克合肥接安豐拔來新亦與有力焉張士誠據姑蘇常忠武王奉 詔致討公又從戰有功賜以文綺三皆有副陞金虎賁左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出戍新州遂轉餘州衛指揮使司事階宣武將軍調戍武昌遷永州已而僉永州衛指揮使司事俾其子孫世襲其職洪武八年冬十一月 詔遷京九年春二月改命留守衛親軍指揮使司事散官如故夏五月七日以疾終享年五十又七其子觀音保始三歲二女尤幼

上聞之憫悼不已特遣內臣祭以牲醴旦 初中書大都督府御史量次第致奠復命工部造塋聚賢山之原以其月十九日築 恩意甚優渥也曾祖考忘其名祖考柱考彬此李氏妻四人正室王氏側室馬氏彭氏王氏觀音保側室王氏出也惟公幸際 興王之運臨過不礙故能立顯功

受榮爵歿且不朽矣豈非奇男子哉玄堂有誌今不敢廢也於是乎書

孝子丘鐸傳

丘鐸字文振汴之祥符人故御史中丞劉基先生弟子也通儒書兼習醫家言流聲動一時至正末父誠為湖廣等處儒學提舉鐸侍母馬夫人留吳越欲御車往從江右兵大起武昌陷二浙鐸雖憂懼不知所為急避地四明暨江南皆歸職方獲奉母至南京母西向魁首曰武昌有來者庶幾知吾父之所在乎已而其父果至自武昌父子相見悲喜交集鐸會藥市中以自給親雖忘其貧曾未幾何母弟鈞權會稽上虞巡檢鐸與父母皆同赴官夫人疾鐸晝夜泣禱上下神祇乞以身代及歿鐸哀慟幾絕卜塋鳴鳳山之原哭曰鐸生也尺不離吾母膝下今逝矣可委體覬於無人之墟乎乃結廬墓側朝夕上食如生時當寒夜月黑悲風蕭颯如臨鬼神鐸恐母卒寐也輒巡墓號曰鐸在斯鐸在斯其地多虎鬪鐸天嘗禱避去故會稽人異之稱為真孝子云先是鐸在四明從祖母居汴者八年貧不能自存鐸咸迎養之死皆遇差先塋人以為難其姑適河南匡氏者年十八夫亡誓不再適鐸義之養其終身凡二十年如一日然其制行峻絕它皆類此文不能盡載也

杜詩舉隅序

詩三百篇上自公卿大夫下至賤隸小夫婦人女子莫不有作而其托於六義者深遠玄奧卒有未易釋者故序詩之人各述其作者之意優分章析句以盡其精微至於東山一篇

序之九詳且誦一章言其先二章言其思三章言其室家之聖女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一覽之頃綱提綱罕不待註釋而其大旨煥然昭明矣嗚呼此豈非後世訓詩者之楷式乎

杜子美詩實取法三百篇有類國風者有類雅頌者雖長篇短韻變化不齊體段之分明脉絡之聯屬誠有不可紊者註者無慮數百家奈何不爾之思務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泛引經史巧為傳會恒曠而叢勝穿鑿者謂一字皆有所出君發為言辭無非忠國愛君之意至於牽爾味懷之作亦必遷就而為之說說者雖多下出於彼則入於此子美之詩不白於世者五百年矣近代廬陵大儒顧憲之通集所用事實別見篇後固無繳繞猥雜之病未免輕加批抹如醉翁稜語解不能了了其視一者相去何遠哉會稽俞先生李淵以卓絕之識風畧眾說獨法序詩者之意各析章句具舉眾義於是粲然可觀有不假辭說而自明嗚呼釋子美詩者至是可

題李伯時畫孝經圖後

以無遺憾夫抑于聞古之人註書往往托之以自見賢相逐而離騷解權臣專而行義作何莫不由於斯先生開卷已未進士出典方州入司六察其冰準之操諒直之風稟然闡於朝者不幸宋社已屋張回於崑山刺水之間無以寄其同極之思其意以為忠君之言隨寓而發者惟子美之詩則然於是較之以淺胸中之耿耿久而成編名之曰杜詩舉隅觀其書則其志之悲從可知矣夫先生既歿其玄孫安塞承欽懼其運滅無傳特鑲諸梓而來求序文甚力于居金華與先生為隣郡及後黃文獻公游備聞先生之行事可為世法因不辭而為之書先生名浙李淵字也晚以默翁自號所著有韓文舉隅而孝經易書詩禮記春秋雜錄各有番問不但矣杜詩而已也

古李公麟所畫孝經圖一卷至正中著作郎永嘉李孝先進

入秘府順帝詔翰林學士承旨臨川危素選章補書經文元社既至

皇明受命圖入晉王邸王下教俾瀛題識其左瀛聞史

皇作畫會韻制字本出於一源聖人因字以著經而善繪事

者則因經而作圖故古之人或繪詩與春秋或像論語或畫

爾雅而函孝經尤多人觀之者有若親達其事感悅而款慕

不待辭說而意趣自顯則其於經似不為無助也公麟集韻

陸張吳諸家之長為宋畫第一其圖是經蓋取法於顧愷之

勢如雲行水流自然有起伏之態誠希世之寶也然而王者

之所寶在孝不在畫也歷代賢王其聲光流於無窮鮮不以

能孝而致之載諸史冊尚可放見經曰昔者明王事父孝故

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長幼順事故上下治斯言至矣願

王日加之意焉

題柳公權書度人經後

正書之體名者自魏鍾繇而至於宋僅得四十四人而唐柳誠懸實錚錚乎其間則夫墨妙筆精有不待贊矣其入宋秘府凡六帖而書度人經者二此卷特其一爾是經乃晉宋人偽作至誠懸時相傳稍久故信而書之近代紫陽方面則謂五季蜀王建時道士王喬始造且確然弗自疑不幾於甚可嘆歟使回見誠懸書此吾知其賴有此矣

跋韓忠獻王所書義鶴行後

右韓忠獻王琦所書杜南畫鶴行端嚴厚重古所謂頡頏骨殆無以過之長卷熟視則夫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指天

黃氏悅親堂銘

親可悅乎曰可悅之以道悅也非其道不悅也悅之道奈何溫與清無異也空與省勿譽也可也而不至也現於無形也聽於無聲也日用三牲之養也可也而未至也賢歆身也而不至也然則何為之至也身之顯也親名之彰也然則斯悅也外也非內也何言也是何言也外自內出也諸內必形諸外也不可二之也建安黃居德養親之堂題之曰悅親居德以文辭致身為鄧都長其身特顯也子故按此以告之也孟氏所謂悅親也人習而察也子不敢勸說也銘

補臨川危安子定加冠祝辭有序

悅乎親在顯乎身所以揚乎人人曰誰氏之子親譽因茲而有聞身者親之枝斯須不敢毀揚始為行之醉天經地義吾敢弗之停嗚呼揚乎人顯乎身所以悅乎親

而申之以辭生慎聽之其得躡君子之域矣乎其辭曰

人之初生父命其名弱齡做屈乃以字稱此非彌文實厚也
經四行之責用底于成其一爾生名安以定為字稽諸聖經
敦列其義必先知止始真厥志射有正鵠直趨而遂其二方
其未定逐物而搖紛絃舛矣水湧風飄及既定只類鑿孔昭
事至則應順而不膠其三為致斯因靜之故靜為動基理
罔弗具辟地博學發育萬彙區萌畢達隨風而布其四靜主
乎內靈尚廓然靡隱靡顯隨而安天尤昭煥人澤將刊斬
獲所止斯不為難其五惟古之學明體適用出輔邦家瑞若
麟鳳逮及後世葩藻是弄誇多聞靡有如聚訟其六昔我臨
川學者所宗仰視陸子其猶神龍駕風觀霆雨于太空被其
澤者碩大而充其七閩政寄叱以華賈質直究本心傲如出
日微言猶存可以尋繹生告其鄉敢不自力其八爾生長矣
瑋如秀榮濯濯而明英英而貞從師受經咏其至精亦既有
文五色交榮共九我後宿賢不與酌醴今補祝辭庸申規厲
行固宜篤知亦須至安定其中聖域可企其十

贈承事郎工部主事劉府君墓版文

瀛家食時嘗如鳥傷其校官劉君浩邇來見浩邇講漢美容
儀哲曰如冠王有鶴峙鸞停之狀聆其秘議推闡王霸欽見
之開物成務建鏡注而健鶴飛也求所著文閱之氣充而聲
雄風雨晦冥雷電恍惚若鬼神之出入也瀛甚誦其人數與
之苜蓋浩邇受經玉山鄭錄事明善錄事精通伊洛之學堂
重當世浩邇獲其傳為多瀛意浩邇非文墨可羈必騰迅以
升已而浩邇秩滿去瀛亦潛伏大山長谷誓迹絕不聞會元
錄告終

皇明御極瀛應聘而起累遷入禁林浩邇之子彬亦典儀
晉王府既會巫問浩邇安否則宰木拱矣瀛失聲哭曰浩
邇止於是耶不覺為潸然出涕彬才賦日著轉承事郎工部

主事改員外郎間謂瀛曰彬幸藉先子明訓忝任官使近得
檢例贈先子如彬官母葉氏亦贈孺人先子卒時年五十又
四乃元至正癸巳三月九日後七年己亥十月二十二日始
塋麗水縣孝行鄉之桐嶺原迄今洪武丙辰越十八載而懸
官之石無文非不孝歟願先生昇祿之言訖泣下既而又曰
先生之行多可書彬不能記其詳先子事父孝生能盡養暨
及廬墓左者三年廬紡使者遂以孝廉舉教諭義烏移龍泉
興補百廢學如嗜欲陞明善書院山長以母老辭先子性
謹飭非大寒不襲重裘雖暑緝金正末冠而坐挾冊諷詠終
日與人期在百里外風雨必赴之一日行桃山中見溪浚
溺者先子止問之曰吾母亡未葬賢先慮得錢二十千金
之欲生矣為先子陽謂曰爾勿憂誠吾拾之爾力挽歸家償
錢如其數其人知非負拜受感泣而去先子瀕歿謂彬曰金
華宋先生最知我我死當以墓文相累彬敢衛家以請願先
生昇祿之言訖復泣下瀛曰瀛實知爾父爾父有經濟才志
不復施以卒者舊凋落宜爾不能詳瀛故撮其略言之繫之
以銘劉氏世居括曾祖某祖桂好施與州里歲檢亦類之父
德澤好施如先人母葉氏子男子三長師曾南康都昌丞次
師及即彬次師姪孫男子一輝女子四梁松未某湯謹其婦
也一未行銘曰
丹穴之鳳五色離縱不高翔於千仞乃戩翼而威蛇命也奈
何振古如茲噫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七 翰苑別集卷第七

奏題

御書賜新春侯卷後

洪武六年夏六月十三日 諸君講道之所而諸親王肆

業於左右當是時勛舊之子亦聽執經入侍

上既至召開平忠武王之子鄭國公常茂新國武義公之子

斯春侯康鐸列于階下慰勉再三復勅奉御具軀翰親書二

帖一賜茂一賜鐸帖皆八字其賜鐸者云謹承祖業愛爾勛

功鐸楷首再拜而受乃命良工用黃綾玉軸裝潢成卷吟覽

以示子孫鐸嘗受經於臣濂來請識之臣伏觀

國家之遇勳舊教雖君臣情喻父子上下相孚胞合無間斷

國公慎四海推爭之初多樹奇功不幸蚤世不得見今泥

之盛

宸衷憫悼朝夕弗忘既勅近臣經紀家事復令其子習學

禁中且以承祖業為勗其恩數至優渥也夫祖業未易承必

勳功之人乃克能之

聖謨所及正合書中業廣惟勳之義鐸宜恭奉服膺而弗失

庶幾上不負

君師之訓下可以保前人之功業矣鐸尚勗之哉鐸尚勗之

哉帖傍書康二子者以別與茂也二子鐸與其兄鑑鑑今余

廣西護衛指揮使司事云九年秋七月二十二日翰林學士

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兼修國史魚太子贊善大

夫臣金華宋謹識

題梁楷畫之觀鵝圖

梁楷東平相義之後善畫人物鬼神學於賈師古宋寧宗時

為畫院待詔賜以金帶不受掛於院中而去君子許有高人

之風或者但知筆勢道勁為良畫師且又謂其師法李公麟

皆誤夫

贈朱啓文還鄉省親序

工部奏差朱收啓文既書滿將省親虎林山中薦紳家多送

為聲詩 吳府伴讀王驥與啓文有連遂以首簡請序前

河名區虎林甲郡文彩朗耀光衝於斗才猷振拔軫接於

荆揚故三沈有魁雋之譽二徐為俊髦之冠多歷年所匪惟

今斯粵自唐李以米海田屢化獨繁華之如故慶光景之常

新富庶亞於咸陽侈麗比於京索侍鸞峙鳴山川之靈氣鬱結

倚陌香衢笙管之春聲宛泮嗟士習之易染閭俗之頹移

儻有拔萃其間實稱良彥行必備於相素譽徧播於鄉公惟

朱氏之名家恆與情之所屬墳堯文奏四經之義隨昭明輔

獻相宣一姓之文鋒犀判棟等既形於周雅芝蘭處產於謝

庭華穎高鶯允符二妙之選藻思逆發何慙八斗之才珠彩

雖沉王充難掩遂因文藝上貢銓曹雖王勃之少年豈朱雲

之可吏闕行人於起部期試事於薇垣三載積勞行特授政

一朝于告得遂榮親服綵上堂每賦高年之引奉福為壽尚

瞻游子之衣春暉潑潑以娛人秋月連娟而在戶爭誇具慶

奚翅前蹤平浦西風催秦淮之急棹遙天去騰起名勝之長

吟不鄙象鼻來傲序引無山東之雅製續洛下之群賢悅陳

瓦器式聯寶自云爾徐之以詩曰

松帷落秋陰月晚淡涼夕朝鼓官河棹暮宿青山驛憶昔為

行人風雨尚征役王事有程期吾敢思燕息今馬返吾廬搖

曳武林陌上堂獻壽觴踟喜增劇衣帶來時香酒仍去年

白門前青桂枝寒花破窳聞不見近三年為我動顏色子歸

趣誠佳子樂復何極可憐城頭烏肯倦西風翼

新刻廣韻後題

右廣韻一部雕刻已完可獲印然自梁沈約制為聲韻以來

隋仁壽初陸法言等纂以成編唐儀鳳末郭知玄復帥其屬

而附益之時勢切酌天寶中陳州司法孫恂以切韻為繆
後增字四萬二千三百八十三雅俗兼收務矜該博且取周
禮之義又更名曰唐韻宋祥符初陳彭年立復重脩之又
易名曰廣韻至於宋祁景祐集韻之出復增二萬七千三百
三十一字而廣韻微矣近代書肆喜簡而惡繁集韻罕傳而
廣韻獨盛行燕等奉 勅校定一遵洪武正韻分合之例布
列如左註則並仍其舊舊韻凡二百又六今省為七十六云
洪武九年九月壬子朔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 記

韻府群玉後題

右韻府群玉一書元延祐間新吳二陸兄弟之所集也二陸
一名時夫字幼弦一名中夫字履春博學而多聞乃因宋儒
王百禎所增善林事類韻會錢韻史韻等書會粹而附益之
誠有便於檢閱板行于世蓋已久矣入我
聖朝近臣奉 勅編洪武正韻舊韻音聲有失者改之分
合不當者更之定為七十六韻今重刻是書一依新定次序
而字下所繫諸事並從陰氏之舊因書其故以告來學者洪
武八年夏五月既望翰林侍講學士金華宋 記

贈今儀哉主序

予聞佛書一須彌山攝一四天下四天下共一月須彌
有百億則日月有百億焉如是乃至恒河沙不可算數之天
下佛法未嘗不流布其間况震旦一國邪日本在東海同為
震旦之國又可分疆界之內外邪此所以同集貞來而至人
攝化者亦未嘗遺之也達摩氏自身西來既至中夏復示
幻化持履履西歸後八十六年當推古女王之世達摩復示
化至其國世子豐德過和之片岡達摩身為錢者因卦道左
世子察其異祥衣木之己而入麻菴菴及洛館無所有唯
賜衣存事與雙履西歸絕領所異者當時無人嗣其禪宗爾
自時厥後孺妃遺慧等致金繒泛海果請齊安國師卒今義

空比丘入東其首傳禪宗之碑信不誣矣至覺何之嗣佛海
達道元之承天童淨達摩之宗駭駭向盛原大法之肇芽實
肇見於世子之時歟嗚呼亦可謂遠也已矣範堂儀公日本
之人也俗姓藤氏脩習禪觀夙夜匪懈至正壬寅秋航海自
閩抵刺冬叩尊宿咨決去要洪武癸丑冬復來得山為侍者
尋遷宇城史叢林中以法筵龍象期之範堂以千頃究內典
圓頂方袍之士無不獲文句而去謂予以微贈言予謂三藏
靈文琅函玉軸世所嚴奉者凡五千四十八卷六百億三萬
一千八百八十八言其判定因果窮究性相則謂之經盡範
四儀嚴制三業則謂之律研真顯正數偽權邪則謂之論三
者莫不具焉範堂既司之矣司之率有不受持論誦之乎脫
若以言演說之多無踰於此也如曰直指人心片言已為餘
曠何在於博求耶雖然萬錢陳於前非婚無以貢之萬法散
於事非心無以攝之假言以明心擊其綱而舉其要亦古人
之甚拳拳者也大臣人有內外佛性無內外人有東西佛性
無東西一真無妄充滿大虛大周沙界細入微微光輝洞達
皆含攝而無所遺範堂於此而證入焉一念萬年何今何古
森然不動誰佛誰主當此之時殆非世諦文字之可形容也
達摩氏之所傳其大旨不過如是而已範堂編參諸方諸方
尊尚以範堂精進多所印可不知曾有不自贊伊而昌言若
斯者乎予見範堂向道之切故舉百億須彌皆有佛法佛法
肇興於日本者稍著見焉而未復申之以此者銜法之事嚴
而利物之心急也

跋黃文獻公送鄭檢討序後

自古師弟子間不絕親父子然傳所謂父生之師教之其義
誠一也故孔子之稱顏子則曰視吾猶父是顏子以父事孔
子矣父子之道天性也父沒而手澤存焉子或見之則泣下
霑襟父師一也孰謂為弟子者有不然者乎予友太常博士

鄭君仲舒黃文獻公之高第也公懸車衣履之時仲舒以外
艱服除後入經筵高檢計官頗行公道序彙一通親加鼠改
持至浦陽江上與仲舒言別且致驪馬仲舒既歸書者入
卷乃收序彙秘藏惟謹及公薨裝槨成輿每出展玩曰公吾
父師也公不可見矣見公之手澤如見公馬言訖輒悵然避
思嗚呼仲舒之不忘公其盡師弟子之義者哉仲舒義門八
世孫家教薰洽在家為佳子弟出仕為名師儒與仲舒游者
見其溫恭可近輒自託春風和氣之襲人臨川大樸危公稱
南冠而北仕者以德行之當推仲舒為第一流觀仲舒不
忘其師如是餘則後可知矣大樸之言其真足徵哉子亦灑
掃公門與仲舒為同志因相與一言之

混成道院記

道家者流東要執本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實有合於書
之克讓易之謙謙可以脩己可以治人是故老子伊尹太公
辛甲鬻子管子靖子與夫兵謀之書咸屬焉目其舉一變而
神仙方技之說與欲保性命之真而游求於外適意乎心同
死生之域而無休揚於胸中則其玄指度大異於前矣所以
劉歆之著七畧既書道家入於九流而復別出方技其意豈
無見哉嗚呼其濟襲蓋亦久矣藝之兩陽有山拔起曰仙華
相傳昔有仙嬪於此乘龍上昇山形如翠蓮花倚巖妍麗當
時霞朝絢儼如蓬萊樓閣突兀五雲中疑有古仙人往來其
間山南六七里則縣治在焉縣治之東曰東嶺四勢迴旋而
靈沖之氣不洩當元之時于鍊師某常建道院一區以棲肥
遜之士鍊師之弟子葛道慶今於東嶺之原復建混成道院
凡殿堂門廡暨庖廡之屬具完經始於洪武三年之庚戌落
成於六年之癸丑脩具之士朱鈺乘而鍊黃庭者于子而未
矣道慶請于記之子聞神仙家之說葆精營神冥合大虛俯
然玄覽却立垢氛之外下上星宸呼吸陰陽超無有而獨存

心頗慙之邇年以來州落世嬰外物之為礙者皆釋然謝
去思欲排空御氣神游八極之表俯瞰仙華而時一下之道
慶儻相見焉當趨前長揖曰子嘗記我道院矣豈真所謂列
仙之儒非邪幸授我以長生秘訣必相與譔然一笑也道慶
字慶善為人胸胸有禮入道之志蓋堅如鐵石云

天台廣濟橋記

天台縣西二十里有山曰鶴鳴二水發源其間合流至長洋
復折而西與大溪匯然後滂滂東逝當夏潦秋霖水驟進氣
勢奔突尺尺如隴胡越里人壘石為小橋不能殺水怒竟蝕
而去已大姓洪紹生憂之乃集子姓與謀築址于洞鑿石于
山犬牙相並魚鱗密比架為高梁崇以尺計者二十有五修
倍之翼以石欄與橋相齊覽東西兩隄各二百尺有崎傍築
庵廡三楹間招浮屠惠澄者守之始事至正己亥之三月訖
功於庚子之十一月費錢一萬緡夫工一萬一百搗成隱然
如虹霓跨空而收截險利涉之效下視飛濤如履衽席遂名
之曰廣濟云予聞橋之名始於殷至秦漢多異稱以其有小
大之殊而濟人之功則一也世道陵夷使技一毛以利物則
頹然怒其視紹生一門見人病猶己病者幾何人哉嗚呼若
紹生者亦可謂惠人也已昔蔡襄記萬安渡石橋不過一百
二十二字又蔡正則作利涉橋記乃六倍之予斟酌其繁簡
而為斯記俾刻焉紹生字傳可其先有諱漢者唐末自浦江
海唐來遷世多儒至紹生益力本尚義其子曰居安居易居
息姪曰夢熊濟浩福前祿前居易即來請記者今為國子生
云

贈吳府伴讀陳生孟陽序

君子為學能知內而不外斯善矣內則自任之重而不失天
分之正苟區區務外則奔越竭蹶何所不至哉予自官京師
南北之學徒頗有來受經者既而多攝御史巡行郡國而陳

孟賜亦存其列孟賜所遊光顯徐邱霜五州官書浩穰至為
餘卷孟賜逐一爬梳使狂者直衆者馴且蔡夫氏病請免夏
賦之絲煩復之軍餉夫親運芟艾之艱分治帶益之便如是
者數條右御史大夫陳公即以 上聞多有舉行者已而同
列之士或羅左右泰政或與大郡或會各郡察察司事人皆
曰孟賜之材若是其材自此升哉孟賜適以疾在告人為孟
賜惜之孟賜則曰爵祿之來天也吾敢有微觀之心哉且方
岳之任至重繭絲泉粟之致甲冑獄訟之繁微科營繕之勞
無所不當與倘毛髮不至是負國也吾自度其才可與同列
班乎不可也幸仕優而學拾級而升庶幾無曠官愆事之失
也况吾母氏年近五十餘日薄西山素憂蕭蕭然垂領倚寓
於葵城之間吾心懸懸如飢近已得請于 上 願復而迎
之以未庶幾吾心安焉不然雖鳥鵲食以為榮結駟連茵以
為侈適足以增夫愧耳予聞孟賜言知有志君子者也內而
不外者也拾級而升而無曠進之望者也思孝乎親者也此
聘別之言所以不可不作也

書史會要序

天台陶九成新著書史會要成翰墨之家競欲觀之以膳鈔
之不易也共鑠諸梓而以首簡授予序曰史以從又持中
為義蓋記事者也黃帝時始立史官而蒼頡沮誦實居其職
蒼頡制字之人也自時厥後史氏遂掌官書以資治至周宣
王太史籛復造字五十五篇以教童幼所謂史者豈非字學
之本源乎然則紀歷代之善書者名曰書史非借也宜也九
成本末冠子自青年即精究六書之法備知字文相生之意
乃辨析古文篆籀分隸行草諸家異同并載其人而附見焉
先之以帝王次之以名臣又次之以材士大夫起自三皇迄
于 國朝凡名一善者悉具錄之其事核其論確而有徵皆
通采史傳及前脩所著書不復以異議鑿乎其間書成肇為

七卷予嘗取而觀之不覺喟然嘆曰夏殷而上左史記言右
史記事周則大史小史內史外史御史分掌其事其任至重
也大則國家禮樂刑政治忍善惡固無所不當紀小則一事
一物該古今而資問學者亦不可不明辨如此而名之曰史
庶幾可也僕能豔卉隨春開落何補於事功陸佃集之號為
花史視雖適用不過一石何關於治教米芾編之目為硯史
是則奚可哉必也如吾九成精究六書直探皇頭史籛之本
源歷代字體變化如浮雲者皆可致見致知格物之學似不
為無助苟稱書史孰謂非宜哉抑予聞六書居六藝之一周
官保氏掌養國子則教之蓋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治實
取諸夫史揚子王庭其用最大且其天下無不學學之當無
不至也予又獨慨近世以來徇末而忘本濡毫行墨春蛇秋
蚓之連翩輒揚眉以驕人曰此斯冰也此右軍大令也有識
者觀之曾不滿夫一哂讀九成之書者不知能一自警否乎
九成名宗儀精學能文辭嘗覽雜傳記一千餘家多士林所
未見者因故曾健類說作說邪若于卷曾所編者則畧去之
君子謂其九精傳云

括蒼吳氏世系碑銘有序

惟吳氏出自姬姓自泰伯仲雍避其弟季歷去之句吳周武
王封其裔孫吳周章為吳子至夫差為越所滅子孫以國為
氏分處北南厥後有居延陵者莫知幾世又自延陵遷湖之
德清至宋大理評事景生子曰岸岸官慶州始從德清來占
籍焉岸生三子曰感曰乙曰榮感生二子曰安常曰安國安
常絕無傳安國字鎮鄉宣和初以大學上舍釋褐進士累官
太常少卿使金不辱命還知東川壽五十六而終娶周氏生
一子曰邦老歷官知吳縣復居德清乙生一千曰安上安上
生七子而名聞者三曰企曰顯曰邦而生俱由舍選出身企
累知定海縣顯再轉國學正曰邦煥省試第一人邦煥之子

曰友龍潛試亦第一人其後皆為賢帥儒亦絕不傳榮生二子曰安禮曰端朝絕不傳安禮生三子曰邦明曰邦本曰邦彦邦明邦彦皆絕不傳邦本一名挺字挺才因父有疾遂精於醫以淮南東路安撫使司準備將領同司農少卿湯碩使金亦不屈節壽六十二而終娶潘氏毛氏生一子曰嗣英字華林補迪功郎能繼父學不要利如唐宋清之為內外尚書者傾貲給之歿不能塋亦仰其墓事距城二里所有山曰三巖樂其幽遠預為厥穴於中岡之麓時醉卧其中且於穴前百步築陽息庵謂其友何宗姚曰君宜為我作墓嗚幸生得見之後七年八月癸酉吾當歸窆於此耳至期果然實質祐三年秋也壽八十五而終娶閻丘氏清簡公昕之孫生三子曰有開曰有尤曰有益有開絕不傳有尤字竹謙能文辭任達如其父亦精通於醫馬牲政公來為郡極禮異之尺牘性來幾無虛日壽七十三而終其塋在華叔府君墓東一百步娶薛氏生四子曰高之曰泰之曰良之曰衡之高之泰之衡之皆絕不傳良之字止軒性善柔言响不出口遺宋政物而吏勢益橫競魚肉之甘愛而不怨晚以子克家逃豫康寧至七十九而終其塋在華叔府君墓南五步娶趙氏生五子曰祖舉曰祖繼曰祖昇曰祖謙曰祖成祖舉祖昇祖成皆絕不傳祖繼一諱元亨字嘉甫通經史百氏書聖曆法律亦無不研究詩若文一以理勝事親孝及歿負土成墳結室墳左寢苦枕塊其中服闋始還居室屢燬締攝者凡三必先完諸弟者諸弟有孤女二人未行竭貨嫁之性耿介獎善疾惡之行傲傲自信不肯詭隨人來赴愬者得片言各悅服去君子謂其嘉惠里俗靖綏邦人有漢陳寔之風私謚曰嘉靖慶士云壽七十四而終其塋在止軒府君墓東五步娶趙氏生二子曰世昌曰世德世昌字伯京鄉貢進士今授康州府儒學教授世德字仲懷鄉貢進士衡之夷化書院山長世昌娶丘氏

生二子曰公頤曰公顯公頤字德善博學善屬文承事郎工部主事為兵相府錄事娶潘氏生一子曰維公顯娶趙氏生一子曰倫世德娶劉氏生四子曰公進曰公達曰公述曰公遜公達賜進士及第朝列大夫知廣平府事以事免祖謙字某歿塋止軒府君之西三十步娶 氏生二子曰德明曰德茂曰德盛德明德勝皆絕不傳德茂娶翁氏生一子曰道臻有益字十朋以儒術稱娶華氏生二子曰壽翁曰岳老岳老歿塋毛山去華叔府君之墓五里而近娶 氏生二子曰祖稷曰祖華皆絕不傳壽翁字如山宋秘書省檢閱文字元署遂昌尹其塋在華叔府君墓東一百有餘步與行誥府君墓連娶王氏生一子曰祖堅歿塋歸愚庵傍娶陳氏別墅東岡生二子曰世慶曰世善世慶娶王氏生三子曰廣生曰廉生曰庭生廣生更名浩今授承事郎通判杭州府娶王氏生一子曰曙世善娶某氏生三子曰肅生曰唐生曰應生灑在禁林時公頤為編修官相從授經者頗久一旦奉其父進士君之命拜而請曰吳氏自吳興徙括今十有一世矣詩書之澤相仍弗墜子孫亦與有極食大墓在三岩者十亦皆松楸蔚然而樵采有禁豈一朝夕之故哉然宗系漸繁易致於淆亂失今弗圖無以貽示永久爰建祠堂三楹間於中岡之南以奉祀事復擬世系之可徵者件繫成書願先生詳書之使鏡諸石以列於祠中廣聞吳氏之所自出往往指為延慶李于之裔李于之遠孫分為延慶州東二氏矣非吳氏也吳氏自於越城園之後始建氏於吳其復有出渤海者有出濮陽者有出陳留者各隨其顯聖為宗雖紛紜不齊要皆夫差之後非李于也今括之吳徙於延慶或謂出李于之裔故為一辨之而其系次治行壽年卒塋書中可徵者靡不備載不可徵者不敢強也嗚呼氏族之學古人甚重所以昭本支別親疎謹異同世降俗微能存心於此者幾何人哉有如公頤

方永為民則古

父子誠可謂賢矣乎系之以詩曰
句吳之裔實出於姬碩大且行自本達支浙河東疆有州維
括孰其未遠爰震爰發習我俎豆悅我書詩藉罷流榮類體
受衣揚名王廷贊擊敵國爾雖渝盟我持我節自時厥後世
澤敷滋履義蹈仁唯德是歸癢痾疾痛使我心惻慨彼越秦
罔視肥瘠邦侯牧伯識之爭先分庭抗禮如賓大賢有濟厥
美孝思罔極負土懷親依俵如失眼有青白是非攸分不高
說隨剛腸獨存至今遺胤蒙其休祉文光燁然紆朱拖紫維
彼三巖拔起噴訖岡迴澗紫風氣躡蟠靈和所鍾生祥下瑞
蟄蟄子孫今聞長世譜系昭朗自流徂源淳孝廣教流俗其
敦我撰碑銘樹于祠下善續善承勗爾來者

跋子昂真蹟後

右蘇子瞻寄吳德仁蕪簡陳李常詩一首趙魏公子昂所書
公時年六十又四其從集賢學士進拜翰林學士承旨亦僅
十有四月耳公自是更不遷官又五年而公薨矣公書之儂
世者真屬相半非有識未易辨蓋真者倖難入目筆意流動
而神藏不露愈玩愈覺其研厲則其氣索然不待終覽而厭
之矣此帖實公晚年妙筆老氣翩翩逼人黃口小兒日百臨
摹雖近終不近也公自題為月江學士書月江乃昭文館大
學士張克明云

菊軒銘

金華韓先生進之以蒼年碩德為州里後進所矜式文章問
學既不獲用於世乃寄情於翰筆東籬之下環植之亡慮數
十本蓋以鞠有正色與先生所稟正性相符故當風露高索
之時獨致其研而非凡花豔卉之可同也漁四十餘年之老
友也雖不能文為著鞠軒銘一首先生當與我刪之銘曰
鞠有正色具中之德君子法之以無頗為僻鞠有落英斯鞠
其馨君子餐之期不與厥真菊兮君子兮合為一兮終無或

宋學士文集卷第三十八

翰苑別集卷第八

送許從善學道還閩南序
閩南許從善自少好長生之術嘗建一庵以款真遊之士說
得一達而受其說已而聞龍虎山止庵鄧鍊師得九還神丹
之傳遠邇之人皆知尊禮時鍊師侍祠南京從善不遠數千
里而參叩焉三年之間至者凡再鍊師具以谷神不死之道
開之以秘藏約之以黃寧從善欣然如獲拱壁於其還也鍊
師為素文贈之而同虛傳外史鬼谷方壺真人又咸為之請
不知從善何以得此於方外高士哉然予嘗覽劉向列仙傳
見其所載奇名詭姓與夫驚世駭俗之事甚悉而存鍊解化
之術畧不一言之豈實秘陰陽之機而不露耶抑亦得其人
而後度耶雖然老莊文列四家之書亦往往性之失要不出
致虛極守靜焉二句之外蓋虛則洞然涵乎太一靜則凝然
宰乎太和虛非性無以收純玄之効靜非為無以臻純默之
功馴而致之與道蓋不遠矣自時厥後靈均發為一氣孔神
於中夜存之言魏伯陽者為參同契復陽秘而陰洩之皆不
敢呼其說也嗚呼斯非學仙者之準繩也耶朱金以來說者
滋熾南北分為二宗南則天台張用成其學先命而後性北
則咸陽王中孚其學先性而後命命為氣之根性為理之根
雙體雙用雙脩雙證奈何岐而二之第所入之門或殊故學
之者不能不異然其致守之法又不過一之與和而已吾知
從善亦必究其說乎夫一者萬之對也萬則紛紜而不定惟
一能貫之和者庚之反也庚則參差而不齊惟和能全之長
生久視之道其不本於此者乎所謂安彝者非玄關一竅也
安乎此者也採藥者非龍虎鉛汞也采乎此者也用火者非
進退抽添也用乎此者也固不可有意外而求亦不可冥然而
忘去也頗聞閩南有武夷山其高萬丈濶太清而凌飛霞多
有隱君子棲避巖穴間從善試以予言質之必大駭曰是儒

何人其論九還神丹之道何其與吾黨異乎又當辨其離合
以告從善也從善名回號為還樸為人沉篤近道所以方外
高士極愛器之

鄒氏復姓孫氏序

洪武九年六月 日
皇上御東皇閣翰林學士臣瀛考功監令臣克勤給事中臣
傑監察御史臣純等皆侍時已漏上三刻臣傑出班跪奏曰
臣之大父孫福謙陝人也出守嘉興郡當元季兵亂江南州
郡繚騷大父逃匿無所至正己亥航海趨山東至登州颶風
大作漂溇如雲山巨舟遂成齏粉一家五十人咸死于海獨
臣附餘板薄沙島幸存犬馬之命蒼黃無所歸長號於野州
人鄭義者聞而憐之俾傭作其家臣年已十四矣父之養為
子且為授室遂司其姓曰鄒氏歲行將一周
大明受命四海肅清下 詔興舉學官增設弟子員義家以
臣肄業萊州府已而選入成均又選入武英堂俾練習政事
今年夏四月復擢給事中由是日瞻 聖恩如
天願獲被寵榮如此之至皆非小臣所敢覬望
天固未知有埃之報復竊私念孫氏無他族傷其不絕者僅
寄臣之一身苟冒其姓還回而弗之改臣之先臣幾何不為
若教氏之餒鬼哉臣敢昧死以請
上曰朕為億兆生民主凡有襲人姓氏者必令歸其宗爾之
請誠是也然非鄒氏爾亦弗克底于今日慎毋忘之傑於是
以首叩地而退既退詣瀛請書其事以示後世瀛奉
詔參考歷代郊禘大禮久不能成文傑尋擢監察御史復來
申前言瀛以未暇為答居亡何傑又陞僉廣東按察司事遣
來迫曰傑有數千里行必得先生文乃可耳幸勿辭找瀛乃
與之言曰孫本姬姓出於周之後至衛武公之子惠孫因以
孫為氏鄒則子姓其裔則祖於宋自正考父食邑於鄒因氏

馬二者何可亂也傑能復之亦可謂不忘其本者哉然有一說為傑者焉昔者范文正公蚤孤隨母適長山朱氏朱氏亦鞠育為子公遂力學擢上第封厥父母而後請命于朝後姓為范氏公之酬未氏可謂厚矣傑之事與公正類幸思有以報郭之德哉

聖皇之言即天也僕母忘之慎母忘之漁故舉此重為傑之告范公在宋位至參知政事名垂方冊至今人能道之慈和傑之他日不如公哉亦在乎法其人而已

贈閻希曾參政山東詩并序

國朝以魏晉以來立行筆省於外蓋為証計權宜之計至唐末方鎮擅地遂以中書令同平章事命之至今相沿而不革非所以示懲文乃改為承宣布政使司設使一人左右參政各一人以協和庶政親馭人民河南閻希曾由鄉貢進士擢為起居注皇上愛其才俊俾釋業文華堂堂在禁中車駕時幸臨訓飭之舉除監察御史轉司文監今乃授山東承宣布政司左參政希曾名純仕學兩優者也因其嘗受經於子故其行也詩以贈之其詞曰

山東鉅藩統府惟六民物阜著土地饒沃

宸衷軫之百司恭布誰挈其綱政乃無駁乃 詔近臣爾純爾往宣朕至懷參佐其長臣純曰吁臣恐弗勝方撤重鎮厥任匪輕 帝曰俞哉爾毋固辭精白一心力行無疑純拜稽首即日啓行 君臣一心共底降平我知關於有學有文五色燁然出類超群子之往矣期建功勳貯見政績遺于古人古人有云盡瘁國事子尚勉旃服之母忒

宋惟善字辭

宗氏自京兆遷汲又自汴分遷吳興虎林虎林有名善字惟善者實承其後吳興則再遷金華而予之遠裔也予與惟善為同宗子侍 講禁林日惟善以學行貢諸朝

皇上親擢為給事中朝久在 帝左右時被 顧問恩寵有加焉已而兼靖江王府錄事權監察御史改知濟寧府未上陞參山東承宣布政司政事子與惟善為同朝頌行惟善來言曰善以字辭為請已二年矣叔父文墨之冗日弗暇治因未敢累執事今將有遠行叔父寧終新一辭乎予笑曰惟善通書工辭章經緯參伍燦然成文持節行州縣彰善懲惡又愜乎物情是文學政事舉勝於人縱子有言將何有伴於惟善乎惟善請之益方予不能卒讓因稽其命名制字之義綴之以辭辭曰

陰陽迭運道寓其中繼之者善性成乎躬其善伊何化育之妙陽行陰具萬理樞要是曰天道體用弗遺式昭化源用樹學基有倬君子夙著徽美內功既加外闡益後積火發弘上簡 帝衷峻爵穹官日致顯赫 君恩如天無不覆燦琳琳思之非忠莫報惟佐方撤審其政機大見設施春煦秋威孰滯盍既孰盍盍剪斃才盍登自適及遠此非外錄實善之推成已成人庶其在茲我著我辭微厥名字揭諸座隅以示載史

鳳陽單氏先塋碑銘

前兵部尚書單公安仁來謂灑曰安仁之姓相傳出于周單伯之後子孫世居臨濠臨濠今改為鳳陽自五世祖譜牒失記不知何時來遷自高祖二府君妣劉氏曾祖四府君妣李查二氏而下始見載述然而曾祖至于祖父皆合葬鳳陽縣之近隄村三塋同域縉以周垣植以松栢外立高檟表著名統歲時祭祀惟謹惟我單氏世以耒耜書詩為業敦崇本基惟務樸質不識末俗侈靡事恂恂款款不能以辭氣加人成見侮而遊避而已故於州閭之間並無所爭訟亦食有贏餘內以仁三族外以周姻友不復為自嚴計家法素謹男耕女織外皆不知有其它鄉人觀感多薰為善良馬先德之心

厚者甚衆安仁不及聞其詳今也幸逢維新之朝泰故官使
皇上念及舊勳物贈大父青亞中大夫濟南府知府輕車都
尉追封南安郡侯大母鄭氏追封南安郡夫人父榮嘉議大
夫禮部尚書輕車都尉追封南安郡侯母王氏追封南安郡
夫人

天恩深厚育及泉臺而登開芝棺之石未有刻文茲非開典
歟敢具書以為吾子請瀟受書讀之不覺歎曰嗚呼天之於
善人其報施也如吹之必寒嗟之必溫此古今之恒理幽顯
之通符也今以單公之事而觀益可徵驗不誣瀟與公交游
十有七年知公之勳業為最詳苟不附書先德之後何以白
前人積累之深而垂裕於後昆哉雖昧於造文之體不暇郵
也公少有志事功雖為府史晝夜以洗冤濯物為事當至正
辛卯江淮兵起劉牧相屠劉氏追無所寧居公奮然曰丈夫
夫當出奇勇冠可坐視父母之邦淪覆耶遂推牛鬻酒率健
少年與飲整部伍嚴器械教以坐作擊刺之法不一月間從
之者數萬人新建壁壘橫亘三十里冠至輒曳旗鳴鼓大呼
追殺俾無留行乃止退則閉柵自守老弱楮負休為保障者
累十千家當是時豪傑角立割土疆擅號令者比比而是乙
未秋公遂移兵廣陵以觀變且曰此輩皆為人作驅除爾真
人之與氣勢自與恒人殊丙申冬公見

皇上威德日盛統六師而下金陵公曰向所謂真人者此真
是已乃率部曲而歸之

上大悅明年命戊鎮江公嚴飭軍伍蓋自振厲敵兵不敢侵
境居歲餘會

朝廷始立提刑按察司以廉糾不度
上選公為副使巡行浙水東得悍卒橫賦民糧曰寨糧榜
版刺以蠶民公一寘於法金華民有訟其邑丞受白金者公
詰之曰頗聞爾丞賢爾細氓也奈何犯分而訐之即圖白金

短長圓方形來上圖上載奔復命諸左證圖之人人殊公曰
是非誣耶眾環目相顧無一語遂以其罪抵訟者告計之風
為衰辛丑陞按察使東方肅清莫敢譚甲辰徵為中書左司
郎中時江淮甫定軍國庶務禁如亂絲公佐太師李韓公參
錯裁新日就統緒事以無滯

上益奇信之吳元年丁未閩浙中原漸平營建城闕宮殿陪
朝享服御儀物廷議可任其責者遂奏公為將作卿公精敏
多智凡所制量皆中法不苟明年戊申是為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陞公嘉議大夫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二年夏
改兵部宅心中正能聲彰聞公年已六十有七自以精力
衰辱請致其事

上閱其勞從之贈田三千畝牛七十角仍給尚書半祿養其
終身公退卜儀真珠金沙結廬以居六年夏

詔中書起公為山東行省參知政事公詣 闕力辭而止八
年獲頒致仕詔加公通議大夫蓋異數云嗚呼公之事皆
所目擊者苟或有所拘泥而失書則公之勳業不暴白於世
公之勳業不暴白於世則所謂先德者隱而弗昭夫其可乎
哉其可乎哉公娶趙氏二夫人生子男子凡七鑿鑿雖世
鑽權 皇陵衛千戶所鎮撫餘若城約銘鉉皆亦斷然見
頭角矣歲時持酒以酌先登相率而讀瀟文則曰吾翁之顯
融自我先世遺之也我等持取法焉然非遭逢

聖人在上亦何以聚精會神成功名之會哉我等尤不敢忘
是則忠 君孝親之心油然而生矣它日州里之人過而讀
焉其感激亦如之四方之材士大夫過而讀焉其奮發又如
之則瀟文為忠孝勸者夥夫非止為單氏一門光榮而已也
公字德夫自號為寧山今年七十有二其氣體猶康健也銘
曰

物之積也不厚則其發也弗能弘譬諸於雲起自膚寸及其積也氤氳黤黤可以沛甘霖而資西成又譬諸水起自涓滴及其積也瀟灑浩瀚可以負萬斛之舟而利涉馬甚哉積之功也單氏世為善良自累業剛致於兵部公其積之也厚矣所以功成於時名遂於後馳贈所單上及二代天之報施善人之家可謂至矣是宜大書深刻於先塋之碑所以昭聖澤表賢嗣以勵於人人焉

符氏世譜記

惟符氏出自姬姓魯頃公之孫足仕秦為符璽令因以為氏至晉吳興太守雅遂望出琅琊之後分布於江淮間至若符氏則本如姓有庖氏子孫奔西戎世為巨晉乃姓蒲氏痛洪以識又改為符符與符實異然不同也今符氏有世居襄陽者宋末通判建昌軍遂南豐至李祥者蓋以書詩為業李祥生一子伯瑞伯瑞生二子袁州路知事德懋南豐州醫學錄德章德茂生三子國禎國才國器德章生二子元貞仲叔國禎生二子信善國器生一子顯仲叔生一子玄善今名文昌其字為孟庸為人溫煦慈良州縣以為可用貢于朝選為儀曹行人滿三載擢為同文局使子觀儀曹時文昌承事左右間來拜曰文昌痛念兵燹中先父棄指館舍文昌之年猶未弱齡朝夕奔走手西東而教世兆域既日就無沒宗系之傳亦失於徵考文昌實懼之願為記其綱於前至於諱某字某娶某氏生幾子壻某處壽若干咸備著於後庶幾可示後昆非藉先生之寵靈未知其可也敢請自時厥後再言之三言之復數言之言輒浮泗雙下子惻然憐之嗟夫古之所甚重者譜牒也三世不脩譜謂之不孝夫孝者莫先於敬身身之所從來可不知歟能知其所自出尊祖敬宗之心當油然而生矣魏晉以來圖譜有局郎令史設官所以稽其實賤慎其昏姻辨其親疎其事為尤嚴又不特如前所云而已

也文昌有志於此亦可謂知其本者矣予者多病謝絕求文者有如遊離今特為文昌折符符之不同而并著其世系之略者無它俾本也

蘭隱亭記

蘭隱亭者餘千葉君華卿之所築也華卿性清脩不與塵空交并嶮嶮然屹立物外雖身居城市中儼若重山密林青猿白鶴時給使乎左右也然物觸其前無以愜其意輒視之如批繡自以為幽芬遠聞而類貞人節士之操者惟蘭為然乃藝百本於層樓之下圓盆方甕羅列乎後先富春日始和東風延延動人蘭於斯時玉茁其芽而紫鶻翹然其韻清馨繁鼻雖海外名香旃檀婆律之屬不足喻其高韻也華卿日統百迴神輿而形忘暢然自得乃舞而歌曰朱蘭兮朱蘭白煙蒼舞兮主暮寒望美人兮不徠撫瑤琴兮誰與彈既而有肥遯君子聞往而廢之曰勿謂人遠河可涉只勿謂山高燈可陟只聲氣之同為相求只歸視吾亭蘭正系只華卿遠相與肆庭設席以為躡至夕乃休無歲不如之蘭雖草之屬亦似解華卿之意一絲之間特發雙葩以鼓其妍流開禁林廣文靖公揭文安公咸見於聲詩名曰瑞蘭後十年天下兵辭華卿扶携老倪避地臨川山中一去不返者十五年春秋及夫六合廓清華卿始旋故里其樓與蘭皆化為榴鬚華卿慨然如失良友遽即其遺址逮亭植芳蘭連客嘯咏如初或勸之曰不仕無義子奈何游是而廢恒經手華卿曰年少時亦勸有志於仕自與世味酸醜不相入遂授分於蘭如金石交令素髮垂領矣尚復何云哉州里遂號之為蘭隱且以名其亭云華卿之子清苑今秀實天性至孝報政將歸省思有以悅親之意徵為文以記其亭于閩王度記云古者之學天子也諸侯大夫蘭士能皆取其物有香燥溫而不變者也蘭則生澤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種

之以降神或雜粉中歲衣皆取其芬芳爾傳曰佩悅蘭亦
言其華葉俱香而可充佩悼者也若今所藝之蘭香則香矣
華質易萎與凡葩等何以為佩哉且也則鬱金熏則零陵香
匪則白芷三者咸可佩胡為今蘭獨不然乎近代紫陽方回
考訂極精而蘭則今名千金草及孩兒菊今蘭實古稱川續
斷其言累數百言而不上于亦未敢信其說也華卿嘗蘭父
大夫士過從者衆必當有以辨之雖然遠人大觀以物付物
而不泥於物苟辨之於錙銖豈所謂磊落之士乎華卿但取
蘭之馨可佩與否何暇深計也子性亦愛蘭所居青蘿山不
能得嘉種因懸趙孟堅所畫於壁旦出而夕入焉芳馨之氣
每每達於四壁此無他于心中有蘭而觸目鼻者未嘗無蘭
韓娥去而歌聲在耳曹公詐而梅津生古其理亦猶是也華
卿有學之士于故以此質之且記於亭壁明年謝事而歸當
見華卿餘干江上以厠肥遞君子之末尚能製荷蘭之操使
使善琴者彈之

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致和字彥達姓梅氏梅本于姓其先梅伯為叔封所
廢周武王既伐紂封伯諸孫黃梅號曰忠侯遂以梅為氏世
居楚鄉間後避新室之亂散處閩中其因仕而占籍宣城者
則府君十七世祖諱遠者也十世從祖詢仕宋至翰林侍講
學士出知許州九世祖充臣字聖俞以詩名天下氣完力餘
演肆而老勳王文康公見之嘆曰三百年無此作矣初從父
庶補太廟齋郎累遷尚書都官員外郎以終自是子孫寔盛
咸繹藉乎詩書多有擢進士第者文物蓋彬彬云曾祖基祖
師哲父德明妣汪氏文節公澤民之女乎也府君生而俊朗
巖然異群童稍長大父授以上古之書能讀其說操觚屬
文五采翩翩然可觀大父歿復從文節公學春秋為舉子業
已而兼通易與詩鄉先達張君師曾兄弟問學雖深人號為

二張每奇府君折輩行為忘年交過從講索殆無虛日府君
聞譽四流僉謂場屋之先登者必府君也數戰藝數不利府
君歎曰吾之文非不如今人彼籍吾瑣骨騰騰者取青紫如
拾芥而吾乃賦軻若是非命也夫非命也夫於是棄去肥遯
於城南益取春秋而研精之辨其世變要其指歸著春秋類
編十一卷名門石族慕觀其聲先爭欲聘致為弟子師府君
以親老謝不仕而問道考德者日相踵于門府君悉攝其精
疎入於密微而後已應訪使者東平王公士庶燕南吳公鐸
咸來諮詢治道府君以風俗盛衰人心臧否為言二公深加
敬嘆每有疑難必下禮質之元末政亂烽火相連方撥重臣
有來鎮是邦者屢遣使者聘府君入幕府參贊軍事府君知
其不足輔辭不赴初侍講都官二墓及祭享之祠皆為豪有
力者所侵宗人屢訴於有司賂遺旁午歷十二春秋不能決
府君力白部使者後之府君家貧事親盡禮及決三年不
御酒肉鷄初鳴衣冠坐堂上乘燭達旦令子弟奴隸各從其
事無敢惰者故能克拓其先業宗族鄉黨皆遇之有道人有
不平赴愬於府君者片言直之皆心服而退至正乙未府君
避兵寧川山中明年丙申四月二十五日竟以一疾不起享
年五十有七又明年戊戌某月日返葬於郡南長安鄉盤石
之原從先兆也府君娶崔氏子男子三長士熙以學行入仕
知大同潭源州以政事聞今陞陝西承宣布政使司正理問
次煥次彝慶皆蚤世子女子三長歸同郡劉安義餘皆先逝
其著書所謂春秋類編者與耕齋十卷毀于兵士熙蚤夜痛
心疾首力欲繼先緒既於故址堂扁之曰存畹復持史官朱
帝所為狀拜于禁林請銘其下棺之碑于嘗過宣城郡守楊
君觀出郊而迎同登臺瞻樓眺陟陽敬亭之勝慨然動景行
先哲之恩梅氏為宛陔望宗因訊其後裔何如揚君遵以府
君為對欲求見之已作土中人又矣今覽狀知府君羣行鑿

盤可稱而又能讀先舉於三百餘年之後君子之澤孰謂其
不深長也哉是宜銘銘曰

惟宣之梅族望煒燁世多顯才有盛無乘入講禁垣出典大
落大藩言言繼之惟艱孰昌於詩震撼四典位則孔甲名譽
交馳澤流至今有嗣其音秉心淵沈如百鍊金我實我經我
文我兵旗幟精明莫能先登命也奈何芝生巖阿既采且歌
委委純純繡衣焜煌語詢憲章告以否臧宵殤而充苟非其
人掩耳不聞亂如絲券誰贊兩軍厥志未終遠此閔凶下有
幽宮馬鬣其封穹碑勒銘炳炳若丹青載揚德馨來裔是徵

恭題幽風圖後

臣瀛侍經於

青官者十有餘年凡所藏圖書屢獲見之中有趙魏公孟頫
所畫幽風圖前書七月之詩而以圖繼其後

皇太子寬而善之謂圖乃方帙恐其開闔之繁當折處丹

青易致損壞命良工裝枕作卷軸以傳愆久晏下今俾臣題

其末臣聞之七月一詩序者謂周公陳王業以告成王故備

卷稼穡之難難自于躬而舉趾自播穀而滌場以至上入執

官功莫不纖悉備具而紅女蠶績之勤繼馬鳴呼國以民為

本而民之至苦莫甚於農有國家者宜思憫之安之宋之儒

臣真德秀有見於斯嘗請于朝欲繪農夫紅女勞勩之狀揭

之言振布之威里使六官頒御外家近屬知衣食之所自來

盛矣其用心也恭惟

皇太子殿下天賦懿德仁孝溫文而允留意於農事每於禁

中藝植麥禾以觀其成則其憫小民勤勞固不待周公之告

而後知然而此心易發而難持自古賢君恒存敬畏至以躬

率馭六馬警之願
殿下之心朝夕如覽圖時則四海以安無一夫而不披其澤
盛德大業必將度越成王無疑矣臣年雖耄日勿望之固推

德秀之意備書篇終以竭犬馬之誠云洪武九年冬十一月
壬午具官臣宗瀛謹記

元贈進義副尉金溪縣尉陳府君墓銘

丁在葉林四方賢士大夫咸辱與交多以冢上之文為請子

慎蘇氏矯枉過正以錦墓為媿每詢孝子慈孫之志輒濡毫

為之江右陳聞時客授丞相府亦持國子初教曾君士勗所

為狀來謁銘嗚呼聞遇子持厚何敢新一辭不發其先德於

幽潛耶按狀府君諱天錫字國範姓陳氏其先出陳宜都王

叔明之裔有諱伯宣者辟地泉州已而自泉徙江州之德安

子孫同居十餘世旌號為義門九世祖斌又自德安徙撫州

館川之安寧鄉其里曰唐正曾大夫宋鄉貢進士以忠存遺

鄉之樞漢里祖鴻翼父從龍母李氏府君主三歲而孤休母

夫人以居暨長氣貌雄偉不屑為流俗姘娶事出言持論意

度豁如也元至正十二年壬辰大盜起江漢間即縣相繼陷

聚落民爭揭竿為旗以應冠府君頓足曰事急矣奈何即躍

馬入郡城白監郡完者帖木兒曰天錫先世以義聲著吳楚

間今天下大亂賊以紅帕首呼嘯成群所蹂躪履絕無一人

禦者天錫雖不才誓竭忠以報國家自度鄉里健兒一呼之

間可得千人甲冑揆糧當一一自給不以頌縣官設其坐作

擊刺進退之法可用或守或攻惟明公所命監郡為之驚喜

曰此奇男子此奇男子即署文牘遣府君問道白江西行中

書時司徒道童為平章政事即從所謂獎勸者甚力府君還

朝夕聚兵訓練如前謀五月二十四日帥之以援郡城敗劇

盜胡志學於城西白鷺渡六月四日進賢冠大掠城東桂塘

府君分兵設為四覆待之期以紅為偵伏盡起先令騎兵

鉅敵敵至即進二里所賊果追擊交戰方酣鳴鉦一聲伏兵
突出賊後或斃無餘者省憲二府益奇府君之才敬請安尹
黃紹與府君同討賊二十二日府君與紹次進賢縣直隸鄉

卿有韓家若冠之寔宅堅深未易拔雖攻以銳兵每不利府
君欲以火圍之紹曰鼓行氣壯將冠是剪公欲坐老我師耶
運揚旗挑我府君止之不可仰天歎曰師出以律今戰不擇
利雖頓牧不能建功吾不知死所矣賊見官兵新至人馬俱
疲鼓諱爭出府君注天穹孤獨當一面賊至輒殛之轉鬪
田間時秋未垂熟馬鐵亂走府君中流矢亟下馬拔刀與賊
安戰連斫十餘人衆賊易府君之獨也急趨之府君欲退為
木德所脅遂遇害年始五十七云事關特贈金溪縣尉階進
義副府君讀書務通大義不事辭章浮藻嘗語人曰君子
當真如實踐喋喋空言何補於事功當時公卿大夫咸與之
遊而揭文安公孫斯尤號為知己而遠近名士若同郡孫君
徽危君素葛君元香番陽李君存祝君著豫章揚君鑑皆使
諸子執贛往從之游期學必成乃已府君家雖豐饒財好施
與州里有空乏者必周卹之未嘗有德色聞府君之歿識與
不識皆潸然出涕府君夫人進賢楊氏也諱叔真世為儒家
其曾祖仲博與子龍尾同舉進士祖天壁父居仁母支氏九
歲夫所恃即歸于陳其姑鞠育之夫人天性慈順事姑以孝
聞姑年八十而終夫人亦年垂六十痛姑死幾不能喪雖丁
兵戈殘毀之餘棺槨衣衾皆極其精緻且曰老姑以女過我
其歿也敢不以喪母喪姑之禮蒸報之乎君子以為賢當府
君之歿夫人痛不得見還塗欲自盡者數矣重以姑在不忍
言夫人既葬姑乃聚府君水冠爪髮獻諸櫝中泣謂諸孤曰
汝父存時吾侍巾櫛一爪一髮未嘗敢棄遺爪髮之存即汝
父體魄之存也待吾他日身歿當并冠衣與吾同穴庶庶幾
後世不以汝父為虛墳也諸孤亦泣而識之今洪武三年辛
亥七月九日夫人年七十七亦以一疾卒六年癸丑正月四
日聞運道命合窆于烏槎原水口山祖塋之側去家不二里
而近府君生三子長式次庸舉茂才為柳州路儒學正皆先

卒次即聞通尚書以文詞德行有名于時孫男九人曰崇先
卒曰石曰猗曰謀曰位曰儉曰倣曰佻曰鑑孫女六人適胡
琮鏡鶴萬梓文彬黎應辰胡泰曾孫男九人曰括曰棣曰鄭
曰拂曰挺曰回曰檢曰拱曰申如曾孫女十一人適王某王
某王某固某餘幼在室嗚呼君子之澤何其遠而深長哉
府君之先能以義聚族而居聲聞赫奕光耀史冊世之相去
雖遠于孫復能推義為忠期與國家珍冠則其所志甚大非
直欲保族里而已其功之不成則天也昔人有云作文當有
闕世教有如府君之行其謂之無關於世教可乎是宜銘銘
曰
天地大經曰義與忠不違人極崇瞻民衆前聖教訓為世鉅
防執遵行之其道訖章九江有陳合族而食流澤沛沛炳煥
今昔元季政亂亂生楚羅絳中跳踉執戈以狂有烈丈夫乘
氣飛犇噴齒罵賊誓不俱生躍馬入城掛拜上官披陳肺腑
肩避險艱赤手一呼從者及千數看蛇牙勢掃壁山揚旗出
逐寇駭而奔是者是劉勇氣益振鳴呼先幾謀或幸違我以
死抗我志敢惡人誰無死死能為國不辱厥家身又惶卹其
氣之雄不隨物運管晚來歸有風冷然瓜髮雖微與四體同
既樹而封松楸鬱蔥坐陽下拍勿之四荒幽宮是巖有永其
康

書哇樂翁事

哇樂翁延名姓王其字為與齡廬陵人沂公七世孫也生平
有逸趣當得意時物我齊冥不知天地之為大日月之為明
山嶽河海之為高深也或登高矚望或曳杖長歌或呼酒縱
飲偷愉然自比於葛天氏之民如是者有年一旦忽卜居豫
章東湖上欲起稼穡子與之游駕雙鳥捷衝雲而耕上麻壟
起廬瑛若積壘翁荷鋤經營析為九區伍伍相比皆斬成小
窪取嘉蔬藝之新雨過綠甲浮頭如旋碾已而超長翠北方

勻疑望皆一色翁欣然自得曰二氣網緼往過來續性者不知其所往來者不知其所來性者固陳來者復新新陳相因如環之循今吾畦之青萌孰知為黃之所基乎基者萌之始萌者基之終達人於此大觀終之始之始之終之非始非終惟始惟終可以一古今可以混彭殤可以同晝夜矣蓋人生百齡萬中得一七中加奇千中得一或五六十固比比有之然不免於孩提致夭於襁褓者亦衆矣奈之何哉壽者自壽天者自天吾未嘗壽之天也憂樂之間寧知夫天者不為壽而壽者不為天耶今觀吾畦而日涉之一盛一衰則妙理悉具焉故其樂有不可得形容者矣藝蔬云乎哉藝蔬云乎哉翁言流聞四方有識者咸以為知道競謁翁問其故翁不得已示之曰勿小吾圃陰陽之理著焉勿小吾身心中具天地焉具天地於一心著陰陽於一圃六合雖廣孰加焉子若規規求於形迹之間則醜鷄以窻中為天爾何暇與大方之外哉子休矣子休矣為說者曰吾聞江右有徐孺子者其清風隱操屢出千古見諸史冊惜乎不載其言論風旨無以探索其緒餘今聞翁之言察其行事其殆聞孺子之風而興起者歟然翁少負才氣客遊諸公間以文墨議論見稱譽度其志亦欲施諸事功者今若是其殆以時進退者歟以時進退則幾乎道夫子故具列于篇以示知翁者

恭題 御製命桂彦良職王傳勅文後

皇上以上智之聖延覽英傑置之庶位知人善任誠近世所未有洪武十一年 詔以太子正字桂彦良為晉王傅且親御翰墨為文勅之識謹身殿寶其子中書舍人慎菴潢成卷請臣題其後臣惟古明王之待重臣寵之以爵告之以言者有之矣然其時之文多述於代言之人求其出於親製者不可得也親製者如漢武之於吾丘壽王莊助者有之求其寶許隆至教告深切如此者不可得也臣與彦良同朝且同

官東官甚久彦良之為人淳篤和易有長者風當今廷臣鮮見其此

上嘗以擬臣瀛雖臣亦自以為不及也今 勅文以善學孔孟稱之而望以王佐之業傳所謂知臣莫若君其此之謂歟雖然今以職為相傳者凡數十人

上未嘗以言為賜或賜以言未嘗以稱彦良者許之也彦良獨蒙

聖知若此之至安可不思報乎且簿書綜獄訟他人能之上不以責彦良亦非彦良之所以報上也必也輔 王以德義迪 王以忠孝使晉國有泰山之安

賢王有明哲之譽而彦良之名亦相與流於千萬載此豈非上之望於彦良者歟彦良其可不勉歟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脩 國史無 太子贊善大夫臣宋瀛謹識

日本建長禪寺古先源禪師道行碑

禪師諱印原字古先世居相州姓藤氏為國中貴族父某
 母某氏禪師生有異徵垂髫時輒刻木為佛陀像持以印空
 父奇之曰是兒於善提有緣宜使之離俗學究竟去甫八歲
 歸桃溪悟公執童子之役年十三即鬋髮受具足戒自時厭
 後編歷諸師戶庭咸無所証入乃慨然嘆曰中夏乃佛法淵
 藪盍往求之手於是乎不憚鯨波之險奮然南遊初參無見觀
 公於天台華頂峯公語之曰汝之錄不在於斯中峯本公以
 高峯止足現說法抗之天目山爐鞴正赤遠近學徒無不受
 其鍛鍊此真汝導師也汝宜急行禪師即蓬累而出往見中
 峯中峯一見遽命給侍左右禪師屢呈見解中峯呵之曰根
 塵不斷如繆繡何禪師退涕淚悲泣至於欲食皆廢中峯憐
 其誠懇乃謂之曰此心包羅萬象迷則生死悟則涅槃
 生死之迷固是未易驅斥涅槃之悟猶是入眼金塵當知般
 若如大火聚近之則焦首爛頭唯存不退轉一念生與同生
 死與同死自然與道相符脫使未悟之際千釋迦萬蕪氏預
 出四海大水入汝耳根總是虛妄塵勞皆非究竟之事也禪
 師聞之不覺通身汗下無晷無夜未嘗暫捨積之之久一旦
 忽有所著現前境界一白無際急趨杖室告中峯曰原已撞
 入蓮山鐵壁去也中峯曰既入銀山鐵壁來此何為禪師超
 然領解十二時中觸物圓融無纖毫滯礙禪師辭去中峯每
 三囑之曰善自護持當是時塵谷靈公古林茂公東嶼海公
 月江印公各據高座展化於一方禪師咸往謁焉諸大老見
 其證悟親切機鋒穎利以叢林師子兒稱之會清松登公將
 入日本建立法幢禪師送至四明澄公曰子能同歸以輔成
 我乎禪師曰雲水之縱無往無心何不可之有即攝衣升舟
 其後澄公能化行於遐邇者皆禪師之力也禪師出世甲州

之慧林辨香酬恩的歸之中峯黑白來休猶萬水之赴整古
 山源公議華城州等持教寺為禪物論非禪師無以厭伏眾
 心竟迎師主之俄住州之真如又遷萬壽又遷相之淨智已
 而謝事行化于奧州禪師之兄藤君新達普應寺延師為第
 一住持禪師起而應之關東連帥源公建長壽院於相州復
 請師周山無主圓覺俄遷建長禪師說法度人孜孜弗懈一
 如慧林時俄退歸長壽有終焉之志歲甲寅春正月禪師示
 疾至二十三日夜參半召門人謂曰吾今日逝矣爾等即入
 龕瘞之母徇世俗行祭奠之禮更可編語諸制舊弟子恪守
 吾平日所訓使法輪永轉可也黎明窻朋候問起居應接如
 平常及于呼侍者曰時至矣可持鉢歸來及至復曰吾塔已
 成唯未書額耳大書心印二字入室端坐泊然入滅世壽八
 十僧鵬六十八弟子遵成命即日奉全身瘞于某處塔下
 初禪師專以流通大法建立梵宮為事若丹州之顯勝津州
 之保壽江州之普門信州之盛興房州之天寧皆鬱然成大
 簡若而建長之西復創廣德庵命其徒守之故前後所度比
 丘一千餘人云禪師端嚴若神雖燕坐之時儼若臨眾目光
 炯炯射人見者未易親炙及聞其誨言温若春陽莫不心
 悅誠服而去人有來求法語獨頌者濡毫之頃翻翻數百言
 曾不經意皆契合真如禪師不自以為是也取語錄并外集
 技於火中曰吾祖不立文字單傳心印留此糟粕何為門人
 欲畫師像預索替語禪師作一團相題其上曰妙相圓明如
 如不動觸處相逢是何面孔其方便為人皆類此嗚呼佛法
 之流于日本者台衡秘密為最盛禪宗維僅有之將家家中
 絕矣千九院有大善知識曰榮西和上以黃龍九世嫡孫徑
 佛祖正印唱最上一乘臨馳靈錫逢者瞻落達摩氏之道藉
 是以中興其示寂之時且曰吾入滅後五十餘年禪宗當大
 興今禪師承天目之正傳見道分明契悟精深則其懸記之

足微若合符節然而自天目沂而上之至楊枝十有二世楊枝黃龍則同宗慈明者也其道固同矣道之同則九嗣其學者先後奮發其有不言而喻者乎予早歲屢閱一大版教晚獨慕乎心宗因其徒大宣介範堂儀上人持狀請銘禪師之塔有不得辭也銘曰

天目之峯高嶠峻陰陽變幻剖明瞭中有導師人天尊白眉青眼照秋旻西江欲以一口吞流傳法印千子孫日本有國右海濱達摩示現留圓境或晦或顯道則存黃龍奮迅瓜瓞興九世宏開靜慮門千光炫耀接朝服師雖後起乘願輪佛印印空了無痕法派端自天目分致令執拂誨諄諄涅槃生死俱幻塵有壁猶鏡山如銀一朝直入不見身大千世界琉璃勻出世秉法如握攫左擎右刺伏魔軍出其餘力智巧飛樓湧歎覺輪困奈何無縫塔既新大字題額即反真此道本來無誑信我於般若曾與闍大書偉行大言根元無雙字

陳方都督像贊

桓桓俊英矯瑞虎臣心雄萬夫才佚三軍奔列崇階功在盟府圖像雲臺流芳千古

住持淨慈禪寺孤峯德公塔銘

古者住持各據席說法以利益有情未嘗有崇卑之位焉逮乎宋季史衛王泰立五山十刹如世之所謂官署其服勞於其間者必出世小院候其聲華彰著然後使之拾級而升其得至於五名山殆猶仕宦而至將相為人情之至榮無復有所增加焉素之人往往欲豔之然非行業出常倫則有未易踰此者矣此瀛於淨慈禪師之事願願識焉師諱明德其號為孤峯族姓朱氏世家明之昌國父有成母黃氏父與補恒洛迦山僧珍公交珩聞鶴聲入道凡說法必鼓翅為鷄號玠亡已父母身玠來託宿覺而有娠歷十四月而生在童幼

兒不好嬉弄每結跏端坐不動天童司波慧明師諸叔也乃訶之曰童子不知頃讀善藏坐持馬求師曰欲學坐禪求作佛爾時奇之挾至鄞縣金鶴院俾給洒掃之役時師年十二矣越五載得度為大僧為橫山錫公弟子已而詣五臺受具足戒慨然有求道之志杖錫而出首錫竺西竺公於天童竺西問云汝從何方來曰金鶴來曰金鶴山高多少曰不見其頂竺西斥之師益自東厲以必證為期竺西一日升座舉世尊拈花之事師於衆中聞之忽若有解遂違偈以呈竺西竺西頷之而師弟自是也後如淨慈見晦機熙公梅機道價傾東南漆其門者如蟻晦機見師至問曰什麼人慈歷來師曰胡張三黑李四又問汝從朝至暮著來喫飯還認自己否師又曰胡張三黑李四晦機拈棒欲打師拂袖竟出抵雙林見明極俊公一見之頃填荒協鹿而了無障礙命歸侍司繼付箴論今寧之會日本遣使迎明極為國師師送至海濱而竺田森公亦自雪竇至見師氣貌不凡延歸山中以第一座廬之竺田上堂教揚正法眼威舉隱山泥牛入海公奈誦詩誘掖音聲如雷師不覺慶快群疑頓釋因以偈呈竺田竺田嘆曰人天眼目徹然猶在自是提唱宗乘稱性而說且邀仲方倫公結庵於桃花坞相與激揚暇則翻閱華嚴大經足不踰戶限者凡五春秋名稱日聞寔不可掩行宣政院請住松江之東禪禪寺師起應之然香以嗣竺田不忘所證也久之再遷集慶之保寧師一座十五夏煥鍊來學曲盡善巧有餘力則為之興廢捕壞細大不遺帝師聞師之令譽授之圓明定慧之疏副以金翻法水大司徒楚國文公歐陽玄亦賦詩述奇且為作內外錄序一時名屬紳莫不願與之交三遷湖之遺場閱二年寺災僧徒無以自寧托鉢四出造祖師堂暨伽藍神祠而蒙堂前資寮亦次第就緒方將大施營造之功會抗之淨慈廬扉江刺行省丞相廣里公以謂淨慈乃五山

之一非師不可居固請主之時當元季戎馬紛紜國事已不

可為矣逮入

聖朝師以老年謝歸道場竹林庵一日示微疾戒其徒曰吾

身雖微一真圓性與如來等世相起滅無異石火電光晝夜

勤行母生退轉吾歿後當遵佛制付之茶毗勿令四象承麻

而哭也言畢索鉢翰寫頌一首泊然入滅時洪武五年二月

二十七日也世壽七十又九僧臘六十有二烈火之餘頂骨

不壞舍利羅累出灰塚中某月某日遣塔瘞靈骨於東岡

所度弟子若干人得法分居列刹者若干人四會語有錄行

於學者後四年其弟子大用恐其師之名不傳持佛頂康公

所聚群行一通介保寧慧公謁余詞垣請為塔上之銘嗚呼

從無始來人於其間生化出沒無數夫何者為名何者為相

何者為真我若復計我我所將以何者為定乎銘勿作馬可

也肆然師之行業叟出常倫致位名山垂芳當世苟不有以

顯者之則無以表大法之奇慰來學之思也雖欲勿銘惡得

而勿銘銘曰

我觀禪那之所至即是一乘圓頓旨其中無二亦無三真體

無麓悉玄妙祇緣根性分利鈍所以造詣有異同曹溪而下

分五家震動錮錮獨臨濟至今子孫如星繁執持大法使弟

屢如師說白金鶴山登抵諸方苦參叩執如朽斲不相投東

西造遠鏡奔走其後乃自音聲入却見泥牛闢入海桃花開

時春滿塢更了禪花六相義文朱漸影不可遇出世說法度

有情四邊直上南屏山作大獅王日哮吼一起一滅世間相

終然變幻如煙雲盡付闍維三昧火一彈指頃事虛空虛空

無盡難名言苟加讚咏遇且感太史述辭鑄白塔不過欲慰

學子思有無雙遺入玄門言至無言乃真際

故陳府君墓誌銘

靖江王府伴讀陳發痛其父母俱亡鬻子學于平陽衆行成

書謂余於詞垣且拜且泣曰先子居閩縣客棧將樂伍氏不

幸以疾終伍氏為殮且殯發年幼弗克奉柩歸葬與弟英奉

母夫人朱氏以居家甚窶夫人嘗泣曰爾父之骨塗殯異鄉

魂神無知則已朕有知月苦霜凄之夜家家將為休吾一念

及惡淚滿枕上而繼以血爾等宜自強庶有以遂吾志夫人

親治絲宗坐發兄弟膝下手授書使讀讀至離初號乃已發

亦謹識之期允蹈夫人之言時天下大亂干戈充斥發間行

至將樂中道為亂兵所掠陷卽口數四夫人以為無相見期

及發道遠夫人撫頂曰吾以汝發死夫今幸一見其天也耶

園欲再往俄夫人又不幸以沒發痛心疾首將欲無生今獲

事 賢王於藩邸奉令南旋隻影徒女走三千里躬負先

子之骨臥起與之俱既抵家與夫人合葬阮山之陽言訖嗚

咽流涕既而又曰發之先光州固始人五季末來遷閩縣有

諱套者再遷長樂傳九世至德瑜復返閩縣之嘉興里德瑜

長樂儒學教諭有文行學者號為端質先生教諭生大父諱

棟孫至先子皆儒學子承籍遺休而用志不分遂通上古之

書期以取功名已而齟齬輟棄去而精研堪輿曆數之學方

微大臣薦為邵武校官謝不受先子生平有大志不得少見

事為齋志以死發大懼德聲不遠聞然聞不聞在執事爾爾

哀矜賜之銘言訖又復嗚咽流涕余聞發言為惻然傷之爾

父為志士而發頑不得為孝子矣乎宜為銘君諱廷臣字以

忠壽四十九以至正辛丑七月二日卒其塋之日則今洪武

乙卯正月十三日也銘曰

其志之鐘時則匪域耗而或傷有子之良亦可謂之不亡

送趙侍制致仕還鄉詩序

洪武九年冬十一月丙申

皇上御奉天門御史左大夫汪公右大夫陳公以國子博士

趙先生本初年踰七十踞而奏曰傅士臣叙以詩經地教成

均者四年其弟子為方嶽重臣及持節各部者性有之是不為無功第以筋力寢棄而精神不完願故還山中以盡其餘齡 制曰可且加其官為翰林侍制勅給告命越三日戊戌假具朝服詣丹闕以謝

上詔之使前問曰卿何郡人對曰會稽 上復問曰向為兵部侍郎出知萊州者卿之子耶對曰是也 上曰卿誠老矣歸養于家為宜卿於是以前叩地而退越七日甲辰詔出內藏庫錢二十五緡以賜先生將行二大夫各賦詩為贈京師人士復以越之古跡分題從而繼作而司業樂君子善持手簡按瀛為之序昔唐國子司業楊巨源以能詩訓後進一旦以年滿七十白丞相去歸其卿丞相愛而惜之奏為其都少尹又為歌詩以勸之京師長於詩者屬而和之當聘以為祭其事若與今相類然而

聖天子優老養賢之意有非唐之所能及七十而容致事罔夫 天子召見親加 玉音而勞問焉則無之也陸之以官俾為卿人第同夫出內藏之錢從而賜焉則無之也此蓋 皇上勸精圖治雖天下之廣四海之衆老者皆欲安之使躋于仁壽之域非特能其致事之臣而已斯所以度越前古而無所與讓也先生之歸也見卿之子弟導宣上德俾習為孝弟忠信之行出為特用是亦報國之一端若區區微質季具盤旋於鑑湖一曲間自逸之計則得矣豈士君子之所望哉瀛亦羞夫

詔許戲歲歸田乃於先生之行歷叙其故非惟贈先生也亦竊思以自勸焉

忠孝堂銘

忠孝堂者飛熊衛指揮使司僉事徐得軍之所建也將軍名桂字庭芳宿遷人也自幼負英氣稍長荷戈從軍開平志武王北伐中原馮宋公南征西蜀太傅徐鯤公遠計朔漢將軍

皆在行間當戰陣之間勇氣百倍拳旗斬將奮不顧身近臣以其事聞

皇上壯之自散騎舍人即陞為今官命既下將軍舉手加額慨然太息曰桂也遭逢 盛際忝被官使方愧不能效犬馬之力一旦上承 寵渥自八品起居第四雖天之覆燾地之持載莫可比喻私竊以為報君唯在乎忠凡於國事近則服勞禁禦遠則捍禦遠陲無一絲不盡于忠庶幾少竭人臣之義然而五箴百散從親所分鞠育訓迪之報勤日擢髮而教之亦不足計其生全之德事君固當忠養親其又可忘於孝乎桂得以忠孝二言揭為堂顏出入日見之日見之則心不忘之矣將軍言既畢復請瀛為之銘瀛聞忠孝者天地之間大經大法也為子克盡其孝為臣克盡其忠始合乎物則民彝之正無是者非人也古之聖賢多矣著之為經策之為傳雖曰千萬言之多無非舉此以防民也將軍今知務此則先立其大者矣然言之非難行之實艱將軍尚思勉之能勉之異日為將為相亦宜也非僥倖也銘曰

上下兩間參之者人若非孝忠能與之鈞其忠斯何務宣其力報國一誠繳如日出日其孝伊何如事神明視聽之際先於形聲有能孜孜日親不憚覆載之中俯仰無愧一失其道是謂薄夫犬彘雖賤不食其餘沈沈徐君其力如希談笑折衝

時敢予侮北伐南征靡役不從銳欲建功名徽 九重遂從散騎超等禁旅出入佩劍以資還衛 帝德如天罔敢弗欵何以報之終始一心高堂有親况臨白髮愛日之誠於馬實切崇禱舒舒圖史紛如粉版玄書蟠蛟結縵是頌是瞻赫若明命毫然弗慙壹純乎正孰謂二者不得而兼所施雖殊實本一源願守此心堅如缺石太史作銘銘諸坐側

查林曾氏家牒序
曾氏出自如姓夏少康封其少子曲烈于鄆魯襄公六年官

人滅鄒太子至仕魯去邑為曾氏居南武城巫生天為季氏
軍天生卑為叔孫氏家臣卓主點字子皙生參字子與參生
元元生西生欽欽生導生美美生遊遊生盈盈生漢山
陰縣都鄉侯樂樂生浼浼生梅梅生嘉嘉生寶寶生瑛瑛生
城避王奔龍渡江居廬陵縣之吉陽鄉據生閩閩生植植生
橫橫生與與生丞丞生三子廷廷生仍仍居吉陽鄉舊遷雲
蓋鄉畧居撫州南豐自畧十四傳至唐宜州刺史司徒江南
西道觀察使洪立鎮南軍節度使弘立是為三兄弟號曰三
祖大江之西咸宗之弘立生延鐸延鐸生四子仁昭仁昂仁
旺仁光仁旺生大師密國公致堯致堯生再傳為文定公肇又
六傳至觀察推官國平國平擬自南豐徙居查林查林去臨
川城五十里又五傳至山南山南有九兄弟列為九支自是
子孫繁衍分三十五房人將及千散處江原西原丘方陽城
樓下五郊之間在宋李時燈火焚焚而讀書之聲相聞推進
士第者三十餘人中卿貢者七十餘人分治六經及賦詩之
科多著名于當時逮至元朝流風道韻猶存有名士勗字曰
初通春秋至正癸巳復為江西鄉試第一入我
國朝用薦者除國子助教應時承 旨禁垣與旦初交甚洽
問來言曰吾曾氏之系甚盛幾徧南北廬陵臨川之外又有
所謂扶風河內青冀襄陽南陽吳郡會稽江夏長沙蜀郡及
泉慶詔交諸州非如民族書所載正譜之外別有九祖而已
也惟我查林有譜兵燹之後散亡殆盡聞有藏者實秘不以
示人因命族生王晉寫錄以歸說者正之缺者補之重編為
書願為序諸篇首以博濂閣而嘆曰聖賢之亂詐何其演述
而深長哉昔者顏淵出於顏帝之孫祝融氏至淵而生欲欲
生儉儉生威威生茂茂生億億自是而大昌若師古若真卿者
皆其後人北則齊鄒梁宋南吳越越甌閩至今多子孫其盛
與曾氏頗相類嗚呼聖賢之亂詐何其演述而深長哉且初

以文學行義知名于時其德能於是而弗忘者欲博本支序
親疏而為崇孝廣敬之歸也視彼寶秘而為一己之私者其
隘不亦甚乎漁因以所聞疏其罪如此而其詳則具見國譜

風陽陳方氏封贈二代碑銘

皇帝龍興臨濠一時英傑雲合響應人人有攀龍附鳳之願
于時則有陳方將軍亮年未弱齡即隨 大駕飛渡長江及
駐蹕金陵日侍 帝之左右出入則佩劍扈從有餘閑
詔令攻習書史唯恐其懈息也且 親程督之已而任為千
夫長遂掌禁旅陞宣武將軍羽林衛親軍指揮使援例得封
贈二代大父禔翁贈明威將軍金觀軍指揮使司事姚楊氏
追封德人父成宣武將軍金觀軍指揮使司事騎都尉追封
潁川郡伯配方氏追封潁川郡君先是潁川公本姓陳氏世
居濠州之定遠濠則今改為風陽公少年時神奕秀駿行事
允蹈規矩同里方翁無嗣唯一女見公賢竟以一女妻之
翁遇公不翅親子然公亦深感其恩翁沒祀之於別室
也公忠厚長者其奉明威公夙夜靡寧唯恐弗其意溫清之
節猶適之供成無怠於時且端慤儼重若未易親矣撫世酬
物擊蕩然如春風和氣之襲人子孫環列每聞之以善道歷
陳古今成敗果也賢某也不肖言辭有精魄聽者為之聳耳
無不率德改行者晚遇六合載清子若孫與有祿食者四人
方將委妾媵將以享盛報而不幸亡矣實洪武二年正月十
一日也享年六十又四其年二月某日與方郡君合葬江寧
縣歸善鄉彈塘山之原方郡君先卒至是蓋七年矣男子四
人長伯理登世次即亮今陞鎮國將軍余大都督府事次庸
明威將軍余蔚州衛指揮使司事次煇孫男十四人長忠明
威將軍余西安護衛指揮使司事次信忠顯校尉金吾左衛

千戶所鎮撫次文吹武吹智次仁次勇次孝次敬次謙次恭
次禮次義次誠予聞天開昌運必生俊偉之臣以光贊鴻業
如漢高帝起於豐沛尤武蓋於南陽精靈翕聚號為帝鄉當
時元夫志士無不挈風躍雲吐陽燄陰致身於九宵之上優
渥之澤延及先世書功盟府傳信策書如陳方將軍者其亦
與世而同符也哉然將軍剛介醇厚上簡 帝褒寵錫便
蕃周間存歿一門之內拖帶紆朱 龍光所及照映泉壤於
是可見 皇靈溥被生榮死哀者夫夫紀載 上德勒

諸金石以示來裔者太史之職也因第其事而為銘曰
涇梁巨族氏維陳以善為寶世相因孰知久拙勢必信有子
趨勇冠等倫明良胥會際風雲長牙大劍思策勳六合既淨
無妖氛 帝曰汝亮武且拘掌吾禁旅護九閭桓毅果
敢皆兩賁配封二代屋澤均五色鸞詒書綠文昭功俾德推
前人黃縉騰副嶠告勤燕蕙要愴應感神坐閭樹色亦欣欣
精白一心吞 寵恩非志與勤吾曷云大史勒銘表墓門

國朝之制九官階自七品至於第四皆贈封其父母與妻
上德至渥也于時吏部侍郎張度官品居四從例贈其父母
君吏部侍郎母林氏德人 命書既下度錄其副楮焚祭
墓下復請一介蟻蝨之臣待罪銓曹 恩榮溥博逮及二親
鷹陵金軸下賈泉壤度深懼無以修 上賜而垂示來裔莫
堅匪石願吾子為文之瀟謹按扶府君諱復禮字禮庭姓張
氏廣之番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甘張姓環居之室廬櫛
比當秋宵月白燈火連檝而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諱

圻者始遷於禮園社塆生飛一通周易能會粹諸家之說而
折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為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浸盛社之
南山配麥氏生二子彬甫郝甫皆善傳父姪既登父晝夜念
之弗置構堂曰永思兄弟躬耕以奉歲時祀事彬甫娶羅氏

生丈夫子三其次即府君也府君薰炙家庭之教而於易學
尤精發為大義頃刻千餘言出入程朱二氏無爭論者漢儒
拘泥不通或泥於術數痛麾斥之當是時科目方盛行鄉人
士咸謂府君爵祿可以引手致府君笑曰學易者為知吉凶
悔吝而已何以官為獨念居村墅諸子見聞孤陋乃築室都
城中俾就名師儒若見其成立輒喜動顏色已而度舉茂才
去而為肇慶路高要縣學教諭迎養甫六齡而府君歿矣時
至正二十一年辛丑四月二十三日也享年六十又一

國朝洪武元年戊申十月十五日度奉拯至增城縣西之
章山因遷家焉四年辛亥度受薦入朝拜監察御史以至今
官風采凜然倉墨為之昇迹君子賢之府君四子長即度父
輔次峻次熙輔峻俱委世孫男二曰原潔曰吉祥女五人昔
人有云為善者譬猶藝禾世世能令嘉種不絕則其發育也
益昌且碩矣信哉斯言也府君世為儒積善之聞播於海南
實合於易善積成名之義今度佳居法從其聲益大以宏是
皆府君遺休垂祉之所致度方欲為親祭而府君不及見矣

悲夫此墓門有碑其銘固不可不勒也銘曰
一屈一伸其理孔神易道之門君子之攸遵宜文而彰乃翰
其光不露而揚俾後胤之昌有命自天寵靈昭宣辭薦而綿
延是為張氏之阡

故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公神道碑銘
洪武七年三月某日資善大夫廣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方
公歿于京師鍾山里之私第既已葬事而墓門之石未有刻
文九年冬十一月其子禮恐公群行埋沒無傳請于大都督
府移文中書中書下禮部於是尚書臣彝以其事聞 制曰
可還勒翰林學士承 旨臣瀛為之銘臣謹按留守都衛經
歷天台詹彝狀公之行曰公諱珍避 廟諱更名真因字谷
貞姓方氏其系分自莆田再遷台之仙居三遷於黃岩遠占

籍為公長七尺壯貌魁梧而身白如卵有偉丈夫量未曾宿
怨讎者已知其為貴人至正初李天翁嘯眾倡亂出入海島
劫掠漕運舟殺使者時承平日久有司皆驚愕相視捕索久
不獲因從而經輯之劇盜蔡亂頭闢其事謂國家不足畏後
效尤為亂勢鴟張甚濱海子女玉帛為其所掠殆盡民患苦
之中書參知政事朵兒只班發那縣兵討蔡冠公之怨家詎
搆與其通達繁甚急公大恐屢傾貲賄吏尋捕如初公度不
能避且無以自白謀於家曰朝廷失政統兵者玩寇區區小
醜不能平天下亂自此始今暗吏藉之為姦媒孽及良民吾
若束手就斃一家枉作泉下鬼不若入海為得計耳咸欣然
從之郡縣無以塞命妄械齊民以為公民亡公所者旬日得
數千人也解朝臣察其非罪奏為慶元定海尉使散象各
安其居自時厥後汝穎兵大起海內鼎沸齊國忠襄王李察
罕保獲河洛晉冀李思齊張思道號令關陝陳友諒明王真
分有江漢荆益張士誠據淮浙公亦有慶元白溫三郡之地
同縣童子善者好從橫之術走說公曰表狀無百年之運元
數將狂不待知者而後知今豪傑並起有分裂之勢足下奮
櫓一呼千百之舟數十萬之眾可立而待浙江而上則南北
中絕擅鯤運之果舟師四出則青徐遼海閩廣歐越可傳檄
而定審能行此人心有所屬而伯業可成也公曰君言誠是
然智謀之士不為禍始不為福先朝廷雖無道猶可以延
歲月豪傑雖並起智均力敵然且莫敢為主保境安民以快
直人之出斯吾志也願君勿復言子善謝去公自是其官累
遷至江州行中書參知政事會有詔徵兵討張士誠公遂出
師士誠知公且至遣其將史文炳呂真統十將軍兵七萬禦
公於崑山崑山去姑蘇七十里士誠之僞都在馬文炳真陳
兵城中仍以步騎夾岸為陣士誠命游兵往來控旗數十里
不絕氣勢甚盛公曰濱海之地非四連之衝乃復參用步騎

兵雖眾不足畏也公舟師僅五萬身率壯士數百趨奇于橋
文炳真使十將軍薄水戰天石如兩公戒其眾持斧磨盾鎗
泥肩矢石急奮交岸之軍以火箭亂射公壞及鬚髮擄刀大
呼而入程兩將軍及十餘人軍大潰若禽鳥散去公與壯士
追擊趨其中堅文炳真接戰公出入陣中所擣輒披靡橋左
石水騎訖不得成列而岸上軍又散北文炳真棄馬走七
將軍溺死者萬計公乃次兵於岸明日又戰士戰士捷直至
城下士誠得報遣使者送款請奉元正朔公遂遂以節鉞鎮
浙東開治于鄞元之君臣多公之勳復救加爵賞俄至太尉
江浙行者左丞相賜爵國公印章昆弟子姓賓客皆至大官
當是時 今上皇帝龍興臨濠定鼎金陵天戈所指無
不草食彙乘以迎王師 上親取婺州而衢處相繼降公
曰吾聞順天者昌逆天者亡今臨濠兵精善所至無堅城此
殆天命之所在也逆天不祥即遣子充入侍 上喜曰自
古英雄以義氣相許當如青天白日事成同享富貴何以貴
子為遂使完歸公復遣使者領守城邑如錢鏐故事歲貢白
金以給軍費上許之然猶自海道輸粟元都時群雄方爭
上方勵志中原公獨屏蔽江海使者交于二境上唯求庇民
而已苗軍劉震得英等叛婺州殺首帥胡大海持其首來曰
願隸麾下眾皆習獨公不許曰吾昔遣使致錢鏐言獨在耳
今納其叛人是見小利而忘大信也且人叛主而歸我即他
日叛我又安可必耶遂帥師擊之仲九中流矢而死
上遣使歸葬且慰撫其遺孤越數載 上詔大將軍徐
魏公平姑蘇縛士誠獻京師公以久疾不視事又莫府賓客
無所陳說失朝賀禮 上怒大軍且蹙鄞公憂懼不知
所為乃封府庫具氏數使城守者出迎躬率妻孥避去海上
使完未謝曰臣聞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王者赫天法
地於人無所不容臣荷 陛下覆載生成之德又奚安敢

自絕於天地敢一陳愚衷惟 陛下財章臣本庸才庸平
李世保境安民非有黃屋左纛之念蒙者 陛下憂擊雷
制之師至于葵州臣愚以為天命有在遺子入侍于時固已
知 陛下有今日矣所謂依日月之末光望雨露之餘澤
者也而 陛下開誠布公賜手書歸質子俾守郡縣如餞
轡故事十年之間與中吳角立皆 陛下之賜也述

天兵下臨吳會臣嘗上書謂朝廷越則暮歸田里不意今
年以來老病交攻頌成昏昧而弟兄子姪志慮不齊致煩
陛下與問罪之師方憐憂懼未能自明而大軍已至台温令
臣計無所出雖遣使再三而承 詔之師勢不容已是以封
府庫開城郭以俟 王師之至然猶未免為浮海之計者昔
有孝子於其親也遇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臣之事適與相類
雖然臣一介草莽亦安敢自絕於天地故每自思欲面縛待
罪 闕庭復惡 陛下萬一震雷霆之怒天下後世議者
不謂臣得罪之深將謂 陛下不能容臣豈不累天地之大
德哉謹昧死奉表以聞俯伏俛 命 上覽表趣公入覲公

至京師 上且喜且讓曰若來何晚也公即叩首謝罪
上以公誠懇遇之特厚每賜宴饗皆與功臣列坐未幾有廣
西左丞之命俾奉朝請一日侍 上燕坐不能與與至
第則成未疾矣 上數遣中使賜問官其二子禮宣武
將軍舍廣洋衛親軍指揮使司事完忠頭校尉虎賁衛千戶
所鎮撫令公得親見之已而公疾革 上遣中使問所
欲言公指使者中坐良久曰臣荷 陛下厚恩無尺寸之
功而子孫推魯絕不知人間事臣所憂者獨此耳幸

陛下以臣故曲加保全則臣感恩九泉為犬馬報 陛下夫
言畢而逝壽五十又六 上聞哀憫之親御翰墨為文
命官致祭 皇太子暨親王亦如之中書省大都督府御
史臺亦皆奉 上旨臨祭成禮而去先是公病時嘗屬

諸子曰我那兒母歸差海濱 主上遇我過厚可求京城
外之地理焉且使後人習於禮義及是卜城東二十里玉山
之原惟食禮部為奏請 上欣然可之於是以其年某
月某日葬禮也公世為善人而其父尤柔良人弱之屢致侵
蝕父嘆曰吾諸子富有與者母父苦我其後五子果貴顯元
季以公之貴得慶贈三代曾祖天成榮祿大夫湖廣等處行
中書省平章政事祖宙先祿大夫福建等處行中書省平章
政事勳皆杜國爵皆封越國公父伯奇銀青光祿大夫淮南
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上柱國仍追封越國公曾祖妣陶氏
祖妣潘氏妣周氏妻兩董氏皆封越國夫人子男五人其二
即禮與完其三曰本曰則曰安女五二適士族餘在室孫男
六隋大業未海內紛紜江華聚眾保民據有欽宣抗睦瑛統
六州之境雖屢受隋爵及唐高祖有天下遂封府庫籍民數
以歸職方擢為欽州刺史歿于長安其事與公似無大相遠
者蓋公以豪傑之姿庇安三路六州十一縣之民
天兵壓境避而去之曾無一夫被乎血刃其有功於生民甚
大然而 天寵所被賜官丞轄享有祿食而二子皆列
崇階旂奕尤著視唐則有加焉於是歷序其故著為銘詩以
宣明 國家之鴻烈而及公保民之偉績云爾銘曰
元季紛紜群雄相吞公據海濱志欲靖民黃屋左纛我非敢
說絳定一隅以俟
真主 大明煌煌出自東方天威奮張孰敢不來玉乃籍
上乃封府庫大開城門委之而去 皇帝詔還喜動龍顏
御能庇民朕數嘉嘆卿居海邦倚水為強旌旗揚揚武夫洗
洗船楫數千橫行海中諸蕃畏服莫越其封炳乎幾先能順
天命卒全黎元兵不血刃何武恭強驅民鋒鏑耐戰非兼身
乃說強以此較彼卿實為能爵之崇階祿給予孫天譔褒嘉
金宣王奏公拜棺首 天子萬壽惟公疑主人中之最功

在三府其惠孔昭華之保祐第與公類至今廟食春秋不廢
公雖歿矣德焉忘矣太史銘矣發幽光矣

宋學士文集卷第甲

翰苑別集卷第十

宋學士文集序

翰林學士金華宋公景濂自少以文雄一時人不逮數千里
求之殆徧於中國四矣矣其居家所作者曰潛溪集其在
朝所作者曰翰苑集潛溪集凡若干卷故翰林承旨歐陽文
公爲之序而翰苑集復萃記序碑銘表傳雜說登爲前後
別四集云余嘗讀而好之浩乎莫窮其所至乃撫卷而歎曰
文章經國之要也豈直一藝而已哉而與時升降其變不一
在唐則宗昌黎韓子在宋則宗廬陵歐陽子韓子之文祖於
孟子而歐陽子之文又祖於韓子皆所謂傑出於千百者也
在元則宗蜀虞文靖公金華黃文獻公亦若韓子之在唐歐
陽子之在宋矣然文靖公之放言極論縱橫無窮其氣破莫
敢迫而獻文公之不失準繩卑不可隆而高不可抑也公起
而繼之自五經子史靡不通究其造理也精其政事也博
故發之於文章悉鑄迥習之陋學者復翕然宗之 國朝龍
興遂以布衣登侍從之選歷十餘年凡奉 詔撰述莫不
曲盡其體勒之金石播諸笈帙定與虞黃二公相後先已雖
然虞黃二公屬重熙累洽所以黼黻一代之盛者爲易今
國家文運方興之時將昭武功而宣文德以新四方之觀聽
使知

大明之超軼三五豈不爲難乎大抵先秦兩漢以來聖人之
經汨於諸子道固晦而未明也故各聘異同之說以誇耀一
世恒病其駁而不純及宋周程朱子大發其闕是非邪正奚
趣黑白之形而後之立言者由是求合於道亦既無弊矣又
惜蓄之無源而徒剽竊陳腐皮離曼衍之爲工孰知其去古
益遠而益抗不亦悲夫嗚呼公之文可謂至純矣正聲動氣
充塞宇宙呈辰河漢山川草木風雨雷電鬼神變化龍跳虎
躍雖極瑰詭奇絕之觀惡足以喻耶昔公之摠脩元史也余
獲預編纂之列執其議論觀其儀矩非一日笑故知公爲深

而推公為重轉為之說如此尚俟知言者於後而非諛其所
好云洪武八年歲在乙卯冬十有一月既望將佐仕郎國子
助教李貝瓊序

宋學士文集目錄

卷第一

致政謝 恩表

進賢朱府君碣

葉夫人墓碣銘

重題王允象卷後

報恩說

史處士墓版文

復古堂記

劉母賢行詩集序

卷第二

方氏族譜序

雙桂軒記

恒齋銘

大般若經通關法序

三老圖頌

諸暨孝義黃氏族譜序

卷第三

故紹興路儒學正柳府君墓志銘

南澗子包公碣

故樓景元甫墓碣

題李白時飛騎習射圖

白鹿生小傳

麗水陳孝女傳碑

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錄序

寶蓋山嘗察禪居記

楷木杖銘

芝園前集目錄

卷第一

致政謝 恩表

先大夫碑陰記

跋張孟無文集序後

題苦寒詩後

雲高軒詩序

曾助教文集序

故鄭貞婦顏氏墓志銘

剛烏城志

鄭母蔣夫人墓志銘

郭考功文集序

三益軒記

舫若松贊

翼烏樓氏家乘序

義烏王府君墓志銘

題默成居士鳩齋記後

題趙府君墓銘後

俞巨川墓記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

藤杖銘

栢杖銘

先師內翰柳公真讚

卷第四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題宋高宗賜答羅尚書手詔
玄英處士方公遺像贊
觀心亭記

育王裕公生塔之碑
亡友陳宅之墓銘

故筠西吳府君之墓碑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

金華清隱禪林記
故王母何夫人墓記

春日賞海棠花詩序
徽州羅府君墓志銘

卷第五

新刻楞伽經序
約之禪師畫像贊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望雲圖詩序

義烏方府君墓志銘
朱氏家慶圖記

金華永寧禪庵記
題定武蘭亭帖後

題悅生堂稜帖
跋柳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跋王獻之保母帖
題錢舜舉應真圖

跋段氏墓銘後
孫伯融詩集序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題伊尹古像卷後

題子昂書高上大洞王經後
題鮮于伯機所書蘭亭記後

題剡源清茂軒記後
跋米南宮夾曠帖

跋樂貞婦傳後
達摩大師贊

活水軒銘
題馬氏譜圖後

元故徵士周君墓志銘
故蔣府君墓銘

全有堂跋

卷第六

瞿員外墓志銘
鄭都事墓志銘

胡府君神道碑
毛公神道碑

林貞婦墓志銘
童真觀音像贊

深溪王氏義門碑銘
王氏義祠記

卷第七

題桐雲軒記後
方惠庵墓版文

鄭節婦傳
毗盧寶瓶閣碑

金剛般若經新解序
佛心普濟禪師緣公塔銘

淨慈住持仁公塔銘
故胡母樓氏墓銘

國史所銘

卷第八

李微君像贊
詹士龍小傳

復古軒記
東軒集序

貞白堂記
李太白像贊

朱同知墓志銘
題斌燦圖後

題文天祥手帖
題大慧禪師遺墨後

虎林處士贊
李經歷墓志銘

張尚書書具慶堂卷
重興萬壽寺銘

中山處士林君墓碣銘
聲外錄師子說

滿峯先生墓志銘
永思堂記

卷第九

徐方舟墓銘
跋母石表辭

題危太朴隸書歌後
跋徐氏譜圖後

葉氏先祠記
柱氏家系序

故朱府君文昌墓銘
唐勳司命鄭公墓志銘

尹府君墓志銘
陳府君銘

脩慎齋記
倪府君墓碣銘

卷第十

北麓處士墓碣
貞婦郭丑小傳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一 芝園集卷第一

致政謝恩表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無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誠欲忤稽首頓首上言臣聞生世而逢直主仕宦而歸故鄉此人臣至榮而至願者也日本一介書生粗讀經史在前朝時雖屢入科場曾不能沾分寸之祿甘終老於山林今幸遭逢聖主定鼎建業特勅省臣遣使者致幣起臣於金華山中俾典儒臺繼陞古史侍經東宮俱奉翰苑去歲欽蒙特除承旨為文章之首臣而次子孫擢中書舍人長孫煥殿廷序班一門三世俱被恩榮近者又荷追封祖父親御翰墨寵以雄文繁然奎壁之光照耀霄漢且憐臣年老令致政還鄉又有冠服文綺寶楮之賜鴻澤湧沛不一而足其高如天其厚如地其照臨如日月非筆墨之可盡述誠欲忤稽首頓首欽惟皇帝陛下以布衣混一四海如漢高祖以仁義化被萬方過唐太宗宵衣旰食孜孜圖治欲使天下蒼生無一夫不被其澤雖以臣之愚陋無尺寸之功亦蒙寵遇如此之至銘心鏤骨誓不敢忘自度無以效犬馬之誠唯朝夕焚香上祝千萬歲壽及以忠勤教子孫俾世世毋忘陛下深仁厚德而已臣無任瞻天仰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

臣濂誠欲忤稽首頓首謹言

洪武十年二月十二日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無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謹上表

致政謝恩表

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知制誥無脩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臣宋濂誠欲忤稽首頓首上言近者欽蒙聖恩追贈二代許臣致仕還鄉自正月初六日

十日發舟二十七日到家二月初三日詣墓所祭告昭宣制命龍光烜赫下燭泉壤鄉里親朋一時畢會相與嘯慕以謂天朝待士如此之至莫不感激思奮此皆皇上之大德

殿下之深恩碩日區區何以圖報於萬一日聞古聖人有言曰為君難其所謂難者何也然以四海之廣生民之衆委寄於一人敬則治急則否勤則治荒則否親君子則治小人則否其機甚微其發至於不可遏不可不謹也所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曰德曰仁曰敬曰誠無非用功於此也治忽之間由心之存不存何如耳誠忤忤頓首頓首無不仰望而猶以二帝三王相傳心法為言者誠以為君之難也雖退居田里而忠愛之心彌切豈不忘於是取責備竟之言伏望殿下察日所言而篤行之則天下幸甚無任瞻仰激切屏營之至謹奉表稱謝以聞誠忤忤頓首頓首謹言

洪武十年二月十二日具官臣宋濂謹上表

進賢求府君碑

先王之法不行於後世道隱民散仁鄙盡失貧賤強弱為吏者多弗暇問於斯時也百里之邑苟有處信之士聲善扶直以彈助於政教不亦空谷足音之可喜乎如府君者誠可銘已府君諱志同字與可姓朱氏進賢朱方里人曾祖仁無嗣其缺適家某年進士豐城袁某生梓梓遂來為仁後府君之祖也父粹中字切能潛貢進士有材畧德祐世變能聚兵立僅以衛一鄉冠錡不敢近府君天資亮直尤好赴人之難料器或不平視其力卑者扶助之間右作感福錫切細民不敢少吐氣府君奮然為直於上官人人敬畏不敢作非義事縣大夫聞之嘆曰是到介不羣者也是有補政教者也適以資禮民間利病必一一詢之府君為之傾盡邑以治最聞天贊

已大倫民有菜色部使者行縣延府君子庭叩以勸分之
策府君曰進賢雖小邑其藏粟者何翅百家計其飽妻擊外
有餘則輸于官分給餓夫使者一餐咳問所活數十萬不難
也然示之以至仁布之以大公衆將樂於從化顧力行之行
之當自志同始使者曰君言是也命即為之三百里間無填
溝壑者府君義聞彰著監察御史有嘉其能者首以茂才薦
府君自度不能隨俗浮湛力辭不就築室白湖嶺之陰才兼
種樹若將終身揭文安公為扁堂曰真村文白先生范公亦
為賦詩江右學者多傳誦府君篤於訓子開館舍聘名師使
其子承就學族孺子弟貧而無資者悉聽已而與學大進如
水滄山出復使裝輿遠遊以充其學識東脯裝錢之費雖深
產給之無倦色不幸與早世府君嗚嗚而泣復召諸孫慶奕
訓之如訓與夢交書夜奮勵雖寐不敢忘學既成登至正辛
卯進士第奉賜為壽府君喜曰爾不負吾所屬矣元季兵起
慶父奉府君辟地南昌之蜀後未幾以疾終癸巳春正月某
日也壽六十六秋八月某日始自蜀漢奉柩還壆白湖嶺之
白楊院初府君愛白楊風氣回旋有藏地之意及是見壆
於人曰吾將寧魄此地矣衆咸異之府君性耿介人有過必
詰責之雖面頰發赤不少怨家政廢廟闕門十指間敢有違
教餘其於勢利分華之欲則澹然無動於中鼓琴吹簫酣咏
水光山色間有不知老之將至也娶戚溪吳氏子男二長即
洪卒時年三十五能古文辭虞文靖公甚器重之遺棄若干
卷其門人衣鏤鏤梓以傳次紹信後府君四月亦卒女二舒
某胡某其婿也孫男六曰和曰夢炎通歷代文獻之學如指
諸掌禮樂家賴之曰良曰厚曰碩曰惠皆孫九則以進以任
以武以應云云也府君堯後二十五年瀟待罪國史夢炎官
于瀟嘗實與之同朝夢炎自狀府君行持來告曰李朝有云
先祖有美而不知不明也知而不傳不仁也夢炎竊為此懼

願吾子有以丹砂之墓門有石亦既瑋而曉之矣瀟不敢辭
銘曰

劉膺斤那勁弗折一見未語心已惕康幾今逢古遺直義聞
如泉新洋溢勸分有策昭厥績繡衣使者加薦辟堅臥不起
志非激膏育又笑紫泉石少微皇昏風夜黑白楊有祥閔玄
室孰不肯涕何嗟及有孫文章成五色君子於茲觀世德
先大夫碑陰記

惟我 頭考府君宋公樹善深長不自食其報持以履壽後
人致使不肖獲復際 昌辰忝以文墨事 上校
經 青宮當侍 講禁林之日持膺 寵數錫贈顯考府
君中順大夫禮部侍郎顯妣陳氏德人瀟時侍 上左
石不敢稍離於是遣殿廷儀禮司序班曾孫慎虔奉 制書
展告墓次曾未幾何際瀟翰林學士承旨例得足封二代更
贈顯考嘉議大夫禮部尚書顯妣淑人顯祖考贈亞中大夫
六常少卿顯祖妣金氏淑人而其誥辭乃 上呀親製
褒錫有加焉瀟亦蒙 恩致政而歸方克躬詣北域莫告如
初惟是 皇仁如天溥博無際澤及九泉莫絕前比深
懼無以垂示悠久因請前丞相汪公朝宗大蒙其所贈官封
勒石塚前一以侈 上賜一以昭先德使後世萬子孫
思忠思孝永不忘乎 君親斯蓋瀟愴愴之深望也洪
武十年夏四月前翰林學士承 旨嘉議大夫知 制誥兼
脩 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介子瀟再拜謹記介孫中書舍
人璉書丹篆題

故葉夫人墓碣銘
山西提刑按察司僉事張孟兼請余銘其大母葉氏之墓凡
三年矣予時供奉詞林日以文墨事 上竟弗暇為今
蒙 恩休致家居而孟兼亦予告省親道過予門又復以前
事為厲其言極慘戚子何忍不為孟兼一銘之乎孟兼之言

三二七

曰大父年踰六裹而未有孫及生孟兼其年醜饗賢士大夫且曰吾衰夫不意垂及之年獲抱孫焉於是賢士大夫咸起舉觴為壽未幾大父亡大母見孟兼輒泣允愛憐之孟兼病劇務浸淫被體晝夜啼不休大母與乳母克鞠諸房中親為傳藥節宣其食與衣見其學步學言每為喜動顏色已而嘆曰恨不令汝大父見之年十九禮宜後室姑離大母左右遊學城南師事聞人先生解折六藝米利為萬章久之乃歸大母喜倍于前已而復嘆曰恨不令汝大父見之歲乙己朝廷下詔求賢以圖治安州縣不令孟兼為不敏文章薦之孟兼將赴京大母執孟兼手泣而言曰汝大父念汝甚唯森忘之不幸不見汝之成立汝今欲入官當夙夜盡心以奉公上庶幾不辱于前人走身雖即瞑目無憾已孟兼謹佩服之弗敢違既至家恩擢國子錄轉主事儀曹遷丞奉常凡歷八春秋屢思請告觀省動有物色之洪武五年十一月二十日嚴君以書示曰汝大母以今日終臨終無他言唯曰吾年七十又四分當死百無所憾于中獨惜不與吾孫一相見耳孟兼讀已五內分裂恨不即死相從於地下禮部尚書陶公白于丞相府遂以

上聞獲遂哭於墓次時大母附葬大父徐山北城距卒時已三十四日矣自時厥後孟兼出為今官學陞山東提刑按察副使滿念孫足以充養而大母嗚捐館舍盡然傷心然非辭章無以白大母之行而度孟兼無窮之悲焉所以不避譴呵而預賚於執事者誠是故也子聞之亦為之嗒然嗚呼余何忍不為孟兼一銘之于葉氏諱某祝之仁和人父信母某氏世以種善聞年三十歸清陽張府君鎮初府君娶同縣陳氏無子葉氏未為之側室性慈惠柔順事陳氏如事姑優好施與遊卑妻無倚者指所有物資之亦斬三族翁然稱其賢生一子屋二孫長即孟兼次善一孫文適某四曾孫鈞朝幹全子自少齡但得驚風疾數步跖危

顧祖妣金淑人保抱携持以全性命竊祿 熙朝位跡法從常思有以發揚潛德而一時故老號稱能文辭者先後漸盡竟無徒求之方戰慄不自寧而孟兼乃倦倦微躬弗懈亦可謂知其所重而竭報本之誠者子頗愧焉嗚呼余何忍不為孟兼一銘之乎雖然孟兼以文章政事著聞當世繡衣直指威聲暴殫其大父母雖不獲見亦足以慰九泉之望銘與不銘未足深議也銘曰

君子抱孫以其繼宗也斯勤斯思美厥計其厥恫也珠之藏素王之蘊璞寶之俾有終也為釐為敷光燭於外大顯厥庸也樂石勒銘樹之林筌馬鼠其封也

故張孟兼文章序後

源之友御史中丞劉基伯溫氣甚豪恒不可一世士常以屈強書生自命一日侍

為問伯溫對曰當今文章第一與輪所屬實在翰林學士臣

濼華矣無問言者次即臣基不敢他有所讓又次即太常丞

臣孟兼孟兼才甚俊而奇氣肆然既退往往以此語諸人自以為確論嗚呼伯溫過矣濼以無根葩澤之文何敢充伯溫

今伯溫之言若此其果可信耶否耶縱使伯溫非濼為推讓者才之優劣濼豈不自知耶伯溫誠過矣唯言孟兼才之與氣則名稱其實爾今觀所造孟兼文章序嘉其語粹而辭達他日必耀前而光後其倦倦猶前意也伯溫作土中人將二載俯仰今古不能不慨然興與濼孟兼請濼題識序後因書伯溫昔日之言以表吾愧擗觴之時淚落紙上洪武十年三月二十五日

重題玉兔泉卷後

泉地產初何與人事世目之為貪為盜不過藉其名以厲人行泉固自若也金陵有泉曰玉兔甘潔異常或者悼其不幸為菽槍所發或者以槍之惡無汚泉之清半出巧辯曉曉不

自休為呼安得在生齊物之旨語之者我部使者張君孟兼
將上山東出示此卷請重題其後題曰孟兼曰先生可為調
人之官笑一嘆而別

題苦寒詩後

亡年先生多與余論詩大槩以句豪韻險為工此篇法轉運
之而尤勝出奇者也精於詩者必能辨之

報恩說為平無聞沙門作

如來所說父母恩難報經云父母於子有大增益設使右有
月父左有負母經歷千年正使便利背上未足報父母之恩
佛言如是則凡有父母者不問在家出家皆當報恩可以故
我之肌膚筋骸非父母不生我之飢飽寒煖非父母不節我
之出入勞逸非父母不念我之就安避危非父母不防我
之生理非欲非父母不教我之離俗學道非父母不成父母恩
德至廣至大雖鳩恒河沙算數亦不能盡天台有一沙門名
曰無聞既看福田衣叅善知識晝夜六時每思父母恩深未
知所報不遠千里持來娑羅林中五體投地而白無相居士
曰難報經中所說父母之恩鳩博勝羨不可思量弟子欲報
如來三昧之力外濟神明未知何法而可唯願居士慈悲分
明開示居士告言沙門汝善念之夫愛者生死之根輪回之
本何以故衆生由情生思由思生愛由愛生執由執生戀由
戀不捨遂成妄緣輾轉出沒無有休息沙門汝欲報恩莫先
入道汝欲入道莫先割愛愛盡情盡住源自證能如是若名
大報恩何以故愛為欲水混混不窮能滋長一切無明枝葉
夜觀纏結難可剪除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為利劍鋒刃難
觸能斬伐一切智慧善果主意不落不使萌發能割愛者乃
菩提道愛為毒藥衆苦慘刺能斷長一切發生身命七竅流
血彈指變壞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猛獸光焰天能焚
毀一切蘆舍器物化為灰燼無復子遺能割愛者乃菩提道

愛如虎狼爪牙能吞噉一切有生等類宛伺搏噬最可
怖憐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魘魅幻化不一能迷惑一切
脩善之士傾倒錯緣喪其本真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敗
航槳傾橫弊能沉溺一切渡河海者漂流轉徙不到彼岸能
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荆棘叢生道傍能鈎呈一切塗行商
旅冠服綻裂惱人心意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如傾崖摧墮
無時能墜碎一切動植諸物有識無識皆為齧粉能割愛者
乃菩提道愛如蛇口噴毒大能賊賊一切血肉身軀裂膚
墮指受其毒苦能割愛者乃菩提道愛以是思惟愛之為害不
可具言沙門汝善念之汝能割愛即可破妄汝能破妄即是
返真直入菩提之路福德所披無量無邊維聚七寶高如懸
迷廬山特用布施不是過也是為大功德力是為不思議勝
力是為十方大覺如來三昧神力報父母恩孰出於此沙門
聞已得大饒益頓然了知恩愛本空法塵清淨

雲寓軒詩并序

龍虎山鍊師張君仲毓者學而攻詩尤善賦琴穿汗漫遊于
湖江自謂若白雲出入空谷杳無定蹤遂以雲寓名其軒命
第子上官若冲未請余言夫膚寸而起俄然暮乎太虛者雲
也英英份份實一氣之流行固礙而聚矣已而飄忽乎東西
欲跡藏形類若不知所之此無他雲無心也方外有道之士
如木餐霞指去塵俗之累翩翮然御風而遊玄間未無所繫
去無所繫絕如雲之寓乎太空此無他亦無心也仲毓取寓
雲以名軒不亦宜乎予聞至人不物夫物然後能齊於物仲
毓自比於雲善矣而未見物於雲也物於雲則有礙有礙則
不虛不虛則雲明不通矣我不為靜而動何形焉我不為動
而靜何容焉是則動靜一如也我不為雲則夫卷也孰從而
舒之舒也孰從而卷之是則卷舒亦一如也仲毓試澄心默
坐存神於蘊羅簫臺間冲莫無朕而萬象森列其中而吾神

未嘗形也未嘗形而雲果執高乎予當約仲毓遊全度委羽
之墟勺松華泉擊鱗脯而食之且請仲毓出琴彈白雲之詩
琴調清越群仙或有驚驚乘聽者矣寓雲與否非所敢知其
詩曰

雲浴深兮無根嶽聚習散兮不知其門變化因別兮契乎道
直龍虎名區兮列仙之倫剪雲製衣兮結雲以為神超然高
澤兮日與雲而相鄰步虛九天兮不沾世氛水火交熾兮
日月吐吞雲兮雲兮予寓爾以終其身

史處士墓版文

四明有宋宰相家史氏世居鄞縣六世祖詔政和中舉八行
不就詔主師仲父子俱贈太師追封越國公師仲生浩以舊
學相孝宗官至太師保寧軍節度使封同魏國公追封越王
諡忠定越王生彌遠相寧宗理宗官至太師保寧軍昭信軍
節度使封會稽郡王贈中書令追封衛王諡忠獻衛王生宇
之官至正奉大夫觀文殿學士封奉化郡公孫公生熹加入
元不仕真卿生處士諱僧孫字列父潔白如王顯輔秀整風
神敏如也賓客至輒岸憤吟咏終日或出查鶴共酌飲則疊
舉意度適雅如畫及酒酣耳熱稽史談經雜以前朝典故彈
駁弗絕問者曰此故王孫也宜其博習文藝度越恒人哉由
是遠邇賢大夫無不與處士游而衣文清公器之尤深竟以
女妻之元故事宋宰臣之孫多因門第補官者或憐處士才
高勸投牒自進處士嘆曰吾家三世相宋開國嗣王入居臺
寺為九卿為法逆者不翅二十輩出膺郡二千石縣大夫之
寄復管組呈列可謂極盛也已盈虛損益天之道也貴與富
宜專幸吾一門耶國之守氣尚或不保於吾家何有自是益
龜光飲彩繫情名山水間或未芝嚴阿或鬱蘭川瀝世上升
沉事若無聞知晚年貧尤甚飲水著書超然能忘其愛君子
謂處士類知道者初處士早喪親弟與妹絕幼處士育之使

成頌贊為昏媾之費儀物兇衍人以為不夫文獻之舊歲時
奉祭事甚謹監薦降降儀若祖考昭格于上竣事而燕宗黨
子姓咸集處士備舉累世德業懇懇言情辭個悃無華聽之
者輿起生平宅心樂易喜怒不形於色卑卑謙退如儒夫然
識與不識皆稱為善人君子云洪武八年秋九月十七日處
士以疾卒壽七十八年某月日葬縣之陽堂鄉金舉先墓
兆次妻即袁氏先四十六年卒于二人公敬公襲公襲為弟
祐孫後女一人歸余思承公敬之子六人欽祖靖祖端祖暗
祖暉祖明祖欽祖暉祖孫世女一人歸樓守誠公襲之子四
人史祖敬祖文祖復祖文相天女一人歸張守義曾孫男三
人必寧必玄必和必處士卒後之三年定祖家思持除中書舍
人與子子遜為同官乃持國子錄張欽兩撰事行介遜求于
為之銘嗚呼代閱之家非世其祿為艱而世其德為艱使其
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雖紆未施紫上繼祖父論者
不以為貴苟恪守儀則縱沒身於草布間孰謂其非賢哉若
處士者有足尚已嗚呼八行君隱約布衣而啓三相國之盛
處士之德將無忝於君者也公侯必復其始尚富於其後人
微之銘曰

溯河之東史稱名門三世宰輔榮光燦燦為其後者非賢孰
繼伊處士君執謙遜義人爵或來實命之由天爵之貴敢不
自脩我言既飭我行又方誰云荷衣不比繡裳有虛有盈天
之恒道安分而行樂善為賢既享上壽復多子孫濟濟彬彬
必復其原金舉之里陽堂之鄉有噴八尺王孫之藏

贈助教文集序

臨川曾先生旦初所為文凡若干篇其門人某類編成書而
以首簡請余序序曰天地之間萬物有條理而弗察者莫非
文而三綱九法尤為文之著者何也君臣父子之倫禮樂刑
政之施大而開物成務小而提身繕性本末之相逆終始之

夫賈皆文之章者也所以唐虞之時其文寓於歌天動民
明物察倫之具三代之際其文見於子丑備之異建貞助儆
之殊賦載之於籍行之於書世其大本既備而節文森然可
觀傳有之三代無文人六經無文法無文人者節文感儀人
皆成文無文法者物理即文而非法之可拘也秦漢以下則
大異於斯求文於竹帛之間而文之功用隱矣雖然此以文
之至者言之爾文之為用其亦博傳矣乎何以見之苑之於
朝廷則有詔誥冊祝之文行之師旅則有露布符檄之文託
之圖史則有記表志傳之文他如序記銘贊贊頌歌吟之屬
數之於性情接之於事物隨其洪纖備其美惡察其倫品之
評蓋其彌綸之變如此者要不可一日無也然亦宜易致訛
必也本之於至靜之中本之於欲動之際有節養焉養之無
弗克也有節養焉蓄之無不精也然後嚴體裁之正調律呂
之和合陰陽之化攝古今之事類人之之情著之篇翰辭旨
皆無所畔背雖未造於至文之域而不愧於通用之文矣嗚
呼文乎其可易言矣乎今吾先生淹貫羣經研讀三綱九法
其文理之繁然者加體索而擴見焉審必春秋建賈于辭科
目既發蓋寓意於古文辭用功於動靜者火聲光燦然起士
林中予取而讀之澤火翻觀之交輝金聲玉振之迷奏魚龍
波濤之驚迅一一可以適於世用信夫萬物各有條理者於
先生之文亦可以見之余在詞林先生方助教成均朝夕相
與論文甚躡故因其門人所請推原文之主者而為之序著
源委之真欲體用之兼舉也

後古堂記

監察御史虞森嘗聘嘗奉清父玄位之命請記其所名後古
堂者予以不文固辭而魯聘請之益勤乃叩之曰予之所謂
後古者以為上古乎上古之時巢居而穴處汗澤而任飲茹
毛而飲血子今有空廬而用之是輪梁羊牛之院決不能復

之以為中古乎中古之制冠弁袂衣以定其分辨髮髻辨以
稱其用門與屋漏以嚴其居庭榻几以殊其度雖曰異於
上古有可法者予今但於久安必隨世而變遷想亦未易以
後之也然則子之後古者將何居魯聘嘆曰非是之謂也虞
氏之居餘姚自漢日南太守以來代有顯人至唐末與文懿
公為尤著文懿公賈泰之遠祖流裔至今二十七世矣嶼山
之南有虞家城周圍一百五十丈相傳以為故宅之基尚歸
然獨存諸父每相與登眺白烟涼草觸目懷然輒彈指嘆曰
虞氏之先嘗元著矣奈何無孑孓微猷者乎後古之名蓋以
此也予曰繼志述事孝子慈孫研當為况思追紹於七百餘
年之前此其見之確行之屬是豈尚已第不知復於古者果
止於斯否乎魯聘曰何謂也予曰文懿公之為人外謹備而
中抗烈固以文學政事圖形凌烟而為唐代名臣較之同時
孔司董之程榘杜萊公之政業議者有未足為孔之與杜然
美較於漢之留侯及董江都其運籌之良宅心之純或猶未
能無遺憾焉以此例之古今人物其優劣不倫雖更僕未能
盡也欲師古者宜取則於上上賢者在古亦衆矣何獨私於
一家哉魯聘曰先生之言侈矣留侯之與江都信足法歟余
曰不然也古之人以道德為師者有孔子焉有孟氏焉以政
業居輔弼者有伊尹焉有周公焉人而不為孔孟伊周其學
皆苟焉而已子將後古必如斯而後可爾魯聘曰敢問復之
之功奚先余曰載籍之存者莫古於易伏羲之卦文王之象
周公之文孔子之繫於是乎悉備姑摘一二陳之風自火出
家人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此身正而家齊之象也洵富
震君子以惡懼者此自治之象也山附於地剝上以羣下
安宅此安養人民之象也雷寬皆至置君子以折獄致刑此
聽訟之象也自此而推一卦一爻皆開物成務之道也魯聘
笑子夙夜克心於斯此則所謂真後古者過則聖不及則賢

達則無善於人窮則獨善諸已後古之功不亦大哉若曰沾沾焉取則於一家不幾於自隘矣乎請以是記諸屋壁魯瞻母以余言為誇而棄之玄佐名某以經學教授于鄉言行有師法魯瞻學有端緒自給事中遷今官正氣蓋凜然云

故鄭貞婦類氏墓志銘

貞婦汴類氏子故為閩人家宋南渡後有仕于溫者遂遷焉父諱某母某氏貞婦生有淑質父母慎擇配偶會添之鄭君信與其妻王氏亦寓于溫素稱有家法其子曰誠字文質後俊爽異常倫俾歸之貞婦年二十矣貞婦奉養無違禮身蹈儉素不習流俗侈靡第三族以為能生二子德善而鄭君自李陽河巡檢遷廬之稅使乃徙合肥居久之鄭君歿及葬于深王氏念之弗置欲歸者丘墓誠飾板輿送其還未幾王氏歿誠亦以哀毀終深之宗人曰是母子者不欲忘其鄉土者歟蓋同葬焉因相地卜時成禮貞婦聞之大慟斂絕即服惡并服朝夕哭奠人有慰之者輒對曰我未忘人耳尚何言誓不再適以樹立鄭氏之門如此者五十餘年如嚴霜烈日可畏可仰善既不幸早夭刻意訓德從名儒遊迄于有成今擇大醫院判官階保冲大夫世稱其為有子貞婦生子至元壬午四月五日卒于至正辛丑七月十七日壽八十歲二子唯有一存孫一人素孫女二人適太原護衛鎮撫金華吳翰軒城宋謙曾孫一人天保德念母恩如天之罔極欲圖不朽於文字間介安次王晉狀徵余為之銘銘曰

鄭婦之行可謂貞矣其恒如松之不變其潔類王之無瑕所以得令子以昌其宗嗚呼此非易所謂安節之亨者乎

劉母賢行詩集序

劉賢母王氏諱某太原崞人也年十八歸慶士仲安倫再期生一子溥又八年慶士君歿賢母自誓曰吾聞貞婦不二夫生為劉家婦死為劉家鬼無子當爾况有子者乎確守其志

聖如鐵石家素貧遠慶士卒貧益甚治然泉自給衣僅蔽身日唯一食艱瘁不可言慶之恒裕如也里豪武氏子知賢母貧或可撼使嫗誘而且脅賢母痛誓斥之終不移所守親督溥夜鄉貢進士趙惟賢國子助教張傳霖遊師若友有益

賢母性儼恪有烈丈夫風未嘗輕於笑語契家子姓見之輒敬畏下拜人因涕為鐵面夫人云里婦有淫行招搖行市中賢母知其所從來以所曳杖擊之婦哭訴於夫夫曰劉夫人何故捷爾爾慚服不敢言有姑適賢氏老而喪明其子甚每啼其意姑必泣告賢母賢母造門而諭之輒踰垣避去某處士之外弟也亦嚴憚之如此他蓋可知也年七十餘而歿當時南北名士大夫咸作詩文以美之命曰賢行詩集云嗚呼詩者發乎情而止乎禮義也感事觸物必形之於言有不能自已也昔者衛共伯早死其妻共姜賦柏舟以自誓一則曰之死矢靡他二則曰之死矢靡慮至今讀者為之感激奮勵宜非有繫發論之重者乎今也賢母之志與共姜同雖不自賦詩而世之士大夫推其意而代之言此蓋出於民之性而先王之澤也是宜刻梓傳世以為人婦者之勸雖然詩人之吟咏夥矣類多烟霞月露之章草木蟲魚之句作之無所益不作不為欠也華編巨冊摹印而行者比比有之其視賢母之詩有補名教者為何如哉知道之士必有擇焉

剛鳥城誌

元至正七年冬嘉禾城西有鳥數千營巢於地圍八尺崇五尺晝夜弗休類有物督迫之者未幾大盜弄兵海上紅巾繼起江淮皆繹騷朝廷遂詔州郡築城築城自嘉禾始亦異哉唐貞元中田緒境內烏街木成城其崇則縮五之二其圍則至數里之廣所以德宗有播遷之禍今元亦剛致喪亡先儒謂社宇啼天津橋南方地氣先應亦是類歟吳僧本誠著鳥

城誌五百餘言愛其文特刪之以附集中本誠字道原以能文名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二

芝園集卷第二

方氏族譜序

惟方姓出自方雷氏方雷者西陵氏文軒轅之正妃是為嫫祖或曰榆岡之子曰雷封於方山後人因以方為氏未詳孰是周宣王時方叔食邑於洛故世望于河南至西漢末新莽將篡位司馬府長史紘官於吳中度天下必大亂即避去欽之東鄉回家焉生一子雄雄生三子儼儼儼儼儼內疾行南部太守儼大都督儲字聖明一字願真太守周歆舉為孝廉又舉賢良方正第一累官太常兼洛陽令封縣侯和帝時下郊忤上意欲鴆而卒儲能役使鬼神故鄉人立廟祀之稱其為僊翁云僊翁生三子續之弘之觀之一云觀洪觀蓋傳文之異辭爾子孫分為三族其布列於諸州者續之後則嚴儼娶越弘之後則儼宣池秀湖常觀之後則蕭田九江潯陽至今繫盛績之遠裔曰文亮仕陳為散騎常侍生南昌今倫倫生隨秘書郎祚祚生太中大夫仲生唐太子中舍字季生右衛將軍始興始興生二子尊遵遵考功郎中秦州刺史生皓皓生吏部員外郎苗苗生三子堂常緒緒宣遠將軍堂末陽令生二子達讓達生三子引文引武引祖引文生道屬道屬生四子聰尊甲乙聰生四子道和令與令安令保今興生世雄世雄生道明道明生二子敏講講生君讚君讚生三子公懇公平公郁公郁生二子整漢術又中丞生刑部尚書景漢生四子宗案案有宗浙東觀察推官生三子末珍末符末豐末豐生十子可榮可昭可暉可浚可瓔可齊可同可度可剛可法可暉生肅肅生玄英廉士于千字雄飛世居睦州白雲原以詩名後隱越之鑑湖以終生二子翼嚴翼小字託兒無嗣嚴生二子甲述甲亡其名生景先述生三子景珍景珣景景先生二子老超彦安景珍生三子考誠考暉考瓊復自越遷居睦景珣生三子承俊承邦承威傳生一子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一 芝園集卷第一

承招自考起而下踰為九房諸符度布列于浙河之東多仕
 吳越錢氏宋太平興國三年錢徽納土有自睦徙台州黃巖
 者曰二四府君雖宗之述不知繫之何房之下既而君又卜
 遷明之象山未幾又自象山徙寧海侯城里始定居焉至熙
 寧元豐間其族漸大讀書為文辭者後先相望迄于宋季
 不衰同郡縣而居若臨海之蛟岑天台之龜峯寧海之安山
 皆號詩書之宗其先同出於睦載諸家東者甚詳不幸元初
 毀於兵今皆不可知矣府君十四代孫文大為是而懼不可
 知者則畧之其稍可知者不問親疎而懋德並着之戎書一
 篇以傳於後嗣文大之從子孝惲從余學經因命求序予
 聞方之族自長史南遷蔓延數郡以科目發身登法從賢郡
 奇者在在而是北則獨廖罕聞近世遂指為希姓然據新定
 別譜則謂長史晉元熙間人仙翁仕梁在武帝時而文亮乃
 為之子也唐監察御史張文成所造仙翁廟碑及莆田譜圖
 記復謂長史官於西漢之季則仙翁實長史之孫距梁當甚
 遠史傳無明文未敢妄加臆斷而姑以碑為正大抵江南之
 方要皆仙翁苗裔自雉山而分者又為睦州刺史亮之派自
 白雲原而分者多為玄英處士之支雉山屬淳安亮則汪華
 之將武德四年舉睦州附唐者也今文大之先出於玄英雖
 曰圖譜喪亡稍闕其所繫屬當無可疑者故予為指玄英也
 譜特著承傳次第以補其闕畧猶文大之前志也好古博雅
 君子尚是正焉洪武十年夏四月十五日前翰林學士承
 旨金華宋濂謹序

予按方回桐江集所載天下之方姓皆出於歙縣歙縣之
 東鄉今析為嚴之淳安蓋予鼻祖絃西漢不仕王莽避地
 時所居仙翁儲之墓在縣學前廟祀則徽嚴山中皆有之
 曰真應廟徽嚴之方莆之方信之鵝湖之方屢出名卿顯
 人又按秘書省正字方著莆田譜圖記所紀王莽之際衣

冠流離有名絃字子緞者渡江而宅吳中以二說參之皆
 本於張友成仙翁廟記所以先後如出一轍獨新定別譜
 謂仙翁為新安人祖絃晉元熙間為郡功曹父雄生三子
 長儕娶司空謝安女次即仙翁季曰徽字叔威富南齊世
 與仙翁皆隱不仕及梁武帝即位仙翁始舉秀才終官大
 常卿竊意謝安卒於晉孝武太元十年卒後三十餘年始
 至恭帝之元熙又歷宋齊八十餘年而至梁度其時儕必
 尚存相去如此之久而曰娶安之女似無斯理也儕事且
 然不知仙翁仕梁之事其果足信矣乎又謂仙翁三子長
 曰觀次曰觀季曰洪而著作即方仁傑閩系錄則云仙翁
 三子讚之弘之觀之譜圖記亦然蓋觀字正同弘則避宋
 宣祖諱改為洪以弘與洪音義相近唯觀與讚稍異耳無
 乃傳聞之易訛耶惟方氏因為江南望族而玄英之支子
 孫尤眾其九世孫監察御史蒙自記白雲原之族時有二
 十三院實治平之四年至淳熙初呂太史伯恭見於文辭
 又云雲源枝葉甚蕃一源數百家聯譜合牒衣冠文物之
 盛鄉人紀之嗚呼亦可謂昌且熾矣今文大所譜又略不
 知其源流之詳頗闕勾無譜其稱玄英弟三世譜述之下
 註云子孫遷寧海之侯城因糧之為正且為牽引諸書而
 一辨之亦補闕之義也至若莆田之方則唐昭宗時守長
 史諱珣始遷珣生御史中丞殷符殷符生七子廷康延年
 廷範廷遠廷英廷輝廷滔最號貴顯延安戶部侍郎子孫
 或家徐陽廷滔左僕射其後人或遷饒信江蘇諸郡珣亦
 出觀之裔因為玄英異支謂其徙於光之固始者則非
 予恐讀茲序者有疑而不釋誤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縷縷
 也是月十八日濂又題

鄭母蔣夫人墓志銘有序
 鄭母蔣夫人諱某字某其先居光之光山五代末有諱光者

徒以陵再徙鄭今為鄭人光生宗霸宗霸生侃侃生贈金紫
光祿大夫茂明光祿生崇寧某甲子進士某官贈宣奉大夫
玳宣生奉通判台州贈中奉大夫棟中奉生南昌通判贈太
中大夫如愚太中生峴嶧峴慶元丙辰進士刑部尚書寶童
閣學士階正奉大夫嶧隱居弗仕夫人之曾大父也大父遜
父某踰處士善孫姚趙氏夫人生慧學家進退皆有度處士
愛之不肯與凡子初處士之女弟歸同郡某路學錄鄭方叔
生某路教授覺民覺民字以道居弱齡時文行燦燦流聞處
士喜曰吾又擇婿無踰此甥也遂歸之夫人既至事舅姑甚
恭謹衣之煥寒食之早莫成懸懸入念慮唯恐有弗及姑患
昧日教授君日候床下以古紙之夫人必與俱問姑所欲為
而退姑沒舅春秋高卧病不能興在衽席者數年夫人烹鍊
藥劑候火性剛柔必盡其功乃運火而愈處男常謂人曰吾
聞孝婦當產佳兒有若符婦其子將亢吾宗乎舅既歿教授
君令書曰廣貴人家暨閭里之族競以厚幣聘為塾師家政
悉仰於夫人夫人不動聲色具有恪序米鹽細故日親泣之
而不憚煩雖貧賤患難有不恤也教授君有妹適趙某生一
子一女病手足拘攣殊若甚夫人遣介候問無虛月及卒醫
環到為具棺歛且不避塗潦送之塋所未幾其子亦卒歛之
如其母竭力嫁其女於士族中外皆稱其賢教授君歿夫人
哀慟幾致隕絕戒徒者治塋具必誠必信無毫毛可憾既葬
歲時躬自省視且將結廬墓左以俟同穴一旦無疾而卒洪
武三年十月十九日也壽六十九年十月五日附葬教授
君墓墓在鄆縣西與山之原初葬教授君時咨碩而雨執紼
者衣為盡濕夫人泣曰雨不克葬書于春秋故在朝未殮之
時得為兩止今既在塗矣如之何異日獲從夫子使果雨也
其必少止矣乎及是日清朗送者編素哭泣盡哀而去人
以為遂夫人之願云夫人子男子三長曰駒義烏縣學教諭

次曰真卿貢進士區濬縣學教諭皆以文學稱于時李曰鳳
某孫主簿子女子二一適同郡劉濬一適天台葉亮元季女
禍作死於節義孫男五翁昇同昇昇昇昇昇昇昇昇昇昇昇
幼惟四明宦族莫久於將氏重珪疊錫與宗室相始終故
其賢女之可書有如此者禮義油濡之功誠不可誣也濬與
故太史危君素將構聞教授君之行與夫人之賢教授君之
墓危君嘗銘之獨夫人未有所傳前年之冬邑從
皇太子游荆山真迎拜道左倦倦以為言今年春家
恩致政而歸駒復來謁哀請如真有過無不及焉濬故持善
其世裔之詳俾勒於墓碑以見君子之澤久傳而不斬庶可
少為流俗之勸嗚呼夫人亦可謂之有子矣夫銘曰
其德配其行以孝聞其訓子熾然而文其無忝伐聞之子
孫洪武十年夏四月具官宋濬撰

雙桂軒記

濬侍經 青宮時四明桂君彥良貢為正字朝夕同出
入 葉中怡怡然侃侃然異姓兄弟也彥良間謂濬曰吾家
在慈溪世舉進士或知望縣或司六察或帶閣職連館郎章
聲明文物固嘗感矣故昔人稱其所居為雙桂里會宋亡為
元業書詩者猶不廢區區雖不文亦以學詩聲與鄉貢之選
二子家曰慎介曰全今遠歲時復者學不厭思欲壯前人道
芳願南榮有桂一章雙幹直上始合于一又復岐而旁達奸
戾紛馳香滿戶度私竊以為桂吾姓也其殆符二子文字之
祥乎讀書之室遂以雙桂命焉慎嘗使吾子受經幸有以記
其事夫桂之為木歷代頗貴之至唐重進士科貴之尤甚每
藉之以為翰蓋俗傳月中有桂桂奇在月孰得而攀之其意
若曰擢第之難猶平地而升青霄云爾非實指夫桂也元豐
之末新定有二倪生曰直扶曰直儔相繼中進士第郡守因
表其坊曰雙桂非惟新定之為然也彥良之鄉有蔣氏伯仲

馬曰璿曰玳陳忠肅公之弟子也紹聖崇寧間亦先後發高
科公因就其堂曰連桂由是而觀以桂姓坊又以名其堂則
前所謂桂者似實而非虛也雖然古之人立言而此與為多
其在楚辭則桂與申椒木蘭並稱此無它芬香之物足以取
譽君子也芬香之物當以類相應而卉木又得氣之最先者
庸詎知雙桂不為二子之伴乎今慎也端毅自持而辭意復
嚴全也趨善若水而期於無息敏然雙壁光彩交映則而致
之二倪兩蔣之問學直易耳連捧貢函同策大廷亦宜也
未見其為難也然而名者造物之所深忌桂氏自先世以來
多以科目發身聞譽隆蔚達于遐邇至于步良猶且不隨其
業二子復將起而繼之斯所謂難也視彼條榮忽悴父不能
及子者果何如哉果何如哉桂之為祥兆又見於斯惡得不
為孝良喜揚伯子有言曰桂之雙人之澤灑於孝良亦云遂
書之以為記

郭孝功文集序

國家當興王之運其人才必起出常倫許謨之命足以創業
而垂統奉將天罰足以威加四海內至於文學侍從之臣亦
皆博習經藝彰露文綵足以備顧問資政化所以竭其彌綸
補翼之責作其發揚蹈厉之勇獲其獻替贊襄之益致其觀
蔽藻會之盛此皆天也天意已定於冥冥之中楚生材而晉
實用之撥亂世反之正昭宣人文而風動四方夫豈細故也
武洪武七年秋濂侍 皇上升武樓賜坐其側從容問
曰天下雖乏朕猶垂意宿學之士卿能知其人乎濂對曰會
稽有郭傳者其字為文遠寄迹釋氏法中其學有淵源其大
雄贍新麗而精魄焜煌其論議宏統皆根稜平六經政調相
推若不知其所窮誠一代奇才也 上頷之未幾復召
濂謂曰郭傳之文卿可持至朕將親覽焉時文遠偶以文一
卷承脫因所以進 上覽已笑曰誠如卿言會丞相覽

御史大夫朱朝命內使出示之且褒嘉至再即日 召見於
謹身殿奏對稱 旨詔銓曹擢為應奉翰林文字於是文遠
日侍 左右以備顧問 賜予便蕃不一而足每命運筆撰
文若詩輒見賞愛文遠自以受知之深精白一心以承 休
德凡可以獻替者咸無隱情已而陞修起居注遷考功丞而
眷注益隆矣今年春濂奏 特恩辦事東歸時與文遠別文
遠盡出所為文請濂序其首嗚呼古今辭章之士未嘗之人
第慮知之者鮮爾州里中之已聊足自慰况於卿大夫乎
卿大夫知之則聲聞漸著亦可表見于世况於諸侯乎諸侯
知之則光輝四達十百之中僅一二見焉人且豔之曰是夫
也為人不起是夫光上簡 聖天子之知而屢見棄辭
者乎然 聖人之言即天也文遠之文天且知之矣則
其辭過 有遺之朝奉承 寵靈可謂千載一時者矣昔宋
之孝宗嘗於禁中觀蘇子瞻文史臣書之以為至樂此異世
尚爾今文遠親受知於 聖明其為榮輝又當何如哉
他日文遠道益行大益顯史臣必為立傳與經國諸臣同載
簡冊以見與王之運人材之出皆非細故豈不為感與歟濂
也不敏齒日哀而學日落終日以文自娛其視文遠殆猶土
銅之於殿敷斤諸首簡能不自愧乎雖然濂知文遠之文者
也相知者不一言嚙梓言之因不敢牢讓文遠宜刪正焉可
也

恒齋銘

考功丞李君名永未為恒久之義遂以守恒為之字後自稱
其齋脩之所曰恒齋易有之恒久也蓋恒之為卦震上而巽
下雷震風發二者勢必相須所恒久而不已也李君有學有
守之人也既取是義為字與名又揭以命齋其篤於信道常
而能久者歟為君銘曰天地之道恒而不窮剛柔相應雷動
風從君子觀象隨時變易終始循環唯道之適苟執一塗子

莫之中無雜以行是謂真凶日月在天旋運不息躔次所經
固有差忒陽陰代謝暑迭更遷摩呼吸萬物乃成唯久故
恒動有常則唯恒故久靜不留物聖有明訓樹此教基逐物
而遠有恆巫醫侃侃李君所學淵奧立不易方大中是蹈彼
不度勢獨淡之求或處非穢無餘致羞執正軌偏有若白黑
慎而行之求保終吉

三益軒記

明之昌國徐君元凱嗜古好脩鄉邦稱為善士生子男子三
長曰友直字孟益次曰友諒字仲益又次曰友聞字季益家
雖貧徐君能使其頌詩讀書弗輟且因其字名軒曰三益以
勸之友聞自郡諸生貢入成均近奉 旨受事申書頌與予
相親時米親經問難遂以軒記為請大益之為卦其象為風
雷風雷激則風怒風激則雷叱二者不待相期而相益者也
君子觀之見善則吾將遠焉有過則吾將改焉而其為益也
大矣然則何以知過而改之曰必得直友焉文能直則加以
箴規矣何以知其善而遷之曰必得諒與多聞之士焉友能
諒則舍虛而從實友多聞則察理明而擇善精矣嗚呼此以
取友於外者言之爾今季益家處之內兄弟熙熙誦善則相
資有過則相告曾不出戶而講習之功勝州里之人莫不慕
豈而交之其益將非止於三至於十朋之龜弗克違亦有之
矣他日德茂才顯若河東之三薛江東之三岑其有不齊孰
而馳者哉雖然予昔嘗取友矣始也自一家群從之間朝夕
厚切之然不敢自謂己是也復取之鄉人焉如是者久之亦
不敢自謂己是也又求之國人焉如是者久之之間有謂曰
學無止法也我安敢自盡于斯復求諸天下之人焉今昔矣
秋髮續紛而垂領矣尚孜孜弗懈益求古簡書之聞見問學
之優廣者質實而無偽者則云我未之能及也出遷而從之
志稿而行僻與過失而文飾者則云我寧或行之乎脫有之

西歐而正諸此無它知益之為象若此自近而及遠胡絲身
行之也季益兄弟其果以余言為然乎季益通經而故文已
出將於成均是友天下之人矣予尚何言懼或東歸見二兄
馬宜以予文勸諸軒中庶不負於翁名軒之意云抑余聞昌
國古會稽之翁洲也東控三韓日本北抵海河登萊土地出
遠風俗樸茂人材往往多暑聞予時今又將於季益兄弟觀
之上慎論哉

大般若經通闕法序

大般若波羅蜜多經凡六百卷唐三藏法師玄奘所譯最
紛紜浩如烟海學者未易倍之風賦雪月大師大隱發其巧
智創為通闕之法而四明廣忠律師省悟重為編定而益加
精嚴其法置十二圖用十三法二十九界八十四科為之都
凡諸圖所列或齊行或各行或單位或連位或間位或加法
或鈎鎖連環或廣略不過一千言間扼攝初分雖信解品一
百三卷無一字或違意亦異矣先是浙水東見者甚鮮連宋
淳熙中有異僧載經行甬東晴編佛休大姓沃承奉以為疑
抽一二卷試之其詞如初且出闕法以授承奉承奉乃刺
板流通元至正初黃巖沙門絕孺瑤公獲拾遺真歸列靈臺
誣道院未幾燬於大雪山成公奪受經於絕孺瑤繼前志復
重刊而行之增以佛國白禪師所解名相繫諸嗣後使人了
知義趣云惟般若尊經乃統攝世出世間也心諸法皆歸實
相其功用不可思議譬如四大海水茫無邊際攝之入一毛
孔無所增減而彼大海本相如故所謂野之則大包無外卷
之則小入無內者也雲月以方便智造是通闕之法一彈指
頃能背其經六分之一其饒益羣生甚大雪山父子又欲為
意傳布唯恐或後皆不負先佛囑累者矣雖然真實性者中
一辭不立先明殊勝洞照無礙大河難等結集八藏諸文一
一自光明中發現讀是闕者庶能於此求之則山河大地有

情無情成文向身不待較繁簡於卷帙之間也雪山梅象
諸方皆主藏輪於靈隱景德禪寺其街道之志蓋儼然云洪
武十年春正月具官宋濂序

般若松贊序

千岩大師於元秦定之冬度海江而來想止烏傷伏龍山
有龍壽寺廢基大師遂繕庵以居手植一松庵前誓曰此地
般若當興吾松其茂乎自時厥後大師之道盛行遊光瓦礫
之區焉如藍松亦深長折為二幹詰曲糾結如虬龍天矯勢
欲飛動至正丁酉春南枝忽悴其夏大師示寂嗚呼松雖植
物其有知與死生之意者哉後植松五十年為國朝
洪武丁巳住山龍門海公同太師之上首良祀請吳興林君
子山繪畫成圖求濂命名濂因稽太師之言以般若誦之且
為之贊大師諱元長會稽人贊曰

大師東來化導有情青松手植用表真乘觀開榮悴以占慶
興有聲四達播德維養為法來者靈瀟靈蒸樓閣頓現儼如
化城松亦有知森勁摩冥天矯欲奮乳龍蒼騰執謂升木本
手無情有感斯應查出乎誠惟誠之主通神致靈島爾龍象
慎毋敢櫻視松如師是儀是刑天高月白風度咸覺恍如涉
法籙言初聆太史作贊勸於岩扃百世之下庶幾可徵其年
五月五日前翰林學士承旨全華宋濂撰

三老圖頌

清江鄭氏以孝弟為政一門五十餘室不別繁素而飯者香
三百年靈和克初發為祥徵三壽作朋形於同氣益曰伯陽
又年七十有二叔曰仲德父年視孟而縮其四季曰仲舒父
年比叔又為其五惟是三老人者身載明德率前聞天休
滋錫精神熙康寧從子姓趨翼手後先仁聲義聞流衍於倫
類誠可謂備享百福而絳有遐齡者矣濂竊聞之南極有老
人之星占者謂其先明潤則下多壽考是則天人之間氣化

乎決同派上下閱世靈長似若不偶然者况於孝弟之家通
於神明者乎宜其人瑞之匹立景觀之川臻也濂也不敏覽
圖與陞斯頌之所由作其辭曰

維天降康其福臻新壽之祥其祥何徵非景之星非雲之
卿非三秀之榮鍾我壽朋大冠緇衣戲爾其儀其神孔熙其
樂九皆叶無居之祝時蓋其善如匹之安如星之參協數于
三執不式且瞻旌門有恤孫子之跂有百斯集雅雅魚魚振
振整鬣或馮或翼弗徐弗出唯步武是式歲時宴饗叶肆足
于堂邊豆大房曰教慈羊其駝苒芳鐘鼓噲笙笙晉洋洋多
士新辦更獻壽醵祝既于前執贖於傍人士來觀有嘆有言
維此旌門德義之壽維此壽朋景福攸臻積之既蕃受之弗
讓錫美于後昆其美之都孰侈執軒馭形匪圖古亦有諸其
年曰耆或至于期頤是給是華儼美而同趨九藍之山有石
巖巖白麟之水其流塵壘眉壽無有善典之同體壽俊之良

髮素而眉麗第具慶叶流帶于鄉匪榮于鄉實邦家之光
洪武十年七月望日前具官宋濂述

義烏樓氏家乘序

東陽著姓載於方冊者有八曰斯曰留曰路曰駱曰厲曰袁
曰苗而樓居其一焉樓本妙姓夏少康之後周封杞東樓公
支孫以樓為氏亦踰東樓氏城陽諸縣有妻鄉是其地也氏
族家以婁鄉之故遠謂婁與樓姓同殊不知婁乃邾婁氏之
裔其姓曰曹判然不相屬也漢之季世樓泰字允恭者始自
熊郡徙會稽其子苗建安中又自會稽遷烏傷苗字秀實生
三千孟曰恭仲曰侍中玄季曰敬騎常侍峻皆仕於吳峻生
宣威將軍步少生康樂令胤胤生豐其下世次不可復知矣
至南齊時有居烏傷竹山里者曰靈傑奇迹釋氏法中梁武
帝賜歸曰智者大師今義烏之智者鄉實因此而得名其地
多樓氏居之宋南渡後諱奧府君生二子四孫六曾孫而玄

孫之繁數登於十其中諱大年者嘉定於未進士通判吉州
大年從子諱子固嘉熙戊戌進士嚴州桐廬尉自是蔚為衣
冠之望宗矣府君十世孫建懼其族大而諱遠也於是撰為
家乘二卷一做司馬遷年表之法畫而為圖字名年華成具
疏之一輯先世墓誌家傳祭文之屬而通判君遺詩之僅存
者亦附焉與宗人謀將刻諸梓以傳而請于序之予知樓
氏之族甚久而弘若永康若武義若東陽皆自曩焉而分其
居縣之東門者尤為近屬實同出於秀實之裔而四明之支
則祖秀實之子恭恭之遠孫宣猷公論嘗述高祖先生事畧
自謂其先娶人但不詳徙居之始耳此皆擊擊可信無疑第
智者大即附錄以妻幼瑜乃樓玄之裔而合樓妻為一音者
似為氏族家所誤證諸史傳甚為不然也嗚呼凡言姓氏者
皆原於世本公子譜二書二書則本春秋左氏傳左氏傳則
因生賜姓胙土命氏及以字以齒以官以邑五者而已後世
得姓受氏者多至三十二類益淆亂而難明况襲氏冒姓之
不一者乎無怪乎附錄之不足徵也今建也為斯而懼懼慙
於譜事而不敢忘亦可謂賢也已因為辨析繫諸篇首使其
子孫有考焉建字士連嘗從于學經 國朝洪武士子試吏
部中選校將仕佐郎大同府宣寧縣主簿遷成都府仁壽縣
云丁巳秋八月具官金華宋濂序

諸暨奉義黃氏族譜序

黃為嬴姓十四氏之一出於陸終氏後受封于黃公光州之城
西十二里猶有黃國故城黃既為楚所併子孫散之四方以
國為氏至漢尚書令香居江夏故世之黃氏咸以江夏為望
隋開皇間有自江夏遷發之金華者其諱曰苾歷十九傳至
繁生二子洪浩洪生二子毅弘浩生三子琛元璞其子孫析
為五大族毅之枝則豐城毅之枝則則琛之枝則監利元之
枝則分寧璞之枝則弋陽皆自金華而遷稽之金華豐城二

譜及黃庭堅親了翁李心傳諸儒所采者嗣同當可信不
誣諸暨奉義之黃氏實出于弘之季弟死有子曰禧以某
干南唐用為著作佐郎知洪之分寧縣弘與之俱違回家縣
之雙井江南兵起弘之季子惠自雙井遷于剡卒後則遷今
所惠之曾孫宋贈衛尉少卿振仁及子輝特之舉火者數十
家其妻仁壽縣君劉氏斤燬實以規義田均給姻族故其三
子十孫多躋職仕而十孫之中廣西提刑育為最顯育之從
子朝請即汝楫當方臘之亂營家救全帛以贖所俘者數百
人汝楫生八子開闢同登紹興甲戌進士弟而開闢亦
相繼擢紹興庚辰道已丑己科開復占特奏名終蒞浦丞
闡補官將仕郎開闢職即凡第一時榮貴文墨彰蔚人比之
荀氏八龍云自時厥後子孫益繁庶與釋食者代不乏人而
書詩之澤至于今不衰少卿之裔林周爰輯舊譜而續為新
圖為若千卷而徵千序之嗚呼氏族之學難言者久矣地
未暇深論姑以黃氏言之有謂出於高陽氏自伯翳賜姓蘇
而其後有江黃諸國為楚所滅有謂出於金天氏自壹始封
于汾川而其後為沈如葦諸國為晉所滅皆以黃為氏今
去唐虞以前殊為杳遠其所出難稽猶可言也黃氏之望非
止江夏而已若樛陽若安宅房陵若漢東上谷蘇郡如此之
類多至四十餘房而五大族不與焉氏族之書雖或志之何
以不表其所自出今去漢亦已遠其轉徙之未易明猶可說
也孝義之譜以鍾為始遷之祖而以取之五昆李為其子宜
城之譜則以五昆李繫於洪浩之下且謂自秀州崇德而遷
金華新昌之譜又謂江浙之黃皆出處之湖城而遷金華黃
智直則又謂七世以上失其譜而各譜乃推至十二世若合
符符近世有聚庭堅諸行作山谷老人傳則又謂六世祖瞻
如分寧縣瞻實生死抑又何邪今去五季宋初其時為甚邇
其事宜可做何為紛紜而莫之有定也蓋因圖譜局廣而無

官以雅之民間以所傳論者不能考校廣覽以會通其故
牙盾不齊宜無乏惟予嘗侍 先師黃文獻公相與論及譜
事公之先亦自金華析居浦江游遷義烏其上世之諱亦曰
珪曰琳宜亦榮之從孫耶竊意榮之兄弟必象支裔實繁譜
所不及者則亦無如之何要之江夏之後金華實為黃氏之
望故余歷考羣譜參以諸儒之論備書之於首簡信其所可
信疑其所可疑在覽者之自擇焉周字忠文學使子姓至一
百餘人敦厚而善施皆無忝於先世云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二

芝園集卷第二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三

芝園集卷第三

故紹慶路儒學正枋府君墓誌銘

浦陽枋府君諱自字致明宋迪功郎嘉興府崇德縣主簿諱
補之曾孫忠珂即高郵軍高郵縣令元贈奉訓大夫淮安
路泗州知州飛騎尉追封浦江縣男諱全之孫翰林待制承
務郎魚國史院編脩官諱實之子府君為兒時重遲不戲潛
心於問學及壯益華學自治端凝簡靜若對嚴賓師待制公
官將中外者父家政悉寄府君能斬斬不吝撫世酬物即始
而慮終壹歸于誠內翰柱公本修撰張公樞極相推許且謂
其不艷榮利有古逸民風浙西部使者聞其賢辟為書史辭
繼以薦者署紹慶路學正亦辭大布寬衣尚渾烟霞泉石間
超然自得武威余忠宣公闕來會浙東憲府行縣過其家深
加敬畏退語人曰待制公有子矣元季兵亂府君抱先世遺
文潛伏岩穴餘卷不問未幾家貲既于盜府君絕無憂色人
慰之輒曰此亦命也徒憂將何為壽七十一以至正己亥十
月甲子卒十二月甲申葬通化桐柏橋之東配東陽潘氏有
賢行子三長把天次頽信之永豐尉發居與賢女氏後七年
卒次穆循循雅飭能繼家學者孫四士唯士忠士恕士曾孫
女二適葛信方文烜曾孫男一本漁也不敏受業待制公門
與府君交甚洽而濂兄之孫女屢又歸府君廷子穉今穆來
徵銘乃造銘曰
翁以文鳴發其和平化字于家庭象賢惟明以繼以承以擬
其休聲

南澗子包公碣

烏傷縣西四十里為南澗子所居其鄉曰智者里名修政南
澗子主於宋咸淳乙丑九月三十日眉目秀整倍書學文皆
過人年五歲見伯父記飲中八仙及大曆十才子名隨記隨
失南澗子囊衣問曰翁何健忘耶兒雖耳聞已熟於心矣因

歷數以對翁大驚及長銳然尚友古人朝負未出耕猶服鞵躬親梓曰井竈之事及入夜方懸燈挾冊琅琅聲不絕終能吟誦春秋左氏傳三十弓一字不遺名動遐邇問右之族爭聘致為弟子師南澗子專以講解章句為第一義且曰自先世逮吾凡十世皆以教授學徒為業其所相傳不過如此而已弟子遵其教者皆不悖師說為良士性嗜酒雖至百觴不亂當酣適之際岸中獨坐高歌八韻律賦抑揚高下音節挫可聽聞者猶能識前進風致灑之祖太常府君與南澗子相友善嘗延於家塾俾諸孫師事之而澗南十二齡亦預其列採觚賦詩動輒十餘首南澗子酷愛之既而灑以家單稍不事觚翰南澗子移書於先君尚書公曰公之子終成偉器豈可使嬰世利而志不專耶外物去來猶春花之開落唯問學乃身中之至寶耳先君深悟其言令格登遠將至今幸忝蕃纓之末皆助導之功也南澗子撫心撫世酬物洞達出肺腑相示人無賢不肖皆樂親之壽七十二以重紀至元丙子二月十二日辛瀨卒危坐賦詩有脫胎換骨之句俄頃而逝其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莖于家後五十步附祖塋也南澗子諱廷藻字文叔自詭南澗姓包氏出合肥孝肅公拯之商公之子峻生壽年壽年生執中初遷天台執中生通直再遷金華之松溪通直生冀之冀之生昶三遷於今里昶生凱凱生震震生文煥南澗子父也母盧氏望江丞族之女繼邢氏南澗子娶文氏生五子士瑞士祥士安士梁士華孫五人文貞文屋文旺文彬文賢士梁有學行善繼父業與灑非角締交間以墓文為屬灑游宦南京二十年久不克為今年春蒙恩致政而歸士梁復竭蹶而來以申前請近嘗謁拜墓下寒章凄凄徒增古今之感乃書其所知者以授士梁不待狀之所具也銘曰師道之立善人斯多奕葉傳經無故訛才良俗善資新學何

以表之銘澗阿

義烏王府君墓誌銘

烏傷溪上有王府君者壽五十八以洪武九年夏五月丁巳卒家十年春二月壬申莖于同義鄉下澤山之原素服而臨塋者千有餘人皆洒涕而去蓋府君忠厚君子也謹順字性之自幼嗜學嘗登計文懿公之門讀書必欲見之躬行使物被其澤里有大鼓湖儲水灌田五千畝有奇歲久岸且崩天稍不兩田咸作危兆折民遑遑不自宰府君嘆曰此非我之責耶即集眾與築之約田而輸作有差自出布錢鑿石作水門視時溢輒而畜洩之民得大利朝廷營建宮室徵木石之工於郡縣縣吏胥並緣為姦利不問老幼廢疾之不可任悉上其名索之弗得輒捕比鄰以代鵝犬不得宰府君白於縣數責而作新籍凡有徵發按籍輪役之村墮之中瘠瘠疾痛者惠不能注善樂府君儲時一室或有求者施之無吝色然恐察之不精且與名士朱君震高講切內經之說汲汲以濟人為務鄉間有車窶者出粟菽相貸而不錄其息沒則給槨積棺之遺錢久不能與則焚其券府君猶以為未足復謂移風易俗必本於學乃建書塾招良師會鄉族俊秀俾子弟與之共學甚貧者輒周以蓋服月旦十五日具饌豆延其父兄列坐左右立諸生於堂下府君正衣冠中居以孝弟睦姻之道誘掖而飭導之縣大夫賢其為人顧左右曰君王性之者豈非一鄉之善士欤凡持牒來訴有及昏姻世產者下府君調解之人服其公取映片言之間不復重有辭田賦移易不常官欲重輯之以定科絲同義一鄉府君實與鈞校之任積弊盡削無敢上下其手者府君遂欲進均役之策會病卒乃止大夫聞之頓足曰良士亡矣奈何太息者久之府君性樂易未嘗有憂色見人為一善事喜動容貌每行鄉飲酒禮捧大明律真几案間諄諄為人講解使之心領神會不敢

為非開居無事焚香設琴以自樂四方賢士無不傾軀之交
 有納交者雖夕留而不厭好法書名畫不翅金玉然頗師流
 離亦狹以俱往通周易有所講為則必探者玩占所占言凶吉
 多驗曾祖益之宋季為越之校官相文繼父柘妣曾朱二氏
 妻凡三娶諸助何適皆先卒今惟朱某存子男子三演孟享
 子女子三諸宗陳亨吳重其婿也孫男五至微至剛至和至
 誠至隆孫文四皆在宦府君既薨之六月演請同縣宗潤集
 其行為書一通介學子童徽來謁文古者疾則有師問則有
 胥各掌其戒令教治屬民讀邦法而書其孝弟睦姻有學者
 校登夫家聚寡辨其老幼廢疾之可任者至於役國事相壅
 理之事無不備極其情意嗚呼府君之行何其甚類之使一
 里得府君馬則一里宰一鄉得府君馬則一鄉治一邑得府
 君馬則一邑之民咸得其所矣視彼剝蝕於人扼其喉而監
 其腦者抑何速哉不可以不銘也其詞曰

位不冠纓而惠字於民仁矣哉若人是非紛紜而折以片言
 信矣哉若人文質彬彬而今譽振振君子哉若人銘以昭之
 揭於墓門

故樓景元甫墓碣

禮有之凡有德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為樂祖祭於賢宗
 此之謂先師若漢禮有高堂生樂有制氏詩有毛公書有伏
 生之類是已嗚呼古禮不行久矣今之所謂鄉先生者得不
 述之歟鄉先生謂誰烏揚竹山里有樓君景元以書詩教子
 其鄉景元日坐皋比申飭五倫之教聖賢不自休受其學者
 攝其翰疏歸於密微必允然有得而後止又既師之其子又
 繼之其孫又執經從之先後垂六十年環境之內外舉皆其
 弟子矣於是相與謀築書齋一區以為講授之地暨破而差
 號位而執紳者數百人咸曰吾先生亡矣何所受業而維
 哉觀者歎慕而去初景元之父王政弱習六藝而文景元幼

服家庭之訓長益自標焉從湖穎先生吳公立夫為科目之
 學未幾棄去而專攻羣經問發於詩亦首尾闡闡皆中矩度
 名著遠近縣大夫或出鄉咸望問款謁詢以民間利病必懇
 懇陳之乃已景元性湖慤事親能盡其養親死經紀喪事
 不以煩諸兄諸兄性方嚴景元承事惟謹迨至分田唯受疏
 辨者不辭其後兄子有然其業者為贖而歸之且曰鳥可僕
 其無食也遇族姻故舊壹以誠相接無一毫狎昵態歲歲願
 好神仙家言杖策游江東登龍虎名山騁目遠望俯仰然獨
 立物表意謂古仙人或可見云洪武七年甲寅十月十一日
 以疾卒于家年七十九臨啓手足無他言唯戒諸子以守詩
 書之澤使勿墜九年丙辰正月六日奉柩葬于梅口山先塋
 之次景元諱光亨景元字也姓樓氏樓故為宦族宋嘉定癸
 未進士通判吉州元齡其四世後祖也曾大父炎大父建中
 父有成無為路儒學錄即王汝翁也娶劉氏有婦德濼嘗為
 銘其墓男子四人女子四人孫男三人孫女四人名皆具前
 銘中茲不書濼今春蒙 恩致政而還蘿山景元季子仁壽
 縣主簿建件繁羣行而來請曰先夫人之終辱先生賜之銘
 甫及二載而先君又卒先君平日嘗言知我者唯太史公宋
 君我死若求文鏤墓上吾自歟矣言是不避諱呵重有所濟
 願先生進之濼之先應與景元密邇而景元長濼僅一十四
 歲相與論文甚驩聞景元死濼落不能收近雖老病四方求
 文者類多峻辭其於景元可得而忘情乎若吾景元生能執
 詩書之業以淑諸人誠無愧於鄉先生者死雖未及祭之於
 社銘以列之豈過也哉銘曰
 一表之書必立之師瞻民孔易斯德所歸懿哉樓君侃侃令
 儀執經據座析分毫絲理而聽者肅其冠衣聚精會神臻于
 泰熙春融天象蟬蛻人於俗變淳龐寔由于茲生服明訓致
 寓哀思有素者冠溢于中逵彼位崇階澤不下施人孰無舌

不一道之太史道銘公厥是非觀者宜式知無愧辭

題熙成居士矯齋記後

石矯齋記一首熙成先生潘公為同宗伯益作伯益名好諱實復州史君宗固之子性嗜文史恂恂而剛防壁官自艱水尉至通判紹興府以終先是伯益從子景良景惠受業呂成公朱文公之門故成公之女歸于景良而景惠之女又適文公長子塾故伯益於二公之學亦與有闡焉今觀先生以矯名其齋則其志之所存蓋可見矣烏傷吳生故衣冠鉅族嗜學成癖尤攻於詩文太常博士鄭君仲許生之舅氏也以生可進於道遂因其字曰仲矯者書先生之記以為助嗟夫先生揚文靖公之弟子也立朝大節足以庶頑立備故文公以剛毅達仁稱之此無他矯之功也伯益受先生之教於二百餘年之前仲矯聞先生之言於二百餘載之後其有補於身心一也矣必並世而同時哉借使同時之士有善為文辭者雖揮千百字之多未必敵三百九十二言之簡也仲許亦可謂善教者矣仲矯尚勉之哉洪武十年八月十三日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記

題李伯時飛騎習射圖

灑髮見李伯時飛騎習射圖其描寫位置如一所畫錦袍束馬者四人前一人披而馳反首左顧右手拽繃繃於馬後前中繃上下一人專執所製作放箭勢千端高舉未下樓大防詩所謂前騎長纓拖繃繃後騎射如星流者是也次一人左執弓右持三天其馬如飛以欲追射繃者最後植弓楊枝于平沙繫以絳綃一人躍馬向前斜視而射之章良壯詩所謂紅綃低繫柳枝碧滿關弓斫繫射者是也蓋伯時應奉廷試時所見衛士班中飛騎習射拖繃楊枝之戲故追圖若此其精神流動全用象籀筆寫成固不俟讚美惜乎此卷但有存二騎餘皆失之終不得其全聖灑曰據所見備書之使

讀者瞭然如見畫亦補亡之一義云

題趙府君墓銘後

右廩文靖公所撰趙府君墓銘府君之子永新使君既入石復羨滿成卷自題其末使君之子孝方經兵變之後能藏弄而勿失携至青巖山請子識之嗚呼世所貴孝子慈孫者以其表先德保遺物而已孝方父子其有焉雖雖不欲不能不志慕隨之私也

白鹿生小傳

白鹿生者諸暨之人也風神俊爽魁然欲超羣其外族曰方是聚聘賢傳館四方游學士生往受諸經領其玄旨精事文星軀峻潔如湖珠表譯曰生賦質純倫非積功所可及蓋通其一席地聲光流斐越閭垣撼動人就要遍作州間師範弗應滿江上石縣氏一宗累五十室同宗而籍成子姓執賢致辭生躍然興曰是或可為也即日遺奉比中居以倡導為己責與諸生言必稱曰昔之人昔之人日摩月切播行彼羊皮裘帶經耕烟兩間暇則吟風弄月散觀萬象若不知古今之殊軌有識者莫能窮其際高郵樂風來為州牧獨造門拜曰風聞先生賢言行無忤古先哲人願為一州學士平生罕讀不起風不得已令閩右子弟即其家問道州政有關失風必移書諮詢生白以利病禪助弘多後若千載殿中侍御史唐鐸出守越欲辟起之生力辭如前鐸不致強生性醇篤無錘髮矯為與人語出肺肝相示配為履職事舉名義峻言斥之弗少恕家無儲石儲財甚介山汎誤生法當死生聞其恣惡謀諸婦詬詰之浪輒烏捷為謝生拒之浪頓顛于地泫然隕涕生曰東作方興非牛何以耕俟三冬或可爾至期泯復來請生反覆警曉之乃已州人士求達生族祝生持其成暨委禽走介致餼繼以金幣生嘆曰孰謂君子而可貨

訪乎惡道去人獲譁曰是可以義取者生尚不之欲况其他乎於是鄉人教子者恒指生為法使學焉生名恒字本初姓楊氏白鹿生因其所居號之云
史官曰子與生游者三十年不可謂不相知者待罪國史時遜白執政薦之入成均閣生不受刑縣辟事乃寢然其行義可法者不當使其泯泯因造為小傳如右隱之與顯非所以論生也

俞巨川墓記

余致政家居澄坐於靜軒中日與造化者游凡文墨之事一言謝却忽伏龍山海禪師金華童子陽同巖水俞原善連翩而踵余門禪師為原善而致辭曰原善名善衝居枯蒼之巖水其先有諱德者嘗為松陽校官自是以詩書為業校官生義義生通通生明家道雖濩裕而敦龐樸茂不為外物而遷朝出耕春歸讀古人書柔仁自持與人語唯珍傷氣尤懼諱卒不啻避虎狼足迹未嘗至公門科繇之應求委有力者兼之貨賄隨其兩命不敢出一言較多寡幸其見聽轉閉戶自誌曰吾屬無恙矣明生凍字巨川年未弱冠見祖父失之太柔慨然曰苟持此而不愛其尚足以立家乎或有事州縣巨川奮身直前橫拜上官皆不踰於禮節吏欲為姦利釋窮根抵不使其滋蔓凡有所期會朝受令速日落即集卷上相戒曰是子才智兩全不比其乃公可欺吾當謹避之爾自是其家安輯鷄犬亦不驚芻蕘益致殷盛然篤於倫品皆善不厭仲弟巨淵遺風潤之疾巨川晝夜憂如己有之聘醫注藥殆無虛日至而煎煉火候必躬親視之及巨淵亡撫育其二子尤有恩意鄉鄰之中孤孽者老且病者困委無依者振之恤之唯恐有不及俞涼有橋二所曰利涉曰康濟溪水蒸停於踵輒敗壞巨川憫涉者告病皆重寔之如履平地去家十里所慧力古招提在焉蕪廢不治而煮棹沒人巨川為造殿堂

門蕪荏殿像設無不畢備具誠延碧潭澄師主持寺事復地毗盧藏經以實之獎頌慈仁寺棟宇雖陰而浮屠氏諸像未完巨川召良工搏土造之始稱其仍藍之制其存心為善大率類此年六十以至正乙未六月十日卒于家某年甲子某月日葬于北山之麓巨川娶陳頴二氏男四人長即原善有學行嘗授許文懿公門人遊仲父巨淵喪在淺土原善造穴於父墓之側奉而藏焉乃捐私錢築孝思庵買田若干畝入其租以供祀事錫鉢不以煩仲父諸子鄉人士稱之次善嗣次善說次善說女三人湯潤呈華高聽其婿也孫 人某巨川為人外剛毅而內慈惠遇事以誠畧不尚浮藻知儒術方通醫藥卜筮之學嗜義如嗜利今不幸已矣原善慕太史公名非一日無以自適於執事謹介吾儕為之先容願太史公昇矜之賜以冢上之銘也於是原善出再拜其有請如前而加切焉余與誠意伯劉公伯溫御史中丞章公三益嘗同朝二公皆括蒼人每品評鄉邦人物輒稱曰贖水俞巨川仁人也其家世以積善稱余固已聞之矣今原善之至復知詳焉然為善者當有後非惟巨川能允其宗而其後裔食前人之報者當未艾也爵祿之來夫執無之哉於是辭而為之銘銘曰
彼倖如狼我仁如麟彼雖器器我則振振所以才智鍾乎後昆家有餘慶恒在善人紫綬金章行當大其門

贖水陳孝女傳碑

陳孝女妙珍慶之贖水人父南溪為神祠祝史蚤天母某氏更適他族妙珍依大母林氏以生林要末疾妙珍到股雜淖屎以進疾遂廖或告之曰此若女孫股肉之功也林慈泣曰吾老矣死固當然何用苦若耶疾復如初妙珍張帳如有失貴衣走浮屠氏作諸機樂事皆以應林思昏眩妙珍解衣相料纏束脚皮父乃甦自是氣益弱僅有一絲相屬妙珍針

所出然香右臂上指額顯天乞以身代僕不應至正四年四月壬申夜夢一丈夫冠烏紗巾服青布袍來告妙珍曰爾勿憂能別肝食之則愈矣妙珍問曰欲別將焉從丈夫指右脇予之且俾吞紅藥半丸吞已遂覺甲戌妙珍乃具湯沐浴露禱上下神祇時空中兩墜妙珍之身獨不需濕若有張蓋覆之者妙珍益喜持刀視脇下見紅痕如縷長可三寸許執痕上割之血湧然流再割之了無所見妙珍懼乃擲杖卜於神速俯身拾之而肝忽出懸壺之真凡上無香自誓云大母倘得生終身持善薩戒不復適人矣尋取肝轟而切之雜竹萌烹之太母食畢下咽其疾頓失妙珍懋前事戒左右勿漏言然創鉗甚殘至危殆復夢神入語之曰無傷也宜鍊絲作反傳之妙珍從其言果愈時年十四耳後三年林以壽終妙珍造塔瘞之復然頂中前警察家為優婆夷前進士永嘉高明來官郡錄事為上其事部使者大名高履履按得實以聞次于朝詔有司其烏頭雙表之制旌表其門仍月給粟一斛養其終身時八年春二月也郡守固始黃某以其事有涉名教也命儒學教授鄭汝原為記其事于石云

史官曰人之於親本宗一氣苟可以死生者勢當共之肯

以形體既分而視之有異耶當親有疾時吁號天地鬼神鬼迫求索淫昧中力有可致雖萬死弗之顧又多暇毀傷絕成之計耶或者作耶人對痛在之余不知其何所見耶夫孝忠無二道忠臣肝腦塗地世未嘗指以為非願獨於孝子而能之耶此決非麟子之文其依故而托之者耶余聞之慈溪黃東發之言如此因造陳孝女傳故備編之

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碑

天下而節山當其一故更名之晉太康三年并州攝脚劉墜何受梵僧指授即改行為僧易號慧遠倫求舍利塔於洛下齊城丹陽皆弗獲行至會稽之節山忽聞地下鐘聲慧遠哀益切越三日忽舍利與寶塔從地滿出其相青色似石非石高一尺四寸廣七寸五成四角光明殊勝慧遠見已悲喜交集而塔之出現實肇於斯時矣義熙元年安帝始構塔亭覆護而度二七僧守之宋元嘉中文帝增創祠宇且以封製木嚴斷木為浮圖三成密之梁普通三年武帝又命建殿堂房廊奉之賜額為阿育王寺大同五年帝令其孫岳陽王啓改浮圖為五成繪帝暨昭明太子二像戲鳥仍施黃金五百兩造銅佛四百軀寫經論五百卷鑄四鐵鼎以鎮四角尋鑄復其賦調給兵三十設營防衛陳宣帝度僧守塔如義熙之數唐中宗遣使賜金又下詔加護之至武宗朝并省海內佛寺塔歸越州官庫宣宗立像教重興又入於開元寺歸山僧翹於觀察判官劇希逸而還之懿宗咸通中又度僧三七人守之梁貞明二年錢武肅王遣弟鐸等迎塔作禮明年正月回止西陵岸放光照江中其明如晝又改浮圖為九成第三成實七寶龕用以貯塔周顯德五年寺災文穆王請致武林龍華寺新其浮圖其成如前數而藻飾有加焉中龕雜用百寶範黃金為座懸珠璣以莊嚴之宋初寺又新大中祥符九年獲賜以廣利為額拓為十方禪刹其主僧自宣密素公始可考見宣密五傳至大覺璉公名振天下仁宗待以殊禮作詩頌十七篇遺之熙寧三年大覺為攝摩訶闍蘇文忠公賦實記其成大覺日與九峯韶公佛國白公參寥公講道一室扁曰蒙堂叢林取則焉高宗即位以寺為舍利所宅觀灑夜翰錫名曰佛頂光明之塔大覺十五傳至大慧泉公紹興間來領寺事四方學徒川奔湧湧而食或弗繼乃於奉化忠義鄉陞海寧成田一千餘畝名般若莊大慧四傳至妙智廟公

續承益處得熙元年冬孝宗之子魏王愷出鎮其土二年孟夏四月瞻舍利毫光發祥青紅交納變幻不一更用黃金為塔而載寶塔於中冬十月一日孝宗遣內侍看西頭供奉官李給文取塔入內妙智護之行舍利現於塔額如月輪相又現兩角如水精珠看此者三御書妙勝之殿四字俾揭於塔所妙智再傳至佛照先公編錫盆集不滅於昔時蓋鸞賜賽之贊市田四千餘畝視大慈加三倍焉名吉祥佛照十五傳至笑翁塔公有權貴人至寺戲問曰舍利何在笑翁指道傍松謂曰此處即有已而松枝皆放先貴人驚異即寺之門巷連二石塔以表之笑翁又傲古創累石為塔者三列於寺右以盛僧之歸府者宋季寺又災寶塔附安別院元至元十三年春三月世祖命使者奉塔至開平龍光華嚴寺畢遷燕都聖壽萬安寺塔僧尼十萬於禁庭太廟前宮及諸官署建置十六壇場香鐙華旛之奉備極尊崇世祖親幸臨之夜有瑞光從壇發現寶塔寺塔相輪之表又自相輪分金色光東射禁中冕履奪目世祖大悅命僧錄備占加送塔南還更賜名香金縷詔江浙省臣郡長吏增治舍利殿宇笑翁十二傳至頑補彌公適際良會遂以詔書從事曾未幾何覺棟礎嚴如天成地湧上薄雲漢寶塔還于故處頑補四傳至橫川珠公遭被華夷禪學為之中興僧伽來依法輪者至無帝以容二十三年大建堂宇以居之橫川九傳至宣憲先公寺後新本家所據諸莊田園林盡獲之且以詔使之臨極奉無所至正二年春二月又造平恩閣七楹問黃文獻公潛為之作記宣憲四傳至扶宗宏辨禪師約之裕公已歷六十二代矣禪師以咲隱非公法子入我國朝自廬山圓通選補其虛戒律精嚴言行一致智慧福德皆絕出乎等夷從洪武初元以迄今茲一座十年宗綱不振風雨不動安如泰山寺之勤舊竭其力而翼贊之有若岳林住持象先與公築費寶塔得田

幾千餘畝名報本莊有若雲石起公市史氏之田其數如黃賢塘名忠義莊二莊皆與敝若萬鄰大佛寶殿則又雲石莊之三解脫門則僧伽智華作之修演法之堂并撤其房廡為下蒙堂則白雲住山智珠管之補東塔院者沙門自悟也造西塔院者又象先也西塔華建於唐元宗東塔在迦葉足跡之左即寶塔所涌之地下至庫院雜室則出於比丘智亭之力也凡寺制宜有而權敗不支者悉舉而更之禪師念錫構之艱不可無以示來者俾其徒師秀至蒲陽山中徵文以為記嗚呼大雄氏真身舍利乃戒定慧薰修所成必八吉祥六殊勝之地方安妥之其在震旦者一十有九唯阿育王山顯著特異自晉遠今歷一千九十七年之多國王大臣以及隸隸靡不歸依金銀重寶施之弗吝當其祥光發現瞻之仰之不翅嬰孺之思父母蓋如來以慈悲願力攝受有精神通廣博隨念而應所以啓功德之信心法塵勞之妄念也何其至歟然而臨卬住者多名世之士秉法門之正令馳旋奔一入其庭心空疑釋致使舍利之感久而滋彰名重五山光昭佛日此亦顯明兩致其拙者也禪師起繼芳躅益輝志慮當鼓魚寂寥之時熾然建立金碧燦爛於水光山色間則河西東未見有如斯之成者是宜詳紀之使後人扶植於悠久也寺東一里餘有聖井雲轍在焉相傳隨塔而至呼為護塔神祈祥花誘之報二紅鸞導之而出因作湖靈廟祀之以其與塔相聞也特附見焉銘曰

巍巍大雄攝受有情持紅日輪中天而行其照燭大千洞見委髮靡物不昭無坐弗達其靈明入滅有不滅存五色神變奉斯骨身洪無憂之王摧碎七寶造塔收之萬佛旋繞誰放指端白毫相光榮又奔逐隨先盛藏璣支那之國海東之域鐘聲發祥塔乃涌出其上自帝王下達民萌歷代崇之精白一誠堪唯其所在天龍訶術有感則通靈光顯瑞祥神燈

羣紅烈火殞空或射九天燁如白虹耀目環視如佛出世
攀引莫能繼之以淚以依之主之代有偉人捧蓮花座說法
如雲其十四方駿奔執非龍象一喝之餘九情俱喪其十聲
應氣求霧瀉雲蒸十有餘歲無廢不興其十有大導師未接
遊軌佛智之孫廣智之子其十長眉廣額大類慈恩其徒翼
之各展度門其十湧發飛樓聳起無際化海為田有水槌秘
其十像教陸免慨其永歎浙河西東似斯實難其十法王能
仁覆煮無外佛子體佛引之勿者其十昔人有言難逢者時
僕雲之現四象來依其十晴無舍利中含法界亦有樓閣不
涉成壞其十色非青黃其光煇煇不假彈指諸門洞開其十
苟能荷擔直入無礙手擊摩尼於法自在其十五凡之山其
音無殺法雷常鳴諸天散花其十三鼓告來者以續以述功烈
巍巍與山無抽其十洪武十一年歲次戊午春三月十五日
前翰林學士承旨金華宋濂造

育王禪師裕公三會語錄序

古之人道感而形化每嘗貴於言執甚不得已而有言言或
易於遺忘又甚不得已而記錄之難曰形諸簡編然懼不能
行遠又甚不得已始刻文梓而傳之其言之也欲擊素於當時
其傳之也將澤物於後世憊憊為道之心為何如哉此瀛於
歷代諸師之言不能無感也激者則曰靈明中居一塵不可
留况語言文字紛穢龐雜足以礙冲虛而至真如連摩氏東
來持楞伽經以印人心楞伽佛口所宣也君子高謂其墮於
枝蔓况復來師弟子策勵之言乎曰不然也人之根性不同
而銜接之機亦異其上者一見之頃情聲自然銷實何假
於言哉若下下者朝夕諄諄誨之淡如嚼蠟竟不知其味苟
欲絕文字令其豁然自悟是猶宋危瀛於山願求女蘿於海
底終不可得也今之去古亦遠矣自大鑪以來其語具在人
仰之者如應龍升天海立雲流或現大身或現小身不可以

凡情測度儘不因其言而求之則其超然獨立不墜色聲者
奚徒而知之既知之必將則而學之若以其望真如而礙冲
虛一切斥去瀛不識其可乎不可乎雖然質積經云如來所
演八萬四千法藏聲教皆名為文雜諸一切音文字理不
可說是名為義法藏且爾况下於斯者乎以此觀之當卷其
大而究其義可也然而取魚者必資筌俾免者當用蹄兔與
魚既獲而無事於蹄筌吾心源既澄識浪自息復何義之云
乎瀛之區區又不能無感於後之人也育王禪師裕公三坐
道場策勵學徒如青天霹靂聞者掩耳演說無上妙道如升
蘇迷廬山澗視四天下百物無所適藏大司徒徒國歐陽文
公謂其言出入宗乘內典左右逢原其文涉獵百氏瓌然可
睹峯峯佳山怒中温公謂其設施踴躍不愧為大慧七世孫
皆知言瀛頗獲與公游嘗以賡語三卷質正於公公不鄙而
題識之許其可以入道今已十閱寒暑矣公之徒師秀不遠
千里以公三會語請瀛序而傳之嗚呼公之有言與秀之况
汲圖此者大豈得已者哉瀛雖不文因不辭而書諸首簡云

寶蓋山寶嚴禪居記

衝之龍游縣北三十五里有山曰寶蓋川媚山明而林樾鬱
蒼嚴與靈區奧壤相峙然憊處下邑無有存其闕者初靈江
有沙門良亮治父山實際禪寺無用聽公之弟子也沙門平
既壯出遊叢林歷叩諸師父未能證入聞千巖禪師長公說
法於雙之義烏伏龍山亟往見之禪師普應國師本公之嫡
子門庭浩蕩後衲雲擁見沙門為人誠懇可與進修時加警
策之已而命司藏鑰使日閱經律論玄文久之隱居第一座
禪師問謂沙門曰知如真性迫出根塵禪光發現照燭乾坤
非有絕念之深功不能超出死生而入常寂之場子盍縛茅
於重山密林而究明之乎沙門躍然以喜即日下山還地以
居之至正丁酉春行至今所俯仰四顧有以愜其志遂駐錫

馬遜遜德本劫恐後富者捐資貧者効力伐石於巖輪材於林梓人運斤鑿夫鷹巧不戒而集猶務其私僅四三年功即就緒法堂三楹間成未幾釋迦殿又成其楹間如法堂之數中設三世如來之像左右翼以天王皆用黃金塗之薰之床座華穠及几供具清淨嚴肅觀者起敬庫院僧室之在東西又如佛殿之數兩廡擦之則溢其五別敞小門樓以為出入之地徑術曲折而蓮花池品列于前四圍有水球之蓋一微如蓋之制沙門因出資際遂以名其禪居云惟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人徒見中國九州能嚴奉之殊不知西南諸國如呵羅單于陀利之屬以道里計近或數千遠且二三萬餘而尊崇為尤至國君相祝常以世尊如來稱之則其他樂可知也此姑置之勿論又自西方言之自中國歷十萬里至五印度經五印度以西又越大海二重始抵西入之境道塗比前奚翅數倍其所歷城郭人民繁衍富麗又百倍於中國其地唯知有佛教而已餘皆無有也至於巷談里語一舉佛言以為法戒稍有不信而妄行者衆共棄之以此而觀若東若北莫不皆然故鄭漁仲有云佛之書徧布天下而儒家之言不越於鼓篋河蓋有以也然乃史傳所載及東伐西使親擊者之所言咸屬南閩浮提南閩浮提則好高四隅之一爾經言百億日月百億妙高山皆漸佛教則又非管窺蠡測之所敢知也或者則曰佛者多取譬之言果可盡徵乎曰吾儒亦有之也騶衍謂天下有九九州而一九州則有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如此者九則有大瀛海環其外乃天地際焉禹之所序中國九州其於天下八十一分居其一耳豈獨佛書言之哉余嘗思夫淺見狹聞之士不足語大方類夫管窺生人身中將冰賜胃自謂江河之廣周流府藏自詡萬里之遠不知身外之境初無涯涘也所以輕於論議迂固僻陋聞者為之失笑其不智也亦甚矣今因

沙門請記余故持一言之使入此禪居者讀吾之文又有以知大覺世尊其道所被甚廣無與比倫則嚴奉之心逾堅嚴奉之心逾堅則將世世嗣而尊之俾不墜壞庶有以副沙門之所願欲若但紀其興起歲月稍涉文學者人人能為之又奚假於余哉沙門踰西山精進入道至老猶不懈云

藤杖銘

形之圓兮性之堅兮節之全兮吾與子周旋兮

楷木杖銘

生孔林承聖澤文庚庚光繹繹扶顛持危資爾德

栢杖銘

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嘉言孔彰懷允不忘

龍舟重建證果寺記

我釋迦文佛慈闡有情設宏濶勝大之教真應弘願罔不霑被故凡日月之所照霜露之所墜皆沐浴至化出離苦輪得清淨行列禦寇者而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人無能名者信不誣矣是故塔廟之所在金碧焜煌輝耀無際雖其論球有時或圍乎數曾米幾何又皆興復如初觀乎此者可見大法之流行與天地相為無窮者矣龍舟縣東四十五里有證果道場實始於唐真觀初縣人士虞道延捐宅宇為之悉入腴田其中已而祝髮受具戒為開山第一祖且以的傳自彌脩習禪觀誓不忘於正宗一時龍象聞風空集綱為虞延法師云唐季之亂變為瓦礫之區在宋之初休堂慧公嘗重興之至宋季又廢無住行公入主法席又從而興之逮元季又廢今住持靜山仁公與其同袍本全周公謀曰茲寺自法師創建以來甲乙相傳克復於今日不翅七百餘年之久一旦使其埋墜吾憐之恥也盍相與起其廢乎周公然諾之各捐私橐之積以為衆倡乃持歷乞民間民有力者加二公之博慈各施其所有遂命斷木向

土之工相與從事至正癸卯二月某甲子新造釋迦寶殿殿
凡三間演法之室其數視殿而贏其三日解脫門則數與堂
同兩序視門而贏其二十又五皆次第落成復搆土捺佛善
薩諸像鍊黃金為紙而飾之洪武丙辰九月某甲子又建藏
經之室一區而懸鐘之樓亦煥然一新至於棲僧之房凡七
各設層構邃堂靡不具足其制度不異巨刹崇廣嚴麗視昔
有加雕甍璇題上凌霄漢形勢曲砌下映林谷梵唄互聞鐘
魚相答往來觀者咸謂當此身教衰落之時能化灌莽之墟
而為無上寶坊非賢且智者能致是乎莫不躊躇歎味而去
仁公亦自以鐘鐺艱動欲俾後人聞知相與保持於悠久忘
其春秋之高奔走青蘿山中徵文以記之余按佛說尊那經
云無盡功德甚深微妙乃有七種而建五精舍實居第二又
按福田經云廣師有七德梵天福而興立佛面僧房堂閣實
居第一嗚呼佛言如是世之人往往斥經營塔廟為有漏因
果恒棄之而不務亦何可哉二公倦倦焉以紹述法師為已
任斯可謂允合契經之旨者矣雖然樓閣之在世間有成有
壞一剎那頃萬變不齊有若吾心所具寶華樓閣先天地而
不知所始後天地而不知所終劫火所不能焚毗嵐風所不
能破真如無礙湛寂常存學佛者又當於此而求之庶幾精
粗不遺理事雙盡者已斯言也非予之斯言也蓋嘗風諸師
云

先師內翰柳公真讚

偉穎長身端嚴若神即而就之煦然春溫海濶天高莫覓覓
其宏度寬奔馳豎壹驅駕乎雄文來趨踰之禱佩作儀表於
厲紳出入容臺振百年之禮樂昭宣帝制煥大踰於乾坤惟
其具該博崇深之學所以繼光明俊偉之倫仰瞻遺像有滄
沾中懷使來者之可作嚴幾士俗之運淳門人具官宋濂
拜讚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三

芝園集卷第三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

芝蘭閣集卷第四

鳳陽府新鑄大鐘頌

皇帝既正大統建郡江表德綏威靈萬邦咸臣用率臣奏臨
 濤為龍飛之地賜名曰鳳陽南北民大和會百其錯号動十
 萬數然而物大而威不假器齊一之無以嚴昏且之禁乃詔
 江陰侯兵良監鑄大鐘以定衆志以禪治化侯既受 詔遣
 使者至富春山中徵金工何成諭以 天子明命成即日
 帥其屬十六人以從相地風陽城東三里博泥成範畫其察
 銑角樹之度修奔惟良蒙帶以方候其燥剛始穿冶一十又
 三鍊青赤銅六萬五千斤並以洪武乙卯冬十一月己巳治
 事厥明侯具法服以牛一羊一豕一祝告先冬之神禮既成
 雲霧咸興鼓動風氣炎光赫耀上貫霄漢絳夜既澄氣憤雲
 洩酒寶而入肅肅有聲陽施陰發勁質斯具越二日辛未乃
 發復取牲血塗其隙隙以厭除不祥鐘高十六尺有五寸厚
 六寸徑十尺有五寸圍三十四尺五寸有奇混融其輪圓輝
 燁其容輝信技殫於人巧妙奪於神功有也於是嘗攝警尋
 副以翼虞聚千夫之力曳鉅繩而登之一杵之撞隱隱聞
 雷旋靈奔震撼太虛遐邇聞者靡不覺愕為漸色

青宮幸鳳陽親觀威儀侯遂請漁為之頌庶聞先王之世金
 部有七黃鐘乃樂之所自出而景鐘又為黃鐘之本所謂景
 鐘大鐘也其受至於九斛而止律呂由是而應陰陽由是以
 均夫豈細故也哉秦漢以乘覆夫古法小鐘或數尺大鐘或
 容千石皆不本於律度今我熙朝稽古右文定於中制宣導
 天地乎洽神人中和所致嘉瑞華協增拓化原亦於是乎有
 類非特嚴審且之禁而已濼待罪國史以文辭為職業教當
 發揚蹈厲以鳴 國家之威侯之有請不敢固辭頌曰

維天穆清鼓以雷震適昭天聲百物以生維 帝睿哲法
 天之烈大鐘斯揭元義噴洩脰于滲染真龍飛翔乘陰御陽

洗濯八荒神物故起是為 希里德者如雨於馬萃止物
 大而豈往來未懂禮節之以鑄罔敢弗恭乃師鬼氏乃具鐘鉉
 乃烹乃鬻化金為水赤氣夜明如日之升流而頽入寶有
 聲彬彬斐斐功同神鬼不鉅不錙輪圓順軌既啓其型散爰
 斯性塗繁禮成榮光如星千夫齊力畫構懸植交杠孔輿載
 考載擊宅弓困困觸考貫貫摩乳濼坤以警聒昏發據靈氣
 昭融品粟物無遊厲年較攸遵博碩而麗聲與政通拓是集
 祥薰于窮邦惟 皇建極福之敷錫制器有赫式和民則
 稽樂之原鐘寶為先律呂以宣功垂不刊小臣作頌有美無
 頌爰咨于衆是傳是謠

題宋高宗賜登羅尚書手詔

右思陵所答新安羅公奏濟手詔一通其諸孫宣明裝潢成
 卷不遠數百里特至浦陽江上請瀛識之瀛聞公自政和二
 年擢進士第初監登聞鼓院五遷至起居郎兼侍講兼權中
 書舍人公常上章控解曾未幾何再遷御史中丞故事中丞
 侍御史不並買乃更除侍御史公復求去甚力及改吏部尚
 書公復引疾奏乞官觀及補外郎思陵不忍公去故優詔答
 如此由是觀之公之難進易退之風亦人臣所鮮能况况其
 經營淮南之策表章春秋法天生殺之言關南雄守欲罪和
 議之疏焯焯著于當時無志事功者恐不足以致斯或者以
 遜胡編脩岳太師為公病是知其一而不知其二者也瀛因
 徇宣明之請題諸左方而稍及公之行事使來者有所考焉
 詔中所謂權冠常伯者唐龍朔二年改六部尚書皆為太常
 伯然吏部為諸部之首故行詞者據其事而謂之冠云
 玄英處士方公遺像贊
 予學子方孝孺玄英處士之諸孫也特處士像來請贊贊曰
 根騷雅於江南混漁樵於玉筍諫垣天近雖憂形州牧之童
 牛衣夜寒終不奪煙霞之志凜然亢直之風可折詭說之氣

薄真曜之遺則造玄英之松謠唯其畜厚而發弘所以繼隆而傳熾紳笏輝聯敷庸赫著曼延閩浙之間莫匪雲原之裔敢申贊辭式昭瞻金

觀心亭記

昊天純佑九有民全以所獲昇我 大明皇帝執符御曆撥亂世而反之正化行人流臻于泰寧然猶孜孜夜敬厥德奉若天道赫如上帝鑒臨乃洪武十年冬十月丙午朔復勅工曹造觀心之亭于宮城上設覽為塙塗以糝泥中真黼坐前闕形戶越七日壬子落成 上親幸馬召臣漁語之曰人心虛靈乘氣機出入操而存之為難朕罔敢自遐自逸譬魚之在井雖未免乎跳擲終不能度越範圍况有事於天地廟社尤用祗惕致齋之日必端居亭中返視却聽上契冲漢體道凝神統一弗貳庶幾將事之際對越在天洋洋乎臨其上增為朕記之傳示來裔咸知朕志俾弗懈愈度臣拜手稽首而揚言曰書有之惟天無親克敬為親民罔常懷懷干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曰敬曰仁曰誠皆忠心所具非由外鑠我也此心若存則動靜合道建中保極之原清而弗擾庶績咸熙否則天飛淵淪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唯欲之從而罔克攸濟治忽之幾其始甚微不可不慎也欽惟皇帝陛下法天啓運軋軋終日不遑暇食十有五年大統斯集政平人和休祥屢應斯皆觀心之明驗古先哲王相傳心法所謂精一執中之訓亦不過此 聖子神孫必來取法當有不言而論者矣維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臣願陛下存神內居常如亭中時則心與天為一祥形數正壹出自天衍億萬年無疆之休亦永無疆之聞不亦顯哉臣不佞既承 詔旨輟稽古書而為之記別有觀心亭與斯亭東西對峙其制同其義亦無異云

扶宗宏辨揮師育王裕公生塔之碑有序

我如來設教馳威神妙智之力示超絕極致之理祝萬劫為旦暮刹那之頃三際現前是故以生滅為一維出入靡常而真如之性炯然長存既無染淨亦無寡多習其學者往往深入禪定後天地而不周不知孰謂之死孰謂之生也扶宗宏辨禪師現坐玉几道場說法度人而絕去來之相預建塔於廬山石耳峯下期他日為設刹之藏其上首弟子師秀持岳林佳山良理所聚事行微瀟為銘勒諸塔上嗚呼有若師者其殆能齊死生晝夜之理者乎師名崇裕字約之毗陵陳氏子其母 氏夢麗有異僧乘有輿直叩窹門呼曰吾將假館於斯母覺時有娠十月而生四歲始學步七歲入小學質識趨奉童上十六解通儒家言然體素孱弱十日而九疾每親佛菩薩像輒互跪禮禮依戀不忍舍父母以其慮夢莫徵靈釋氏愈之命從壽昌院東林晚公為沙彌院有大梨木三十年不發花及師之來花開滿枝結實大如拳東林知為祥徵度為大僧伴受具足戒俄遶累而出登雙徑山謁舜照端公鞠明究照唯以觀心為急務閱二年未有所證入偶遊東坡池因操觚成一偈舜照見之喜云此龍象器也命為侍者使其便於咨叩師弗從復走天目山見佛慧義公佛慧受以萬法歸一語師淬礪益力雖金墻鐵壁必欲拓開乃已佛慧亦期師有立所以警發者甚至又二年師急於求證復步中天竺山參廣智訃公一造戶庭如膠漆相入即決以起脫死生大事廣智為舉臨濟無位真人之言且詰之云爾還知否師不充下拜廣智云爾何所見而作禮耶師答云拜者非是佗人廣智云徒門入者豈家跡耶師云如上慎毋欺人也廣智首肯者久之越五年元宗詔建大龍翔集慶寺于金陵起廣智為開山第一世師復往依馬遷克維那之職未幾陞主藏室留廣智左右者十餘年盡得其所為道御史中丞張公起嚴問廣智云選佛場中僧伽如此衆多其有弗忤般若者

平廣智云戒律精嚴言行不相背馳唯崇裕一人自受度以來會不沾席者三十載矣張公深加獎嘆師之聲光自是日起叢林中孕兒只國王時以江浙行省右丞相領行宣政院事選諸方住持名既上猶恐其未公也投鉤而寤之師始出世太平南禪報恩光孝禪寺辨香之祝蓋嗣廣智云師以誠遇物黑白翕然宗之一日令巧人填壁壁中隆然如有物西獲杖之已而復然杖之獲悉達多太子像乃佛牙所刻成師召工傳以黃金金蓮製設於中涌出寺僧覺卑雕小香殿奉之遐邇施者日新月盛敷載之內百廢具舉名聞于朝帝師大寶法王錫以金獅尋遷九江圓通崇勝禪寺宋之初有神僧道濟德公將示寂累石為塔語其徒曰此塔若紅即吾再來豎圓機吳公朱鎮法席塔果紅色人異之吳公人師于古佛及其臨終復爾懸記有三百年後大興佛事之識師入院之夕衆僧夢吳公至而其塔燁然有光者彌月人尤異之先是寺之椰子巖大樹皆枯澗泉亦竭至是樹則重榮泉則再湧識者謂自吳公至而正踰三百之數其能動物蓋不徒然也寺當舊毀之後唯佛殿法堂粗立餘皆瓦礫之區師會歲之入尤匠傭工創僧堂旃檀林以居學于新梵音閣七間中塔觀音大士傍列二十五圓通像若三門鐘音樓經藏寶閣及上下塔院屬勤奮協心而成之時祭國公火你赤以朝之重臣總戎江西募黠師之慈行濟請敷宣大法申第于之禮受持五戒而退洪武元年 上即皇帝位發願施冷雷動雲台開善世院以統攝釋教命大浮屠主之諸方以師名聞移主四明阿育王山廣利禪寺寺居五山之一領其事者若大閣連公大慧果公無準範公橫川珙公俱一時名德風動四方繼之者頗難其人聞師之臨少長咸悅香華遠迎者接踵于道時當仲冬見恬日妍天樂四闌萬口稱頌爭言見未曾有及其接引未悟專指單提向上之功捧喝縱橫

逢者瞻多兩序之衆自慶復所憑依相與効力允官室之傾仆者起之缺者補之亂昧而剝蝕者完飾之五彩彰施赫奕亦既美矣而元與智起二師復營田七十餘畝以資食輪議者謂猶慈明之有揚岐宏智之有石窓也五年秋 上勅儀曹建廣薦法會於鍾山遣使者徵高行僧十人而師居其首師至 召至便殿問以佛法大意師以偈獻 上覽之大悅因命師蓋天界寺額賜食 上前師或假寐鼻息微有聲隣生引裾覺之 上嘆曰此老人無機心誠善知識也師容貌魁梧日用之間服食食糲一出於天性無所慙生於大德甲辰今年七十有五而康寧如六十餘人屢欲過詎而退為衆所擁留而止三會語各有錄行之于學者所度弟子曰某曰某云惟我昭覺大師上紹臨濟正傳得法者固多而虎丘大愚為最感虎丘四傳而為破庵為松源二宗角立于孫繁庶大愚五傳至佛智晦機師大辨明慧洞徹心源實與二宗抗衡而太中大夫廣智全悟大禪師出承其後師表人天上膺帝眷而聲名愈彰矣師以教為之資稟定之學富皇明達國之初作鎮名山續佛慧命歷十春秋輝光益衍非有大福德者不能與於斯也古佛乘願輪而再至意者或其然乎是宜有以昭示方來不當拘泥常情而弗預圖之也濂老矣以辭章為口業有來謁者力拒聞之令特狗師秀所請而為之者間真乘之善果緣般若之正固也銘曰

廣智人天師普度有情衆天垂散髮端無非作佛事明光覆嫩不可誣不然龐眉者何以叩吾夜度衆父絕筆何以發祥徽歷振於諸家氣如獅子王一聲哮吼闐頤使百獸伏出世方為人佛牙薦靈異脫泥塗內設利自然靈俄入圓通頂禮種示方便俯視九江水欲以一口吞塔放百寶光彌月光益熾起行徑宇間故物若宛然巖樹與澗泉本是無知物誰

知枯竭餘靈亦重瀟警諸翁中及時至氣斯應不假於外
求實由因中起言言有徵驗建立大道場所以彈指須宮殿
而一成移住玉几拳非惟繼奉昇鬼神若相迎天樂半空聞
咸謂未曾有以法作布施有如大雲與徧周河沙界雲霓繞
鳴甘雨沛然下大根與小童無不頓首問大乘境界中諱言
神異事哉今備說之欲警聞提者植此筆塔波不異青蓮花
上品上生者作時來示現洪武十一年云

亡友陳宅之墓銘

嗚呼吾宅之死矣銘非瀟孰能為之初瀟讀書南陽江上宅
之侍其舅氏吳傲君長卿未進瀟始識之傲君淵澄山聳數
言不繁而咸中肯拳宅之氣象雍容招讀合節風和鳴而玉
辨如也瀟心異之進謁傲君退必與宅之言問其所從即則
輯在節公性貴文獻公潛也問其所學則治經為進士之業
也瀟時頗有志應舉相與詰難經義連日夕弗休迨別去猶
依依南望至日落乃止自時厥後宅之聲譽日起大夫士唯
恐內交之晚瀟訪使者行部舉為稽山書院山長宅之辭宅
之意氣方豪謂朱子可以引手致及試藝有司數上數不利
乃撫几嘆曰慈親年高矣予髮亦種種安能遂三五少年競
一日短長耶即退隱大山中朝夕親側不敢少離去瀟聞而
悲之至正戊戌瀟避兵徵君家已而遷宅之西軒瀟携室
人雷專及仲子遜長孫慎三世為四人爾心膽戰掉若喪家
之犬宅之胞壻而軫存之視瀟猶第兄過遠與慎有君子孫
宅之內子蔣夫人亦視專如妯娌然瀟安之百里之外忘其
流離顛沛之苦者宅之夫婦力也浦陽既入職方瀟享夏穿
兩還庚子之夏 朝廷遣使者采召瀟趨裝上南京相為
王官與宅之別者閱十春秋其依依之懷猶浦陽南望時望
以病子告東歸思宅之心逾切病間竟騎驢往見宅之大
喜後齒殆將折留連流句推羊豕以為嚮當夜半酒酣叙兵

火離合語判判不能已既而披解高歌聲調激烈一吐壯年
不平之氣瀟復悲其壯志雖不衰然亦頽然老矣居亡何瀟
復起脩元史進官禁林又將十年而嗟同慎亦俱竊祿于
朝瀟私自念 皇明圖任黃髮以聞文治如宅之者年幾
邁宜丘壑所能遠時以其文行 上聞嗟慎成爭曰陳先生
老矣得毋不可於意邪乃止洪武丁己春瀟蒙 恩休致于
家始知宅之之歿已五年矣欲如昔日一見有不可得矣追
念今古不覺潸然出涕專亦思蔣夫人之切復念宅之固云
致而夫人尚無恙行當胥會以慰中心之懸懸近有自諸暨
來者則又曰夫人之亡亦已三月嗚呼悲夫瀟知宅之之深
者宅之歿矣銘非瀟孰堪為之宅之諱壹宅之其字也姓陳
氏其先襄陽人十一世祖宋園子助教旦始遷于杭生餘姚
知縣慈再遷諸暨陶朱里曾大父某大父琳承信即提刑司
幹辦公事娶吳氏吳居縣東之流子里生子曰燦宅之父

也仍娶于吳遂依女氏以居為流子里人宅之壽七十有七
卒之日乃癸亥十一月六日閏月二十三日葬于戈溪之源
娶黃氏壽 十前十年卒繼配即蔣夫人有婦德鄉人稱
之壽七十四後五年卒子男四錢銀鑄錫銀亦前 年卒女
二適吳義吳錢錫徵君長孫孫男六濟溫浦潤浩著女二尚
幼曾孫男四種權梓椽宅之性雅飭行平忠難能以理自遣
室廬蕩於兵燹西遷別墅曾無幾微見於顏色每速故人飲
酒賦詩以自適其詩韵度深婉一篇出人競持去閭井之間
恒樂親之久而不厭徵君家將合族為義居宅之左右徵君
為定科條以齊子姓至今守之嗚呼宅之已矣而徵君亦作
土中人矣上距避兵之歲僅二十年人事與遷何所不有未
知後二十年又為何如也唯有善名著于時述作傳於人難
致猶不致也如宅之者是已銘曰
五彩弗施不如精泥我哀乎宅之受才則玉其數則奇我哀

乎宅之缺其奮飛發於聲詩我哀乎宅之墓門有碑太史物
辭尚足慰多士之思

故筠西吳府君墓碑

洪武二年冬十月二十有五曰筠西府君以一疾不起聞壽
年雖八十有八其州里之人更相弔哭以為義士亡矣吾屬
將何所依賴十數里中聲嗚嗚不絕四年春正月六日莖于
孝義里戈溪之源其孫鏗以瀟知府君最深請張君辰仲右
功世取文刻碑文曰府君字長卿諱宗元號筠西其氏曰吳
吳出秦伯苗裔初遷會稽之山陰唐大中間有諱菡者以學
行聞門人私謚文簡先生先生遠孫少邨咸通初復遷諸暨
開化鄉之峽上少邨九世孫泗宋崇寧中復由峽上遷孝義
里世有顯人其祥具見譜圖記曾祖蘭祖元祐父護母斯氏
府君焉出也孕二十四月而生幼發智如成人喪喪父事母
夫人甚恭黎明至候所候起居進膳蓋必待竟食乃退母
常戒之曰我有疾侍自足備給使勿勞苦我兒也府君頓首
謝及母有疾府君違道不自寧夜奉茶泣禱上下神祇願以
身代父弗驗府君心益苦一夕母夢白衣人謂曰汝壽止於
斯今以汝子之孝持此一紀疾果瘳忽都魯忽公宣慰游東
閩君之孝辟為奏差受事僅數月嘆曰我母年已老苟力田
以為養不翅足矣何以仕為竟拂衣而歸日在親側視其顏
色為進退歷十二年母以高壽終府君踴躍幾致殞絕服闋
雖已久但語及之輒哽咽流涕如新受見者憫之府君自念
父母歿唯教子孫馬順卿示以家範數千言府君如獲寶珠
十世同爨特往謁馬順卿示以家範數千言府君如獲寶珠
而歸力遵行之十有餘年家政蔚然可觀戶庭之間穆如春
風人無間言者和氣所感有犬病足其子斲食哺之犬得不
死文人競為歌詩美之府君益堅為善之志製家教一篇論
筋劃切洪纖無不及而惠利鄰族之事居多召子孫示之曰

天之界於吾者厚矣脫有餘財可空視顯連而弗之郵乎吾
就地之日近故倦倦為爾輩言之府君晚年耳益聰目益明
健步如強年人及見玄孫之生士君子咸集府君危坐中堂
一子康髮蓋白帥諸孫曾雁鵝行以進次第舉為壽府君
抱玄孫髮上街杯盡歡蒼顏酡暈望之者謂為神仙中人
論史遠為高玄聚慶圖以傳後三年府君道奇疾陽道閉澁
不復能小遺賢者云病在陰氣絕藥不能及法當齋而通之
其孫曰鉅者遽如醫言僅得汚血一勺終不治府君度疾不
可為呼家人與訣以義居不分為屬其耿耿猶前志云府君
娶陳錢二氏皆先卒繼楊氏後府君亦卒于男子二長胤先
卒次即康子女子一適同里斯文孫男四鍾鈺鉅孫女一
花李黃鍾其婿也曾孫男十洵混濤海汝齡治瀚渡洪曾孫
女二在室玄孫男孺拜楠植府君性恬冲與物亡忤說熙熙
常如春未嘗少見憂戚之容頗嗜音樂自造短簫長可六七
寸過風日清美輒箕踞而吹之聲振林木而習中之自信者
一假是以洩之故當時之賢者多樂與之遊且惜其不沾一
命之祿以長所臨終無以暴白於世然而生受備物之養矧
則眷躬經麻十指就位而祭雖古之封君亦不過此尚美憾
狀漁也不敏願嘗覆拜床下與聞緒論及東出逃難及蒙授
諡致諡如忘年交府君今不可觀矣俯仰今古惡得無情乎
於是撥其大者而製銘曰
有夫之羸如發行之真如家聞之馨如條教惟程執得而京
如影攝于形執得而傾如蟹如繩如栗如烝如將歷世而弘

故諸暨陳府君墓碣

惟陳氏遠有世存其先居東陽之宜城有諱嶺者生履醫生
斌斌生向生宋園子助教旦始自宜城徙杭之萬松嶺旦
生慈字公寔有文學一時名人如范元卿陸務觀辛棄疾咸

典之游論者謂其氣節摩曾有郭元振之風官生承事即知
錄姚縣復自杭徙諸暨陶朱里然生樵生載又自陶朱里
徙開元橫山之西載生國子監主簿瑞生營生清清生德
興字克明後子洙嗜學如不及克明資之使受經名師食或
告絕躬事料曰市米以遺之卒成鉅儒克明娶曹氏生府君
諱大倫字彥理自幼岐嶷學易於洙既而更春秋年南游符
繹義例揮毫輒雲烟滿紙自度功名易如拾芥屢試藝場屋
不能中繩尺志曰吾文視舉進士者何遠今不與之並驅造
物因子矣特何言於是棄絕益攻古文辭補陽湖諱先生吳
公業以與學雄文知名當代府君從之講學下及秦漢以來
諸文章大家章有其法句有其旨青燈夜照或至達旦不寐
府君之學大進遠近欲黠之交聘為家塾師留富春山中有
最久富春右旂多負氣善鬪府君周旋其間每以訟終凶為
戒言辭悃悃無華聞者皆心附俗為丕變馮士願將合族為
義食不問老倪一聽府君言府君量其可行者樹規約如干
則防範甚密其家賴之狂士吳子中文而好訂欲怨于鄉羅
山人集亡賴男子縛致幽室持撲殺之府君徑趨山人家揚
言曰爾曹欲殺吳子中邪子中無大罪宜可以嫌隙之細處
害之具耳目者恐不為也吾當白之於官山人聞之懼解縛
與其俱來伏地謝罪府君諭遣之子中因得不死元季兵亂
江浙行中書徵兵儲子饒饒之判官方濟實部其凡及押運
吏入江為敵人所繫上官將致碎於浙連捕甚急浙潛往見
府君泣訴其故抽刀欲自刎府君奪其刀藏於山澤間且解
之曰兵備之失罪在押運吏判官何與焉辱獲免沂見府君
跪而語曰生死肉骨之恩隕身不足以為報府君張目大言
曰方判官乃以市道交我半沂不敢復言府君知時事不可
為遂絕意仕進時江南行御史臺移治會稽中丞吳鐸監察
御史督烈國王恩脫欲視府君於州縣文學林府君力以疾

辭且策西師旦夕必大主決不暇安居乃適鄰縣之東陽已
而果然諸暨下高郵樂風來為州與李奉希白謀迎還府
君以事師之禮事之州兵為憂風與希白皆被害府君又避
入流子里流子星在川東長谷中府君當兩山夾澗作晚香
亭三楹間日與賓客暢飲為樂酒酣府君投筆吟詩脫帽高
歌擊几幾為節座人每為絕倒或氣候和適戴華陽巾履寬
博布衣支笻行古石細路間遇泉石佳處游目思規者與
之相忘人問其政府君嘆曰吾生平無他嗜唯攻文成癖擊
擊死疏每四十年昔之人如此者何限今皆安在哉每極首
自傷但得適意時竟與萬物齊冥當不計有明日也識者服
其曠達後三年以疾卒于家實吳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年
年七十七二月十八日妻于某縣呂塘之原府君娶樂氏生二女
適得某胡顯繼配張氏生一子驥善古文解能紹家學者孫
男五可致可亮可澹可震可仕府君長身異稟性坦爽吐言
靈肝膽雖髮已斑白手不釋卷天地里老釋氏之書莫不
攬其英華尤善寫竹樹蕭蕭有蒼勁之意寫已就取為清玩
於著書有春秋手鏡尚雅集各若干卷尚推孟府君之自稱
也府君歿其友張辰既狀其行復慟然謂人曰府君之才之
長設用於時當無適不宜奈何欲財操勢者銖黍不合度難
斥而不取遂得甘心丘壑老死而不悔甚可謂當世有司乎
若府君者無榮無辱全其所有而歸於造化真翹足矣尚復
何說哉嗚呼行狀來微銘瀛雖素知府君未必有加於辰之言
也謹備識之而為之銘銘曰
天之夢夢孰得而論賦才孔多乃卒淫淪品品夫君繼純之
門風指孤養所凝者神五彩成章隨氣吐吞其光燭然可燭
翳昏翳而弗絕結為氣氣彼狂者生取尤於人柁執殺之不
翅孤豚不權一呼兜徒視魂有友沾危遠者星奔柁踏白刃
誰欲命存匿之山樊慰言極諱平脫其生矢不以恩少見事

為已復有聞假使大用何物不春惜丁亂離戎馬紛紜鴛書
雖上荷衣負葵吟味烟霞傲脫乾坤時命所拘有志非仲七
尺之墳呂塘之原昭懿廓清太史有文

金華清隱碑林記

清隱碑林在婺城西三里所碑林而謂之清隱者何昔者郡
人士劉主簿場管隱居於此嶠字于淵事親極孝家雖貧力
學聚徒以養非道義錙銖不取華門上鋼怡愉如也老於場
屋一試吏而止風節行義翁然為邦人所稱說齊先生唐公
仲友父子王莊敬公師心尤敬慕之宋濤熙初文閣待制南
澗韓公元吉來守婺訪主簿君於隱而愛其林壑幽清而淑
甚遠為鑿井竹間名之曰君子泉泉至今猶存後一百七十
餘年為元之至正壬辰有大比立蘭室登公既得法於千巖
長禪師乃與同袍古道猷公飛錫而來欲建禪林說法度生
於是月溪善公聞二師之賢請前作禮並指茲地以為之基
而里中樂善者曰章壽之倡眾聚資為建殿宇及雕飾諸佛
尊象已而棲僧之堂會食之所與夫門廡庖庫諸室次第告
完皆二師同心化導之所致而名之曰清隱者蓋不忘其故
云當是時五山十刹鐘魚絕響游方之士至無憇足之所君
子為之慨焉求嘆猶此禪林僻處斗隅往來者惶惶弗絕靡
所不容多或一二十指皆使其忘行役之勞飽香積之味是
誠何理哉蓋二師以誠感人以勤率物故施者川至而日用
不匱也予聞佛說毗奈耶律云父母母于有大勞者護持長
養資以乳哺假使一有持父一有持母亦未足報父母恩由
是觀之大雄氏言孝豈與吾傳不異夫名臣勝地世豈無之
三師不彼即而來卓錫於茲誠欲表主簿君之高風而以孝
道化度衆生庶幾弟悌如來說律之本旨也嗚呼賢哉圓頂
方袍之士入斯林者談空說有之餘尚思感發奮勵有以念
其親可也蘭室既已示寂古道今主持其事聖吾清遠為四

衆所傾慕云

故王母何夫人墓銘

門人王殿表其母夫人何氏表衣稽顙求造墓隧之文予與
級之父翰林待制君學為同師官為同朝揆義不可辭夫人
諱妙音姿之美鳥人大父仁父智母傅氏父早世傳尼于窮
重熙金華俞氏翁故名聞夫人隨母鞠其家遠長大父器之
撫其頂曰是女柔嘉其凡子讓耶時同里初蕭王府君良王
家居讓授受業者百人大父為夫人擇配環視諸弟子心自
計曰無有出王禕右者禕即待制君府君之仲子也府君禕
其意乃令行媒相知名片言成姻夫人既歸事君舅君姑甚
恭待婦如室以和勝三族說論其賢待制君方從黃文獻公
學絕不為家謀夫人挺身任之不以一髮貽其憂待制君能
以文辭鳴海內者夫人之助為多待制君出佐方州入官禁
林但挾少房與俱夫人安之謂世之當然自後待制君符節
諭西南夷六載不返夫人攻苦食淡單飲然與二子綰紳居
歲時具牢醴祭王氏祖若櫛奉庖酒前醉命二子拜後曰我
王氏老主婦也禮則宜然聞者為悲之夫人訓二子成人且
為校室抱二女孫宜室宜亦許適子孫恂夫人猶日治絲菜
不廢經畫內政斬斬中度雖偉丈夫有所不能由是家寔裕
然以待制君久未還積憂成疾墓醫不可藥紳盡馬心傷亟
剝股作糜以進竟不逾洪武十年二月十一日遂歿壽五十
六其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塋于縣南崇德鄉青巖里之象鼻
岡禮也嗚呼若夫人者其盡為人婦為人母之道者乎銘曰
夫學方弘婦德維貞同聲而相應也鵲鳴而與絲桑作朋克
動於內政也青燧宵明顧影憐憐能安於義命也國史著銘
焯行幽尚欲其辭之稱也

春日賞海棠花詩序

春氣和煦海棠名花競放滿陽郵太常仲舒開宴賜客於紫

芳園時日已西波乃列燭花枝上沈既娟好而燭光映之愈
致其妍於是乘賓咸悅銜盃咏詩壘壘不自休酒半酣金華
宋燕乃揚言曰李格壯書洛陽名園記後謂園圃之興廢為
天下盛衰之候其故何歟憶昔烽火之際曾兩風雷匿蔽穴
聞人步履聲心怔忡若春花草紅青何處無之有目不顧暇
欲求獨膠一危以澆渴吻尚可得邪今者衣冠雍容倡酬於
但豆間花雖不解言亦散影婆娑若相與為娛樂者不知何
自而致之亦曰 聖天子在上廓清四海化呻吟為謳歌
所以有新樂爾 帝力所被如天開日明萬物熙熙皆有
春意其視昔日之事為何如世道之盛其兆已見苟不能詩
則止能則為可已也雖然但有之無已太康職忌其居吾儕
今夕無乃過於大康矣乎宜知好樂之無荒而為良士之罪
置可也所賦詩自太常君而下凡三十人其三則賓客餘皆
其君昆弟子姓云

徽州羅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旦字希明姓羅氏其先出於祝融之高受封于羅子
孫遂以羅為氏始於房陵繼遷豫章長沙間欽之有羅則又
自豫章而分其居西鄉在宋為著姓有諱汝楨者政和二年
進士官至龍圖閣學士知嚴州以終生六子曰頤曰頤曰頤
曰頤曰頤曰頤皆諱然有文頤字端良尤號碑深雅健為當
時所稱有爾雅翼新安志鄂州小集等書傳于世府君蓋龍
圖之裔徐累傳至諱績者官承節郎娶某氏有子四人而府
君最幼李兄迪祿乃馬氏所出安汪氏年十九而亡無子馬
氏傷之請於承節君命府君為之使遂稱其兄而祖其父府
君事馬氏如大母奉汪氏若生已者歲時坐二母堂上紳婦
子奉錫為壽是也如其處同氣簡尤盡禮勃然似不能言
諸凡有酒而或使氣凌轡之府君笑曰兄真大醉耶兄慈而
去疏遠人困厄不能生府君飯之二十年及其終也復為歛

禮之推而達於州閭貧不能蔽手足形造搭積以給之聞爭
弗解軒赴懸於有司具邊直酒漿呼而平之社祠壤民榮禱
無地依帳擁指野為屋而傷之環秀橋敗往來者危顛視不
敢度倡象市巨木構之春和木氣萌農父入山刈薪條以膏
田刈者家率往往不食而作困頓道上役傭人昇海糜食之
府君之好施不特此也四方宦游有過飲者皆餞館于府君
父而彌恭願行復有所贖士大夫言及府君必同辭稱之曰
惠人惠人云至正辛卯新盜起蔓延至欽府君謂諸子曰國
家養育汝曹久矣今大盜攻城邑正赤心報上時也汝曹毋
以老身為念當思為破盜計於是諸子募健兒數百人整其
隊五部領諸縣門請自效既而盜日熾家竟以此為致至正
丙申春府君避兵山谷盜兵卒至執府君械其所服衣府君
罵曰天子何負於汝而反邪打將作疽臨矣罵不絕口盜怒
以戈轟之府君墮澗中時諸子在軍無知者惟一女奴侍側
扶至家而卒正月二十六日也享壽六十三府君娶吳氏諱

月字德明休寧人開禮法甚得婦道亦以其年十二月十八日
卒年視府君而加二齡子男三人守正宣明祖安宣明仕於
國朝累官所任佐即知淮安府山陽縣事以治化稱然孝行
醇至嘗封股肉以起府君之疾女子五人適汪道原吳履仁
程欽文汪士傳吳宗善孫男十人斗應潤祖謙童保童山陽
童喜童貴童貞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童
保獨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保
之官倍山禮也人之歸丈夫者身都重梓而無毫芒之可紀
徒見其頹氣森張而已冠服委蛇而已是果何為者哉府君
以一韋布之士其行乃彰彰如是執得執失當必有辨之者
矣宣明父與子游素知府君之事遂為之銘曰
惠利之施無間親疎是為仁之推赤心徇國白服晉賦斯乃
義之激呼嗟乎羅君非行之絕倫焉以致吾文吁嗟乎羅君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五

芝園集卷第五

新刻楞伽經序

洪武十年秋九月丙子朔瀛朝 京師冬十有一月丙申入
 辭牒還山時 皇上御武樓下顧瀛言曰卿言楞伽為達
 摩氏印心之經朕取而閱之信然人至難持者心也觸物而
 動淵淪天飛隨念而遷凝水焦火經言操存制伏之道實與
 儒家言不異使諸侯卿大夫咸知此經未誌上齊佛智其
 禁邪思絕貪欲豈不胥為賢人君子之歸瀛謹對曰誠如
 聖諭第其文學簡古義趣淵微宋臣蘇軾頗嘗患其難讀耳
 上曰此書生纏蔽文義之過也朕於宮中畧覽數過已悉領
 其大旨即 初奉御取經示瀛且默誦曰如佛語心品第一
 卷所言諸識有二種生謂流注生及相生有二種住謂流注
 及相住有二種滅謂流注滅及相滅此三相者最為微隱唯
 佛能究言之第四卷所言自心妄想非性智慧觀察不墮三
 邊先身轉勝而不可壞得自覺聖趣是般若波羅蜜此言六
 度禹行互相融攝成菩提分皆由般若成立尤為深切若般
 若心經若金剛般若經皆心學所繫不可不講習也言已
 上復口解心經教章 睿識神見皆超出乎常倫於是賜
 食禁中而退又明日戊戌考功監臣某奉 旨於大天界
 寺俾天下諸浮屠咸讀三經 命既下有玉禪師崇裕靈
 承 德意擊筭如弗及且以二絰世已盛行獨楞伽見者
 殊寡乃購求雷庵受公集註鏤版而行之徵瀛為其題辭惟
 我釋迦如來五時說法而此楞伽實與維摩思益楞嚴三昧
 金光明勝鬘等經皆在第三方便時所說疏經之家謂以楞
 伽為名實相為體佛語心為宗自覺聖智為用經凡一百五
 十一品茲所存者特其一爾其言幽眇精深誠為攝心樞要
 之書也欽惟 皇上以生知之聖一觀無悟 詔天下諸
 浮屠是皆是講特使真乘之教與 王化並行治心繕性遠

宋學士文集卷第四十四

芝園集卷第四

惡而趨善斯心也即如來極度羣生之心也何其感哉禪師
敬恭明詔罔敢違日以流通為務亦可謂之賢矣為沙門
之學者宜受而持之庶幾上報 寵恩而不負靈山之付
囑庶幾備着 天語之祥於篇首使讀者各有所警發焉
十一年春三月

約之禪師畫像贊

龐蔚之安宏辨之才一祐三十年齋不沾席談玄入萬偈舌
若驚雷崖樹重榮此法門之復振塔光呈瑞疑古佛之再來
炯炯乎眼光閃鏘沉沉乎氣宇弘恢颯颯乎九江風動澄澄
乎玉几天開蓋真超於霄際斯不染於緇埃彼自安按部妻
曾莫陳其崔嵬倘於斯而親感庶立憐而與頌

故新昌楊府君墓銘

越之新昌有大山曰彩烟與沃洲天姥鄰而彩烟尤為峻絕
遠望之如雲霞繽紛天際故名山之絕頂其平如掌沃野數
千里桑麻蔚若犬鷄之聲相聞或者媿之武陵涼云大姓楊
氏自隋末來居之閱數百年而書詩之澤有引弗替在宋之
時父子兄弟至連舉於有司而嘉泰壬戌進士彝其仕為尤
顯官終朝奉大夫知廣德軍州事贈奉直大夫廣德之從子
佑祖亦由太學舉進士為娶之浦江丞浦江生品生提提
生府君諱名字温如生三月而其母梁氏亡父命乳母鞠之
性穎悟八歲能賦詩及長聞天台於先生子惠傳伊洛性理
之學執經而受其說久之融通諸家言而貫以一致神暢心
怡實欲起古人千載之上與之晤語既又以為言之不文不
能以行遠復從同郡韓莊即公游取文章大冢日研摩之其
於分章遺辭之法辨其類不類尤嚴其畧域時先師黃文獻
公以文名當代府君撰長書覽見之公讀已噴噴愛更揭
諸座右宿至則指以示之曰是豈非文耶公為人極慎許可
其器重之若此府君嘗以春秋學應書鄉闈不利遂掩關不

出下推而據投四方學子趨之者如雲府君曰據高坐隨其
性資而開導之如載大霧而行不自知其沾濡之至學成而
去多者名于時人間之則曰我楊先生弟子也恩義隆洽不
敢更名他師府君性至孝父有疾晝侍左右夜不敢解衣寢
臨穴之日踰絕于地良久而蘇歲時祭祀必預齋戒服絲履
感服拜認儼如祖考之在手上海坐有田為豪民所據府君
帥宗人白于官獲之仍創廬廬以居守者府君介而通莊市
能温未嘗妄言笑一動一靜皆可為式程善古文辭尤長於
詩雖亦有愛齋稿若干卷藏于家府君出處之際唯道之從
視不義當貴真若浮雲臨財尤廉路拾遺金俟其主還之里
有喪及飢餓者恒周之學者方自以為得師年六十六不幸
以洪武九年丙辰冬十一月二十九日卒家明年丁巳春三
月十九日窆于金山之原在家西四里而近要同邑趙氏生
男子四長宗學先卒次頽學去為浮屠更為梵唄有聲叢林
間次頽學繼父之業次 學女子一歸士族戚必勝孫男一
自牧女一向幼子聞之文者將以載道道與文非二致也自
夫世教衰民失其正高談性命者每辭章為陋習拘泥辭
章者輕斥性命為空言互相譏訛莫克有定味不知道與文
猶形影然有形斯有影其可岐而二之乎是可嘆也已府君
以起卓之安窮理攻文孜孜弗之倦務欲合而一之亦可謂
知道者矣銘曰
大道流行日用昭宣非文載之道孰與傳安可岐之向於一
倘迂夫幽士牢執弗遺植索塗荷住不類有俾夫子式窺
其全以彼披此孰為憑寶鑄石幽墟通者察焉

望雲園詩序

思親望雲園者為福建承宣布政司右參政唐公作也公名
俊字士明念親之不見日遠遑馬而求味味焉而思終無以
宣其情園之所以志之也間以善致辭於儻曰俊之先為睢

陽人金車兵亂大父避地南陽遂家焉大父生三男子而先君居其二先君諱德謙翁為才行之士元至正中放謫大盜起先君棄捐諸穢窳窳之事甫畢而南陽陷矣從時在童穉隨母夫人陳氏出避晝伏宵行至魯山匿焉未幾魯山又燬天竟失母夫人所在家屬亦東西作風兩散去後筆筆無依朝夕嗚嗚泣曰哀哉吾母其存乎亡乎苟亡矣遺骸將何入塵之乎然河南達鄉里為近吾當恐死往中訪之乎於是問閭是走河南豫身兵籍中途故時父老問之自南陽來者又問之有出入軍中者又問之如是者六年心勤形瘵竟莫可蹤跡後嗚嗚泣曰哀哉吾母豈果遂亡矣乎母既不可見河如勿生之為愈乎已而私自念宗系之不絕者一錢爾苟先朝黨而自棄祀事特墜幾不為吾教氏之錢尼乎宜擇真主而事之一且獲見天日雖不得奉母歲時持一盃酒走酬贖上土比之徒死不翅霄淵之殊此志或可自遂乎當是時 大明皇帝定鼎金陵德綏感擊萬方嚮化俊乃閒道內附期所名行伍中以苟全性命而已宸表見憐視之如舊臣賜以厚祿寵以名爵使再造其家室自兵馬訓指揮入轉而至今官階躋二品此平昔夢寐之所不到俊每念 聖德如天無際而父母不得同與 恩榮益至感泣不能自己頓憶先君言堪與家謂大父墓最佳中支富有躋臨仕者母撫俊頂言曰他日將在吾兒邪今其言固驗非惟父母不之見而族屬無一人存者不亦悲夫願吾子為文之符示諸子孫以志吾無窮之思也漢讀之不覺潸然出涕嗚呼有是哉人之壯年有大父母父母俱存而節重慶者矣下此則父與母無故而論具慶者矣又下此則二親或有一存而稱備侍者矣公自幼齡輒喪先府君當干戈搶攘之際而母夫人隔絕又死生不可知宜公雙淚既盡而繼之以血也雖然公無用爾也古之人所謂孝也非止得養親而已身者親之枝親雖

忘而身存猶親之存也能敬其身是謂不死其親言也弗與於貞行也允契於軌內外一致而無所違越非孝乎撫世馴物而一本於誠躬躬然謹畏唯恐失之行之於家推之於國達之於天下皆弗悖於道也庸非孝乎出鎮名藩承宣敷化使萬姓咸蒙正治之澤家給而人足皞皞熙熙如唐虞時庸非孝乎三者雖皆敬身之事此又移孝為忠之大者公能行之他日良史氏必大書曰唐某之子俊其治行如古名臣可為法於後世則公之親亘萬世而不死矣公之為孝也不亦大哉慮知公為人誠慤而廉介其拜御史持節使者節三預北平省事皆以美政著稱故薄毫而縷言之以釋公之憂一以進公於道云

義烏方府君墓志銘

府君諱天瑞字景雲姓方氏宋元豐間有諱沉者自嚴陵白雲原徙居義烏之桐巖今九世矣當五世時又有諱應龍者登嘉定癸未進士第官終大治丞其族望嘗顯矣府君曾祖諱淵祖諱松之父諱汝霖母俞氏紹興丁丑進士工部郎中諭公良能五世孫也府君六歲時與羣兒戲于池濱一兒俯身撻藕花忽墮水中羣兒皆驚奔府君急執其足揚聲大呼人聞而來抱兒還其父連長讀書窮首述筆華弗少懈其父以食指之繁故廬迫隘不足以為容別買宅一區於三里外命府君居之府君昏定晨省雖大暑寒不廢父母憐其勤力止之府君跪對曰子職當如是不為勞也府君之配曰朱氏承直即廣德路總管府經歷諱約之女也府君相敬如賓終其身無片言爭戾或者禮之梁伯鸞朱媛府君一念之解番澤與人言重諾一且暴風疾雨府君擔簾曝曬倉皇欲就塗家人謂曰非有至急之故何遽往也府君笑曰吾與人期不能信耳其遇宗族內外姻多煦煦有恩意有稱貸者或不欲償真不問府君長身鶴立美鬚舞樂賓友過從當酒酣耳

熱高談雄辯驚動四筵徐而察之皆根據經史出人思慮之所不到時論多之府君有兄二人孟曰天與字景賢仲曰天錫字景範景賢博通書傳善滑稽上無賢不肖皆樂與游尤精黃帝內經之學有疾者恒依之景範淵深而簡默過勝友論詩轉抵掌劇辯豪氣如泉源發不見其窮府君固難為弟笑亦復惘然與之抗衡非聰明絕倫不能也府君年七十九疾病頗侵凌知其不可治乃絕醫賦詩一章示子孫大意以為吾諱孔氏書死生終始之說粗若知之萬事悠悠當同一夢彼浮屠氏所謂天堂地獄不過托是化為善而已吾家素道式書畢而終齊洪武九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也府君生平嗜吟有詩集二卷歲于家妻即朱氏無子而先卒鞠景賢次子推為嗣既而少房馬氏生子男子二人曰士龍曰士信子某其以某年月日葬某山之原初予與府君二兄交甚洽繼識府君於白麟溪上府君方為文擇配予兒遂始九歲擗作蠅頭細字勝于所造文辭府君心悅遂成婚姻家府君嘗有疾時燈將末南京省余往謁府君道別府君執燧拜言曰汝專公當代文士第一流吾且暮死不復與子相見願為求墓上之銘足矣嗟泣而別未幾果以計聞予亦為泣下霑襟今予改選家府君從孫備備書其事行士龍持以來請予惡得不為之銘銘曰

獨巖陽三鳳翔一鳳後遊雲為鄉梧桐華葦空高岡緬懷德

朱氏家慶圖記

浦陽江上有朱仲賢氏年番七十而其壽母尤夫人則歷九十二春秋矣猶孺寧欲喻如恒人當候序和適壽母出生鞠愿室中仲賢率家屬分立左右稱觴為曠州里觀者莫不排

細款慕縣校官張君正卿獨曰是亦希有事也不可以不識命重史作家慶圖裝枕成卷持示金華宋濂指曰鶴髮童顏神色恬康危坐榻上者壽母也其右方帶髮積冠張拱前趨而角巾三人從子男子也五冠者與一童子列其後者孫也二兒挾冊徐行自語頹語者曾孫也其左方威服而參差立者四子婦也三兒二大一小大者携小者行手中執鞠花者曾孫女也重立於右上二抱嬰孩一獻桃一捧茗既者四孫之配也一俯倚榻上一牽壽母衣一熙然侍立其側者三孫女也指畢合而計之凡二十又八人且曰先生史官也其言信於海內願為序而傳之嗟夫壽之為言久也眾人之所不可得也然亦有得焉而靴然索居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謀不及朝夕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左右不能孝且養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體厄氣羸十日九疾者非壽也又有得焉而禍患迭嬰中心靡寧者非壽也今壽母享此高年尊安無疾孫子秩秩皆能盡養家道豐裕心志怡愉是無五者之失而有其見之樂矣得不為希有之事乎正卿之為是舉宜也非過也且昔人之所至願一則曰壽二則曰壽非惟欲乎已又且祝於人豈不以壽出乎天而非人之所能乎諺或有之誠可歌也已吾整素陶文獻之邦振黃鍾之鏗鉤剪毛羽之紛與者比比有之其能為仲賢撰為賦頌矣乎

金華永寧碑庵記

金華縣東五十五里有一土阜迤邐數里餘曰羅漢山先是宋元豐間里之善士鄭君克允與其弟克明於其地治鐵鑄阿羅漢像五百一十有八山因是而得名像今猶在西巖石佛寺克允則資政殿學士鄭忠愍公剛中之大曾父也二百餘年之後有楊氏子名允真者居於山側與其室人王氏本淨尊禮大雄氏之道同往烏傷伏龍山謁千岩禪師入室弟子蘭室馨公受大乘三聚律戒疑神入空以縛禪為事一夕

夢異僧若來自西域者告曰汝宜往羅漢山建永安庵以修學禪之覺而異之即其地經行見其坡陀演迤氣象曠遠欣然入念慮鍊積寸累構佛廬三楹中間臻觀音大士華冠瓔珞寶相殊勝時則至正戊戌之春也樂善之徒捐山岩園五十畝奉之允真手植青松蔚乎成林而庫樓西廡俱先後就緒什器百需之物亦莫不備給持觀錫而來過者日暮塗遠一時一憩神靈之區應真之所示現夫宜偶然必有龍鬼晝夜護持使般若之種孽芽其間亦其勢之馬允真欲為父圖蹟予文勒石俾世世釋異姓有善行者主之而楊氏之疾人不與也予聞神所必至也羅漢之山昔嘗產鐵鄭君兄弟命金工嚴鑄諸像像成而鐵已竭協氣克物祥光未散禪庵之建實符嘉應宜乎允真之誠此不難也然而造者不難而繼者為難嗣主其席者尚思允真之勞勩一椽片瓦視之不翅寶瑤庶幾繩繩相傳至永久而弗墜苟或不然則夫冥報之株具諸載籍予何忍言之諒斯文者尚知所自警哉允真字無識敦實而無為嚴為述道父曰天祐母姓金氏云

題之武蘭亭帖後

世之論之武蘭亭其說頗不同有謂唐太宗詔歐陽詢攝本刻石禁中至晉時契丹輩至殺胡林彙而北歸宋慶曆中韓忠獻公婿李氏者獲之至宋景文公帥定武始後李氏之子購藏庫中相傳得於孟水清者蓋非也熙寧中薛師正出守甚珍惜之刻刻以惠求者師正之子紹彭又勸於他石港易元刻以歸長安是定武有三刻矣有謂太宗既垂蘭絲蘭亭而刻石亦見蜀昭陵既發研紙石為楹帛用定武一士人見四周龍鳳文隱起知為禁中本以百金市之以歸謂之古定本王君貺知長安移文索入公庫又謂之古長安本既而公庫火石焚焉富世再入石是定武則有二刻矣傳聞異辭是二說者已不能歸於一致况欲索於抱瘵完損之間邪自

後轉相摹刻者凡九十餘本而吾婺梅花本而下亦且十家則其去真益遠矣此帖出於蘇才翁東齋所藏元祐戊辰米南宮又獲之才翁之子洎洎字及之亦佳士也上有范文正公題識釋觀公家記及錢氏志孝家趙彝齋字印精神氣韻實與他本懸絕當為定武初本無疑同郡周君致肅冒熱求題設一疏之不覺其辭之繁也

題悅生堂後

右蘭亭悅生堂本係宋相賈師憲命其客寮筆中參較定武諸本米字之精善者輯成一帖始命金華良工王用和勒石經一年乃成賈諸悅生堂中桌椅用和武階以報之燕按師憲遺篋遂時朝廷命王孟孫簿錄其家石刻蘭亭多至八千臣當時方回奏劄亦頗及之度其所藏者善本必多故廖所采輯薦紳象跡為主精先師內翰公嘗摹搨為卷而以趙文敏公所臨者繼其後誠可謂雙絕矣公之孫抑精能寶此卷於戎馬劫灰之餘穆亦賢乎哉

致抑先生上京紀行詩後

竊以元統甲戌伏謁先生於浦江私第出示上京紀行詩卷乃永嘉薛君宗海所書時先生自江西儒臺解印家居上距分教澤陽賦詩之年實誕祐之庚申己歷十五春秋洪武丁巳之正月瀟方謝事歸田幸獲重觀于壽山書舍相去元統甲戌獲四十有四年於是先生墓上之草亦三十六新矣嗚呼六十年間人事變遷乃弗齊若是不亦悲夫先生之孫叔雍以燕普受業先生之門請題識其末三復之餘慨然為之興懷先生之詩與薛君之字人咸知貴之有不待區區之贊也

致王獻之得母帖

右王獻之得母帖說者謂勝於定武蘭亭初刻蓋此帖乃獻之親書于甄而又晉工刻之若蘭亭則為承業等鈔摹而又

唐工鐫之所以精神氣韻自然不俾也或者不知猶妄有所
疑是充章乃作辨評一篇設為問答援據甚詳博雅君子宜
取而覽之正不必求題識之多也

題錢舜舉真圖

錢舜舉兩貌應真凌水圖備極情態此畫史恒罕爾或者妄
謂應真實然則過矣觀者當具金剛眼而弗為紙墨所欺可
也

跋段氏墓誌銘後

右大司徒歐陽文公所造廬陵段君雲亭墓碑君之子德輔
德文既醵石龍坑冢上元季之亂碑與亭俱燬公之遺墨幸
得僅存因重裝為卷請予識之嗚呼公之文在天地間流傳
當無窮固不繫碑之有無然而事變不可料公自擢第以來
丈稿百有餘冊藏於劉陽里第者亦燬于兵其孫佑唯收在
燕河錄二十四卷奔走四方凡見公文必躬寫而附入之子
嘗為其作序以傳惜乎德輔不及錄此文以遺之也至於段
君之賢行公已備書予不敢勦說而清言為德輔兄弟能堪
憐賢此而不志亦可謂不死其親者矣

孫伯歐詩集序

詩道之倡其有師友淵源乎非師不足盡傳授之秘非友不
足成相觀之善無是二者不可以言詩也當元之季有丁仲
容先生者自天台來客建業以能詩鳴方其岸幘談笑有持
卷來求者輒索酒飲數觥操觚如飛風雨疾而龍蛇蟠語意
渾灑絕無斷削之跡讀之者皆驚以為仙才當是時夏煜允
中為先生入室弟子其氣韻酷類而橫逸滂沛過之伯歐進
受指畫於先生退交允中曰取唐諸家詩而幽繹之稽其聲
律求其指趣察其端倪已而學大進士大夫稱曰之是尚乎
允中者或曰非也脫凡近而遊高明敏俠氣而趨氣墟其
藝曩乎先生者邪予來南京而先生墓木已拱獨允中共吟

瀟於風月寂寥之鄉春容乎大篇鏗鏘乎短韻無日無之允
中間持伯融之詩相與諷詠予謂允中曰自科舉之習勝學
者絕不知詩縱能成章往往如嚼枯蠟較之金頭大鵝芳腴
滿口者有間矣如伯融者何處可得邪允中深以予言為然
時伯融總戎于括子不及見未幾伯融死於難後三年允中
亦歿于今老矣私竊以謂先生之詩已鏤板傳世每念允中
之名派派訪其遺藁三十餘首錄藏青蘿山房頗恨伯融之
什未有所托金陵蔣行簡伯融之弟子也乃蒐輯遺失藁為
若千卷分給林典藉蔡宗默亦予序其首烏乎道隱氏散久
矣朝執經於講惟暮反眼相視若塗人者有之有知行簡之
不忘其師非紛紛百鳥中見此孤鳳鳳歟因不辭為稽其師
友淵源次第而為之序聞之者可以勸矣伯融諱炎姓孫氏
句容人元季落魄不仕及 皇上之島建業出為江南行
省掾同知池陽府已而陞知府事遷本省都事總制處州軍
馬苗寇賀甲李乙叛遂遇害朝廷以其不屈志辱國贈徵事
卹封丹陽縣男為人磊落有俊氣貌然白面書生而其胸中
藏百萬兵使其賦命之厚勲業可立致今但以詩名于世惜
哉雖然伯歐籍此亦足為不朽矣

跋高宗所書神女賦

右宋思陵所書神女賦法度全類孫過庭且善用筆況毅之
中蕪有飄逸之態然思陵極留心書學九經皆嘗親寫故其
用功為最深此卷乃權位後所書時春秋已高而猶弗之廢
誠可謂勤也已使其注意於虞夏商周之治父雖不至不顧
王業未必偏安抑又可數哉卷首有奎章閣鑒書博士印蓋
天台柯敬仲為是官時所鑒之云

題伊尹古像卷後

余嘗觀孫李昭示兒編其言書所載伊尹放太甲于桐放當
作教以其篆文相近故謊爾其論甚偉句曲外史張天雨能

取其說書於伊尹古像之後誠知言者哉雖然汲冢竹書所載又何其與此異也

題于昂書萬上大洞玉經後

石王晨上文三十九章趙魏公六十四歲時所書多取法於黃庭內景經故韻度極可觀或者謂公晚年學做李北海其言過矣予見公書此經凡四數而此卷尤為精絕誠可寶也

題鮮于伯機所書蘭亭記後

鮮于奉常公嘗見葉秋亭書反覆詳視至欲下拜秋亭之書人頗譏其陋公獨知其用筆之妙字學雖淺藝非功力精到亦不足以相知况其他者乎予截公所書濟石硯賦自謂可入妙品今觀此卷實可與之抗衡非真知書中意者未必以予言為至當也

題列源清茂軒記後

列源先生戴公以文辭名天下曾未百年學者鮮有見其全集者予總脩元史欲為先生立傳於是白丞相下有司即先生之家騰其文集二十卷以上至今歲之秘府中書舍人毛君集出示先生所造清茂軒記正在彙中其為真筆無疑蓋毛君徒相賞仰與先生為忘年交故先生不靳而為之記發明山水之勝分明如畫今之能文者雖多如蝟毛末如先生絕不可得毛君乃能重書以傳亦可謂賢子孫矣

跋米南宮大曠帖

予嘗評海嶽翁書如李白醉中賦詩雖其姿態傾側不拘體法而口中所吐皆成五色文今觀與李蓮手帖因書其語而歸之蓮字夷曠公擇子也大觀間嘗為顯宦云

跋樂員婦傳後

樂員婦陳氏蚤喪夫而養姑終身撫二子至於成立予接陳氏之意則曰是婦道當然爾何有他親哉使陳氏所見於此受髮有未盡瓦鏗敗帷之苦未必能甘也議者不察以不得

旌表門閭為陳氏恨旌表朝廷事也於陳氏何與焉

連摩大師贊

括蒼吳福平川以善畫名叢林間龍門海公請寫初祖圓覺大師真像威德如生觀者聳然起敬翰林學士承旨宋濂為之造贊而國子博士鄭君仲舒書之贊曰
系傳香至法證圓真闢六宗之異戶歸甘露之一門操智墨刀斬纏蔽之枝葉裂煩惱網見清淨之本根重真穩泛已歷三年之久少林壁觀竟忘九載之動流支髮毒而甘之如蜜葱嶺游行而投芳若存精明煇煌乎日月氣宇宏蓋乎乾坤此所以一花五葉之記攝周沙界而大法彌尊也耶

活水軒銘

吳府紀善張德麟氏會稽山陰人築居鑑湖之側讀書鼓琴樂周公孔子之道見原泉之流不息因取于朱子詩以活水名其軒請予造記予謝曰軒名包義甚博索文者又接踵而至侯還山中却為之德麟曰麟庵後 蒼玉出入行無定蹤願遺之一言不敢以多求為也予因曲徇其意為製銘曰
泉出地上昭厥源東流弗息日滌淫譬猶嘉木下有根脩幹上撐枝葉藩君子玩之道則存錙銖有間體昏濇汗行潦勢吐吞朝雖盈溢不及燥我銘我軒解則勤行之不已德乃純

題馬氏譜圖後

同郡馬生銓其先出於唐太師北平莊武王燧北平五世孫大同末為娶之東陽縣令咸通五年遂卜居松山之下縣令十世孫承節即喬徽宋崇寧五年又自松山遷仁壽之先登山承節七世孫克復嘗以武顯節制婺州也成軍馬兼中書有計謀官魚浙東降斷新使討寇事計議四世孫則銓也銓以縣學弟子員貢入成均懋德於譜事唯恐廢墜聞請子題其後卒覽唐藝文志載郡國所上氏於書九數千卷歲

于官所以然者辨貴賤別昏烟證本支也自氏族之學弗端士大夫家亦鮮有習之者往往未歷數世已藐然不識為何人可嘆也今生能有志於此晝夜弗忘不亦忠厚之士哉予特表而出之以勵世之人使不忘其所自

元故徵士周君墓誌銘

君姓周氏諱自立字本中齋出汝南初遷黃之永安唐季有為袁州刺史者因家宜春繼徙廬陵子孫衆多又自廬陵分居新喻天柱山之陽曾大文鼎臣宋太學其齊生大父宗在以文學名江文忠公柱下之後用薦者授迪功郎監廣西經畧安撫司庫辭不赴門人私謚文範先生父雲龍元端州路儒學錄有文集若干卷博學者君自以奕葉為儒繼承不易卒學問學雖寒之折腰暑之鏹金亦不敢輒廢下筆為文翩翩然成五采矣父既蚤歿獨奉母某氏居家苦貧傭書以奉甘旨廷兄自強為廣西宣慰司都事以書來徵會欲白上官薦為廬州文學掾君笑曰吾母老矣高用是為執即別歸下惟講授相授者多以文行知名某凡自牧補奏差於叩閣奉檄行湖湘間遇寇溺水死君垂泣而往負其遺骨挈其妻孥遷既卜宅兆而堇復訓育子女者四皆至成人初君配歐陽氏有廢疾手足不能用君遇之如賓無一言相加遺凡十有餘年乃終君時正當青年人絕以為難君性溫靜恂恂若不能言者至於辨是非利害恒義形於色毫髮不少怨故元大鉅儒一見皆器重恨相見之晚嘗再踐場屋不利遂棄去不幸以至正某年月日卒享年五十又六以某年月日窆于某鄉先塋之次其地曰隆坑云先室即歐陽氏繼室何氏皆先卒子一人孟東君卒時年甫十四亦思繼業如君力及壯以賢良徵由翰林國史院編脩官遷應天府上元院主簿女一人適同邑劉有大孫二人紅能子侍講蔡林實與孟東同僚見孟東精勤而有學心甚敬之孟東奉前鄉貢進士梁寅

狀拜而請銘且繼之以泣于家食時自來為義烏尹願與自強文視孟東契家子姓也義不得辭銘曰
孝友行于家既質且施又何必金章鑿綬而始為華哉銘斯
頃言則非夸

故荊州府君墓誌

余官詞垣時編脩蔡玄與蔣敬借來玄代敬辭曰故舊從料於句曲伯融孫先生伯融總兵於括而沒於王事敬痛其師之亡而其詩不傳今采輯成編將刻諸梓願為序以冠篇端于私自念近時為師弟子者一轉時聞如不相識然若敬者亦可謂之知義者矣意其必有所自願竊識之及余致政還山敬持元進士東原牛繼志之狀請銘其先府君墓狀中述其家三世以孝聞則其所涵濡者深矣宜乎敬之制行不志其師也府君諱成字翰輔蔣其姓也其先為汴人宋建炎初扈跸南渡遂家建業之錦繡里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字秀之母郭氏閨闈肅穆可為女中師府君生而夙異不與恒兒同少長事親曲盡其孝敬一頭步之間常恐親之飢且寒疇躬焉懸懸焉若無所真身見親破顏一笑輒喜劇不知手足之舞蹈士君子咸曰公輔之祖若父萬於倫品人競稱之為純孝而公輔又能繼之吾聞孝子之家其後必昌庶有望於斯人歟府君非惟能孝也其友二弟甚至廢無間言仲弟彬為泰州吏目先三年卒弟順先一年卒府君竭力經營其後事甚悲府君非惟能友也與人交務崇信讓雍雍雅雅絕不與物競唯恐傷之不幸以洪武七年五月十日卒享年五十又九其年六月八日瘞于城南撥雲山之原禮也娶劉氏子男子一人敬其字為行簡為人謹慎重然諾一時名士多與之遊于女子二人長發世次適徐信孫男一人真慶孫女一人在至于聞孝者群行之冠見人有行之者則百善至而百邪去府君能繼先人遺躅而益有允焉以增夫名教之

重此而不銘惡乎銘銘曰

才黠而毒裁雲剪霞未能振德之華恪遵天經篤行千庭斯可通於神明昧昧思之孰為重輕請銘者當踈然而與

全有堂箴

全有堂者何監察御史黃君鄰讀書之室也缺者全之反其謂之全者何無毫毛之不備也無者有之對其謂之有者何心中本具不假外求也其謂全有者何天德也天德之著也如鑑之明也萬里森然隨物而應之也既曰全有或乃斷之喪之以至弗究者何人偽之滋也人偽之滋非學不足克之也克之者何整爾甲礪爾戈力戰而勝之也是故生而能全之謂聖人脩而復全之謂賢人棄而不知求全之謂愚人三者之不同奈何敬與怠之謂也黃君欲全其所有非敬將何以全之黃君以政學聞于時復追遠自治不知其殆之求全者歟為之曰

繫天高顯性靈萬象森森烟以貞愚不縮智不羸毫末咸具天人并君子乾乾守以誠其有乃全百體寧

